# 武俠世界



第31年

25

$10.00

**編者話**今期的巨型小說刊登蕭玉寒先生新作「乾天圖大奧秘」，描述唐朝唐太宗的司天監裴淳正夜探天象，將武則天篡朝建周的天象密奏李世民，見不採納，遂將天象繪圖藏於石壁，而後自殺，知府怕皇上追究，令捕頭薛三公明查暗訪，而乾天圖亦引起黑道梟雄覬覦，有人出二萬两黃金收購寶圖，江湖武林人物千方百計探索寶圖下落……薛三公請少林寺玄通大師協助，和好友瘋酒怪余醉共同探查此事……本故事情節離奇古怪、耐人尋味，是一篇不可多得之佳作！

* * *

辛棄疾先生所著「邪道小子」由今期起連載刊出，本故事題材新穎，情節生動，喜讀辛棄疾先生著作的朋友，又可一飽眼福！

楊帆先生所著「冷血熱情劍」也在今期貢獻給大家，連篇佳作，令你目不暇給！

* * *

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吳道子先生所著「天涯亡命客」。

* * *




督印人：羅輝
主編：羅斌
執行編輯：鄭光

出版者：武俠世界出版社
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
環球大厦三樓
H四六六七九九(內線25)
營業部：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－466799
承印者：環球印刷所

BOXING MAGAZINE
UNIVERSAL BUILDING
2ND. FL. 5-13 NEW ST
HONG KONG

**定閱價目**

港九連郵：半年港幣 $260.00
一年港幣 $520.00
澳門・台灣：半年港幣 $289.00
一年港幣 $577.00
外埠連郵：半年港幣 $346.00
一年港幣 $691.00
半年（２６期）一年（５２期）

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
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
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
台灣總經銷：環怡出版社 電話：872-8459
發行所：雨辰書報社
批發部：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：3811897
定閱連郵：一年52期NT $2300半年26期NT.$1200
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-3號
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

環球出版社廣告部
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
環球大厦弍樓
電話：H四六六七九九





武俠世界
第31年
第25期
（總號1573）
1959年3月創刊
逢星期一出版

・每册港幣十元・
H.K.$10.00

Printed in Hong Kong

武俠傳奇故事／蕭玉寒·文　可飛·圖

# 乾天圖大奧秘





## 退隱朝臣　無疾而終

近月來，長沙府接連發生了幾件詭異的大案。

先是長沙府百里外的古龍鎮玉山雲虛觀，觀內的十幾名道士，在一夜之間竟被人殺了個精光。

若說是劫財害命，但雲虛觀除了三清道祖的神像金粉尚值幾兩銀外，其餘的簡直連老丐家中的行當也不如。

若說是江湖仇殺，可憐那十幾名道士卻是與世無爭的遁世人，幾十年來足不出觀，就連觀中的老鼠也不敢殺上一隻，試問怎會與人結下血海深仇？

但雲虛觀中的十幾名道士，的確被人一夜之間殺了個精光。爲甚麼？這便只有老天才曉得了。

接而是一批和尚在數月後大舉進駐了古龍鎮，更一擲千金，把整個古龍鎮都買下了。

雲虛觀是古龍鎮的物業，和尚自然也就成了雲虛觀的主人。

和尚住進道觀，這本身已十分古怪；和尚買下古龍鎮並非建寺廟化緣，而是做起收購鮮魚的買賣，這是否是集天下的大怪？

更奇怪的是，自此之後，所有進古龍鎮的人都有進無出，古龍鎮成了一個人和魚的無底洞，來多少容納多少，漫無止境，永無滿足。

掉進這個無底洞的人到底落於何處？無人敢問，也無人敢知道。因爲知道的人不出半日，就會從這世上失去影踪。也不管你是平民百姓，還是官府巡捕，無一例外。

半月後，古龍鎮百里外的長沙府，又發生了一宗撲朔迷離的事兒。

長沙府的隱賢莊，住了一戶朝廷的退休大臣。這位大臣姓裴，人稱裴公，據說是一位廉潔的官兒，從朝廷隱退後便兩袖清風。

但就是這麼一位兩袖清風的官兒府第，近月卻屢遭盜賊的光顧。奇怪的是接連幾起盜劫案件，裴府自稱根本就沒失竊甚麼財物。那盜賊到底瞧中了裴府的甚麼寶貝？

如果裴公是一位尋常的平民百姓，那根本就不會惹人注目。

如果裴府連遭盜賊光顧之前，不是接連發生了多宗兇殺的巨案，那裴府的失竊，也頂多只是一宗地方官府的案件。

但裴公在退隱前，曾替唐太宗李世民立下大功，因此就算他退隱後，唐太宗李世民與他依然音訊不絕。

更何況裴府的遇盜是在古龍鎮那幾起大案之後，這就不能不使人產生懷疑，這一連串的事故是否有某種神秘的聯繫？這樣幹的目的是甚麼？到底是甚麼人幹的，竟敢動到裴公府第的頭上？

更如果這事不是連唐太宗李世民也驚動了，他親手下達一道密函往長沙府衙，也就不會引出一位令世人震驚的名捕，更不會有這個「魂驚浴鳳池」的離奇故事。

* * *

這位名捕叫薛三公，薛是他的姓，三公是他的名，這是親爹老子留給他的。普通的姓名，普通的人如果他臉上嵌着的不是一個帶鈎的鼻子，令人有目睹猛鷹的感覺，那薛三公的面貌根本就平平無奇。

又如果不是有人指着老天發誓，說親眼目睹薛三公與一隻眞正的蒼鷹比試腳力，結果是薛三公在半空中把蒼鷹抓了回來，那薛三公的本事也就平凡得很，也絕不會在背後掛着個「神鷹」的威名。

但薛三公的本事到底有多大，這世上決沒有多少人知道，因爲就連薛三公自己也不知道。他只知道自己在知府衙門中當了近十年的捕頭，從三十歲那年他在長沙府落脚做起，他如今已四十歲了。

如果不是那接連發生的懸案，又不是發生在長沙府的轄地，更不是唐太宗李世民有御筆密函直接飛到長沙府衙，那薛三公也許就會在長沙府的捕快房中終老，這世上也就不會有名捕神鷹薛三公的奇行怪錄了。

因爲查探隱賢莊裴府遇劫的事，這時就落在薛三公的頭上。

這時薛三公正在長沙府漆黑的街道上掠過，他的嘴角甚至帶了一點笑意，因爲他想起那位知府大人要他出手時的神情，那簡直不是上司官老爺對下屬的口氣，倒像垂死的老人向他求救，就差沒有噗咚的跪下了。

「嘿！這也難怪，這老知府接到的是皇帝老子的御函，這輕輕一張黃龍紙，簡直就如泰山般把他壓扁了！」

薛三公在心底掠過一句，但說也奇怪，薛三公對他的上司老爺似乎老大不敬，他的動作却決然而且迅捷，就如救爹救娘似的義無反顧。因爲老知府曾在他走投無路時拋給他一條生路，就憑這一點，薛三公也決計不會坐視這老知府陷進「欺君死罪」的絕谷。

薛三公在漆黑的夜中飛掠，漸漸到了距長沙府城三十裡的隱賢莊。

就在這時，忽見前面火光衝天，殺聲震耳。他正欲伏下細察，突見兩條白色身影一閃而過，緊接着後面幾條黑影如飛般追殺上來。

薛三公驀地把身形隱下了。他前來隱賢莊的目的只是查明眞相，以便老知府能向皇帝老子有個交代，而並非前來保護那甚麼裴公。薛三公的心中根本就沒有朝廷，甚至皇帝老子，他哪管你裴公是否「兩袖清風」！

漆黑的夜幕能擋住許多人的視線，但薛三公可能是不多的例外中的一個，而且這時還有月色，這對於薛三公來說，就差不多等於是白晝了。

距薛三公十丈遠處，兩條白色身

影已追上前面一位揹着人的女子，因此不得不停了下來，而且不得不向後面迎擊追上來的黑色身影。

黑影有十多人，把白衣漢子圍了起來。白衣漢子使鎖子刀，倒也十分嫻熟，一會工夫便被他兩人砍翻了四條黑影。

前面揹着人的女子因而跑遠了。

突然，白衣漢子的身前噗的落下一個人來，這人剛好與暗處的薛三公打了個照面。年約四十，中等身材，精瘦形如枯木，快如閃電、疾如旋風。

「嘿！鬼爪手段雲來！唐太宗乾清殿上八大高手之段四爺！今晚薛某準是活見鬼了！怎的連朝廷這等鷹犬亦降臨在長沙府隱賢莊上？莫非這是皇帝老兒李世民派來保護那裴公的麼？」薛三公心念電轉，暗道。他決意未弄清眞相前，絕不貿然出手，否則，那是捅馬蜂窩自招麻煩了。

但很快薛三公又發覺自己先前的判斷錯了。因爲這時鬼爪手段雲來已向那兩名白衣漢子動手。就連薛三公也沒看清，他是如何出手，他的右手一挑，只聽一聲慘叫，一名白衣漢子的咽喉便被他的鬼爪刺穿。

另外一名白衣漢子心膽俱裂，一聲怒吼，掄刀躍起，向段雲來作拚死一擊。段雲來連身也沒轉過去，反手一戳，竟把白衣漢子的腦門洞穿了！

「嘿！閻羅一指！果然是鬼爪手殺人的絕招！」

薛三公心內暗叫了一聲，他判定此人必是鬼爪手段雲來無疑了。起初他尚有點猶豫，因爲鬼爪手是江湖上橫行一時的黑道梟雄，怎會突然混上朝廷的錦衣鷹犬？

但在眨眼工夫，連斃兩名身手不弱的高手，而且出手狠毒絕倫，不出則已，一出必置人死命，江湖上除了鬼爪手段雲來的「閻羅一指」，如果尚有第二個，就算殺了薛三公的頭，他也決不會相信。

那鬼爪手段雲來追殺的人是誰？他是朝廷的錦衣衛，追殺的必定是犯了王法的賊匪，那揹着人而逃的女子莫非便是數番偷襲隱賢莊的賊首麼？

「追！」這時段雲來一聲暴喝，領先電射，數條黑衣漢子亦隨後向前面飛掠。

薛三公這時眞被弄得迷糊了，但也來不及細思，他猛提一口氣，身子便凌空昇上高樹，然後猶如蒼鷹般飛枝竄樹，尾隨那羣黑衣人而去。

到薛三公隨後掠到時，前面林地中的一片空地的拚殺已接近尾聲，這點，薛三公根本不必用眼，他就用他的鷹鼻子也嗅出來了。

那女子這時正揮着一柄長劍與黑衣漢子拚鬥，鬼爪手段雲來悠閒的站在一旁，冷眼瞧着躺在一塊大石上的老頭。顯然這老頭就是女子剛才所揹着逃命的人，而且這時顯然已身負重傷。那女子汗流滿面，但也不知是眼淚還是汗水。她雖然仍在拚死支撐，但就算三歲的娃娃也瞧得出，眼前的拚鬥只是一種貓捉老鼠的玩意，因爲根本不必段雲來出手，那些黑衣漢子的任何一位，便可以數招取那女子的性命，何況黑衣漢子是八位，而那女子還要分神保護躺在大石上負傷的老頭。

圍着女子的黑衣漢子嘻嘻哈哈，隨手刺上一劍便令女子手忙脚亂，一面「心肝、寶貝」的調笑。

那女子又羞又急又氣，她大概知道自己今日絕難倖免了。她突地把長劍停下，轉頭向大石上的老人悲嘯道：「……爹！女兒自知不能保你安全了，爲保我的清白，女兒只好先你而去了！」

薛三公一聽，知那女子已萌死念，心中不禁歎了口氣。不知爲甚麼，薛三公有點同情這女子了。也許是眼下的情景，令他憶起自己少時被官府追殺的相同慘況，又或許那女子的淚水竟使這條鐵漢子心煩意亂，薛三公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女人的淚水。

這是薛三公最大的弱點，這弱點薛三公自己最清楚，所以他不敢娶老婆，年屆四十依然是光棍一條。

因此薛三公準備出手暗助那女子了，除了那點同情，薛三公自然亦不欲此事就此了結。老人弱女，竟要勞動朝廷的錦衣高手追殺，單這事就足以令人吃驚了。

但薛三公決不敢明助，這倒並非他怕了眼前這些錦衣高手，而是因爲老知府的關係。他只是長沙府衙一名小小的捕頭，竟公然與朝廷的錦衣衛對抗，朝廷查究起來，老知府的腦袋便得搬家了。

薛三公自然有他暗助的法子，這時他已暗扣了兩顆隨手拾來的松子，這雖然只是小小的松子，到了薛三公的手中，到底有多大威力，這時誰也不知道，也不可能知道。

因爲這時那女子果然已把長劍一舉，但並非迎向敵手而是自己的脖子！

而鬼爪手段雲來的出手竟比那女子自絕的動作更快，他的身形一晃，繞着女子轉了一匝，不知如何，女子的長劍便已落在他的手上，他伸指一彈長劍，精鋼鑄造的劍身竟就噗噗的斷成數截。

女子呆呆的站着，似乎也被段雲來的神功震懾了。

段雲來喝住了衆黑衣漢子，晃到那躺在大石上的老人面前。

女子一見也立刻飛撲上前，用身子護住石上的老人。

段雲來嘿嘿一笑，道：「你最好乖乖別動，妞兒！本座若要出手，普天下誰能阻得住？」他也不再理會那女子，向石上的老人一抱拳，道：「裴公，本座得罪了！」



段雲來此言一出，薛三公心中便突然一跳，豈料這被朝廷錦衣衛追殺的老人，却是皇帝老兒李世民要刻意保護的退隱大臣裴公！這豈非滑天下之大稽？

薛三公因此決定，此時此刻他決計不可出手，否則，豈非掉了腦袋也不明不白麼？

「……哼！你好大膽！既然識得裴某，尚敢逞兇劫掠，難道你不怕王法麼！」裴公冷哼一聲道。他雖處在這般惡劣境地，但仍不改慣常的傲氣。

段雲來一聽却大笑，嘿嘿道：「王法？可笑！在本座面前說甚麼王法？本座亦知你乃皇帝身邊的紅人，但這又如何？皇帝老了，不中用了，他的皇位遲早要被主人取代，在本座眼中，主人的話才是皇法！」

「你的主人是誰？說！」裴公顯然大感震驚，他也忘了自己的處境，怒聲道。

段雲來又大笑道：「你日後自然會知道！只要你交出你裴家的那塊東西！你不但可保生命，日後還可以在新皇座前享榮華富貴……」

「放肆！你敢是公然反了！」裴公怒道。

段雲來冷笑道：「如此說，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了？那就休怪本座無情了！」

裴公掙扎着挺起身子，冷眼瞥一下段雲來，轉對那女子道：「蕾兒，那狗賊說甚麼呵？」

那女子——蕾兒流着淚低聲說了一句甚麼。

裴公撫了撫女兒的頭髮，道：「好了！裴家的孩兒不流淚！孩子，給點厲害那狗賊瞧瞧！」

裴蕾聞言，猛一側臉，櫻桃小嘴便猛的吐出數枚尖針，分四路射向段雲來的要穴！

薛三公見狀一凜，暗道：「嘿！綿裏吹雪！豈料這嬌俏弱女竟有這手絕學！她到底是柯清邪老怪的甚人？這小小的隱賢莊，看來竟是卧虎藏龍之地，倒是薛某小覷了！」

「綿裏吹雪」是江湖上一位女怪物柯清邪的獨門絕學，專爲女子所用，意思是弱質女流，在軟綿綿中突然吹出雪一般的尖針，對敵的男子十有八九猝然命喪！薛三公雖在長沙府隱身捕房，但他的足跡却已踏遍了四海五岳，普天下的獨門絕招，能瞞過薛三公耳目的，只怕還不太多。

「嘿嘿！綿裏吹雪竟然碰上個鬼爪手！薛某倒要看看這結果如何？」薛三公對雙方都沒有甚麼特別的感情，見狀心中便嘿嘿冷笑道。

「綿裏吹雪」雖然無堅不摧，但那是以陰制陽，可惜碰上的却是幽靈一般的鬼爪手段雲來。段雲來身子閃電般的一晃，射來的飛針便悉數落空，倏地又悠閑的落在裴蕾和那老人的面前。

薛三公自負可以避開「綿裏吹雪」，但比之鬼爪手的幻如鬼魅，他自愧亦稍有不如。

「姑娘，瞧你如花似玉，怎地這般心狠？這針兒沾到哥哥身上，你就不心疼麼？」

旁邊的黑衣漢子戲弄道，這女子竟在鬼爪手面前施暗器，這豈非魯班面前舞大斧麼？

但鬼爪手段雲來却神色一凜，雙目暴射精光，步步向裴蕾進逼，一面嘿嘿道：「嘿，娃兒！柯清邪女怪物是你甚麼人？你最好快說清楚！否則，便休怪段某人心狠手辣了！」

裴蕾被段雲來的鬼魅身手弄呆了，大概在她的記憶中，尚沒有人能如此輕鬆的避開她的「綿裏吹雪」！「你你！你是人是鬼？怎認識我……她老人家？」裴蕾這時聲音也有點抖顫了。

「哼！哼！我自然認得這女怪物！她化了灰段某也認得！」段雲來兇光隱射，但忽然又改變了主意，驀地把話頓住，道：「別囉嗦了！主人有命，只要裴公交出那塊東西，也即効忠於主人，便可以保存生命，日後尚可永享富貴！裴老鬼！還是爽快交出來，切莫逼段某人出手！」

「你……你這惡賊！裴家與你主人有甚過節？竟要殺人劫掠？逼人作反！姑娘今日與你拚了！」裴蕾尖聲怒叫，飛起一脚，踢向段雲來的下盤。

段雲來一晃避開，他把臉一沉，驀地揚起烏黑的右手，這是他以鬼爪手殺人的起首招式！看來他已無心糾纏下去，要向裴蕾下殺手了！「嘿嘿嘿！如此，段某就成全你！先行稍洩本座與那女怪柯清邪心頭血仇……」段雲來右手一晃，化掌爲指，就向裴蕾點去。

段雲來這平庸的一指就足以制裴蕾於非命。因爲這一指的角度稀奇古怪，全身三十六處大穴全數被罩，許多有名的武林高手，就喪在這一指之下，何況裴蕾身手不入高手之列，而且這時還身心交瘁？

薛三公暗歎了口氣，他手捏的松子一緊，就要出手。因爲這時他已瞧出眼前之事非同小可，很可能涉及朝廷的一宗驚天大陰謀！如果眼前這女子和老人一死，往下追查的線索就戛然中斷了。

就在這時，半空中突地飛來一團黑沉沉的物體，這物體竟像長了眼睛，認準了段雲來撞壓過來。

其勢令段雲來不得不撤招應變，因爲半空撞壓下來的物體根本沒有招數，但却非常實用，至少立刻使段雲來不得不撤去殺人的招數，去應付這沒有招數的招數。

薛三公在暗處眼一亮，暗道裴家好大的面子，竟把這非黑非白的瘋酒怪也引出來了。因爲這大魔頭的絕招正是「無招的招數」！由於無招，就令人無跡可尋；因爲無招，也令人無法

接招；但這「無招的招數」却是最實用的殺人絕招，或者是他殺你，或者是你殺他，而你爲了殺他，自然就不得不首先撤招自保；而普天下間，除了非黑非白的瘋酒怪余醉，也決不會有第二人使用這跡近無賴的招數。

段雲來因此被逼晃身向後退開，以避過這招無賴的招數。

那團黑東西落在地上滚了幾滚，忽爾挺起一個人約五十開外，頭縮、身縮、背駝，全身縮成一團，瘋瘋癲癲的，果然是令人見之皺眉的瘋酒老怪余醉。

薛三公心中一動，「嘿！死醉鬼！有你降臨，此事便熱鬧得很了，且瞧你如何動作？」

瘋酒怪余醉見段雲來晃身避開，便將身一旋，進步一連幾腿，旋風落葉，把段雲來逼出丈外。

「女娃兒，快揹你的老爹往山神廟。」

醉怪低吼一聲。裴蕾揹起爹爹裴公，搶道而行。那些黑衣漢子齊撲上來，醉怪就地一滚，兩腿雙飛齊發，「旋足陰風」，把追上來的那些黑衣漢子們刮倒了一堆。

醉怪一躍而起，正欲轉身，鬼爪手段雲來一晃而至，右手一記「獨掌破碑」，噗的一掌正中醉怪的駝峯。

醉怪一聲怪叫，彈出老遠，跌趴在地，頭插在地上，屁股和駝背拱起，模樣狼狽之極。段雲來一掠而至，朝醉怪胯下狠出一脚。

「醉怪危矣！」薛三公一見，暗叫一聲，欲出手暗助已然不及。

就在這時，却見段雲來快如鬼魅般退了開來，臉色鐵青。原來醉怪方才一着，亦是「無招的招數」，他背後長眼似的，正當段雲來起脚之時，瞄準空檔，後發先至，無招勝有招，狠辣的腿風已然掃到段雲來的胯下。

若換了旁人，這一招就足以喪命，但鬼爪手段雲來却是唯一的例外，別的高手萬難逃過的一擊，他依然可以是唯一的例外。但饒是如此，他的胯下弱門仍被醉怪的腿風掃中，因此他的身形亦不禁晃了晃。

「這死醉鬼，居然使出不入流的招數！何止不入流，簡直是下流之極！但也確是化下流爲神奇，因爲唯一這一招才可以尅制鬼爪手形如鬼魅的身法。」

薛三公心中又好笑又好氣，正思忖着，忽見呼的迎面飛來一隻酒杯，酒杯上還有很濃的酒味，薛三公不得不伸手抄住了。

「嘿！這死醉鬼好利的目力，竟在忙亂中亦發現隱在暗處的自己！他把酒杯擲來，分明是說：朋友的就請快去接應，然後請你喝酒，如是敵人，那就先給點厲害你瞧瞧。這老怪物竟還有這般智計，但薛某憑甚麼要聽你差遣？去接應那見鬼的朝廷隱官大人。」

薛三公肚裏老大不服氣，但他的身形還是向後一竄丈遠，然後躍了出去，朝裴蕾退走的山神廟方向掠去。

顯然，薛三公不但認識這醉怪物，而且兩人還有很深的交情，不然，在此種不明不白的情形下，能把薛三公調動的，這世上只怕不多。

薛三公幾下飛掠，便已搶先趕到山神廟。

黑夜中，一會才見那女子裴蕾揹着她負傷的老爹裴公，跌跌撞撞的向山神廟方向奔來，奔到山神廟就逕直撞了進去，似乎早知道那兒有人接應。

薛三公心中一動，便也向山神廟掠去。突地，薛三公聽聞背後有沙沙的微聲，便驀地把身子伏下。

果然是兩條人影疾如飛鳥，由遠處急奔而來，身手異常敏捷。

兩條黑影在薛三公身邊擦過，由於急於趕路，且前面便是目的地，因此有人伏在近處也疏忽了。

薛三公却絲毫沒有疏忽，非但沒有疏忽，而且不得不加倍留神，因爲他立刻就認出掠過的兩人竟是「死亡谷雙煞」，江湖人士聞之喪膽的銅屍、鐵屍兄弟二人。

「嘿！怎的連陰間鬼物也引出來了。」薛三公正自驚疑，突又聽聞貓竄似的微响，他運目一瞧，心中又吃了一驚。

原來又是兩人掠近，一高一矮，一瘦一胖；高者左袖空蕩飄忽，形如鬼魅；矮者却猶如一個大冬瓜似的滚動。

「好傢伙！隱匿多年的樹魔和石魔也現身了，莫非今晚時值清明，鬼門關大開麼？」

薛三公到此時也感心中大駭了。他倒並非就怕了這四條陰間鬼物，但此時此刻他不得不認爲，今晚的事斷非三兩下就善罷甘休了。

從後又接連掠過數條黑影，來路不同，但目標同是山神廟。

薛三公不禁苦笑，他已知所有逐鹿者的獵物只有一個，就是那奄奄待斃的退隱大臣裴公，但老天，這裴公身上到底藏下甚麼驚天動地的寶物？竟把皇帝老子、黑白兩道、陰陽鬼物都引了出來。

薛三公斷定後面再無來客了，就竄上樹梢，向山神廟屋脊騰身飛掠，悄沒聲息的落在瓦脊上，隨即「鼠伏蛇行」，繞到後檐，揭開幾片瓦片，縮身鑽落樓中，再游移至牆角，倒掛金鈎垂下身去，貼着柱子隱在暗影中。

廟堂香案上點着一根蠟燭，燭光忽明忽暗，照出裴公父女和一位年輕男子的身影。顯然這男子便是接應裴公父女的人。

裴公倚在女兒的臂彎，聲音斷斷續續道：「……風揚……蕾兒今後就托付與你了……」

「爹……任大哥他……」是女兒裴蕾帶點羞意的叫聲。



「……哎，傻女，你誼兄這等人材，却還到何處尋找？」裴公斷續道。

「義父……」任風揚悲切的低叫一聲，單膝跪下了。

「蕾兒……你與風揚是訂過親的人，今後可以夫妻相處……莫要任性，往後要聽任大哥的話……爹去後，你兩人速去投靠……柯女俠她老人家……」裴公說到此處，已然兩眼翻白，喉嚨呼嚕呼嚕的作响。

薛三公知道，這裴公已是在鬼門關上的人了。

「爹爹！你就撇下女兒去了麼？」裴蕾哭道。

任風揚却抓住裴公的兩臂拚命搖着，逼不及待的追問道：「義父……你醒醒，快醒醒……你有話就快說……千萬說出來呀……」任風揚情急之下，把裴公抱在懷裏亂搖。

裴蕾已哭成淚人兒似的，根本就沒留意任風揚的動靜。

在暗處的薛三公却心中一動，暗道臨別殷殷，這雖說是人之常情，但姓任的哥兒却未免顯得過火了點，試問垂死的老人如何經受得住他這般用力的折騰？但他要裴公說的，或者說是他急欲知道的，到底是甚麼話兒？

任風揚這時却似乎鎮靜了點，他略一思索，便從身上摸出一丸塞進裴公的口內。

顯然這是一顆强力的續命丹，因此不一會，裴公的右手動了動，接而就舉了起來，手中多了一枝蛇鏢。

薛三公以「壁虎遊牆」順着樑柱又溜下一點，在這個距離，憑他的目力，只怕就連蚊蠅也休想在他眼底下逃過。

在搖曳的燭影下，裴公捏着蛇鏢在積滿灰塵的香案上緩緩滑動了。

薛三公暗運內力，凝神一瞧，只見香案的塵土中已寫出了一行字跡，寫的是「乾天圖……誘魚石……萬萬不可落入奸人手……朝廷將有巨變……速奏知太宗李世民，愼防內宮妃嬪……此事少林玄通大師可予作證……」

就在此時，「叮噹」一聲，蛇鏢掉落地上。任風揚驀地察覺，懷中的裴公已僵硬不動。他和裴蕾尚未及有所表示，突然「乒！」的一聲，大堂一再脆响，兩人均吃了一驚。

裴蕾伸手欲抹掉香案上的字跡，但一枝金鏢却疾射而至。幸虧任風揚運掌力一掃，金鏢稍稍偏離了，叮的一聲插在案上的字跡中間，兀自抖顫不止。

任風揚「鏘」的拔出雙劍，抬脚又欲掃去案上字跡。

此時暗處突地挺起一具高瘦的身影，這人距任風揚足有半丈，但他的手臂竟然悄沒聲息的就伸到任風揚的腿部，抖手一指戳中任風揚的腿部痳穴。

任風揚頹然倒下，又一團滚石似的東西撞了過來，噗的跳上案几，凝注案上字跡。他剛一低頭，便突感背後勁風襲到，「滚石似的」東西頭也不回，反手就推出一掌。

這一掌自然驚天動地，因爲就連暗處的薛三公亦感暗勁的猛烈。

但偷襲「滚石似的」東西的人，却渾然不顧，反而挺身撞了上來，兩股巨大的力度相碰，轟烈有聲，撞來的人取代了「滚石似的東西」的位置，「滚石似的東西」却被撞開了三尺有多。

先一刻發鏢的高瘦人一見大怒，霍的抖出一柄蛇似的青棒，像一條樹上的青竹蛇，疾伸向前，點向撞走「滚石」的人。

那人似亦甚懼這柄青色東西，猛見點到身前，全身唯一的弱門竟然暴露在棒下，心中一寒，連忙暴退。

使青竹蛇棒的高瘦人正欲趁機察看案上字跡，却突感下面勁風襲來，他此時避無可避，唯有以硬碰硬，拚力向下面拍出一掌。

「轟！」的一聲，兩股力道撞擊之下，竟硬生生把夾在中間的神案撞碎了，交掌的兩人不得不各自向後躍出數尺，以避開激射而至的神案檀木碎屑。

神案既被撞碎，案上的字跡也因此灰飛煙滅。

在黑暗中，高矮肥瘦四怪精光暴射，相互怒視對方，但似乎均不敢輕舉妄動，均有所顧忌。

雙方僵持了一會，似乎不敢向對方出手；又似乎均自覺已有所獲，不欲糾纏久留，尖嘯四聲，便各自向兩個方向電射而去了。

這時，瘋酒怪余醉才電射而至，掠入廟中。裴蕾一見，便哭道：「多謝大俠仗義出手相救……但可惜爹爹已去了。」說罷撲倒在裴公遺體上，哀哀痛哭。

醉怪朝四周掃了一眼，似已發覺了甚麼，便皺了皺眉，歎了口氣道：「既然有人在此也不敢出手相助，可知你爹爹也死而無憾矣！醉酒鬼亦已盡了全力，對你那姓柯女怪物也算有個交代。娃兒，你好自爲之便了。」

裴蕾哭道：「如今一夜之間父喪家破，小女子還有甚麼打算啊！」

醉怪皺眉道：「你爹爹既然捲入這漩渦，前因後果必有所交代，你既是他女兒，從今之後也休想從這漩渦中脫身矣，先返家好好呆着，千萬莫生自絕之念。」

裴蕾悲叫道：「爹爹被無辜慘殺，此仇此恨，小女子難道就不報了麼？」

醉怪嘿嘿道：「按目下情形看，你不去惹人，別人也必定前來惹你，娃兒你如有本事，還怕沒機會報仇？只是你裴家惹上的大魔頭，連醉酒鬼碰上了也大皺眉頭，娃兒休道報仇，能夠保住生命，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」

裴蕾聞言悲憤交集，不禁放聲痛

哭，「師傅呵，你老人家會道前來相助的人可保裴家無恙，如今看來呵，不但不保，竟連殺父的血海深仇亦不能報了！師父呵，你可知徒兒目下之苦？」

這裴蕾自怨自艾，瘋酒怪余醉的眉頭却越攢越深，他嘿嘿道：「娃兒，你可知前來行兇的大魔頭是誰？」

裴蕾搖搖頭，道：「不知道，請問，行兇的人到底是何方强盜？」

瘋酒怪苦笑道：「他們若做剪徑的强盜呵，普天下的人只怕無一可以全身而退，所有强盜都只好蟄伏矣！」

「憑大俠的神通，亦不能降伏麼？」

「嘿！娃兒，你聽說過黑道中的四大魔頭麼？」醉怪道。

裴蕾搖頭，任風揚忽然有所醒悟，驚道：「方才的情形的確驚心動魄，在下猝不及防之際，竟不及一招便被點倒了，他們莫非是死亡谷雙煞銅屍和鐵屍、善使蛇杖的樹魔和形如滚石的石魔麼？」

裴蕾一聽，登時變色，驚叫道：「風揚哥沒說錯麼？我聽師傅說，銅屍鐵屍刀槍不入，百毒難侵，銅屍尚有弱門可尋，鐵屍却已然練成一體鋼鐵之身，極不好惹，而樹魔、石魔出手必二人合擊，高矮互配，對手上下三十六路均被控制，就算江湖上的絕頂高手，碰上樹魔石魔的合擊，亦萬難倖免。但不知爹爹惹惱了他們甚麼，竟把他們也引了出來？」

醉怪苦笑道：「算你那女怪師傅識貨，你知道了，還敢動報仇之念麼？你那爹爹爲甚麼連這等大魔頭也引出來，醉酒鬼也想知道，可能是你裴家藏有甚麼價值連城的東西吧！但娃兒你做夢也想不到，與你爹爹爲難的，還有朝廷八大錦衣衛，這顯然又並非尋常的劫掠兇殺了。」

任風揚一聽，臉上霍然變色，忙道：「絕沒可能，義父曾爲太宗皇帝李世民立下大功，朝廷怎會出手加害？想必是大俠你瞧錯了。」

余醉嘿嘿冷笑道：「八大錦衣衛中，其中一名便是老大鬼爪手段雲來，這鬼東西雖然改了裝，但他的身手招數，却還瞞不過醉酒鬼的耳目。方才他見老夫出手相助，可能是做賊心虛，又或者是另有陰謀，因此甫觸即退，但若然來硬的，只怕醉酒鬼也萬難全身而退。嘿嘿，你裴家眞的撞邪了，竟把紅黑白三道亦引了出來。」

任風揚一聽作聲不得，裴蕾也驚震無言。他兩人似乎亦深知，憑他二人之力，欲想尋這一干大魔頭報仇，那簡直就有如飛蛾撲向烈火！好一會，裴蕾才幽幽的道：「小女子目下父喪在身，不能遠離，只好求大俠你老人家向師傅報訊，求她老人家替徒兒作主矣！」說着悲從中來，又哀哀哭泣。

醉怪歎了口氣，終於無奈的苦笑道：「娃兒，你可知道你輕輕一句話，就等於把醉酒鬼往火坑上推？罷了！罷了！誰教醉酒鬼一時大意，答應了你那女怪師傅，保你裴家安全？無奈好歹只好替她走一遭，你二人先把亡父遺體入葬，然後乖乖呆在家中，靜待消息，切勿輕舉妄動，否則便自招殺身之禍。」

裴蕾、任風揚二人聽了，無奈只好依從，兩人揹着裴公的遺體，匆匆的先行返隱賢莊去了。

* * *

瘋酒怪余醉目送裴蕾、任風揚義兄妹遠去，臉上無奈的苦笑。忽然又嘿嘿的冷笑一聲，道：「隱在暗處的傢伙，出來！豈料十年隱蟄歲月，竟把堂堂的神鷹化作病鷹昏鷹縮頭鷹！好不教人替他難過。」

薛三公一聽，知自己的行藏早被余醉瞧破，便哈哈一笑，一掠而出，道：「呵呵！薛某還道闊別十年，美酒早把一位蓋世豪俠浸成醉鬼，豈料耳目竟更爲精進了。」

瘋酒怪余醉亦呵呵一笑道：「酒於無能者乃穿腸毒物，但於醉酒鬼卻是絕妙的練功爐，老夫方才對付鬼爪手那一路拳脚如何？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似醉非醉，指東打西，欲前先後，欲起先跌，果然是醉酒鬼獨有的功夫。」

余醉笑道：「好！算你識貨，那叫無招勝有招。」

薛三公道：「不對，那該叫無招的招數，或者可叫醉鬼功夫。呵呵，你甚麼時候竟打起做一代大宗師的主意來了？」

瘋酒怪余醉一怔道：「我如何打大宗師的主意？」

薛三公笑道：「你這套醉酒功夫，足以與少林絕學佛門掌併列，留傳世人必成宗派，這不是大宗師還是甚麼？」

瘋酒怪哈哈一笑，因薛三公的識貨甚爲得意。但忽然臉色一沉，瞪着薛三公怒道：「醉酒鬼既求你在此地接應，你爲甚麼竟袖手旁觀，任由四魔肆虐？想必官家巡捕的安樂飯，把你這堂堂神鷹脹昏脹糊塗矣！早知如此，當日老夫亦袖手不理，任由官兵剁碎你這隻亡命昏鷹！」瘋酒怪恨恨的道。別看他兇巴巴的不近人情，但其實他的心腸比誰都更熱更軟，他因替裴家抱不平，竟把薛三公這位生死之交亦怪罪。

薛三公見余醉十年不見，依然是昔日的余醉，便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此地不宜久留，若老哥不嫌棄，便隨小弟到一處地方如何？」

薛三公說罷，便躍身飛掠，好像他判定醉怪必定跟隨。

余醉怔了怔，果然一跺脚，晃身一掠而至，恨恨的伸手一拍薛三公的肩膊，道：「喂！你這小子……到底要帶醉酒鬼到甚麼地方？」

薛三公頭也不回，微笑道：「世間的靜土，你說那是甚麼地方？」



余醉眨了眨眼，便咬牙道：「……嘿！少林寺！醉酒鬼決不去這見鬼的佛門之地。」

薛三公低低說了一句甚麼，接而又道：「……況且此行中途須經一處美妙去處蓬萊館，老哥哥若不願去呵，你我就此作別吧了。」

余醉一聽蓬萊館三字，就咕的吞了一口唾沫，但又强作正經道：「去……沒說的，醉酒鬼陪你走一遭便了，但老夫聲明，可不是貪你蓬萊館那頓酒菜。」

薛三公大笑，道：「是極！是極！我等此行是去拜佛，又不是貪那頓山珍海味，還有那甚麼見鬼的美酒仙人醉。」

余醉聽聞「仙人醉」這三字，禁不住又咕的吞了口口水，咬牙道：「這小子，可莫放過這要命的關頭，不然勾出的酒蟲縮不回去，要了醉酒鬼的命，好歹也得扯你這小子墊背。」

從隱賢莊林地山神廟往龍山少林寺，途中果然經過一座叫「蓬萊館」的酒館。

酒館中的菜色倒也平常得很，但所賣的酒卻獨步天下，叫「仙人醉」，意謂此酒就算仙人見了亦會陶醉。

薛三公領着余醉，在裏面揀了個僻靜的角落坐下，隨便點了幾個菜色，自然不會少了那瓶「仙人醉」。

菜式雖然平淡，酒倒是難得的好酒。因此三幾杯下肚，瘋酒怪余醉的話就多了起來。薛三公不知說了一句甚麼，余醉雙眼一瞪，怒道：「若如此，莫非是李世民這老皇帝殺人滅口的勾當麼？」

薛三公苦笑道：「此事若這般簡單，薛某效力的那老知府也就不必提着腦袋做人了。」

余醉不解道：「出手的明明是朝廷派來的錦衣衛！普天下除了皇帝老子誰能調動錦衣衛？這不是白日見鐵橋明擺着麼。」

薛三公道：「但我敢斷定，此事斷非李世民所爲。」

余醉道：「李世民雖說精明，但也難免是老糊塗了。」

薛三公道：「李世民若然欲得那甚麼乾天圖及誘魚石兩件寶貝，根本就不必出此下策，因爲裴公對他忠心耿耿，雖到命危之時，仍極力維護李家皇朝的利益，若李世民向裴公示意，他就算生命也在所不惜，更何况那區區兩件寶物麼。」

余醉道：「若非李世民所爲，朝中除了皇帝老子誰可調動朝廷的八大錦衣衛？嘿嘿，你就算存心替那老皇帝說話，也大可揀別的一種理由來說。」

薛三公苦笑道：「李世民與我有一半殺父之仇，罪魁雖然是他的老父李淵，但他是李淵的兒子，這筆賬薛某仍須與他算算，如何會替他說好話，但此事在情在理均非李世民的旨意，薛某亦因此才決定插手料理此案，否則，那是皇帝與臣屬的仇殺，薛某這小小的長沙府捕頭理它作甚。」

余醉伸手把滿滿一杯「仙人醉」乾了，抹抹油嘴，道：「你這是越說越令人糊塗了，薛老弟……若非李世民這皇帝所爲，我醉酒鬼問你，朝中有哪一位皇戚大臣，能夠調動朝廷的八大錦衣衛？你倒說說看呵，薛老弟。」

薛三公若有所思道：「此正是對手厲害之處，而且，此人既然連退隱大臣裴公身上藏有重大寶物之事亦知道，又能調動朝中八大錦衣衛，顯見此人來頭的厲害，甚至連老皇帝李世民亦被此人挾制了，既然如此，此人當然便能調動八大錦衣衛，而且利用八大錦衣衛的公然露面，把天下人的視線引到老皇帝李世民的身上，自然就誰也不敢作聲了，此正是一石二鳥的毒計。」

余醉道：「爲甚麼此事連江湖四大魔頭亦引了出來？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四魔出手只有兩種原因，一是被人利用，二是被人收買控制。」

余醉嘿嘿道：「憑四魔的名頭，江湖上誰能加以收買控制？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重賞之下必有勇夫，這是世上最簡單但又是最實用的手段，四魔雖然兇狠，但同樣是人，同樣有人的弱點。」

余醉苦笑道：「聽你說得頭頭是道，好像連醉酒鬼亦不得不信了，但對手這樣幹的目的是甚麼？此人既有如此通天的本事，就算是價值萬萬的藏寶圖也根本不會放在此人眼內，此人奪這鬼圖及甚麼誘魚石幹麼？這裏面到底牽涉甚麼天大陰謀？你倒說清楚呵，薛老弟，不然醉酒鬼又要全身而退了，着實犯不着去淌這趟渾水。」

薛三公歎了口氣，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余醉一怔道：「薛老弟打算如何查探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余醉道：「對手既然如此厲害，連八大錦衣衛及四大魔頭亦可任由其驅策，你就算查出眞相，却如何處之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余醉怪笑道：「你不怕死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余醉定定的瞧着薛三公，好一會才苦笑道：「好一句不知道，你到底知道甚麼？」

薛三公歎了口氣道：「不幸我那老知府被李世民逼上了火坑，更不幸薛某欠了老知府一份情，因此薛某斷不能置身事外，坐視老知府被李世民殺掉洩氣，因此只好淌這趟渾水，好歹查出眞相，以便老知府向李世民有所交代，薛某人知道的是如此而已。」

余醉道：「薛老弟欠了老知府哪份情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雪中送炭情。」

余醉道：「因此你儘管對手厲害，依然爲老知府去赴湯蹈火？甚至不惜一死？」

薛三公苦笑道：「薛某這條命是朋友撿回的，好歹送回朋友手裏便了。」

余醉一聽，抄起那瓶仙人醉，仰脖咕咚的喝了個精光，然後把瓶往桌上一摔，扯起薛三公就衝了出去。

薛三公奇道：「老哥哥扯我上哪兒去？」

余醉大笑道：「當然是隨你上龍山少林寺，找那玄通和尚求證去呵！醉酒鬼算是被你感動了，無奈只好陪你去幹一回送命的勾當，走呵，趁着這仙人醉的力量，便死了也不寃了。」

薛三公這時卻不動了。因爲出了蓬萊館，再走一段，前面便是十字路，向西南通向龍山少林寺，向南卻是抄回隱賢莊。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我說過上龍山少林寺去送死麼？」

余醉一怔怔道：「你不是說要上少林寺麼？」

薛三公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那是說給暗處的人聽的，這時麼，應該是抄小路向南，潛回隱賢莊的時候了。」

薛三公說罷，決然的躍上向南的小路，然後就放開身形，風馳電掣的向前飛掠。

余醉微一怔，隨即明白了薛三公的用意，不禁狠狠的罵了一句道：「這小子，使的聲東擊西妙計，把對頭引上龍山少林寺，硬把玄通老和尚也拉出來受罪，竟連醉酒鬼亦着了這小子的道兒。」

余醉一面罵，一面也展開身形，疾如箭矢的尾隨薛三公而去。

薛三公僅憑身後的風聲，便知余醉已尾隨而來。他頭也不回，卻喃喃道：「他以爲我甚麼都知道，甚麼都算準了，所以不顧生死的跟來。但你可知道其實我知道的僅是神案上那數行字而已？而不知道此事的人，比知道的却幸運多了，因爲知道得越多，他的腦袋就越容易掉下來！」

瘋酒怪在後面趕得有點氣喘，他根本聽不清薛三公說甚麼，嘴裏仍在氣喘的道：「這小子！明知前面是龍潭虎穴，却偏像赴宴般的搶着趕去……碰上這小子眞拿他沒辦法，誰教醉酒鬼這條命是他撿回的麼。」

余醉有一次喝醉了酒，在鬧市中錯手殺了一名官差，官府把他捉去大牢待斬，薛三公聞訊，夜潛衙門大牢劫獄，把他救了出去。

余醉與薛三公相差十多年，見了面沒一句好話，他們却是以生命相交的最好的朋友。

＊　＊　＊

隱賢莊仍然一片死寂，雖然這已是第二天的正午時分。

莊門也緊緊的閉着，似乎這可以令裏面的人多一分安全感。

莊內的主人雖然死了，但裏面卻沒有丁點喪事的氣氛，甚至連一絲半縷的哭聲也沒响起，這通常只有一種解釋，就是莊內的人全死光了。

掠入莊內的薛三公和余醉，立刻便有這種死亡的感覺。

莊內果然寂靜無人，就連狗也沒一隻在吠叫。

余醉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薛老弟呵薛老弟，你這着調虎離山之計只怕弄巧反拙，送了兩娃兒的生命了。」

薛三公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是否弄巧反拙暫時尚不敢判斷了，但我相信那兩娃兒必然安然無恙。」

余醉奇道：「你並非神仙，如何會未卜先知？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因爲我已聞到莊內有生人的氣息，第七幢樓宇的頂上西窗敞開着，那娃兒已等着你領她師傅回來了。」

余醉抬眼一望，果然發現距這兒十丈遠的第七幢樓宇的西窗開着，裏面還隱隱聽到一陣男女的私語聲。

但余醉並不服氣，心道就算有人，也不一定是裴蕾和任風揚那兩娃兒，因爲他們已成爲衆矢之的，對手絕對不會放過他們。

余醉縱身一躍，人如飛鳥，躍上那敞開的窗戶。他不禁歎了口氣，心道到底還是那小子心思勝他一籌，因爲裏面的男女，果然是依然活着的裴蕾和任風揚。

裴蕾一見余醉，她正和任風揚說着話，忙截住話題，急道：「啊！是大俠你……你已把師傅她老人家帶領回來了麼？」

余醉怪笑道：「娃兒！你再莫大俠長前輩短的，老不死只是一名醉酒鬼而已，你那女怪師傅雖然未到，但老不死却替你領來一個比你師傅精明百倍的怪物來了。」

裴蕾一聽，又驚又喜道：「此人是誰？」

余醉已隱聞勁射而至的破空聲，頭也不回便怪笑道：「娃兒，他不是來了麼。」

余醉話音剛落，薛三公已如飛鷹般的從窗戶中掠了進來。

裴蕾與任風揚一見薛三公突然露面，但見他一身便裝打扮，根本瞧不出他是何身份，心內均吃了一驚。乍逢慘變，裴蕾傷心欲絕，她在世上的親人，就只剩下她那位神出鬼沒的師傅，以及眼下她身邊這位有婚約的義兒了。她甚至連余醉這怪人的姓名也不知道，怎會認識另一位來去如風的怪人薛三公？

裴蕾顫聲道：「請問大俠……這位……公子是誰？」

瘋酒怪余醉大笑道：「呵呵！他那是甚麼公子？不外是怪小子一名吧了，但他是官府中人，你裴家的血案，好歹便着落在他身上了！我也不是甚麼大俠，娃兒隨口一句醉酒鬼便是了。」



任風揚微笑道：「醉酒鬼也總有個名姓。」

薛三公微微一笑道：「他說他是醉酒鬼，其實已自報了名姓。」

任風揚尚感迷惑，裴蕾突然便醒悟道：「我知醉酒鬼……莫非他姓余名醉麼？但天下間哪有這般的名和姓？」

余醉大笑，道：「世間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！余醉就是余醉，有甚麼有沒有的！就好像你眼前這位怪人薛三公，身爲六扇門中人，卻偏偏結識了不少江湖大盜，娃兒你知道了，豈非更加驚奇。」

余醉瘋瘋癲癲的，其實已把自己和薛三公的姓名來歷身份一一道了出來。

裴蕾雖在傷心中，亦不禁莞爾一笑，輕輕道：「如此有勞薛三公公子和余前輩了。」

余醉怪笑道：「這小子好福氣！倒落了個公子的稱呼，姑娘，你爲甚麼不倒過來，稱我爲余公子，他卻是薛小子前輩大俠？」

任風揚接口道：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兩位自然均是頂天立地的大俠之士！」

薛三公任得余醉胡鬧，正好趁機觀察裴蕾和任風揚的動靜。他發覺，裴蕾喪父之悲出自天性；但任風揚這位義子，他的悲傷却似乎是刻意做作的。

薛三公心中一動，暗道這姓任的雖然到底非裴公的親骨肉，於生離死別便淡然了，但爲甚麼他卻要拚命掩飾？

薛三公心中存疑，但卻絕不道破。他淡然一笑，坐了下來，往四周掃了一眼，便道：「裴姑娘，在下薛三公，不過是長沙府的一名捕快而已，並非甚麼江湖聞名的大俠。」

任風揚一聽，便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裴公被害一案，據余大俠說，其中有朝廷的錦衣衛參與，薛大哥只是府衙的一名捕快，竟敢與他們抗衡麼？」

薛三公尚不及答話，余醉卻已大笑道：「他有甚麼不敢？他連當今皇帝老子李世民也不放在眼內，他還會怕誰。」

任風揚向薛三公拱手道：「薛大哥膽氣過人，在下佩服！佩服！」

裴蕾秀眉一揚，目注薛三公，喜道：「好呵，如此爹爹的血海深仇，必定可以昭雪矣！」

余醉怪笑道：「爲什麼忽然又向他崇拜起來？」

裴蕾道：「因爲我曾聽爹爹說過，世上做官難，做清官更難，做不怕皇帝的清官難上加難！因此裴蕾相信，薛大哥既然連皇帝也不怕，便必定可以替小女子伸寃報仇！」

余醉大笑道：「是極，是極！娃兒說的對極了！你對他再拚命的戴幾頂高帽子，醉酒鬼擔保他不但可以替你裴家伸寃報仇，說不定他還會破例收你做徒弟，把他那身見鬼的功夫傳授於你也！」

裴蕾道：「薛大哥的功夫很了得麼？比起余大俠伯伯又如何？」

余醉扮了個鬼臉道：「怎地大俠之下又加了個伯伯？娃兒你吹捧醉酒鬼無用，因爲醉酒鬼這三腳貓功夫，比起這小子，就等如孫子見了爺爺！」

任風揚忽地又接口道：「薛大哥眞的這般厲害麼？若如此，那什麼八大錦衣衛，江湖四大魔頭，自然也不放在眼內了！」

薛三公一直沉吟微笑，藉機觀察一下裴蕾和任風揚的反應。他發覺，裴蕾這女孩子天眞純潔，依然是入世未深的一件無瑕碧玉；但任風揚不知是年長了幾歲還是其他原因，顯得城府甚深。

這般轉念，薛三公便忽然笑笑，接口道：「任兄弟莫聽余大俠胡說八道，在下僅是長沙府一名捕快，如何敢與朝廷作對？只是命案發生在長沙府，在下職責所在，不得不查明眞相吧了！至於能否替裴家伸寃報仇，那就看上頭如何處理便了！倒是請裴姑娘說說，你爹爹遇害前可有什麼朕兆？」

裴蕾想了想，道：「我記得，半個月前的一天傍晚，爹爹忽然接到一封據說是朝廷送來的密函，便好幾天愁眉不展，憂心如焚了。蕾兒問他，他又不說，只是在出事前的三天，他忽然對我說：朝廷將有巨變，爲報太宗陛下知遇之恩，他只能一死以盡忠節了……」

薛三公插口道：「你爹爹既與太宗皇帝如此密切，明知朝廷將有巨變，爲甚麼不直接向太宗奏報，以便把變故消弭？反而坐以待斃？」

薛三公這一問，不但余醉認爲這是關節所在，就連任風揚也凝神注視，留意裴蕾如何回答，顯然，這關節連他亦急於知悉。

裴蕾卻不加思索，便坦然道：「裴蕾果然亦向爹爹問及，但爹爹當時歎了口氣，苦笑道此事若如此簡單，他也犯不着一死以盡忠節了！然後他又鄭重其事的對裴蕾說，此事天命難違，勢難逆轉，若强行爲之，不但於事無補，反而加速巨變的降臨。他所能做的，就是希望以自己的一死，來稍作延緩吧了！但到底能否如願，他也毫無把握，唯看李家的氣數如何了……爹爹自說了此話後，便再無片言隻字提及此事了……直到他傷重去世，亦僅在神案上留下那數字而已！可憐那些字裴蕾也沒瞧清！」

薛三公點點頭，道：「那姑娘聽說過『乾天圖』和『誘魚石』的來龍去脈麼？」

薛三公這一問，疾速的掠了任風揚一眼，只見他的眼珠驀地一亮，但隨即又連忙收斂，若無其事的默不作聲。

裴蕾一聽，却反而吃驚的苦笑道

：「什麼乾天圖？誘魚石？薛大哥不是說笑吧？裴蕾連聽也沒聽聞這兩樣古怪寶貝！」

薛三公一聽，便知裴蕾果然連裴公留在神案上的遺命也沒瞧清，欲想在她身上查出裴公遇劫的眞相，那簡直就有如水中撈月。但薛三公眼下的唯一線索，就是這裴公的寶貝女兒！

想到此點，薛三公不禁歎了口氣。好一會，薛三公忽然又問裴蕾道：「那玄通大師，姑娘認識麼？」

裴蕾點點頭，道：「玄通大師是爹爹的知交，爹爹在受聘朝廷司天台時，亦曾與玄通大師徹夜長談，第二天爹爹才答應了太宗李世民的親自禮聘。裴蕾亦曾數次目睹玄通大師的慈容，只是從未與他交言，也不知他是否認得不幸的裴蕾了……但裴蕾亦記得，爹爹的遺字上有提及『玄通大師』四字，但是甚麼意思，裴蕾委實百思不解。」

任風揚這時插口道：「在下當時亦見過義父的遺命確有玄通大師這四字！」

薛三公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那任兄弟以為這是甚麼意思？」

任風揚笑笑道：「若要知道，便只好當面向玄通大師請教了！無論如何要請他開口便了！」

余醉大笑道：「娃兒這話未免太狂了！你可知玄通這老和尚是何等模樣麼？」

任風揚道：「在下雖沒見過，但聽義妹道，他是一位慈祥的得道和尚。」

余醉嘿嘿怪笑道：「他慈就慈了，但若沉默起來呵，其難纏之處，醉酒鬼就算做他的曾孫玄孫也不配，你這娃兒好大的口氣，素未謀面便敢向他請教！不是老不死小覷你，你這點微末之技呵，玄通和尚的一根小指頭亦比你勝上百倍千倍了！試問你如何逼他開口？休道是你，就算老不死平日若聽了玄通和尚這四字，隔十里便立刻逃之夭夭了！」

裴蕾一聽，驚道：「但裴蕾的記憶所及，玄通卻眞的慈祥極了！」

余醉大笑道：「是極！是極！因為玄通這老和尚平生最怕見女人，他見了你這等嬌俏的女娃兒呵，他除了咧嘴微笑，老不死委實想像不出他還會有什麼別的表情！」

這時，薛三公微微一笑道：「玄通大師是否與此事有所牽連，目下不宜妄下判斷。」他一想，目注裴蕾道：「姑娘可否容我在裴府中試試尋尋線索？」

裴蕾馬上點頭道：「好呵，那就有勞薛大哥你了！」

任風揚一聽，連忙接口道：「我領薛大哥去好了！」

薛三公笑笑道：「多謝任兄弟的好意，但裴府地方太大，在下以為還是分頭搜索為妙，任兄弟便有勞引領余大俠走走如何？」

薛三公口氣雖然婉轉，但卻不容人拒絕，任風揚雖有點勉強，但無奈也只好答應了。

任風揚悶聲不响的領着瘋酒怪余醉，在裴府四周搜索去了。

薛三公目注任風揚的背影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請問裴姑娘，這位任大哥是自小過繼你爹爹的麼？」

裴蕾微一怔，道：「不是啊！任大哥是爹爹同僚的遺孤，爹爹見他身世可憐就把他收為義子，一視同仁般看待，那年他已是十八歲了。但薛大哥你問這些幹麼？」

薛三公笑笑，道：「沒什麼，隨口問一句吧了！我看他好像極不放心留下妳一人，因此有此一問。」

裴蕾苦澀的一笑，道：「現下裴家就只剩下小女子孤身一人了，爹爹臨終時把裴蕾托附於他，他已把自己視作裴蕾的夫婿，自然上心在意啦！」

薛三公輕輕的噢了一聲，不再問什麼，他由裴蕾伴着，逕直上裴公的書房去。

裴公的書房乾淨整潔，依然是平日他在生時的模樣。

薛三公環視了一匝，便道：「從來沒人上過你爹爹的書房麼？」

裴蕾想了想，道：「爹爹去世前三天，他曾把我召到書房，他被害後這段時間，只有任大哥進過書房。」

薛三公雙眼一亮，道：「他上書房作甚？可有甚麼發現？」

裴蕾歎了口氣，道：「這是我的意思，因為爹爹臨終時的遺字，我們都弄不清其中的意思，因此欲進書房尋尋線索，我怕睹物傷心，就沒陪他進書房，後來也沒聽說發現了什麼。」裴蕾一頓，又道：「書房就這麼大的地方，薛大哥請隨便搜查好了！」

薛三公微微一笑道：「裴姑娘相信在下沒有惡意麼？」

裴蕾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我曾聽師傅說過余大俠的大名，知他外表瘋瘋癲癲，內裏卻比誰都心腸要好，薛大哥既然是余大俠的朋友，我還有甚麼可擔心的！況且眼下裴家剩下我一個孤弱女子，只要替爹爹報了仇，裴蕾便死而無憾，一個人死都不怕了，還怕什麼呢？」

薛三公見裴蕾說得心酸，不由也歎了口氣，道：「裴大人的被害，確實令人疑惑，因為他既然甚得太宗李世民的信任，為甚麼卻被朝廷的錦衣衛追殺？而且這些錦衣衛又刻意的掩飾自己的身份，還有就是他們要劫奪的，竟是聞所未聞的乾天圖和誘魚石，這到底是甚麼驚人寶貝，竟連太宗皇帝的重臣亦因此喪命？這當中的疑點關節確實令人迷惑！但有一點可以肯定，此事絕非尋常的江湖奪寶仇殺，因此裴姑娘切莫草草行事，否則，不但不能替你爹爹報仇，反會白白丟掉生命。」

裴蕾幽幽的歎了口氣，道：「事到



如今，我已毫無主意了，一切但憑薛大哥你作主便了。」

薛三公笑笑道：「裴姑娘難道忘了你還有一位任大哥麼？」

裴蕾不以為然的苦笑一下道：「他？不說也吧……我想，爹爹臨終時把我托附於他，只是舉目無親的無可奈何吧了！」

薛三公一聽，點點頭，沒再問什麼。

裴蕾瞧了薛三公一眼，道：「薛大哥為何不問我為什麼？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普天下最難解釋的是男女私情，既然如此，薛某還問什麼！」

裴蕾望了薛三公一眼，又欲說什麼，但忽爾臉上一紅，便欲言又止。

薛三公見本來哀哀欲絕的裴蕾，忽然露出女兒的嬌羞不勝，不禁皺眉苦笑，暗道：「普天下的女兒何來這麼多的含羞脈脈？且偏偏在這個要命的關口！」

薛三公自然不會明白姑娘家的心事，當她們處於孤苦無援時，就有如遇溺待斃之人，就算碰到一根稻草也會死死捏住！何況薛三公是一位男子，而且是一位貌雖不驚人，卻身懷絕世神功的男子？

＊　＊　＊

裴蕾這位姑娘家的微妙心緒，薛三公根本就不知道，而且他也根本無暇理會。

薛三公繞裴公的書房掃視一周，他根本就不去翻查物件，便單刀直入的問裴蕾道：「裴公生前與人的書信往來，姑娘可否讓薛某查閱？」

裴蕾爽快的一口便答應了，她走過去書牘櫃，把裏面的一大疊書信捧了出來，道：「爹爹的書信全在此了，請薛大哥查閱。」

薛三公把書信仔細的翻查了一遍。裴公的書信卷宗大都是向朝廷皇上的奏章副本，上面的文字稀奇古怪，薛三公見了就直皺眉頭。

例如，裴公在一份奏章中奏道：「己辛年晚初六子時，臣觀天象，以奏陛下：日月落時江湖間，青猿相遇判興亡；八牛運向滇黔日，二九丹成金谷藏。望陛下愼之。臣裴淳正頓首百拜。」

其餘大部是這類稀奇古怪的奏章。

薛三公皺眉道：「裴大人不是已退隱了麼？怎的尚有如許奏章？」

裴蕾道：「爹爹確實從朝上退隱歸來，此事長沙府亦有行文備忘。但爹爹退隱之後，又於莊上築了一個高台，每晚子夜時分，例必上高台仰首察看，返回後或喜或悲，神態不一而足，我也弄不清爹爹搞的是甚麼名堂。」

薛三公點點頭，沒再發話，他翻看了書信一會，就歎了口氣，道：「請裴姑娘把書信放回原處。」

裴蕾忙道：「薛大哥又有甚麼發現？」

薛三公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所有書信奏章均是五年前，與今日之事委實並無多大聯繫！況且上面全是古怪文字，薛某愚鈍，連半句也解不透，如何會有發現！」

裴蕾道：「據我所知，爹爹生前的信件全部存於此處矣！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姑娘不是說，裴大人在出事前半月，裴大人曾把姑娘召進書房，對目下之事有所表示麼？當時的情形姑娘尚記得麼？」

裴蕾點點頭道：「我記得很清楚，當時爹爹的確憂心如焚，但到底為什麼，我就不知道了！」

薛三公道：「出事前三天，裴大人會有以死盡忠節之言，當時的情形又如何？」

裴蕾苦笑道：「當時我聽爹爹忽然發出此不祥之兆，我心中大為震驚，如何還敢向下追問爹爹為甚麼？」

薛三公笑笑道：「姑娘乍逢巨變，心神自然大亂，這亦是人之常情。但當晚你爹爹是否在書房說的麼？」

裴蕾想了想，忽然若有所悟的道：「對了！當晚爹爹是在莊內高台上說那話的！」

薛三公一聽，忙道：「那是裴大人夜觀天象的高台麼？」

裴蕾點點頭道：「是！爹爹在朝廷任司天監，觀天象是他的職責，但想不到他退隱返家後仍深喜此道。」

薛三公微微一笑道：「裴大人之退隱，其實乃掩人耳目而已！實際上他仍是司天監，不過以前是朝廷公開的司天監，退隱以後則是太宗李世民的私人司天監吧了！」

裴蕾驚道：「薛大哥與爹爹素昧平生，為甚麼這般清楚爹爹的行踪？」

薛三公笑笑道：「也沒什麼，我只是據裴大人留下的奏章副本推斷。一位退隱大臣，絕對無法直接與皇帝對話，除非此人是奉了皇帝的密旨，才有此殊遇，據此，也就不難判斷矣！」

裴蕾眼見薛三公微露了一手，這才知道眼前此人不但武功絕世，而且心思縝密，遇事抽絲剝繭，絕不會被表象迷惑。爹爹的被害，若要昭雪沉冤，非得依靠此人不可了！

裴蕾這般思想，便道：「薛大哥是否有興趣上那高台一走？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在下正有此意，既姑娘樂意，這便請引路！」

裴蕾領着薛三公出了書房側門，原來此處是一座龐大的後花園，在後花園的北面，聳起一座高近十丈的高台。高台只有一道僅容一人通過的梯級上去，四面陡削，當眞有一夫擋關，萬夫莫上的險峻。

薛三公隨裴蕾來到高台下面，裴蕾毫不遲疑，當即登上梯級，招呼薛三公道：「薛大哥請上啊！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好！姑娘請自便，在下既已到高台下面，總會上去走

一遭的。」

裴蕾見薛三公這般說，便獨自一人先拾級而上，裴蕾亦算得上是武林中人，曾跟她師傅「綿裏吹雪」柯清邪學過十多年武功，因此上這十丈梯級自然難不倒她。但饒是如此，因梯級甚高，且是扶搖直上，裴蕾抵達高台時，已然氣喘吁吁，頭昏目眩。

但裴蕾大氣尚未喘定，卻已見一人在下面如蒼鷹般的掠上高台，後發先至，正含笑望着她，此人正是貌不驚人的薛三公！

裴蕾吐舌道：「薛大哥好俊的輕功……當眞有如神鷹一飛衝天！」

薛三公不以爲然的一笑，沒答裴蕾的話，卻道：「裴大人於此高台，最喜站於那個方位？當時他召你上高台，站於何處說話？」

裴蕾略一思索，便走到高台向背的方位，道：「我每次見爹爹在高台出現，均站於此處，而且，當晚爹爹正是在這方位仰頭望了好一會，然後便忽然發出那不祥之言語。」

薛三公點點頭，便走過來，站於裴蕾所指的位置。

薛三公仰頭望一下，但見晴空萬里，白雲片片掠過高台。薛三公歎了口氣，暗道：「這時正值正午，自然與子夜時分不同，但就算時當子夜，如此浩瀚的茫茫天象，你又能看透什麼？這天象一道太玄奧了，由此而觀這裴淳正倒確有其眞材實學！否則，這皇帝老兒也斷不會如此看重於他！」

薛三公這般轉念，便把目光收回，繞高台四周掃視一匝。

高台之上，分爲東南西北四個方位，正中是一座渾圓的儀器，仿如皮球，上面卻有羅盤指針，上書乾、艮、巽、坤、坎等八卦方法。

薛三公一見這座渾圓球儀，心中便一動，暗道：「當日薛某機緣巧合，得了一幅無極圖，憑此練成了一套無極神功，上面的圖解，恰恰亦有乾、艮、巽、坤、坎等圖文方法，更有文字釋道：太極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綿綿無盡，茫茫無極，是爲無極神功。莫非眼前此渾圓球儀，竟與無極神功有甚麼淵源？這倒要仔細參詳參詳矣。」

薛三公這般轉念，便走近渾圓球儀三尺之地，按無極神功中的八卦步法，乾、艮、巽、坤、坎的繞球儀走了數匝。

漸而，薛三公的心意竟與渾圓球儀似欲渾成一體。

就在此時，薛三公忽覺自己已飄入渾圓球儀內，四周渾圓如銅牆鐵壁，但卻光華璀璨，變幻萬千，太極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綿綿無盡，茫茫無極。

薛三公自覺身不由己，竟也隨着而演化起來，不休不歇，無止無休。

薛三公暗吃了一驚，暗道：「怎的了？爲甚麼自己甫近這渾圓球儀，踏正八卦方位，便迷茫若此？」

原來薛三公自己不知道，當他步踏八卦方位時，恰好與渾圓球儀內涵的精義滙成一體，他體內變化萬千的無極神功之「蕩」字訣，竟因此而被誘發出來。

無極神功中的「蕩」字訣，是神功極難達到的境界，「蕩」字訣一旦誘發，便猶如元神出竅，能人所不能，可以隔牆視物，穿房入舍，端的驚人。但「蕩」字訣並不能隨意誘發，必須體內元神與外界境物渾然一體，方可望誘發。薛三公雖然身懷無極絕世神功，但若非機緣巧合，與博大精深的八卦渾天儀相觸，被八卦渾天儀的「太極」誘發他身上的「無極」，「蕩」字訣亦只會深潛於他體內而已。

這時，薛三公但覺自己已渾然忘我，一心一意就在光華璀璨的渾天儀內，忽然他眼前一亮，竟發現裏面的一角，有一份密封的信函！薛三公意識到這必定是裴公極爲看重之物，甚至可能便是那份驚天動地的「乾天圖」！於是他連忙伸手探取，但這信函卻重如千鈞，一任薛三公拚力亦難移分毫！薛三公心中大急，不自禁的吼了一聲。

他這一動怒，便立刻離了渾然忘我的境界，着了形踪，神智也立刻回復平靜，原來他竟然還立在渾圓球儀外面三尺之處！

裴蕾眼見薛三公面對渾圓球儀，先是踏着稀奇古怪的步法，接而便有如老僧入定，叫而不聞，漸而又見他額上冷汗淋漓，心中大急，正要上前相扶，卻見薛三公於此時歎了口氣。

裴蕾忙道：「薛大哥怎的了？身子忽然染病了麼？」

薛三公苦笑道：「誰說我會染病。」

裴蕾焦切的道：「方才你那模樣，可把人嚇壞了！」

薛三公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或許薛某當眞是走火入魔了……但總算讓我有所發現！」

裴蕾忙道：「薛大哥發現了甚麼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是甚麼尚不知道，但我敢肯定，這裏面的東西，必定與你爹爹的被害有直接牽連！」

裴蕾驚道：「薛大哥說這渾天儀內竟然藏有東西麼？而且還是與爹爹被害有關的東西？薛大哥沒弄錯麼？」

薛三公笑笑道：「絕對錯不了！因爲連我自己也弄不清爲甚麼，我的心神迷失時，就必定有重大的發現！是否如此，只要弄開渾天儀便知端詳矣！但未知姑娘可否容我拆開此儀？」

裴蕾苦笑道：「這是爹爹親手建造之物，只怕世人再無人懂得其中的玄妙，如今爹爹已死，留下來也沒甚麼用處，薛大哥如認爲有必要，就請拆開便了！」

薛三公點點頭道：「既姑娘首肯，



那薛某就放肆了！」

薛三公更不猶豫，他依着方才所記憶的八卦方法，在「巽」字進入訣上伸手一按，但聽「騰」的一聲，渾天儀果然彈開了一塊活門。

薛三公探手入內，在目瞪口呆的裴蕾面前，果然掏出一封信函！

驚愕的裴蕾尚未及發話，就在此時，薛三公神色一凜，忙把信函閃電般藏入懷內，悄聲急向裴蕾道：「此信函你從未過目，亦未見過！日後有人問起此事，請裴姑娘均以此爲對，如此或可保姑娘生命！姑娘如信任薛某，便依薛某之言行事，否則，只怕連薛某亦難護姑娘安全！」

裴蕾見薛三公神色驟變，正暗自驚疑。這時瘋酒怪余醉和任風揚已急急衝上高台！

任風揚一見薛三公和裴蕾，便神色微變，卻迅即逝去，關切的向薛三公道：「薛大哥可有甚麼發現？」

薛三公苦笑一聲，道：「裴大人的高台神機莫測，又豈是我等凡夫俗子所能參透？不怕任兄弟笑話，薛某已被弄得頭昏腦脹，更如何會有甚麼發現？」

任風揚笑笑，目注裴蕾，道：「蕾妹，是這樣麼？」

裴蕾此時已被薛三公弄得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，她瞧了薛三公一眼，但見他亦含笑望着她，不知怎地，裴蕾對薛三公的信任，經這段時間的相處，竟然已超越了她對任風揚的信任，因此她果然依薛三公的吩咐回道：「是呵！我和薛大哥果然毫無發現！憑薛大哥的本事亦一籌莫展，更何況裴蕾麼？」

裴蕾回答得很聰明，既替薛三公圓了謊，但又暗中提醒薛三公：我可是依你的話做啦，往下就看你的了！

余醉定定的瞧着裴蕾一會，又掃一眼薛三公，忽然就微微一笑，但令人驚奇的是，他的瘋癲勁兒此刻卻不知跑到那兒去了。

薛三公詐作不見余醉的鬼臉，轉向任風揚和裴蕾，道：「薛某等暫且告辭！莊內之事，以及裴姑娘的安全，就請任兄弟你全力照應了！若有消息，薛某當迅即告知。」

任風揚笑笑，道：「薛大哥只管放心，裴蕾乃我的義妹，但教任某在，斷不容她有任何閃失便了！薛大哥有消息請盡快告知，我等均急欲尋出殺害義父的兇手，以替他老人家昭雪沉冤！薛大哥以爲然麼？」

薛三公苦笑道：「薛某有甚麼不放心？此事眼見牽連重大，稍一不愼，只怕連腦袋也得搭上，薛某只是職責所在，不得不稍盡人事吧了！至於是否能尋出兇手，查明此案眞相，薛某便不敢自負矣！兩位請善自珍重，切勿輕率行事，如此或可保存生命。」

薛三公說罷，以目向余醉示意。兩人當即飄落高台，轉瞬即逝去踪影。

裴蕾和任風揚目送薛三公和余醉掠去。

裴蕾歎了口氣，道：「他們已去遠了，也不知是否回轉，我等卻如何打算？」

任風揚把緊盯着薛三公奔行方向的視線收回，笑笑道：「這位薛大俠似乎對妳甚爲關切，我猜他必定重臨隱賢莊！既然如此，我等還能甚麼？便依薛大俠之言，返莊內安心等候他消息便了！」

裴蕾聽出任風揚語中隱隱有話，只道他誤會了她方才與薛三公有甚不可告人之秘，欲待解釋幾句，但是任風揚過後又顯得若無其事，便以爲他只是一時小氣她與別個男子親密，便沒再說甚麼，與任風揚一道下了高台，返莊內而去。

## 爲求眞相　明查暗訪

薛三公與余醉奔馳了一會，眼看天色已近傍晚，薛三公在前，忽然便折轉身，向通往長沙府的大路掠去。

余醉緊走幾步，與薛三公併肩而行。他哈哈的怪笑一聲，道：「薛老弟！你這又搗甚麼鬼？莫非偷偷折返隱賢莊，窺探姓任的那小子的動靜麼？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余大哥怎知小弟已對任風揚起了疑心？」

余醉怪笑道：「我如何不知？憑你這捕快的鬼心眼呵，只怕不但對姓任的這小子起疑心，就連老不死也被你裝在悶葫蘆裏晃轉呢！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余大哥言重了！小弟就算敢懷疑天下人，亦不敢懷疑余大哥你！」

余醉冷笑道：「好說！好說！然則你爲甚麼在高台上鬼鬼祟祟的掩飾行藏？就連老不死也被你嘲弄？」

薛三公呵呵一笑，道：「到底還是瞞不過大哥的耳目！實不相瞞，當時因格於形勢，不便向大哥你細說，並非存心隱瞞於你！況且小弟亦深知憑大哥的目力，這小伎倆如何能瞞得了大哥！但任風揚此人卻的確值得提防，此點大哥你倒是猜中了！」

余醉道：「你懷疑他甚麼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也沒甚麼，只因爲他的深藏不露！」

余醉怪笑道：「憑這小子一點微末功夫，他就算要露，也不敢在你我面前出醜啦！」

薛三公微微一笑道：「余大哥若以爲任風揚只有那一點微末功夫，那可就大錯而特錯了！如小弟觀察得不錯，他的功力起碼已達江湖一流高手之列！」

余醉奇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薛三公微微冷笑道：「也沒甚麼，雖然他極力掩飾，但內功卻掩飾不了，他的呼吸細而悠長，此乃內功已登

堂入室之兆！一個內功如此深厚之人，就算尋常招式到了他手中，其威力也非同小可，更斷斷不會在一招之內便被銅屍這魔頭擊倒！」

余醉恍然道：「原來你這小子在那時已對姓任的小子產生懷疑！但為甚麼不早說？偏要弄甚麼玄虛？」

薛三公苦笑道：「小弟雖然瞧出任風揚是有意掩飾自己的武功，但掩飾功力有幾種可能，一是他怕死，不敢正面迎戰四大魔頭；二是他為了保護裴蕾而保存自己，不作無謂的犧牲；三是他別有用意，正好趁機獲悉裴淳正的秘密之處！這三種可能都有，但也可能都無，因此你叫我如何細說？」

余醉嘿嘿冷笑道：「此其一也！憑你這小子的鬼心眼，更主要的是不欲打草驚蛇，以便靜觀其變，從中尋出姓裴被害的線索！」

薛三公一聽，不禁苦笑道：「余大哥呵余大哥，有時小弟倒懷疑你是否起錯了名字矣！」

余醉眼一瞪道：「我如何起錯了名字？」

薛三公大笑道：「若非起錯名字，為甚麼余醉卻變成余醒？而且千醒、萬醒，比誰都更清醒？」

余醉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好說！好說！你這小子被我道破心事，不得不招供矣！你這是打算潛返隱賢莊，是也不是？」

薛三公微微一笑道：「誰說我欲返隱賢莊？」

余醉奇道：「不返隱賢莊卻上那去？難道你不欲在姓任這小子身上尋找線索？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原來我有此打算，但現在又改變主意了！」

余醉道：「到底上哪去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長沙府聚仙樓！飽吃一頓，然後便去逛紙料舖可也！」

余醉又好氣又好笑，道：「吃一頓倒是正經，因老子的肚皮亦打鼓了！但上那紙料舖作甚麼？你又並非裴公的孝子賢孫，要上紙料舖買那陰司紙錢！」

薛三公笑笑，道：「不是買陰司紙，而是買命！買殺害裴公兇手的命！」

余醉哇哇怪叫，道：「你這小子又弄甚麼鬼把戲？千不去萬不去竟上紙料舖去尋兇手線索？你八九是被裴蕾這女娃迷得神昏顛倒矣！」

薛三公笑笑，也不答理。逕自一個飛掠，加快身形，向長沙府掠去。

瘋酒怪余醉恨得牙癢癢的，無奈亦只好跟上去。因為他深知此事他既已插了一手，若不弄個水落石出，只怕死了也會打從地府中鑽出來，而要尋出眞相，那普天下除了眼前這該死的薛三公，只怕也再無任何一個更合適的人選！

薛三公領着余醉，果然進入長沙府，又逕直的上了長沙府有名的酒樓聚仙館。

薛三公待余醉坐下，便笑道：「許久沒和余大哥你痛飲一頓了，今晚就權作東道，與大哥你不醉不休如何？」

余醉吞了一口唾沫，卻又怪笑道：「呵呵！你欲把老子灌醉？以方便你這小子單獨行事？你以為老子會上你這惡當麼？」

薛三公大笑道：「我也不知道大哥你會不會上當，但我知道竹葉青、狀元紅這兩樣美酒，在聚仙館中是一等一的上品而已！」

余醉一聽，禁不住又咽了一口口水，涎着臉道：「你這小子專挑老子的短處入手！但我問你，你就算把老不死灌醉，又待如何？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也沒甚麼，因為小弟知道以後的艱險，因此急欲添一位得力的臂助而已！」

余醉冷笑道：「你是說老子麼？老子若醉了，便呼呼睡去也，那還有甚麼助力？」

薛三公大笑道：「不是你！不是你！小弟只知道江湖上瘋酒怪其人，酒多一杯，他的『無中生有』神功就增厚一分而已！」

余醉不禁失笑道：「你是我肚子裏的蟲子麼？偏就這般清楚！好好，老子碰上你這小子，算是倒了十八輩子的霉，再不跟你鬥口便是。但你倒說說看，等會為何要上紙料舖去？你若不說清楚，這頓酒菜我委實吃不下去了！」

這時店小二已飛快的把酒菜擺了上來。薛三公果然是地頭蟲，所點全是聚仙館拿手好菜好酒。

菜香酒美，余醉說吃不下去，但這時卻猛吞口涎。

薛三公深知身邊這位老哥哥的脾性，便正經的道：「大哥只管開懷暢飲，待會小弟與你細說便了！」

余醉一聽，早就抄起一杯竹葉青一飲而盡了。

一會後，薛三公見余醉已微有酒意，便把身上那封信函取出，往四下一瞧，確信絕對無人留意，這才遞給余醉，道：「請余大哥過目！你閱後便知端詳矣！」

余醉接過來，見信函依然密封，並未開拆，便奇道：「你自己還沒看，便如此爽快，讓我先睹為快？」

薛三公笑笑道：「我自然並沒拆閱，由此足證小弟倚重大哥之處！」

余醉一怔，接而又恍然大悟道：「你有這般好心……嘿！是了，你這小子別人不知你，但老不死卻知你有一種隔牆看物的鬼魅本領！牆尚且可以穿透，何況這薄薄的紙封？其實你早就一清二楚信函內的內容，卻故意賣這人情於老不死！我問你是也不是？」

薛三公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在余大哥面前，小弟根本就無所遁形，實是時間過於倉猝，的確未曾拆閱，但裏面的內容，小弟在高台之時，便已清楚盡悉矣！因此才上這兒來，以避開旁



人的耳目！」

余醉點點頭，也鄭重起來了。因為他深知薛三公所具的異能非同小可，他既然如此看重，可知手中的這份信函必然驚天動地，便把信函完整交回薛三公手上，道：「既如此，老弟請收回小心保存！也不必拆了，你知道老不死認不了幾個字，老弟你只把情形挑重要的說說便了！」

薛三公接過信函，收藏好了，點點頭道：「這封信函是裴淳正臨遇害前三天秘密收藏於高台渾天儀內！果然令人震驚，其中一封是裴淳正自述他決心以死盡忠節的因由，但其意亦十分隱晦，只道：天運如此，夫復何言？但臣既為朝廷司天監，理應盡忠職守，以解朝廷之危，但形格勢禁，天機不可洩漏，洩之則恐災危提前降臨，是故唯有一死以謝天下，哀哀此言，余無餘語……便是這麼幾句。」

余醉瞪眼道：「按此言，這裴大人似乎已預知朝廷不日將有一場浩劫，但又不敢言明，固此自我了斷！既然如此，他的死乃早晚之事，那些兇手又為甚麼追殺他？」

薛三公微微一笑道：「因為兇手要在他身上得到一份寶貝圖和一塊寶貝石！但裴淳正死活都不肯交出，故意激怒對方，以藉對方的手把自己殺掉。」

余醉一聽，醒悟道：「莫非是指那乾天圖和誘魚石兩件寶貝？但裴公顯然已知對手是誰，為甚麼不直接向皇帝老子奏報？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他絕對不敢奏報。」

余醉奇道：「他為甚麼不敢奏報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因為向他索取此兩大寶物的聖旨就是來自皇帝李世民！」

余醉怒道：「李世民暗中劫奪寶物，明裏卻假惺惺要追查此案眞相麼？但這是不是眞的？老弟你快說。」

薛三公笑笑道：「假的。」

余醉怒道：「甚麼又成了假的？你這是作弄老子麼？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我並沒說李世民就是此案的兇手，大哥的推斷自然是假的。」

余醉道：「聖旨來自李世民，為甚麼兇手不是李世民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因為裴淳正手上的聖旨是假的，李世民的手跡我見過，那是他直接傳到長沙知府手上的御函，因此我敢肯定，裴淳正亦已瞧出聖旨是假的，但事關重大，逼不得已又不敢向李世民稟報，於是唯有把假聖旨連同他的遺書暗藏於渾天儀內，以便後人有朝一日會明白他的一片苦心。」

余醉驚道：「那假冒的聖旨在哪？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裴公遺下的密函，另外一份就是假冒的聖旨。裴公原來的用意只是為了令世人知道他的心跡，因此不能不把這份他接到的假聖旨附在裏面，否則，人們就會以為他是胡說八道了。」

余醉眨眨眼，隨即恍然道：「但他想不到，他的一番盡忠守秘不洩天機之苦心，卻壞在你這小子身上，因為裴公作夢也想不到世上竟有與他的『渾天八卦儀』異曲同工的『無極神功』，因此被你這小子憑此神通撞破了他的機關，壞了他的大事。」

薛三公道：「裴公果然不欲人們追查兇手，因為追查下去，他以生命來守秘的天機就不能不外洩了，所以他把密函置於最隱蔽的地方。」

余醉道：「但他以為最隱蔽的地方，恰恰卻是你這小子最可能發覺的地方，憑你身上那見鬼的神通，世上還有甚麼可以瞞得過你的耳目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更不幸此事直接牽連到長沙府的地方官，若此事不迅速查明，我那老知府就必定難逃處死的厄運。」

余醉道：「因此你無論如何要追查下去？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當然，這是為了救人。」

余醉道：「因此你就打算在紙料舖尋找這份假聖旨的來龍去脈。」

薛三公道：「暫時我只有這一條線索。」

余醉奇道：「在紙料舖你能尋出甚麼？」

薛三公微微一笑道：「我見過皇帝朝廷專用的紙，那是一種普天下最精美的紙，能夠出售這種紙的店號想必不會太多，而兇手為方便行事，必然就近選材，不惜以類似的紙代替御用紙，因此只要尋出出售假聖旨用的紙舖，那買紙的人大概也就雖不中亦不遠矣。」

余醉呵呵一笑道：「買紙的人被你抓住，你這小子自然再不會放鬆，沿此路線死死追查下去，那就很可能挖出假造聖旨的人，亦即殺害裴淳正的兇手了。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這只是小弟一廂情願，而且此行既已觸及兇手的要害，必定兇險重重，弄不好只怕就只好永留長沙府了。」

余醉一聽，連忙把剩下的半壺酒倒下肚去，又急急的把桌上的菜式全掃光了，然後他把嘴一抹，道：「走啊！還等甚麼？」

薛三公卻又不動，道：「走甚麼？」

余醉眼一瞪道：「自然是上紙料舖去啊！老子就不信那是龍潭虎穴。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現在最好是飽吃一頓，吃飽了就洗個好澡，然後鑽入被窩睡它個天翻地覆。」

余醉道：「小子你不是欲查紙料舖麼？」

薛三公笑道：「查自然要查，但不是現在，因為你想想，現下這時分上

那紙料舖去，人家早就關門了，你去吵醒他，他哪兒還肯透露半句實話？因此只好明天一早再作打算。」

當晚，余醉和薛三公果然就在聚仙樓歇宿下來。

* * *

第二天一早，薛三公和余醉在長沙府東大街的一間紙料舖出現了。

早晨開市，店舖老板照例是笑臉迎人，據說這是老規矩，若早晨吉利，那這天的生意就必定暢旺。

薛三公向紙料舖老闆走過去，他身藏的那封信早就拆開了，這還是余醉親手拆的，裏面果然有裴淳正的遺書，及一份有李世民寶鑑的「聖旨」，上面的內容竟與薛三公隔紙洞悉的丁點不差。

這時薛三公就正向紙料舖老板遞上那份「聖旨」，自然是「聖旨」的背面，他若把正面露出，不把紙料舖老板嚇死才怪。

「老板，好生意呵，」薛三公招呼道，他把「聖旨」的背面向老板湊過去：「請問貴店有否這號紙料出售？」

紙料舖老板一瞧，面色登時虎的一變，忙擺手搖頭的道：「沒有，沒有，我這是規矩的店號，哪有這號紙料出售？」

薛三公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老板還沒看清，便說沒有麼？」

紙料舖老板苦笑道：「我若連這號紙料也分辨不出，那我就枉做這行幾十年了。」

薛三公笑笑道：「那請教老板，這到底是甚麼紙料？」

紙料舖老板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客官這是作難本號麼？這是名副其實的『蔡侯紙』！當今天子專用的御前紙，民間一律禁賣，違者殺無赦，買的自然也難逃一死，客官休要多事惹殺身之禍，就當你沒有問過，我也沒見過便算了。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老板放心，我絕對敢擔保這並非蔡侯紙，否則，我也絕不敢公然向老板你求買矣，我只是急需與這紙質一樣的紙，請老板好歹仔細瞧瞧。」

紙料舖老板一聽，禁不住好奇，果然俯下頭去，仔細的瞧了又瞧。好一會，才點點頭道：「這果然不是蔡侯紙，我早就覺得奇怪了，蔡侯紙乃朝廷御廠所造，每年聽說也只出產那麼一丁點，僅夠天子專用吧了，怎的會流到這客官手上呢？但這號紙料也仿造得極精細，已達幾可亂眞的地步，因此就連我一時也被它瞞過了。」

薛三公見紙料舖老板已瞧出點眉目，心中一喜，忙道：「這叫甚麼紙號？」

老板沉吟了一會，才道：「這是民間仿製蔡侯紙的產品，本來是違禁的，但利錢豐厚，也就有不少人甘於犯險，這號仿製紙有個古怪的名號叫『朱二紙』，據說最初是一位姓朱的人首先偷仿製成的，爲別於眞正的蔡侯紙，故稱爲朱二紙，好了，我所知的僅此而已，客官請自便，莫要惹出大禍來。」

但薛三公反而笑得更歡了，他一動不動，道：「貴店有沒有這號朱二紙出售？我願意出雙倍的價錢。」

老板頭搖得貨郎鼓似的：「沒有，沒有，本店規矩做生意，哪有這號紙出售？你就算十倍價錢也沒有，客官請自便吧了。」

薛三公依然紋風不動，道：「那請問老板，長沙府何處有售？」

紙料舖老板定定的望着薛三公好一會，暗道今早當眞倒了大霉，甫開門營業便碰上這位要命鬼！看來若不露點口風，他是死活糾纏下去了，萬一驚動旁人，這大禍是闖定了，這般思忖，紙料舖老板便咬牙低聲道：「好！好！算我怕了你。我這兒委實沒有，你若不怕惹禍，便從這兒往西行十里，在城南的一間布疋行內，你試試問問便了。」

薛三公忙道：「那布疋行叫甚名號？」

紙料老板氣道：「你這人怎的如此死纏爛打？那兒布疋行只有一家，你尋到那兒自然便知道了，老天，你若再糾纏下去，我可要立刻上門關舖了。」

瘋酒怪余醉瞧着這老板的神情，心中也滿不是味兒，他一手扯住薛三公向西就走。

薛三公扭頭向老板笑聲道：「多謝老板指點！我敢擔保長沙府裏絕對沒有人敢來找你的晦氣。」

紙料老板又驚又氣道：「你又發甚麼瘋話？」

薛三公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因爲我就是長沙府的官府捕頭。」

薛三公說罷，也不管那紙料舖老板驚得目瞪口呆，轉身就走了。

余醉氣道：「這老板半死不活的，你死纏着他幹甚麼？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纏生不如纏熟，纏了一必要纏十，這是捕快這行的規矩。」

余醉道：「你纏來纏去纏出個甚麼結果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也沒甚麼，我只知道原來假聖旨所用的是『朱二紙』，而且這種紙可以在長沙府內買到，僅此而已。」

余醉道：「你以爲在那間甚麼布疋行就必定可以尋到買朱二紙的人麼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這倒不敢肯定，但只是有這麼一點線索，總好過茫無頭緒，因此好歹也得把握住。」

余醉道：「但布疋行怎會經營紙料生意？九成是那紙料舖老板胡說八道。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事情的微妙之處就在此矣，因爲據我所知，蔡侯紙的原料是布疋，因此，若仿製蔡侯紙最



好的地方自然是布疋行了，因此我敢絕對肯定，紙舖老板絕對不是信口開河。」

余醉怪笑道：「那好呵！是也不是，待會便知，這便是那見鬼的布疋行了。」

就在此時，忽聽西面東大街處有慘嚎的叫聲傳了過來：「失火了，失火了！老板全家大小都在舖內，八成無一生還了。」

薛三公一聽，心中暗吃一驚，喃喃道：「壞了！若是那布疋行起火，那一切就全完了。」

余醉奇道：「你又在發甚麼瘋話？東大街舖面幾十間，爲甚麼偏偏是那間該死的布疋行。」

話雖如此，但余醉的動作卻比誰都快，薛三公尚在後面，他已掠到失火的現場前面。

余醉一把揪住一位救火的人，道：「請教失火的是否一間布疋行？」

那救火的被余醉揪住，欲待掙扎而出，卻有如蜻蜓撼石，無奈的氣道：「你這人是怎的啦？有道救火如救人，可知救火的十萬火急，你卻把人擋住，起火的若非布疋行，火勢會如此猛烈麼？你敢是瞎了眼睛矣。」

余醉一聽，登時把手一鬆，任由這個人救火去了。

這時薛三公已掠到余醉身前，他一見前面的大火，濃煙衝天，烈焰烘烘，滿街焦味，就跌足歎道：「哎，該死，世間又添幾名枉死鬼。」

余醉咬咬牙，猛地就向大火躍去，薛三公一把扯住他，道：「你打算去自殺麼？」

余醉怒道：「對方果然是殺人滅口，但殺人滅口也罷了，何必把人家數口滅絕，老子衝進去，看裏面有甚麼發現。」

薛三公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布匹與紙料，那個容易起火。」

余醉氣道：「自然是紙料較布疋更易起火啦！」

薛三公苦笑道：「對手也是瞧中這是一間布疋行，若要乾淨利落的殺人滅口，這火攻一道，委實是萬無一失的妙着！布疋固然容易起火，一經起火便迅速蔓延，救無可救，而裏面可能存放的『朱二紙』，更早就化作灰燼矣！余大哥你衝進去，就算憑你的功力僥倖不死，也必是毫無發現。」

余醉一聽，石頭般的怔在原地，面上的神色奇特之極，似哭似笑，好一會才恨恨的道：「那些人簡直是鐵人心肝，殺人的魔王。」

薛三公苦笑道：「此案果然非同尋常，這等人連假聖旨亦敢偽造出來，普天下還有甚麼不敢做的事。」

余醉咬牙道：「我等如何打算，人命，又是幾條人命，若說那姓裴的身不由己，自己尋死，那眼前卻絕對是枉死的冤鬼。」

薛三公苦笑道：「這僅是開始而已，若薛某猜的不錯，由此而起的一場殘酷殺戮，只怕已開始了。」

余醉眼一瞪，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對手的目的有三，其一是殺人滅口，把一切可能留下的線索及活口毀滅，其二是阻嚇我等繼續往下追查，我等所到之處，便必定會有死亡！其三自然最終是獲得那份見鬼的乾天圖和那塊誘魚石。」

余醉恨恨道：「你這小子怕了麼？打算退縮？」

薛三公大笑道：「我爲甚麼怕？我爲甚麼退縮？我的興趣反而越來越大了。」

薛三公怪笑道：「呵呵，好好，你果然還是我以前認識的那毛頭小子，走！去跟他們鬥鬥去。」

薛三公卻不動，不但不動，反而抽身而退了。

余醉一個箭步掠到薛三公面前，氣道：「你這算甚麼？眞的退縮了麼？」

薛三公笑笑道：「假的。」

余醉瞪眼道：「爲甚麼是假的？」

薛三公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對手殺人滅口的第二個目標你以爲會是誰？」

余醉想了想，忽然也明白了，緊張的道：「如此說，裴蕾那女娃兒危矣！我等立即上隱賢莊去。」

薛三公笑笑道：「不，第二個目標並非裴蕾，因爲對方一日未得到寶物，她的生命就一日無礙。」

余醉道：「那你以爲誰是對方要殺人滅口的第二個目標？」

薛三公嘆了口氣，道：「龍山少林寺的玄通大師，因爲裴公在破廟的遺字曾提及玄通大師可以作證，如果我是對方，我必定也會向玄通大師下手。」

余醉一聽，先是一怔，隨即失望道：「向玄通大師下手？動這腦筋的人我敢擔保必定是吃錯迷魂藥了，老子委實想不出，當今世上還有誰可以在玄通老和尚身上討得了便宜！老子不怕自暴其醜，你知道我曾經在他面前用無中生有向他偷襲麼？你知道後果會怎樣？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自然是你這記偷襲不成功，是玄通大師勝了。」

余醉嘿嘿冷笑道：「錯了。」

薛三公一怔，道：「爲甚麼錯了？」

余醉嘆了口氣，道：「當時我趁他不覺，全力出擊，滿以爲這一招必可成功，果然我成功了，玄通老和尚果然未能避開。」

薛三公奇道：「那是大哥你勝了？」

余醉搖頭道：「也錯了！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大哥爲甚麼這般不敗也不勝？」

余醉苦笑道：「玄通老和尚果然沒能避開我那無中生有的一擊，我也以爲我勝了，但後來仔細一看，本來尚

半睜着眼的玄通老和尚，這時卻呼呼入睡了！原來他用佛門的枯木功，把我無中生有的功力全部化作己用，我出招越重，他就越受用！我一看，嚇得轉身逃走！之後你就算用刀架在我的脖子，我也決不敢與這老和尚動手了！」

薛三公一聽，不禁莞爾一笑，心道余大哥這「無中生有」神功，碰上玄通大師以靜制動的佛門枯木功，再兇再狠也沒用，這還不把他嚇跑麼！

余醉忽然又怪笑道：「憑玄通老和尚這種功力，誰向他下手，那就活該他倒十八輩子霉了！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硬的不成，還有軟的；明槍不成，還有暗箭；玄通大師到底是人不是仙，他如何防備得了？」

薛三公一言提醒了余醉，他眨眨眼，便急道：「你這小子說得出就必有可能！若如此玄通老和尚危矣！我等這便上龍山少林寺，也好助他一臂之力！」

薛三公知道余醉口硬心軟，他口裏對玄通大師出言不遜，其實心裏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，聽說他有兇險，便着急了。

薛三公笑笑道：「暫時不必上龍山少林寺！接應玄通大師的方法有許多種，直接上少林寺助拳是最愚蠢的一種！」

余醉怪笑道：「你這小子又打甚麼主意？」

薛三公微微一笑道：「對方向玄通出手的目的是甚麼？」

余醉道：「自然是殺人滅口！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這只是其中之一，其他的還有欲奪寶物，這才是更重要的目的！因此，若在其他地方聽說有寶物的綫索出現，對方的注意力就立刻脫離玄通大師這邊而轉到新出現的目標了！」

余醉一聽，想了想，便呵呵一笑，顯然他也明白了薛三公的用意，他笑道：「你這是反客爲主的連環計？」

薛三公大笑道：「對手以爲我會被其牽着鼻子走路，但薛三公偏要把繩索套在對手的鼻子上！」

* * *

三天後，是淒風冷雨的天氣。

但在通向數十里的龍山少林寺的路上，卻有三男一女在急急的趕路。

一男一女是公子哥兒模樣，另外兩位男子卻分明是路上侍候的老僕人。

像是普通的善男信女，普通的趕路的人。

唯一有點特別的是其中一位老僕人身上掛了一個葫蘆，葫蘆裏面裝的是酒而不是水。這在僕人輩份中有點奇特，但也並非絕無僅有。

此外就根本沒有任何異樣。

但圍着這四位男女的四周，卻瀰漫着一種肅殺的詭秘氣氛。因爲在他們途徑的路上，不時可見前前後後有人一掠而過，或是藉問路就近探聽虛實。

所有這些，趕路的四人卻毫無驚奇，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已在意料之中。

因爲在三天前，江湖上便有傳聞，裴淳正的女兒身懷異寶，要上龍山少林寺求玄通大師解究其中的疑難。

這消息傳出後，江湖上登時便翻起了暗湧，幾乎所有頭面的武林人士以及有關人等，全向上龍山少林寺的路上秘密潛來，所有人都故作坦然，但暗地裏卻手心捏汗咬牙切齒。

路上這四名男女自然是裴淳正的女兒裴蕾，裴淳正的義子任風揚，那兩位略顯老態的僕人，其一自然是薛三公，而那腰掛酒葫蘆的，雖然化裝，但在薛三公的眼內，卻化了灰也認得他便是瘋酒怪余醉。

這時余醉悄悄的拍了薛三公一下，意思不說薛三公也明白，余醉是告訴他：要來的終於來了，你這小子的連環計看來奏效了！

薛三公於是微微一笑，略一搖頭，他的意思余醉亦明白，薛三公是說：還早哩！這時候出來的只是嘍囉，正主兒尚隱在暗處！

四人又走了一程，任風揚抬頭見前面十字路旁，一棵古樹下有間小小的客店，客店兩旁貼着一聯，右書「賓客紛紛」，左書「財源滾滾」，門前斜挑一廉，名曰：「生財客店」。

任風揚忽然微笑道：「走了大半天路，蕾妹快走不動了，是否可進店小歇一會？」

裴蕾扭頭向薛三公詢問，見薛三公微笑示意，便點點頭道：「也好，我的確也走累了！福伯、祥哥大概也飢疲難耐，歇一會再走也好！」裴蕾口中的「福伯」自然是余醉的代名，而「祥哥」就是薛三公，任風揚和裴蕾卻坦然用本身的名號，事實上他兩人是局內中人，欲改頭換面亦白費心神。

四人走進店中，店子雖小，卻生意興隆，因爲內裏的座位大半已被客人佔據了。

四人揀了靠邊的一桌坐下，任風揚向酒保道：「來一桌便飯，越快越好！我等急着趕路哩！」

酒保答應一聲，立刻走了開去。

很快飯菜就送了出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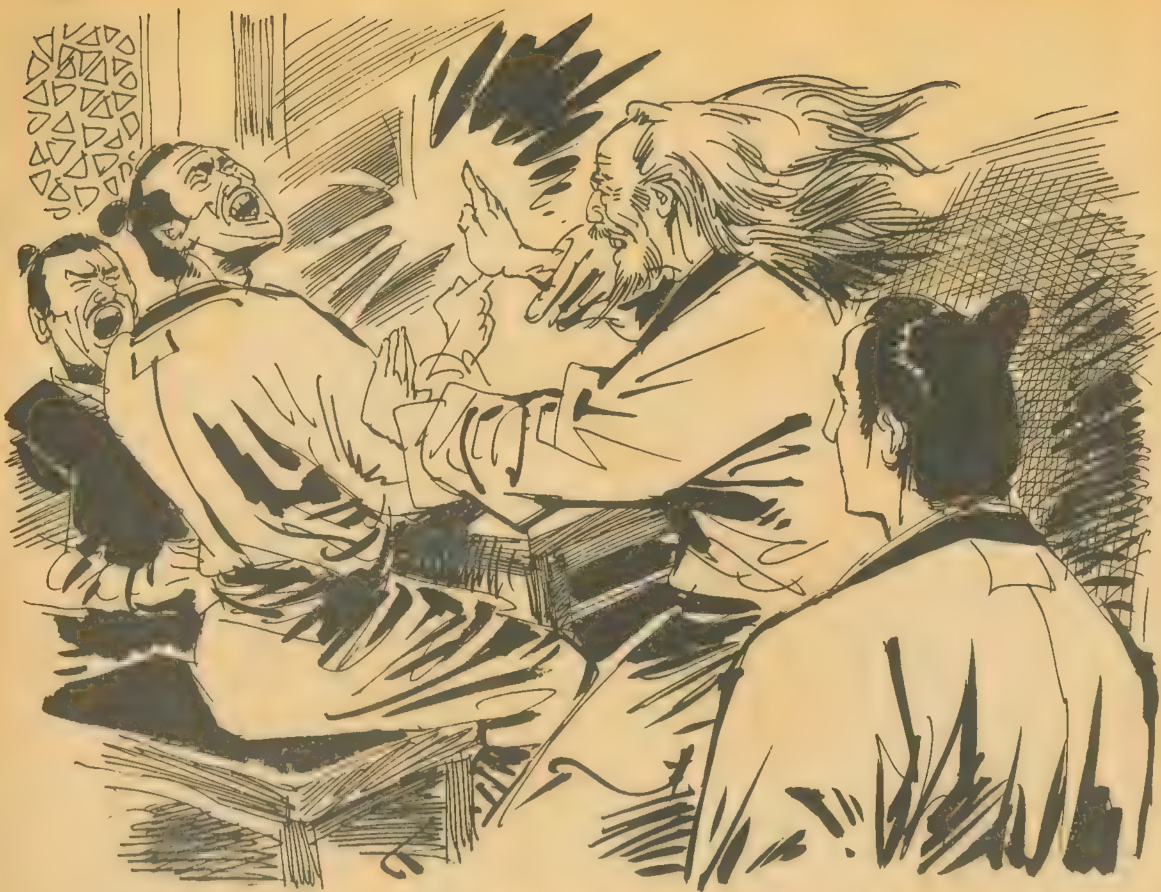
薛三公也不客氣，搶先就大吃起來。余醉吞了口唾沫，卻不動筷，瞧了薛三公一眼，薛三公微笑一下，卻不言語，依然低頭大吃。

兩人雖沒作聲，但彼此的心意卻已相通。余醉說：「你不怕這飯菜有毒？」

薛三公卻道：「放心，有裴蕾在此，哪會下毒？她是目下的無價之寶呢！」

薛三公帶頭，三人果然也就大嚼起來。





銅屍被老乞丐震退，鐵屍與雙魔大驚失色。

一會後，四人桌上的飯菜也差不多吃光了，在旁人眼下，該是結賬上路的時候了。因爲從這條路上走的人，大半是上龍山少林寺去的香客，不然，也不會踏上這荒僻之路，而且從這兒上龍山少林寺尚有三十里路，若不及早趕路，只怕便得在半路上露宿了。

裴蕾和任風揚果然已露出結賬上路的意思了。

就在這時，右側方桌旁坐着的四條漢子刷的一聲齊站起來，向裴蕾拱手，道：「姑娘！我等坦白直告，這趟買賣我等與你是做定了，你可不能再答應別人！」然後，這四人又理所當然的再向四周一拱手道：「各位，承讓了！在下長白四雄最重義氣，今日蒙各位相讓，日後有用得着我四雄兄弟，絕無二話！」

長白四雄道罷，便似已成裴蕾的護花使者，站到裴蕾這一面來了。

「嘿嘿！啪！」這時隨即有兩條大漢拍案而起，道：「長白四雄也算江湖四條好漢，我等陰山雙刀自然不敢有二話！但江湖規矩，見者有份，這宗賣賣若少了陰山雙刀，只怕也難於做得成也！」

長白四雄尚未及答話，又有人呵呵大笑道：「呵呵！可笑呵可笑！就憑你等腳色，亦欲沾手這生意麼？你等知道這是甚麼生意？」

長白四雄大笑道：「這有誰不知？有人欲收買這位姑娘有關的兩件寶物，出價是黃金二萬兩！便是這麼一宗生意！你又知道甚麼？」

那人冷笑連連，頭戴的方巾因而也飄飄搖搖，道：「我只知道這宗生意你長白四雄還未夠斤兩做！」

長白四雄大笑道：「那誰可以做？」

方巾男子冷然道：「我！或許還夠資格！」

這時不但長白四雄，就連陰山雙刀也同聲大笑道：「你憑甚麼敢發此大話？」

方巾男子冷笑道：「陰陽巾，就憑這三個字，想必也夠份量了吧！」

「陰陽巾」三字一出，陰山雙刀立刻面色大變，乖乖的悶聲不語，連豪氣衝天的長白四雄亦失聲叫道：「你就是半人半鬼陰陽書生王松仁？」

「陰陽書生」王松仁冷笑道：「如今你等該退讓而無憾了吧？其實也是識時務者爲俊傑，免白丟了六條生命！」

「長白四雄」臉上忽紅忽青忽白，顯然內心矛盾之極，進退兩難，但最終還是那二萬兩黃金的光華把他們的膽氣照壯了。長白四雄的老大一拍胸口道：「就算你是陰陽書生王松仁，長白四雄憑甚麼便怕了你……」

長白四雄話音未落，王松仁已形如鬼魅的飄到身前，各摑了長白四雄一巴掌，長白四雄竟然無一倖免，啪啪啪啪的各挨了一掌嘴巴！

王松仁飄了開來，也不理面青唇白的長白四雄，冷笑道：「就憑這個，大概也夠了吧！」

陰陽書生王松仁飄近時，瘋酒怪余醉已有點按捺不住了，他眉一揚，便要出手，但卻被薛三公示意制止住。

薛三公微笑向門口一呶嘴，意思是說：「根本不必你出手，出手的人來了！」

果然，就在此時，一位精瘦的漢子飄了進來，也不見他的雙腳移動，卻已如風般的繞客店轉了一圈。

陰山雙刀、長白四雄登時便呆立原地，動也不動。

精瘦漢子微笑道：「陰陽巾三字也未必就夠資格做這趟買賣！」

原來這精瘦漢子這般繞室一轉，陰山雙刀、長白四雄竟然已被他以陰勁點中了穴道！

陰陽書生王松仁神色一變，怒道：「飛穴聖手余保山！你搗甚麼鬼？別人怕你，我陰陽書生卻不信這邪門！」

「飛穴聖手」余保山這數字一說出，就連冷然不屑一顧的瘋酒怪余醉亦眼中精光一射！因為他自然知道江湖上的大魔頭，除了黑道上的四魔外，號稱白道中人的「飛穴聖手」的名頭！據說此人能於數丈之外，以陰勁點人穴道，連大羅金仙亦難倖免！

這時只見「飛穴聖手」余保山微笑道：「陰陽書生王松仁形如鬼魅，自然不會信邪，但可惜你的陰陽巾卻斷了一截，於陰陽書生的名頭未免有所虧損吧了！」

陰陽書生王松仁一聽，忙疾速一探頭戴的陰陽巾，其中一截果然應手而落，原來這陰陽巾已被「飛穴聖手」的陰勁掃中，表面不斷，但裏面卻已斷裂了，陰陽書生不由神色大變，因為他自然知道，若中指的不是陰陽巾，而是自家的腦門要穴，那倒下的只怕是自己的身子了！

陰陽書生王松仁呆立原地，臉上的表情古怪之極，也說不清是哭還是笑。

「飛穴聖手」余保山臉上笑容不改，飄飄搖搖直向裘蕾蕩過來！

「凌波飄搖步！」瘋酒怪余醉暗地喝彩，唯恐對裘蕾不利，正欲躍起。

「稍安毋躁！余大哥，靜觀其變可矣！」突地，一聲細如蚊蚋的聲音鑽入余醉耳中，原來是薛三公以氣勁逼音發話，這種功夫，武林上便稱之為傳音入密。

余醉瞪了薛三公一眼，亦以氣勁逼音發話道：「余保山來意不善，你不怕蕾娃兒有甚不測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依計行事，勿壞大事！」

余醉猶豫間，「飛穴聖手」余保山已飄到裘蕾身前二尺。

任風揚大吃一驚，拚死阻攔，但他的手剛抬起，一縷勁風便已射到，任風揚的手臂登時僵僵的不能再動。

余保山微笑着，伸手向裘蕾相邀道：「姑娘！老夫伴你走一趟龍山少林寺便了！」

裘蕾驚怒交集，張口一吐，一點寒芒直射余保山的前胸。

裘蕾這奪命的一招，余保山卻連眉毛也沒動一下，手指往上一捏，便把裘蕾吐射的尖針挾住了。「呵呵！好一招綿裏吹雪！柯女俠教姑娘這一招時，就沒有先教你分清敵友麼？老夫並沒惡意，其實只是助姑娘一臂之力，做那宗買賣而已。」

余保山說話時，早就伸手扣住裘蕾的手腕，裘蕾頓覺手腕一痲，渾身發軟，不能言語。

余保山牽住裘蕾，臉含微笑，從容的走出客店。

薛三公向余醉打個眼色，兩人隨即躍出客店，跟踪而去。

余醉道：「店中那姓任的小子，你不救他麼？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放心！稍後自有人前來救他！如今所有人的視線均在裘蕾身上，誰會去理會這任風揚？」

余醉道：「你不是對他有懷疑麼？為甚麼又把他留在客店？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薛某正欲製造一個機會給他！如我所料不差，任風揚不久必定跟踪而來，而且，正主兒也快現身了！」

余醉道：「你竟任由余保山把裘蕾挾持往龍山少林寺麼？這與你的反客為主連環計有甚關係？」

薛三公笑道：「余保山的確並無惡意，他不過想那二萬兩黃金的慾念作怪吧了！如有人敢對裘蕾不利，他必定拚死維護，擔心怎的？況且目下裘蕾已成了奇貨可居，就算皇帝老子亦休想傷她一根毫毛了！既然如此，我等為甚麼不做個順水人情，把裘蕾讓給余保山保護？」

余醉眨了眨眼，恍然道：「好啊！余保山這鬼東西自以為天下無敵，豈料卻被你這小子牽着鼻子走路！好好，也正好讓姓余的與那些大魔頭狠狠鬥上一鬥！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我等便可保存實力，以便與正主兒好好週旋！」

兩人以氣勁發話，但腳下却疾速飛掠，這等身手，哪像兩位老態龍鍾的僕人？

＊　＊　＊

「飛穴聖手」余保山挾着裘蕾，這時已向前疾掠了二里有餘。

金保山抬手一點裘蕾的陽明穴，裘蕾但覺一縷暖氣直衝手臂達腦門，登時便能發話了。

「你是誰？欲把我劫往何處……」

裘蕾又驚又急道。她這時既擔心自己的安危，又驚疑薛三公和余醉為甚不出手相助她和任風揚？她雖然知道這是薛三公在施行「反客為主」的妙計，但只是她一個人知道，她就連任風揚



也沒告知，不過其中的詳細情形，薛三公便連她亦蒙在鼓裏。

「飛穴聖手」余保山挾着裘蕾飛掠，雖然多了一個姑娘的重量，但他竟然渾似不覺，更能從容開口發話，由此可見他的功力已非同小可。只聽余保山微微一笑道：「你不會認識我，但你可曾聽你師傅柯清邪說過一位叫飛穴聖手的名號？這人便是我余保山！」

裘蕾驚疑道：「我的確聽師傅她說及江湖上有一位點穴聖手的人，但據說此人行俠仗義，乃白道中的好漢，怎會幹此劫人強擄的勾當？」

余保山大笑道：「姑娘你太天真幼稚了！所謂黑道白道，其實均是利欲之道，否則，這等辛苦學武作甚？還不是希望憑此而滿足自己的私欲麼？區區的三幾千兩黃金，的確還不值得余某人出手，那時呵，我便是白道中的英雄好漢。但若是黃金二萬兩，任何一位白道英雄，也立刻變成利字當頭的狗熊矣！」

裘蕾氣道：「原來你亦是衝着那二萬兩黃金而來！你打算怎樣？」

余保山微笑道：「也沒怎樣，余某到底並非殺人不眨眼的黑道魔頭，只要姑娘你乖乖的隨我上龍山少林寺，取得那兩份寶物，作成這宗大買賣，那余某不但保證姑娘的絕對安全，送你返家，而且會把所獲的重利分四成給你，憑此你也是可富足一生矣！姑娘更可以遂了你亡父求證於玄通大師的遺願。如此一舉三得之事，老夫委實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你會拒絕！」

裘蕾道：「我若不依你又如何？」

余保山神色不改，依然微笑道：「也沒甚麼，但余某敢保證，你絕對上不了龍山少林寺！你知道為甚麼？」

裘蕾搖頭道：「我如何知道？」

余保山道：「你自然不知道，因為你是那宗買賣的關鍵賣主，而買主肯出二萬兩黃金做這宗交易買賣，姑娘的身價是否已值二萬兩黃金？二萬兩黃金就連皇帝老子也會動容的，因此姑娘你還可以自由行動麼？我敢擔保，若非余某在你身邊，不出百步內，姑娘你便被人劫走了！」

余保山話音未落，突地勁風掃面，一團黑影從頭飛過，半空中一人在飛落的同時，一記金龍絞尾便向裘蕾的胸前攫去！

裘蕾的驚叫聲尚未響起，余保山已一個飛旋，擋在裘蕾的前面，隨手就一記指風勁射！

黑影居然能夠避開余保山的指風，但也不敢糾纏，身子一滑，已退開丈外。

「嘿！豈料飛穴聖手亦被引出山了！」黑影連聲尖嘯，眨眼却已不見了踪影，似乎對余保山甚為忌憚。

余保山微笑道：「如何？姑娘相信老夫說的不錯了吧？」

裘蕾驚魂未定，不禁點了點頭，這時她不得不承認，若真箇單憑她一人，欲上龍山少林寺，那簡直比登天更難。

而且這時裘蕾亦不知任風揚、薛三公等人的下落，更不知薛三公到底如何打算。在無奈中，裘蕾決定暫時只能隨着余保山行動了，因為余保山雖然亦是為那二萬兩黃金的買賣而來，但尚不算邪惡之輩，總好過自己孤身一人，落入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手中。

裘蕾無奈道：「余大俠週全之意，小女子心領。但此事小女子委實作不得主，一切須待見了玄通大師後，由他老人家作主！余大俠若答允，小女子甘願隨余大俠走便了！」

余保山微笑道：「這點無問題，老夫亦知寶物不在姑娘身上，但離了姑娘，寶物卻如何不會現身，因此無奈才走此險着，姑娘休怪！一切自然等見了玄通大師再作計較。」

裘蕾道：「既如此，余大俠為甚麼還制住我的穴道？在你眼下，難道還怕我跑得了麼？」

余保山笑笑道：「老夫不解你的穴道，其實是為你好。碰上對頭，你若不動，彼等自然不會傷你，若真有人對你不利，老夫自然全力護你，根本用不着你動手！我若解開你的穴道呵，萬一遇敵時你不知高低還手，惹怒了對方，老夫護救不及，豈非白白送了生命，老夫自然也做不成這宗買賣了！」

裘蕾眼見這余保山雖然貪心，但貪心得尚算坦率，不禁也莞爾一笑，再不作聲，任由余保山挾帶着趕路。

這一路急趕，前面已見黃梅鎮。黃梅鎮是上龍山少林寺路上的最後一個大鎮。

余保山見天色轉晚，深知此行危機四伏，不敢冒險趕夜路，便引着裘蕾走入鎮中，揀了一處客店，讓裘蕾單獨歇宿，他自己卻在二樓走廊拉了張靠椅，坐在椅上閉目養神。

裘蕾知道這是余保山不欺弱女的表示，他倒還算有點風度，因此心中不由減輕了數分對余保山的敵意，也就乖乖的躺在裏面不作聲。

剛交二更時分，閉着眼皮的余保山忽然霍的睜眼，隨即目露精光，凝神戒備。

原來這時店外走進四人，在燈影下，人不似人鬼不似鬼，正是江湖人士聞之色變的四大魔頭！

死亡谷雙煞「銅屍」、「鐵屍」，高瘦雙魔「樹魔」、「石魔」，不知如何，如今竟成了一路，大概是暗中有了協議，要四人均分那宗買賣。

「店家！」銅屍大吼一聲，嚇得店掌櫃連滾帶爬的跌出門來：「……大爺……有……有甚麼吩咐？」

「桀桀……」樹魔一連串尖笑，令人汗毛直豎，「老子問你，方才是否有一老一少的男女進店投宿？」

店掌櫃嚇得搗蒜似的點頭道：

「是！是！是！共有三對男女投宿！」

「放屁！老子是問你，是否有一個精瘦漢子領着個俏妞兒的投宿？」石魔大吼道。

掌櫃一陣抽搐，幾乎連尿也嚇出來了，不迭聲的回道：「是！是！是有一位精瘦漢子，一位俏妞兒！」往下他也不知自己說了句甚麼。這時休說要他供出投宿的客人，只怕就連親娘老子也只好賣了。

幸好這時鐵屍大笑道：「這老不死問他作甚？老子一直盯着，還會看錯麼？廢話休說，掌櫃！先上來一桌酒菜！等老子吃了行事！」

掌櫃搗蒜似的點着頭跑進廚房吩咐去了。

樹魔道：「甚麼話？鐵兄！先把那妞兒弄妥，再吃喝不遲麼！不然被人走快一步，這頓酒菜就吃得太寃了！」

鐵屍卻大笑道：「江湖四大惡魔全數現身，普天下還有誰敢插上一手半腳！樹兄太多心了！」

銅屍火急暴燥的道：「搶倒不怕！但若被她逃了呢？她身邊還有那個鬼老頭余保山！」

銅屍提起「余保山」的名字就心有餘悸，因爲他的銅屍功有唯一的弱門，任何武功雖然極難接近他的弱門，但余保山的指風點穴卻防不勝防，銅魔有一次就曾經吃了余保山一次大虧，若非鐵屍及時趕到，他就得躺倒了！

唯一不懼余保山的是鐵屍，因爲鐵屍已達煉去弱門的最高境界，渾身有如一塊鋼鐵，休道尋常的刀槍傷不了他，就算烈火也難損他分毫。

這時在二樓走廊的余保山亦暗暗在叫苦。他自然知道四魔的厲害，他雖然曾試過擊倒銅屍，但那是在銅屍把他擊倒後得意忘形，被他趁機以指風掃中他的弱門，後來鐵屍趕到，他的點穴指風竟然難奈鐵屍分毫！若不是他知機溜走，或者鐵屍不是要照應受創的銅屍，那他余保山只怕早進閻王地府去了！

除余保山最爲忌憚的鐵屍外，余保山自負尚足以與其他三魔之一鬥個平手，但如今不但鐵屍現身，而且是四魔一齊聯手，他就簡直連一分取勝的希望也沒有。

「四魔好靈通的消息！」余保山雖仍躺在靠椅上不動，心內卻在苦苦思索着脫身之計，但想來想去，不管是鬥是拚是逃，他都只有一條絕路，因爲在聯手的四魔面前，他「飛穴聖手」竟連一拚的勇氣也沒有。

下面，已擺開了兩桌酒席，四大魔頭一左一右，正好堵住了客店的門口。顯然，只待他們酒足飯飽後，就會動手。

後門處，也坐了一堆人，雖已經刻意僞裝，但余保山一眼就瞧出，其中有「陰山雙刀」、「長白四雄」、「陰陽書生」王松仁等人，而且顯然他們曾在客店露面，自知不敵，但又不甘心白丟這宗大買賣，因此決計聯合起來，共同進退。

這七人任何的一人余保山均不會放在眼內，但七人聯手，卻令余保山大皺眉頭，因爲若他一個人還容易週旋，但要挾持裴蕾安然離去，卻想也休想。

如今余保山當眞成了甕中之鱉，不是他去捉人，而是等人來捉他了！

正當余保山百思無計脫身時，店外卻闖進兩個瘋瘋癲癲的男子，一位身穿破衣的老乞丐，一位烏黑臉的漢子。

老乞丐和黑臉漢子一路吵吵嚷嚷的進來，從四魔的酒席擦過時，兩人忽然樂得哈哈大笑，伸手便去抓酒桌上碗中的肉。

這豈非太歲頭上動土？銅屍臉色一沉，對準老乞丐狠狠的就是一巴掌！這巴掌銅屍動怒之下發出，少說也用了四成的功力，被打之人，就算是江湖上的高手，亦禁受不住，非馬上躺倒不可。

老乞丐卻居然並不閃避，反而把臉迎了上去，只聽「啪」的一聲脆響，銅屍的巴掌竟反彈出去，力度更爲猛烈，狠狠的揍在石魔的左臉上！

饒石魔的臉皮粗厚，但在這反彈而回的一巴掌之下，竟也立時腫脹，留下五隻指印！

石魔大怒，吼道：「死銅屍，你敢是活得不耐煩了，爲甚麼打老子？」

銅屍自知已遭人暗算，但又死要面子，不肯道破，臉色發黑，一言不發，驀地衝出一記「猛虎掏心拳」，竟欲立置老乞丐於死地！

銅屍盛怒之下擊出的一拳，其勢非同小可，拳未到，拳風已如千鈞重壓，令老乞丐胸口登時一悶！

老乞丐也自知厲害，但其時已避無可避，猛一咬牙，竟然挺胸收腹，與銅屍來個以硬碰硬。

黑臉漢子一見，暗道老乞丐要吃虧了，在這時他偏仍死要面子！但他欲自己來接此招已無可能，便微一運氣，伸手一拍老乞丐的肩頭，沉聲道：「老乞丐呵！你這是以老命換一塊肉麼？」

黑臉漢子的手掌剛觸及老乞丐的肩頭，銅屍的「猛虎掏心拳」亦已擊中老乞丐的胸口。

鐵屍這時已瞧出進來的兩人非同小可，但有意讓銅屍試試對方的實力，因此既不出聲，也不出手。他意料銅屍這一記重拳之下，老乞丐就算有更深的內功，亦必禁受不住。

但銅屍的拳觸及老乞丐的胸口，卻竟然無聲無息，因爲有人蹬蹬蹬的連退三步！退開的並非老乞丐，而是盛怒出手的銅屍。

銅屍直退到第五步，方才穩住身形，不致跌倒出醜，但顯然已吃了大虧，臉上驚、怒、疑、恐交集，神情極是古怪，與方才盛怒的銅屍竟判若兩人。



石魔這時亦已察覺銅屍已吃了暗虧，他卻不信邪，運起「石魔功」，一記裂石掌向老乞丐拍來。

黑臉漢子微笑道：「老乞丐！你若不迎擊，你就被人小看了！」

老乞丐大笑道：「你這小子搗甚麼鬼？竟在老乞丐身上弄玄虛？」

老乞丐說着，隨手就飛起一掌，迎向石魔的掌勢，「砰！」的一聲暴響，石魔竟如遭電殛，渾身抖顫，臉如火燒般的脹得血紅！

銅屍與石魔面面相覷，心中均各自暗道：「嘿！石魔必是如老子般吃了大虧，被老乞丐驚人內力反彈自傷矣！」石魔卻暗道：「銅屍這回有苦自己知！老乞丐武功如此邪門，觸手之處竟如火灼電殛，銅屍這鬼東西如何抵受得住？目下不過是死愛面子吧了！」

銅屍和石魔各自吃了暗虧，卻死要面子，不肯招認，拚命的尋找勝於對方的自我安慰。

鐵屍和樹魔卻已察覺有點不妙，對方有備而來，而且顯然功力尚在石魔、銅屍之上，但放眼江湖，功力超過銅屍石魔的絕無僅有，眼下他的獵物「飛穴聖手」余保山亦勉强算一人而已！而在一招之間，令銅屍、石魔吃了大虧的，鐵屍、樹魔簡直聞也沒聞過。

這時老乞丐卻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毫不理會鐵屍、樹魔陰狠的目光，搶過桌上的酒杯，就往嘴裏灌，一面大笑道：「有酒無肉，豈是待客之道？老乞丐也就不客氣了！」

鐵屍氣得臉一沉，冷笑道：「好！老子就加多一塊鷄球敬你！」

話音剛落，鐵屍的掌勢已向老乞丐的酒杯拍來，老乞丐含着酒杯一擋，「噹」的一聲，酒杯碎了。老乞丐「呸」的一張嘴，酒與碎片如矢般直射鐵屍的臉前。

鐵屍嘿嘿冷笑，一掌拍出，老乞丐噴出的酒和碎片直射老乞丐後面的黑臉漢子！鐵屍已然瞧出，出面的雖然是老乞丐，但正主兒卻是老乞丐後面的黑臉漢子！

黑臉漢子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好呵！我敬酒不吃吃罰酒，我就把它吃了吧……」他一面說着，一面伸出手掌一合，酒水和碎片便被他蓋在掌心裏。片刻工夫，黑臉漢子把手掌一攤，呵呵笑道：「看！這不是吃掉了麼？」他的掌心裏空空無物，那些酒水和酒杯碎片竟已不翼而飛。

石魔一見，大喜道：「好呵！這喝酒的法子當眞妙極了，連口也不必動，酒肉便跑進肚皮裏去了！喂，黑漢子，能不能把這妙法教老子？」

黑臉漢子微微一笑，沒理石魔。

老乞丐一聽，卻呵呵大笑道：「你這魔頭學這法子作甚？你又不必假裝那些斯文人吃肉喝酒法！」

石魔又羨又喜道：「他肯教我？」

老乞丐大笑道：「肯！肯極了！只要你喊他三聲黑臉爺爺，老乞丐担保他必定連看家的飲酒吃肉法教你！」

石魔沒甚心計，人又憨直，聞言怪笑道：「老子喊他爺爺換這妙法，倒也物有所值；但若老子喊了爺爺他又不肯教，老子豈非吃虧之極？」

老乞丐樂得眉開眼笑道：「是極！是極！便是這般喊爺爺，乖孫子，好孫子，你喊得好極了！你再多叫幾聲，他就會教你了！」

石魔滿心歡喜，道：「好呵！老子尚未叫，他就肯教了！這便宜老子佔定了！」

眼見石魔瘋瘋癲癲的尚欲糾纏下去，樹魔再也忍不住了，「咄」的一聲制止他胡鬧下去，然後轉向黑臉漢子，陰惻惻的一笑，道：「你竟敢在江湖四大魔頭面前玩這些鬼把戲？」

黑臉漢子微微冷笑，就似根本沒瞧見沒聽到樹魔的陰狠的挑畔。

老乞丐卻忍不住了，他嘿嘿的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就憑你這一句，便已知四魔不過爾爾吧了！竟連這曠世絕學也不懂，尚敢稱縱橫江湖無敵手！」

老乞丐說着，隨手就向樹魔拍出一掌，此掌無招無式，就如爹娘教訓孫子兒子隨手的一巴掌，似打還撫，欲擊欲休。

樹魔大怒，心道你這死老乞丐竟敢如此輕覷於我？樹魔的手臂暴長，毫不理會老乞丐擊來之掌，掌勢如刀，直切老乞丐的咽喉。樹魔心道看你快還是老子快？你不要命，老子就挨了這一掌便了！

這一招以攻爲守，看似平常，但卻是樹魔以七成功力含怒擊出，若老乞丐的咽喉挨實了，就十條生命也沒了。

但說也奇怪，老乞丐隨手拍出的一掌，看似極慢，其實極快，形似擊右，實際拍左，樹魔的掌刀快，但尚差一點觸及老乞丐的咽喉，老乞丐的手掌已然拍到！

樹魔暗吃一驚，連忙閃避，暗道若眞挨了老乞丐這一掌，傳出去豈非笑掉大牙？

但說也奇怪，老乞丐這一掌看似無招，其實卻遠勝任何招數，因爲若有招尚有跡可尋，憑樹魔的歷練，只要有一絲形跡可尋，他就不但可以避開，而且立時可以狠狠的反擊。但老乞丐這一掌卻竟然毫無招式，因此也就毫無形跡可尋，樹魔閃右，老乞丐掌拍左面；樹魔閃左，老乞丐掌拍右面，眼看樹魔非得挨上一掌不可了！

樹魔這才知道厲害，暗道這莫非便是江湖傳說中一位瘋酒老怪物的「無招勝有招」麼？好個樹魔，心念甫動，身子當即暴短，竟從七尺之軀立地縮爲不到三尺，因此老乞丐的手掌便只能全數拍在他頭上的虛空！

樹魔不由退開了一尺，才喘了口氣。老乞丐也面露驚奇，瞪着樹魔，閃電間兩人的這一交手，竟均被對方震懾了！

「你是無招勝有招的瘋酒老怪物！」樹魔叫道。

「嘿！好個樹魔功！果然令老乞丐刮目相看！」老乞丐亦叫道。

「老乞丐」果然是瘋酒怪余醉，而他身後的黑臉漢子，自然便是與他一道的薛三公。

薛三公與余醉，故意把裴蕾這燙手熱貨交到「飛穴聖手」余保山手上，然後兩人卻一路尾隨而來。憑余保山的功力，竟也沒能發覺二人的跟踪。

兩人跟踪到此客店，便隱伏下來，觀察動靜。後來眼見余保山已陷入絕境，薛三公心道若裴蕾落在四魔手上，那就有點不妙，因為四魔不比余保山，余保山雖然貪心，但為人卻絕不好色，因此裴蕾在他身邊，可說安全之極。但四魔中的銅魔及樹魔，卻淫極邪極，裴蕾落在彼等手上，女兒家的清白必不能保，若裴蕾因此有甚不測，不但壞了大事，薛三公於心上也不安樂，因此暗地決定，現身阻住四魔，等余保山帶裴蕾脫身，以便繼續下一步的大計。

但又不欲四魔過早知道兩人的身份，因此才化裝進來與四魔糾纏。

此時薛三公眼見樹魔已察覺余醉的武功來路，唯恐他再大聲叫嚷，把二樓潛伏的余保山驚動，便呵呵一笑，突地向酒桌上遙擊一掌！

這一掌無聲無色，但掌勁甫抵桌面，上面的酒肉便紛射而起，分別向四魔射去：「好！算你四魔識貨，在下就向各位敬上酒和肉以助雅興！」薛三公微笑道。他已斷然決定趁此時機把四魔逼住，好等余保山脫身了！

酒和肉直射四魔，四魔紛紛閃避之際，薛三公趁機向二樓方向猛一彈指，一個紙團便同時向余保山潛伏的地方射去。

四魔被薛三公戲弄，如何再按捺得住，怪叫一聲，便各自向薛三公和余醉狠下殺手！六人登時鬥作一團。

## 道觀探秘　追查寶圖

這時，在二樓暗伏的余保山眼見下面已亂作一團，心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？

余保山正欲入房帶裴蕾溜走，忽然在暗淡的光線下，一團白色的東西正向他冉冉射來。余保山暗吃一驚，不敢怠慢，疾用二指把飛射而來的東西挾住，原來卻是一個紙團。

余保山拆開紙團，只見紙條上面寫道：「下面有轎侍候！此時不走更待何時？」

余保山一見，又驚又喜，驚者對方顯然一路跟踪自己而來，但自己竟毫無所覺，對方的功力可想而知，若是與自己為敵的話，那簡直比四魔還更可怕！但喜的卻是暫時對方顯然沒有惡意，而且顯然是為了讓自己脫身，不惜與四魔糾纏，自己正好趁此機會先脫身再說，以後的事以後再算。

余保山心念電轉，當即探身向樓下外院一瞧，果然停着兩乘花轎，八名轎夫正在喝酒吃肉。

余保山不敢猶豫，忙疾速閃入裴蕾的房中。裴蕾正要問余保山有甚麼事，卻見余保山倒在地上豎起兩腳，急道：「來！踏到我腳板上，我送你上花轎！」

裴蕾見余保山臉露驚容，知他碰上勁敵，而余保山視之為勁敵而要逃走的人，要捉自己就簡直易如反掌了！因此不敢遲疑，果然跳起來，雙腳剛好踏中余保山腳背上。

余保山雙腳一運勁力，裴蕾便像燕子般飛起來，從二樓騰空躍過院子，一直落在那乘花轎旁。

裴蕾立足未穩，那些本在飲酒吃肉的轎夫便一擁而上，把她拋進花轎。轎子立刻被人抬起，如飛般朝前面的林子奔去。

然後余保山悄悄的越窗而出，緊隨那頂花轎暗中保護。

余保山在二樓的動作雖然輕微，但已被下面的樹魔察覺。四魔之中，功力最為深厚的要算樹魔，因此首先便被他察覺。

「上當啦！快追！」樹魔大叫道。他欲抽身追出去，卻被瘋酒怪余醉一記無跡可尋的怪招弄得手忙腳亂。

瘋酒怪余醉大笑道：「玩了這小一會便散伙了？老乞丐玩得正上勁，豈容你開溜！」余醉說着，又一記怪招向樹魔劈去。

樹魔雖然不怕余醉，論武功他甚至略勝余醉一籌，但余醉的怪招甫出，便連綿不斷，樹魔想通了一招，第二招已然攻到，接了第二招，第三招又令他手忙腳亂，一時間，樹魔被瘋酒怪弄得呱呱大叫。

鐵屍見狀，亦知中計，不欲戀戰，向薛三公虛攻一招，便欲反身退走。

薛三公微微冷笑，避虛擊實，向鐵屍拍出一掌，這一掌貌似尋常，但內裏卻隱伏強大氣勁，直撲鐵屍的口臉，令鐵屍頓感氣息一窒，不得不運功相抗，要退出戰圈卻無可能。鐵屍身體任何部位均足以承受薛三公一掌，但氣息攸關，萬萬不敢大意，因此他不得不出實招相鬥，而如此一來，他欲抽身退走追擊余保山就更無可能。

樹魔被余醉七上八落的纏着，欲退不能，氣得他咬牙發狠。鐵屍上前突然肚腹一縮，然後向前一挺，身子便渾成鐵板一塊，步法亦疾如飛矢，因此身子一化二、二化四，其後竟成四面銅牆鐵壁，把瘋酒怪困在中間！余醉登時氣息一窒，他的「無中生有」



怪招失去任何的作用！

「鐵屍功……」余醉暗暗心驚，但卻苦無辦法破解。

鐵屍向余醉逼進，竟欲活生生把他壓扁在鐵板圈之內！

余醉的呼吸已感困難，暗道老子今日要喪在鐵屍手上矣！他猛一咬牙，暗聚功力，準備與鐵屍作生死一搏！

這兩大高手相拚之下，必有死傷！而且鐵屍功一經發動，便不能收回，必定你死或我亡方可結束，鐵屍功先行發動，功力又勝余醉一籌，因此硬碰之下，死傷的必是瘋酒怪余醉！

這是任何高手都知道是鐵般的事實了。石魔因此拍手大叫道：「老乞丐！今回你可知鐵屍老四的厲害了……」

話音未落，薛三公猛發一掌，掌勢威猛之極，擊向石魔，石魔嚇得怪叫着疾速退開。豈料薛三公這一掌的勁力在中途竟會拐彎，一個迴旋，威猛的掌風反而向後面的鐵屍撞去！

鐵屍猝不及防，他萬萬料不着薛三公的招式竟比老乞丐的「無中生有」怪招更怪，明明擊向石魔，卻反而向自己撞來，饒鐵屍像鐵板一塊，但亦被撞得一歪欲倒！

鐵屍略一晃動，他的鐵板圈便立刻露了破綻，薛三公閃身而進，伸手一攫余醉的前胸，挾着他破頂衝天而出！

銅屍、石魔欲追，樹魔大叫道：「此地不可久留，追正主兒要緊！」

樹魔話畢人已在客店外面，鐵屍、銅屍、石魔亦隨即電射而出。

四魔輕功卓絕，那頂花轎雖然先走一大段路，但四魔全力追趕之下，不一會便發現了花轎的影子。

四魔發一聲喊，向花轎電射而至。抬轎的見四魔追近，呼嘯一聲，也不管三七廿一，扔下花轎鑽入樹林四散奔逃。

四魔追近，團團圍住花轎。石魔大叫道：「轎裏的女娃聽住，我等並無惡意，不外藉你之力，做成一筆大買賣！你乖乖出來，老子決不傷你！」

銅屍大笑道：「他自然決不傷你，說不定他還會令你快活如神仙！」

樹魔皺眉道：「你二人休要得意忘形！且看看轎內是否有人再鬼叫不遲！」

鐵屍也等不及石魔上前動手，一晃身便到了花轎前面，手起掌落，便把轎頂拍碎了，這一拍之下，卻驚得他大叫了一聲，神色大變！

其餘三魔聞聲亦一掠而至，四魔面面相覷，均哭笑難分。原來花轎內空空如也，那有四魔的獵物裴蕾的影子？

好一會，石魔才拍胸口大叫道：「可怒也！氣死我也！四大魔頭出手捕一個女娃竟然失手，傳出江湖豈不令人笑掉大牙？我石魔倒沒什麼，但樹兄、鐵兄你兩人就慘了，世人皆道你二人武功智機過人，原來竟然鬥不過一個小女娃！羞也！慘也。」

石魔夾七雜八的亂叫，鐵屍氣得一掌拍落轎手上面，轎手反彈而起，通的一聲恰好堵住了石魔的嘴巴！

樹魔咬牙發狠道：「我等上了余保山的惡當，這口氣總要在他身上出！追！捉住余保山亦即捉住那女娃，女娃殺不得，但余保山老夫要把他五馬分屍！」

四大魔頭咬牙切齒的呼嘯着追踪余保山去了。

伏在暗處的瘋怪余醉不禁大笑道：「好啊！薛老弟你的嫁禍東吳之計果然妙極！如今四魔被余保山這貪財鬼戲弄，一股怨氣全發洩在他身上了！他今生今世啊，也休想再有安寧日子過了！」

原來四魔前腳剛到，薛三公便把余醉硬扯到此地，說是讓他瞧一幕好戲。余醉果然被逼得心癢，於是便心甘情願的隨薛三公在密林中隱伏了好一會，待四魔惡狠狠的去找余保山算賬時，他就忍不住大笑起來。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此乃連環計的第一步而已。余保山經此一役，身不由己，必然被逼與我等站在一道，共同對付四魔，我等的勝算便添了一分把握。但亦切勿過於自喜，因為四魔雖然兇狠，自負武功蓋世，但匹夫之勇，被人利用而已，背後利用四魔的人才是最可怕的！」

余醉道：「薛老弟是指哪些來自朝廷的錦衣衛高手麼？」

薛三公微一頷首道：「此其一也，但真正最可怕的是差遣錦衣衛的主子！但此人是否朝廷中人，則目下尚未可判斷，但也為期不遠矣！關鍵在幾個環節上面。」

余醉道：「是哪幾個環節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第一個環節是龍山少林寺的玄通大師！因為從各種跡象判斷，玄通大師是破解裴淳正被劫殺案謎團的唯一見證人，但玄通大師脾性古怪，不輕易相信任何人，就算裴淳正女兒裴蕾出面求證，亦未必能令他吐露真話。而且此人武功高絕，普天下只怕已無人能逼他開口說話，他若不出面作證，此案的謎團便永遠不能解開！」

余醉皺眉道：「玄通這老和尚的確難纏，軟硬不吃，若欲憑武力逼他開口，那更是想也休想，況且不是老不死洩氣，就算你我聯手，甚至集普天下的高手，亦難奈他何，因為你雖然可以殺掉他，但卻無法逼他開口說話！若要他甘心情願合作，卻是難！難！難！薛老弟此着只怕難於上青天！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這卻又未必，一切但看事勢如何發展便了！」

余醉道：「你有話就直說，吞吞吐

吐欲慫死老夫麼？」

薛三公笑道：「在余大哥面前，小弟如何敢隱瞞？但坦白說，小弟亦未敢貿然判斷事勢會如何發展下去，我等所能做的，便是促使其發展演變下去而已！」

余醉怪笑道：「你這小子越說越玄了！老夫的腦袋禁受不起！到底怎麼幹，你乾脆說一聲不就可以了麼？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暫時什麼也不必做，靜觀其變可也！若薛某所料不差，此時距正主兒露面之期，已爲時不遠矣。」

余醉奇道：「你爲甚麼如此確定？」

薛三公微道：「也沒什麼，不過我讓裴蕾在適當時候，露出那幅乾天圖而已！」

余醉怒道：「乾天圖！連老子尚未見過，你就甘心獻給那些奸黨麼？這乾天圖到底是眞的還是假的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眞亦假時假亦眞！」

余醉氣道：「什麼眞亦假時假亦眞？到底是眞是假？」

薛三公大笑道：「普天下除了裴淳正及玄通大師見過乾天圖，還有誰見過？」

余醉眨眨眼道：「除這兩人外，自然誰也沒見過，否則，這見鬼的乾天圖也不值黃金二萬兩矣！」

薛三公道：「是極！是極！裴淳正已死，死人自然不會說話；玄通大師普天下人誰也難逼他開口，自然也就不會外洩。因此，乾天圖就算你我見了，敢說它是眞是假麼？」

余醉一聽，想了想，也大笑道：「是極！是極！自然誰也不敢說眞的不是假的，亦自然不敢說假的不是眞的！呵呵，這幅管它是眞是假見鬼乾天圖一出現啊，這江湖還不立刻大亂麼？呵呵，好！好極了！」

薛三公忽然歎了口氣，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此舉卻會令裴蕾姑娘立陷危機！」

余醉道：「你既然如此憂慮裴蕾這女娃的安危，爲甚麼卻要她獨力擔負引誘對手的險着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此着乃逼不得已，因爲正主兒久不露面，僅通過四魔等江湖人物的出手試探虛實，若不行此險着，如何可以引毒蛇出洞？事前我已與裴姑娘交代，此着隨時會有殺身之禍，她若不願意，薛某亦絕不敢勉強，但她意志甚堅，發誓說只要能破此案，替爹爹報仇雪恨，她就算死亦無憾！薛某在別無選擇之下，無奈才行此險着，但此舉對裴蕾總是不仁道之極，她畢竟只是一位小姑娘，而且目下是裴家剩下的唯一血脈了！」

余醉大笑道：「老不死從未見過堂堂的一位神鷹捕頭竟如此婆媽起來，莫非你對裴蕾動了情麼？呵呵！」

薛三公歎了口氣，道：「薛某流落江湖半生，尚敢動兒女之念麼？我只是可憐她喪父無母，弱女孤身吧了！」

余醉道：「她不是還有一位姓任的誼兄麼？而且姓任的還是她爹爹指定的未來夫婿，你替她擔心怎的？」

薛三公笑笑道：「若姓任的是一位足可托付終身之人，薛某亦就不必替她擔心了！可惜恐非如此。」

余醉怪笑道：「喂！你這小子莫要嫉忌姓任的小子搶先一步，故意把他往壞處判斷！」

薛三公苦笑道：「薛某此心可鑑日月，若余大哥這般說，小弟亦無話可說。」

余醉呵呵一笑，道：「老不死最怕瞧見你這副不笑不哭的臉孔，好，老不死決計隨你一道，去救你那位裴姑娘便了！」

薛三公深知余醉說一不二，便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既如此，余大哥且隨小弟走一趟雲石崗便了！」

余醉一聽，微一怔道：「雲山崗豈非龍山少林寺腳下麼？普天下誰敢在玄通老和尚眼底下撒野？」

薛三公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江湖武林人士大概不會有太多人有此膽量，但朝廷的錦衣衛卻並非江湖人物，他們自恃有朝廷撐腰，哪會把一個老和尚放在眼內？而且若非在龍山少林寺腳下，如何可以令玄通大師相信，他所知道的事涉及一場慘酷災劫？」

余醉一聽，恍然道：「嘿，那老不死明白了，你事先已安排香餌釣金鰲，先是故意把裴蕾這小香餌放出，引出一個飛穴聖手余保山，更引來江湖四大魔頭，但眼見正主兒尚未現身，便鋌而走險着，令裴蕾一但到了雲石崗附近，便拋出『乾天圖』這塊大香餌，既把正主兒引出來，同時又以事實說服玄通這老和尚，令他心甘情願道出『乾天圖』的謎底！你這反客爲主的連環計，當眞妙之極也！但可惜你忘了一點，此點卻是致命的弱點！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是什麼致命弱點？」

余醉道：「你雖然身負無極神功，再加上老不死決計陪你不惜一死，另外再加上一個余保山勉强助你，但面對錦衣衛八大高手，以及四大魔頭，憑我等三人之力去與之周旋，老不死委實想不出有任何取勝的理由！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事在人爲！又焉知不會險中取勝？」

余醉定定的瞧着薛三公，好半晌方道：「你這小子的臭脾氣半點沒改，碰上你算我倒了十八輩大霉便了！走呵，這便上雲石崗去算了！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此行的確險極，余大哥不怕死麼？」

余醉大笑道：「老子就算死了，也比你這小子多活了二十多年！這便宜老子佔定了。」

薛三公心頭一熱，沒再說甚麼，與余醉一道展開身形，向龍山少林寺腳下的雲石崗方向掠去。



生死相交的朋友，彼此心意相通，片言隻語便足以表示彼此的友情，既然如此，喋喋不休豈非白費唇舌？

＊　＊　＊

薛三公的「反客爲主」連環計雖然好極，但他卻沒有料到，在他與余醉趕抵雲石崗時，龍山少林寺腳下的雲石崗卻已成了兩軍對壘，劍拔弩張的險地。

余保山在半途從花轎中救走裴蕾，便火速向龍山少林寺奔來。

余保山雖然僥倖脫險，但他自知他自己處境的兇險。

他這時已成了四魔追殺的目標，四魔兇殘成性，武功高絕，更何況是四魔聯手，余保山委實難以想像，普天下尚有誰可以對敵，而他似乎一切順利，在危急之時又有神秘人出面相助，使他順利脫險，但余保山卻成了四魔追殺的對象，四魔對他恨之入骨，日後他在江湖上也休想再有安寧日子，更不必說那二萬兩黃金是否可以到手了！

余保山發覺自己似乎被人牽着鼻子走路，一切都有人替他安排好了，但事到如今，他又只能在別人安排好的這條路上走下去，而絕對無任何退路。

余保山只好硬着頭皮走下去。

眼看已距雲石崗不到五里路了，五里路對余保山來說只是一時片刻的路，但他身邊的裴蕾卻忽然再也跑不動了。

余保山沒法，只好勉爲其難揹着裴蕾，因此行動就慢了許多。經過這大半晚的奔波，余保山就算功力再高，亦已頗感吃力。

在背上的裴蕾忽然道：「要余大俠揹着趕路，我如何心安？前面不遠有處茶亭，不如先喝茶稍歇，剩下的路我也可以自己走動。」

余保山見裴蕾果然大爲合作，心中喜道：「好呵，怪不得說錢銀萬能，這女娃兒知道將有一份分給她，甚麼亡父的遺命也大可拋開一邊矣！若她肯合作呵，那乾天圖和誘魚石便非老夫莫屬也。」

余保山心中一喜，便不忍拒絕裴蕾的要求，而且他自已也委實疲累，便點點頭道：「好，老夫依你便了，你肯與老夫好好合作，老夫亦不會難爲你。」

裴蕾笑道：「我甫入江湖，方知世途艱險，如今殺機四伏，除了與余大俠一道，我自知決計不能安全抵達龍山少林寺的，除了和余大俠合作，還可以作甚麼？而且余大俠行事雖然魯莽，但也不失俠士之風，爲表示一點心意，待會我給余大俠看一樣東西便了。」

余保山一聽，眼睛一亮，忙道：「是甚東西？」

裴蕾格格一笑，道：「先入茶亭稍歇，再給余大俠過目如何？」

余保山心癢難熬，但又不敢用强，以免開罪了裴蕾，無奈只好快步走進茶亭。

店小二飛快的送上兩碗香茶，又帶笑問道：「兩位吃點甚麼？」

余保山剛進茶亭，見茶亭雖只有三兩個過路人客，但神色均有點異常，便不欲久留，沉聲回店小二道：「囉嗦甚麼？有好吃的照搬上來便了！吃了我等急着上路。」

店小二微微一笑，卻也不敢再問，很快走了開去，而且很快就搬來幾盤冒着熱氣的茶點，顯然是新鮮出籠的。

裴蕾肚子餓慌了，見了茶點就要大嚼。余保山連忙一手按住裴蕾伸出的手，拔出一根銀針，往每盤點心仔細的探了探，眼見毫無異狀，才沉聲道：「可矣，但吃無礙。」

裴蕾笑道：「余大俠怕有人下毒麼？」

余保山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一日未抵龍山少林寺，老夫一日便不會大意。」

裴蕾笑道：「好呵，余大俠爲了我的安全，當眞費盡心血也。」

余保山又哼了一聲，道：「老夫不屑說假話，雖然是爲你，但其實是爲了那二萬兩黃金，在二萬兩黃金前不動心的人，你就挖了老夫的眼睛當點心吃。」

裴蕾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那甚麼的乾天圖當眞如此值錢麼？」

余保山沉聲道：「姑娘小心說話，是否如此值錢往後便知道了。」

裴蕾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不，現在立刻就會知道了。」

余保山心中突突的一跳，忙道：「爲甚麼？你快說。」

裴蕾笑笑道：「因爲我打算給你看的東西，就是你說的那幅甚麼乾天圖……」

余保山一聽，連往嘴裏送的那塊點心也停了下來，便四下一瞧，才急道：「你說甚麼？乾天圖……快！你快拿出來老夫看看。」

裴蕾笑笑便背過身去，因爲她的東西收藏在懷裏，余保山雖然上了年紀，但一位姑娘家到底不便在他面前伸手入自己的懷裏。僅片刻工夫，裴蕾便轉過身來，她的手上果然揑着一幅精緻的小圖紙。

余保山一見，也顧不得一派武學宗師的身份了，伸手一攫，便以閃電般的手法把小圖攫到手上。

他閃目一看，只見小圖上面是多幅奇形怪狀的圖形，其中一幅是兩個互扣的圓圈，一紅一白，更附有文字道：「茫茫天地，不知所止，日月循環，周而復始。」又有一幅繪了城樓一角的小圖，上面的文字道：「非即是非，非皇是皇，陰霾既去，日月復光。」此外，尚有數十幅小圖，但均深奧之極。

余保山不禁瞧得目瞪口呆，這幅

小圖，休道領悟，便連片言隻字他也弄不清是甚麼意思。余保山瞪着裴蕾，道：「這，這便是乾天圖？值二萬兩黃金的乾天圖？」

裴蕾點頭道：「這是我在爹爹書房中搜到的，還會有假？這收藏的地點只有我一個人知道，因爲爹爹生前只告知我一個人，他曾經吩附我，若他有甚麼不測，就把此圖送上龍山少林寺的玄通大師……」

余保山眼中一亮，忙道：「送上玄通大師處又怎樣？快說。」

裴蕾道：「爹爹說，此圖送上玄通大師處，便可明白其中的眞相了。」

余保山手捏的「乾天圖」緊了緊，仍有點疑惑的道：「這般說，你敢確定這是眞的乾天圖了麼？」

裴蕾微笑道：「當然我相信這是眞的，你不相信麼？余大俠。」

余保山正欲答話，但忽然腦袋一陣昏眩，話竟說不出來。

「他不信，我信……」

突然，裴蕾耳邊响起一聲陰惻惻的話聲，她知道要糟，但一怔之下，余保山手上的那幅小圖竟然脫手向上斜飛出去。

余保山咬牙拚命掙出一句話來：「……不好……有毒……但老夫明明試過無毒……」

「點心與茶水均無毒，你就算再試也試不出來！但你可知道肉飽中包的是豬肉，炒麵用的卻是田螺？豬肉與田螺本來無毒，但若兩者混起來呵，嘿嘿，這毒可就不輕了。」那陰惻惻聲接話道。

余保山恨極，向發話的方向一瞧，發話的竟是方才那殷勤侍候的店小二，余保山知道糟了，但又極不甘心，怒道：「就算有毒，難道便可阻住老夫的神指點穴麼？你還是乖乖交還那幅小圖，老夫或可饒你不死。」

「店小二」大笑道：「我自然知道你便是飛穴聖手余保山，但你最好不要妄動，否則，一發內力必定生命難保。」

余保山道：「你想嚇唬老夫？」

「店小二」大笑道：「你若不信，大可摸摸你的眉毛，是否已開始脫落？」

余保山聞言，不由抬手摸摸自己的眉毛，觸手處，竟有十數條眉毛掉了下來，而且這時他渾身發軟，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使不出來。他不禁又驚又怒，道：「你到底是誰？竟敢暗算老夫？」

「店小二」嘿嘿冷笑，道：「我如何不敢？老實說，若非念你辛辛苦苦奪得乾天圖，免了我等一番功夫，下的毒稍重一點，你飛穴聖手便只能到地府稱雄了。」

余保山悟道：「原來你便是出價黃金二萬兩買圖之人，寶圖你既已到手，爲甚麼不守諾言，反來暗算老夫？」

「店小二」微微一笑道：「你也不必動怒，我也不外奉命行事而已，若此圖經證實眞確無誤，自然會按貨付酬，你和這位姑娘中的毒也亦無大礙，一會你等吃了這包解藥，便可平安無事！你就安心等着消息便了。」

「店小二」說罷，隨手向余保山拋來一包粉末，隨即一晃，身形已遠在店外了。

余保山見此人的輕功絕對不在自己之下，心中不禁大駭，暗道江湖中竟有這等絕頂高手，那他背後的主人，豈非更驚世駭俗？這收買乾天圖和誘魚石的神秘人到底是誰？

但這時也容不得余保山猶豫，保命要緊，他連忙把那包粉末倒了小半給裴蕾的口中，見她漸漸毒解，才放心把其餘一大半倒入自己的口中。生命攸關，余保山可就把甚麼風度也忘了，惟恐上當毒上加毒，便先拿裴蕾來作試驗。

一會後，余保山已漸覺昏眩消失，他再抬手一摸，額上的眉毛果然不再脫落，這才拍桌子怒道：「老夫今回上了惡當也……女娃娃，你可知你方才已從鬼門關上走回來麼？」

裴蕾剛才只感一陣昏眩，立刻便不醒人事，她的功力遠遜余保山，毒力自然發作得快許多。但她吃解藥的時間比余保山早，因此這時也蘇醒過來。但她並沒多少驚懼，便似一切都是意料中似的。

余保山不禁甚感驚奇，他盯着裴蕾道：「嘿！乾天圖被人搶走了，你不心疼？莫非那幅乾天圖是假的？」

裴蕾往四周望了一眼，果見茶水檔的人全走光了，顯然這茶水檔一早就被人佔據，伏下圈套等她和余保山鑽進來，待乾天圖一露面，就立刻採取行動。

裴蕾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圖已被搶走，搶圖的人也必定已被人跟踪，此圖是眞是假，其後果均無甚不同矣！」

余保山怒道：「如此說，此圖眞的是假的麼！你敢如此戲弄老夫？」

裴蕾微笑道：「就算此圖是假的，也並非戲弄余大俠你，不但不是戲弄，相信是救了余大俠的生命。」

余保山怒道：「老夫憑甚麼要你這女娃救命？」

裴蕾微笑道：「余大俠想想，你此時已被江湖四大惡魔視作劫殺對象，憑四魔的手殺，余大俠自信可以應付得了麼？但如今四魔知道乾天圖已然易手，劫殺的目標便從你我身上轉移，我等便可以從容上龍山少林寺矣，余大俠，這是否反而救了你的生命？」

余保山仔細一想，心道這女娃說的半點不錯，若然眞如她所說，那的確是一條暗渡陳倉的絕妙好計。

余保山不由點了點頭，但又盯着裴蕾道：「那眞的乾天圖尚在何處？」

裴蕾苦笑道：「我若知道眞的乾天圖在何處，還用得着捨命上龍山少林寺向玄通大師求證麼？」

余保山又驚又喜道：「是！是！你若有眞的乾天圖，大可自己獨吞那二萬兩黃金矣，何必上少林寺？但你如何想得出這等脫身的妙計？莫非你背後早有人安排好一切，你快快坦白道來，否則老夫對你可不會客氣。」



裴蕾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余大俠果然聰明，看，運籌帷幄的人不是來了麼？」

余保山聞言吃了一驚，他連忙扭頭一看，他在客店見過的與四魔糾纏的老乞丐和黑臉漢子，竟就站在他身後不足一丈遠處，被兩人如此欺近，余保山竟然無所察覺，他心中不禁又一陣駭然，暗道：「乾天圖」竟把一等一的江湖高手都引出來了。

「余大俠不須吃驚，其實只是你專注於寶圖事上，一時失察吧了。」

這時，黑臉漢子微笑道，他似已窺透了余保山的心意。

余保山冷哼一聲，暗道你這小子弄甚麼玄虛，老夫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斤兩，竟敢算計老夫！他微微笑，道：「嘿！你便是在背後算計老夫的人麼？老夫倒想瞧瞧你有沒有這樣的斤兩……」

余保山話音未落，指手揚起一指，一縷凌厲無比的點穴指風已向黑臉漢子射了過去。

黑臉漢子便似深知余保山含怒而發的絕招厲害，見他肩膀微動，已步走八卦，到余保山中指抬起，射向他時，黑臉漢子卻凝立不動，仿似老僧入定，一任余保山凌厲的指風射至。

就在此時，余保山心頭猛地一震，他的指風便似碰上了橡皮鼓，他發的眞力越强，指風越猛，橡皮鼓所受的壓力越重，余保山但覺心神浮蕩，再難收攝心神，大有魂靈出竅之勢，他心內不禁大爲駭然，暗道這是甚麼至尊防衛神功？

但這時余保山已欲罷不能，因爲橡皮鼓不但反彈力强大，而且有一股强大的吸力，若余保山稍一放鬆催發內力，心神的浮蕩便越厲害，他深知假如在此時停下，他的心神必定大創，甚至立成白痴。

這下子余保山才知道碰上不世高人了，但此人是誰，他竟毫無醒覺，但只知此人不但牽着他的鼻子走路，而且又在危急時，纏住四大惡魔，讓他和裴蕾安然脫身。

余保山欲發聲示和，但苦於再無法開口，他這時被逼源源催發內力，以免靈魂出竅立成白痴；但他的內力消耗過巨，支持不到一時片刻，亦必定虛脫而死。

就在余保山自知難免的一刻，黑臉漢子忽然長嘯一聲，聲如滚雷，連綿不絕，竟遠遠的傳出四野，滚滚而去。

黑臉漢子把他的神功大部化作嘯聲逝去，余保山才自覺吸力大減，他大駭之下，哪還敢再逞强，慌得不迭的收斂內力，最後戛然而止，幾至委頓的軟坐在椅子上面。

好一會，余保山才如見鬼魅的瞪着黑臉漢子，嘶聲道：「你……你這是甚麼功夫？」

黑臉漢子微笑不語，那老乞丐可沒黑臉漢子這般心胸，聞言即嘿嘿冷笑道：「嘿嘿，堂堂飛穴聖手，目空一切，强擄弱女，今日才知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麼？嘿嘿！你也不必識得他的神功，但自知碰上此人，你的自負蓋世無敵的點穴神招亦如同娃兒伎倆便足夠了。」

余保山默言不語，他自負蓋世無敵的「飛穴神功」，竟被人在無聲無息中挫敗，而且若非對方手下留情，他余保山不成白痴也必死無疑。余保山所受的震駭非同小可，他自負無敵天下的信心，在連番打擊下無奈的動搖了。

老乞丐和黑臉漢子，自然是瘋酒怪余醉和薛三公。

薛三公已知「乾天圖」被神秘「店小二」搶去，余保山屢遭打擊之際，便決然現身與他相見。但眼見余保山依然狂傲，便不惜以「無極絕世神功」與余保山的「飛穴神功」一鬥，令余保山的狂傲不得不收斂。

薛三公見目的已達，便也不忍太令余保山難堪，上前一步，向余保山拱手道：「在下薛三公，好生佩服余大俠的飛穴神功，方才不過是一時大意，余大俠才被在下僥倖略勝吧了！不敬之處，在下向余大俠賠罪便了。」

余保山見薛三公意態眞誠，暗道此人勝不驕敗不餒，處事從容鎮靜，光是此點便非余某所可企及了！這般轉念，余保山對薛三公的敵意就減輕了不少。

而且，余保山雖因被薛三公利用而惱恨，但一來是因自己的貪念而起，二來他這時已再無退路，就算四大惡魔肯放過他，那批更可怕的神秘人亦必定把他視作獵物。在此情形下，他除了忍氣與薛三公合作，以便渡過危機，他確實沒有更好的路走了。

余保山歎了口氣，道：「老夫已被你逼上火坑，還有甚麼好說？但你如此作弄老夫，目的到底何在？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此事大者不說，因爲一切留待求見玄通大師再作打算。小者麼，實不相瞞，在下亦欲知悉乾天圖和誘魚石是甚麼驚天動地的寶貝！至於其中所可能獲得的報酬，在下倒並沒刻意思想。」

余保山冷笑道：「哼！騙人麼？普天下難道竟有人面對二萬兩黃金而不動心的，你就算殺了老夫亦不會相信。」

薛三公道：「你只要仔細想想，便會相信了。」

余保山道：「我爲甚麼要想？」

瘋酒怪余醉忍不住大聲冷笑道：「傻瓜！這小子若貪甚麼乾天圖、誘魚石這等寶貝，早就死死守住裴女娃，

憑他的本事，試問你能從他手底下把她搶走麼？嘿嘿！」

余保山想了想，暗道老乞丐的話却也不錯，當時在客店中他兩人明明在裴女娃身邊，若他們出手阻截，就算四魔出手亦未必可以劫走，何況余某人獨力一個？顯然此人另有目的了。

余保山這般轉念，便點點頭道：「就算如此，顯然你等亦另有目的！若然要余某人相信，何必吞吞吐吐？」

薛三公笑笑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在下只是長沙府一名捕頭，姓薛名三公，他便是瘋酒怪余醉。所爲何事，余大俠大概亦可以猜到了。」

余保山一聽，驚道：「薛兄以捕頭身份插足此場江湖奪寶戰，莫非用意不在奪寶，而是偵查裴淳正被劫殺一案麼？難道你等竟懷疑余某人與此案有關？因此死死纏住余某麼？」

薛三公微微一笑道：「薛某若懷疑余大俠，尚會現身坦然相告麼？」

余保山道：「那你想我怎樣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也沒甚麼，兩個字：合作。」

余保山道：「如何合作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共同行動，查明乾天圖和誘魚石的眞相，自然亦即查明裴淳正被劫殺的眞相。」

余保山道：「那於余某人有甚麼好處？」

薛三公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這點薛某亦不敢擔保，因爲薛某亦不敢肯定，這世上到底是否有乾天圖，薛某只能保證，在不違道義的準則下，若有任何好處的話，余大俠大可去求取便了。」

余保山想了想，便點頭道：「好！老夫就答應隨你等一道上龍山少林寺，謁見玄通大師，但薛兄弟莫忘了今日的承諾。」

余醉嘿嘿冷笑道：「薛老弟言出必行，他絕不會反悔，但你也莫以爲你有甚麼了不起的，頂多只能算是互相利用，互相合作罷了！你若不隨我等行動，你自己亦知道再無別路可走矣。」

余保山被余醉挑明心事，但又不敢發作，冷哼一聲便不再言語。

薛三公見余保山已答應合作，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這就上龍山少林寺去便了。」

*　*　*

龍山少林寺距雲石崗僅半里路不到，僅一會，薛三公等人便已抵達龍山脚下。

龍山少林寺位於龍山山腰，偌大的一座禪寺，雖然古舊，但甚見雄偉。

薛三公等人抵達龍山少林寺山門前，早見有一位小和尚立在門口迎候。見薛三公等人走近，便合什道：「施主請了。」

余醉怪笑道：「小和尚知道我等來幹甚麼嗎？」

小和尚微笑道：「住持方丈今早打坐，忽然開口對小僧道：不久將有故人來訪，吩咐小僧可於正午時份出山門迎迓。」

余醉一怔，道：「玄通和尚眞的如此神通？便知我等會在正午抵達？他還有甚麼話說？」

小和尚含笑道：「住持方丈還道：山崦誰家綠樹中，短牆半露石榴紅；蕭然佛寺無人到，三兩故人白髮翁。便是這四句話。」

余醉又驚又奇，道：「三兩故人自然是指裴女娃他們，白髮翁除老夫外還有誰？乖乖，你那方丈莫非眞的未卜先知麼？」

小和尚微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施主請進便是，方丈就在佛堂中迎迓。」

四人隨小和尚一路內進。薛三公走在前面，他曾經數次上龍山少林寺，因此甚熟路徑。

轉過一條長廊，驀地，在佛堂中，一位銀鬚白髮的老和尚飄然而出，他的雙脚不見移動，就似在平地中騰雲駕霧。

余保山一見，不由暗地駭然，心道這老和尚的功力就憑這一手脚底生雲的絕世輕功，已足可傲視天下了。

裴蕾一見老和尚，眼睛一紅，如見親人，一步就奔過去，在老和尚面前雙膝跪下，哭道：「玄通大師伯伯，我爹爹死得悲慘呵！請大師伯伯作主討個公道！」

這老和尚便是龍山少林寺的方丈玄通大師，無人知他的年紀，也無人知他的功力到底有多高，但知道他是一位銀鬚白髮的得道老和尚而已。

玄通大師銀鬚飄動，伸手輕輕一招，裴蕾便不由自主的被托了起來。玄通大師然後緩緩點頭道：「裴施主之事，老衲已然盡知矣！而且此乃裴施主生前就已預知之事，一切均是定數，蕾娃兒亦不必過於傷悲！先請各位入佛堂獻茶。」

玄通大師說罷，瞥了薛三公一眼，銀鬚飄動，略一點頭，就領先走入佛堂。

余醉急走兩步，搶到玄通天大師身邊，怪笑道：「大師既知瘋酒怪到訪，可備有薄酒甚麼好吃的？」

玄通大師微笑道：「佛門乃長齋之地，那來美酒魚肉？」

余醉笑道：「無酒無肉，豈是待故人之道？」

玄通大師微笑道：「余施主既道是故人，難道忘了清茶一杯故人來麼？」

余醉大笑道：「好，好，但得玄通大師道一聲故人來，便遠勝美酒佳餚矣！但大師可知其餘兩位是誰？便不盛意招呼一下？」

玄通大師道：「余施主同來的兩位施主，自然是武功卓絕之士，但其中一位身懷異能神功，却是老衲平生僅見。」



玄通大師引薛三公等入佛堂坐下，小和尚捧上香茶。

余醉這才替薛三公和余保山向玄通大師引見了。

玄通大師向余保山點首爲禮，似乎對他這位「飛穴聖手」不大在意。但却向薛三公目注一會，忽然道：「薛施主體內是否時有一股氣流互相碰撞？於猛烈時大有無處發洩之苦？」

薛三公一聽，不禁肅然道：「玄通大師好厲害的目力，乍見之下，便窺透了在下的隱衷！請玄通大師指點一二！」

玄通大師微微一笑，忽地飄身而起，移近薛三公面前，手起指落，沿薛三公的正中的穴脈一路疾點下去，口中一面輕輕唸道：「氣流甫動，起自承漿，下流廉泉、天突、璇璣、華蓋，再抵紫宮、玉堂、膻中、中庭，此時欲下下不能，宜吞氣自吸，便可再下鳩尾、巨闕、上脘、中脘，至此玄關已破，接下流經建里、神闕、陰交、氣海而達石門，猶如飛流千尺，直抵大川，至此浩蕩激騰，再無任何阻擋矣！薛施主自覺已可隨意控制氣流了麼？」

薛三公依然吞吐，但覺果然暢通無阻，渾身激流澎湃，但却隨意念而收放，大可隨心所欲了，這一喜當眞非同小可，忙向玄通大師俯身拜道：「多謝大師成全，經年隱衷竟一朝而破，大師待我恩同再造。」

玄通大師微笑不語。

瘋酒怪余醉知薛三公已獲益不菲，不禁又喜又羨，怪笑道：「好呵！你這老和尚如此偏心，這小子甫見面便獲如此厚贈，我老不死施展渾身解數逼你指點却屢遭拒絕，這又是待故人之道麼？」

玄通大師微笑道：「此乃薛施主天生異能，老衲才能略爲獻醜，若換了余施主你呵，老衲這玄天一指，你自問能禁受得住麼？」

余醉吐舌道：「乖乖，大師這玄天一指呵，老不死休說承受，便見了也望風而逃也。」

玄通大師莞爾一笑，道：「但方才老衲這玄天一指，薛施主却能坦然承受，不但無損反而獲益，這豈非天緣巧合麼？這才叫各有前因莫羨人。」

余醉笑道：「玄通大師自然不會是隨便施恩於人，因此老不死不敢領受了。」

玄通大師微笑頷首道：「余施主果然窺中老衲的心事。實不相瞞，老衲其實已等待薛施主此類身懷異功人士出現多時矣。」

薛三公一聽，接口道：「大師莫非爲了裴公被劫殺之事？」

玄通大師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裴施主之被劫殺，其實只是事情的契機而已！其背後隱伏的驚天大事，才是令老衲最爲擔憂的。」

薛三公道：「請大師直道其詳。」

玄通大師返回座位，盤膝合什，默默沉思了一會，方道：「各位想必急欲知道此中的因由？亦想必急於向老衲求證乾天圖和誘魚石兩件寶物的下落，老衲猜得對麼？」

薛三公點點頭，道：「大師所言大致不差，但薛某的目的，却是欲查明裴淳正被劫殺的眞相。大師既是裴淳正的故交，而且裴淳正臨終之時，更留下遺言，着他的女兒向大師求證他被劫殺的兇手是誰，因此若大師肯坦言相告，在下自然感激不盡。」

裴蕾這時忙插口道：「是呵，玄通伯伯，薛大哥他爲此事已費盡心血矣！請玄通伯伯無論如何助他一臂之力。」

玄通大師點點頭，道：「其實老衲亦爲此事思量久矣，但一直未能尋着合適人選，因此無奈暫時伏隱而已！」

裴蕾忙道：「玄通伯伯所指的是甚麼人選？」

玄通大師歎了口氣，道：「身懷異功之士，此人必須能以絕頂神功爲根基，達至三花聚頂的至高境界，以自身的靈魂感應，直達對方靈竅之內，以誘發其內心奧秘，方能最終證實此事，否則，就算集普天下的絕頂神功亦無濟於事。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莫非此事與乾天圖有關麼？」

余保山一聽，眼神一亮，連忙盯着玄通，瞧他如何答話，余保山雖然答應與薛三公等人合作，但他的目的大半是衝着「乾天圖」而來的，眼見薛三公提出此事，那還敢有絲毫的大意？

但玄通大師却沉吟不語，好一會，才忽地飄身而起，道：「各位請隨老衲上一處地方。」

玄通大師引領薛三公等人走出佛堂，走到寺後的一座懸崖峭壁面前，便停住了脚步，轉身向薛三公等人道：「各位且仔細察看石壁，看有甚麼發現。」

玄通大師所指的大石壁，位於峭壁的十丈高處，峭壁平滑如鏡，根本無法攀越。

裴蕾甚麼也瞧不見，但只見一片石壁而已，急得她連聲向玄通大師追問道：「石壁上到底留下甚麼？玄通伯伯快告知我。」

玄通大師微笑不語。

這時，余醉和余保山亦暗運功力，凝神向十丈高的石壁望去，但任由兩人如何努力，均只見石壁一片，上面似乎隱約露出點甚麼，但却根本無法瞧淸。

余保山不服氣，猛吸一口氣，身形飛掠而上，竟如壁虎般游壁而達大石壁處，然後貼住大石壁不動。一會後，余保山才飛掠而下，但依然一臉茫然。

余醉一瞧，便知余保山雖然貼近石壁，但依然毫無發現。心想自己的

輕功與余保山不相上下，他既然瞧不見，自己亦是白費力氣，便呵呵一笑，道：「老不死也不必獻醜矣！」

玄通大師含笑轉向薛三公，道：「薛施主可有甚麼發現？」

薛三公此時正目注大石壁，全神貫注，玄通大師的發話便似不聞，好一會，他才歎了一口氣，苦笑道：「石壁之上，果然隱約構成文字圖形，但薛某委實難明其中的奧秘。」

玄通大師微笑道：「薛施主但說出所見無妨，或許老衲能為你解開謎團。」

薛三公略一點頭，便目注大石壁，朗聲道：「上面有五十九幅古怪圖像，每一幅圖像又有文字附之，但薛某愚昧，只能勉強瞧清十四幅圖形文字而已。」

玄通大師一聽，忙道：「好極，薛施主務請把圖形文字牢記於心，否則，如此千載良機便會稍縱即逝了。」

玄通大師的話音剛落，薛三公便歎了口氣，連連苦笑。

余醉等人均急道：「怎的了？」

薛三公苦笑道：「還有甚麼，果如玄通大師所言，稍縱即逝，忽然薛某甚麼也瞧不見了，這當眞奇之怪極。」

薛三公說罷，不大服氣，便默運神功，凝神提氣貫於雙足，他的身形便凌空而起，竟懸在大石壁前片刻不動。一會後薛三公才降了下來，但依然滿臉驚疑。

衆人一見，便知他雖然絕頂輕功靠近石壁細看，但依然無法再看到甚麼。

薛三公抱歉的向玄通大師苦笑道：「薛某有負大師一番苦心，但委實再也難以瞧出石壁有任何圖形文字矣。」

玄通歎了口氣，似乎亦有點失望，但他到底是出家人，心胸寬廣，斷不會過於執着，因此失望之意稍露即逝，轉而向薛三公雙手合什賀道：「恭喜施主，石壁之上，天機千載一現，更要天緣巧合，才可勉強窺知，薛施主甫臨龍山，已是難能可貴矣，實不相瞞，老衲雖然略有所聞，亦會面壁數十載，竟然亦與余施主等毫無發現，可知天機並非人人所可預知。薛施主此時尚能記住多少幅圖形文字？」

薛三公大驚道：「方才所見十四幅圖形文字，本來自負能全部記清，但此時忽然逢七而忘三，現時只能記住其中八幅矣。」

玄通大師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可矣，這八幅老衲敢擔保，薛施主絕不會再忘記，但務請施主深藏於心，切勿輕易宣洩，否則，必有彌天大禍降臨於世上，慎之，慎之！」

衆人一聽，均大感驚疑，但又不敢發問，因為人人均知玄通大師的古怪脾氣，他要說的，不須你問；他不說的，問亦徒然。

玄通大師似乎已窺知衆人的心意，忽然向薛三公微微一笑，便道：「各位且隨老衲到一處地方，但務須切記，行動之時萬勿勉強，切記要量力而行，否則，老衲亦不敢擔保各位是否可以平安返回，切記，切記。」

衆人一聽，均大感驚疑，暗道憑玄通大師的功力，普天下何處他不可去？連他亦如此緊張的地方，到底是甚麼驚天動地的去處？

但玄通大師不說，衆人面面相覷，也不敢發問，因為明知問也是枉然。

而且這時玄通大師仰頭一望，便道：「此刻已近酉時，宜立刻動身，否則，便會錯過時機矣。」

玄通大師說罷，寬袖向上一擧，竟如大鵬展翅般的向前凌空飛掠，眨眼已飛出十丈有餘，薛三公等人一見，不敢怠慢，連忙跟着飛縱，薛三公三人倒不覺甚麼，但只苦了裴蕾，因為她的功力甚淺，要她跟上玄通大師等四人的飛縱，簡直有如要了她的小命。

幸而薛三公跟在她後面，每當她感到氣力不繼時，薛三公便伸手抵其背上，立刻，一股熱流便淙淙而入，令裴蕾的身心氣力一陣大振。裴蕾這時休道開口說話，就連勉強跟上亦須靠薛三公扶持，她心中一陣感佩，暗道：薛大哥不但武功蓋世，而且與爹爹所學大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天幸教裴蕾遇薛大哥，否則，爹爹的一番心願只怕便要落空了，若能有他長在身邊，裴蕾便短十年命也心甘情願了。

裴蕾在不知不覺中，已對薛三公因佩生敬，因敬生慕，而因此又因慕生愛了。這是男女間一種不可抑止的微妙感情。

但可憐薛三公雖年登不惑，平生却不近女色，如何會領略裴蕾的兒女私情？

玄通大師這時已與余醉併頭而行，眨眼便離了龍山地域，再一路向長沙府城外百里處的古龍鎭掠去。

到酉時末時分，衆人已抵達古龍鎭。在後面的薛三公心中一動，暗道玄通大師莫非要上隱賢莊查看麼？但隱賢莊雖然兇險，却也犯不着玄通大師這世外高人如此緊張。

薛三公疑惑間，玄通大師却不入古龍鎭，在古龍鎭邊緣掠過，逕直插向古龍鎭五十里的玉山方向。

薛三公登時心中一亮，心裏驀地想起長沙府接連發生的幾宗大案，其中一案，便是玉山雲虛觀的十幾名道士，在一夜之間被人殺了個精光，薛三公心道：「莫非玄通大師早已斷定雲虛觀一案竟與裴淳正被殺有莫大牽連麼？否則，為甚麼他要夜探玉山雲虛觀？又顯得如此緊張？」

薛三公心中雖然疑惑，但絕不敢遲疑，跟着玄通大師所走的方向飛掠。雖然他不時要伸手相助裴蕾，但他依然顯得輕鬆自如。

五人這一飛掠趕路，功力的高下



便立刻分出，裴蕾功力甚淺，根本無從比較，玄通大師領先，他自然輕鬆自如，但薛三公與玄通一般的輕鬆自如，加上他要出手向裴蕾助力，因此，薛三公的功力竟似乎比玄通大師還略勝一籌。余醉與玄通大師併頭，但已稍見吃力，因此輕易也不敢開口說話。余保山緊隨玄通與余醉後面，起初不覺甚麼，時間一長，便已略見氣喘，他偶爾扭頭一看，眼見薛三公似乎向裴蕾貫輸眞氣，緊隨於後，神態一派輕鬆自如，心中不禁驚歎道：「姓薛的若道只是一名捕頭，便殺了老子也不會相信，憑他的功力，不但勝於四魔等絕頂高手，就連玄通這世外高人，也不見得就強過他許多，若此人在江湖中行走呵，江湖中立刻就會天翻地覆了。」

薛三公在後面只顧思索他的心事，自然沒留意余保山的心思。他只見玄通大師明明已抵雲虛觀側邊，却一閃而過，反而向雲虛觀的後山掠去。

飛掠了一會，前面驀地現出一座高插入雲的尖峯，玄通這才驀地停住了腳步，只聽余醉突地怪叫一聲，便似碰到甚麼驚人兇險。

薛三公一聽，忙一個飛掠，與裴蕾一道，掠到玄通大師和余醉的身旁，薛三公縱目向上向前向下一瞧，亦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。

＊　＊　＊

前面十丈遠處，是一座山澗，山澗之間是一條獨木橋，長近五丈，薛三公的目力所及，獨木橋的木質早已發黑，顯然已經腐朽，而橋下洶湧掠過的，並非河水，而是雲霧。

在獨木橋的這面，竟已有數人在橋邊的巖石隙縫草叢中蟄伏。

此時已是傍晚時分，山地的黑夜來得早，這時已是昏黑一片，彼此相距近十丈，對方數人又專注於過渡山澗，因此倒沒察覺薛三公等人的掠近。而且薛三公等數人功力遠勝前面數人，裴蕾隱在薛三公的後面，那數人自然更難發覺。

薛三公一見前面數人，心中不禁一驚又奇，暗道：「那數人分明是陰山雙刀和長白四雄，他們為甚麼竟會先我等來到此地？而且那山澗如此險要，獨木橋已廢，欲渡山澗，憑那數人的功力只怕極為艱難。」

就在薛三公轉念間，未及向玄通大師詢問，只聽前面有人發話道：「待陰山雙刀先打頭陣。」

話聲甫落，陰山雙刀便一齊跳了出來，動作甚為敏捷。

「嘿嘿，憑你二人的本事，只怕過不了這座天險，為免無謂送命，還是讓老子先上吧！」發話制止陰山雙刀的，是「長白四雄」的老大，顯然山澗對面必有甚麼驚天的物事，因此衆人均爭先恐後，大有捨生忘死的氣概。

「長白四雄」老大道罷，身束箭衣的身子一縱，整個人射出草叢，如同一片枯葉，輕輕飄落在朽木橋上。

老大的輕功也甚為了得，但饒是如此，那朽木橋依然發出一陣「吱吱」響聲，不少木屑沙沙掉落深澗雲霧之中。

老大向後擺了擺手，示意瞧他如何建此頭功，他身子突然向上拔起，下墜時上身向後，雙腿一曲一直，「颼」的向前滑進，眨眼間，已滑到朽橋中央，但忽然頓住身形，原來再往前朽橋已斷裂大半。

老大自知勢難沿橋上過去了，他站在橋中段，身形開始左右搖晃，顯然那是「借風擺柳」的上佳輕功，在身子左右搖擺時，下沉的力度便均化解了大半，令他的身體變得輕若無物。原來老大已蓄勢以待，準備拔起飛向對岸。

這時，在山澗這面的人，對老大的勇氣亦不禁暗暗佩服，就連余保山亦暗道：「長白四雄的名頭倒並非倖致，在客店若四人聯手，有備之下，余某亦必定非其對手。」

只聽老大一聲低嘯，身體縱起，陡地在半空連翻兩個觔斗，他的身下就是令人頭暈目眩的萬丈深淵。

老大單足點向靠近對岸的橋端，正準備藉力一躍攀上對岸岩壁，就在此時，落腳之處的朽木竟應聲斷裂，老大的身子亦隨即向下一沉。千鈞一髮之際，老大臨危又立即伸手抓住斷橋，但那只是刹間的暫留，在電光石火間，老大抓住的那截朽木竟又斷裂，身子立刻再度下沉，這時他已難抓着任何東西了。

老大在半空中拚命掙扎騰挪，但身體依然飛速向下墜落，他甚至連慘呼聲亦未及發出，他的身影便迅速變小，最後變成一個黑點，再也看不見了，這時他就算有慘叫聲發出，崖上的人亦必定聽不到，因為那是萬丈的深淵。

「長白四雄」中的三雄冷汗直冒，臉色慘白，連話也說不出來。

「陰山雙刀」中的老二素以輕功自負，這時仍不服氣，「噹」地一聲，抖出一條細長金鏈，鏈子末端連着一隻龍爪，閃閃發光，甚為鋒利。

「雷兄，算了，此行必死無疑，犯不着拿生命去搏。」長白三雄中的老二忙嘶聲道。

「嘿，拚了！」陰山雙刀的雷老二抖起龍爪鏈，身形向上疾起，右臂向前一探，鏈端的龍爪已「篤」地釘在對岸朽木橋上，即身形一躍，竟向對岸蕩去。

雷老二的龍爪鏈長近丈六，但被他抖得筆直，可見功力甚高，但當他身形盪至對岸的霎間，正欲抓住崖壁，朽橋竟然崩塌，呼隆一聲整座木橋掉落深淵。

雷老二悶哼一聲，立刻又抖出龍爪，欲釘住對岸巖壁。但可惜他的金鏈雖然已抖得筆直，離巖壁却尙差半

尺，就是這半尺之遙，就把雷老二的生命也斷送了。

雷老二跌進峽谷的雲霧中，人影已瞧不見了，但依然可見龍爪金鏈仍在閃閃發光，似乎他在下墜中不停的揮舞金鏈，欲抓住甚麼，可惜他甚麼也抓不到，眨眼間，就連那點點的金光也無影無踪了。

崖上長白三雄和陰山一刀，直瞧得渾身的肌肉都在抖顫抽搐，在痛苦絕望之餘，餘下的生還者又似乎在思索着甚麼。

驀地，「長白三雄」中的老二嘶聲道：「我等中了那小子奸計了。」

老三道：「我等如何中計？」

老二咬牙切齒道：「你記得那姓任的小子在客店是怎樣向我等故意透露訊息麼？他當時明知我等在監視他的動靜，却公然放出信鴿，使我等上當前來送死。姓任的小子在密信上說，乾天圖的秘密就在山澗對岸，澗上有橋，可以神不知鬼不覺抵達對岸。但木橋原來已枯朽，又被人暗中在橋中段做了手脚，因此大哥先就送命，雷老二也難倖免，他兩人的輕功最好，下場尚是如此，何況我等輕功遠遠不及他二人麼？姓任的小子不是故意令我等前來送死又是甚麼？」

長白老二這一分析，其餘三人登時沉默不語。突地，長白老三怒叫一聲道：「姓任的小子如此狠毒，豈能容他獨吞乾天圖？我等這就回去向他討還血債便了。」

長白老三說罷，搶先掉頭就走，其餘三人略一猶豫，亦呼喊一聲，轉身跟着離去。雖然乾天圖的秘密值二萬兩黃金，但黃金要活着才可以使用，對死人來說，黃金亦有如糞土。

眨眼間，「長白四雄」和「陰山雙刀」中餘下的三雄和一刀，已走得無影無踪了。

隔十丈遠外的驚心動魄一幕，一一落在薛三公等人的眼中。

玄通大師合什道：「阿彌陀佛，乾天圖三字上，又多添了二隻冤鬼矣。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他們是爲了乾天圖上的二萬兩黃金拚命，有甚麼冤枉之處？」

玄通大師苦笑道：「乾天圖是否值二萬兩黃金，那只有開出這口價的人才知道了。」

薛三公道：「然則大師亦道對面崖上，隱伏了乾天圖的奧秘，這與他們的想法竟不謀而合，其中的因由，確實令人迷惑。」

玄通大師歎了口氣，道：「老朽說的並無虛言，各位只要過得這道山澗，便可明白一切矣。」

薛三公笑笑不語，但余醉先就皺眉道：「如此險澗如何過得？並非老不死氣餒，普天之下能安然渡過此澗的只怕也不太多，大師呵大師，欲上山崖，難道便沒有另外一條路麼？」

玄通大師道：「有，從玉山下，有一條山徑直通崖上，崖上距此地約莫十丈。但山徑有絕頂高手把守，就算勉强上去，亦必把崖上的主人驚動，那乾天圖的秘密就瞧不成了，欲隱蔽而上的，唯飛渡山澗而已。」

余醉皺眉道：「我等四人或可上得，但裴蕾這女娃却想也休想，但留下她一人在此，又如何放心得下？這却如何是好？」

余保山笑道：「那就相煩余兄携美凌空飛渡也。」

余醉苦笑道：「你這鬼聖手說甚麼瘋話？實說吧，連老夫獨身亦無多大把握，若多携一人呵，只怕又添了兩隻山澗冤鬼也。這火頭是你挑起的，只好請余大俠你出手了。」

余保山嚇得一吐舌頭道：「老夫若答應呵，那就有如帶這女娃去自殺。」

玄通微微一笑，目注薛三公，道：「薛施主意下如何？」

薛三公縱目四看，臉有難色，但忽然，他瞧見山澗兩岸，有兩棵巨樹遙遙相對，便轉而有喜意。

衆人均知他正在思忖過澗之法，不敢驚動他。

裴蕾有點焦急道：「薛大哥想通了麼？若無辦法，便留裴蕾一人在此地算了，目下查清乾天圖的秘密要緊，裴蕾的安危不必過於在意。而且你返回時，亦可順道帶我離開。」

余醉苦笑道：「你若離開我等半步，只怕立刻便會落入四魔的手中了。你那薛大哥如何忍心扔下你一人在此地不顧。」

裴蕾瞪了薛三公一眼，又驚又喜，道：「眞的麼？」

余醉山歎了口氣，道：「自然是眞的，但你這女娃聽說姓薛的小子掛心你，便開心得連四魔頭也不怕了，世間這情字當眞可怕，但你跟着姓薛這小子，却大大勝於跟着姓任那小子了。」

裴蕾含羞的一側頭，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余醉嘿嘿冷笑道：「薛老弟曾說姓任的這小子深藏不露，老不死尚不大相信，但如今目睹這小子親手送掉的兩條冤枉鬼，這小子的心計過人之處，的確非同小可。試問你跟着這等人過活，日後還有你的好過麼？說不定呵，這小子還是一手製造你爹爹被劫殺案的主兇呢。」

裴蕾又驚又怒道：「他敢？余伯伯你沒弄錯麼？」

余保山接口道：「余醉兄所言不差，老夫當日在客店點了姓任的一脈，老夫當時就覺得奇怪，姓任的分明可以閃避，但却故意把穴位迎向老夫的指風，這豈非自閉穴道以避開薛兄的監視麼？看來此人的心計比老夫還要狠毒多了。」

裴蕾默默無言，不知如何回答。

薛三公這時正凝神注視山澗兩岸相對的巨樹，衆人的低語便似渾然不覺。



玄通大師忽然道：「各位請坦白告知老衲，誰自負有本領先渡過山澗打頭陣？」

余醉和余保山面面相覷，均不敢貿然作答，因爲他兩人委實沒多大的把握，余保山自問輕功雖然卓絕，但渡這山澗却連三分的把握也沒有。余保山自然急欲知悉乾天圖的秘密，但要他拿生命去作賭注，他可就寧願捨去那二萬兩黃金了。

玄通大師笑笑，又續道：「過這山澗老衲自問尚勉强可爲，但渡過山澗後，面對的更大更大的兇險，却連老衲亦沒多大把握可以生還。因此老衲不敢勉强，各位大可盡力而爲便了。」

薛三公這時回過頭來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大師是說，渡過山澗並非主要的目的，能夠安然返回才是大師的本意麼？」

玄通大師微笑道：「是極，因爲安全生還才能揭開乾天圖和誘魚石的秘密，此事關乎天下蒼生，因此萬萬大意不得。」

薛三公道：「大師又有合適人選？」

玄通大師目注薛三公，微笑道：「薛施主以爲誰可勝任？」

薛三公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大師這麼說，那薛某就只好勉爲其難一試矣。」

玄通大師合什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薛施主肯擔此重任，實天下蒼生之幸，因爲普天下唯薛施主可勝此重任。」

薛三公深知玄通大師通曉佛理玄機，且是一位武學已臻化境的得道高僧，他所說的並無半點虛妄，便斷然道：「既然大師這般信任，薛某決然一闖便了，大師還有甚麼吩咐？」

玄通大師道：「薛施主請務必牢記，此行九死一生，能否生還，全在於本身的求生意志。薛施主在最危急時，請切切牢記，彼岸還有你的朋友在此，老衲自會在必要時全力助你。」

薛三公點點頭，不再發話。余醉上前大聲道：「你這小子聽住，你就算死了亦須返回。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那有甚麼用？」

余醉咬牙道：「好等你那魂靈引路，老夫去替你報仇雪恨。」余醉說罷，就掉過頭去，這位風塵俠客，眼圈竟然紅了。

薛三公心頭一熱，却沒說甚麼，因爲這時裴蕾亦挨近來，鼓起最大的勇氣急急的道：「薛大哥，你千萬要回來……因爲，因爲裴蕾永遠等着你回來。」

余保山亦不禁道：「薛兄弟一切請多保重，余某人平生不會佩服過人，但你是唯一的例外。」

玄通却不說話，盤膝坐下，似在凝神以待，在萬一時便決然出手相助。但衆人均不明白，隔了一道險澗和後面的重重兇險，玄通大師如何出手相助薛三公？

薛三公向衆人點點頭，便蓄勢以待，一陣山風吹過，他便藉勢一個飛掠，躍上此岸的巨樹梢上，他凝立於三丈高的樹梢，那樹枝和樹葉竟然紋風不動。

又一陣山風吹過，薛三公突地從樹梢彈出，四肢平伸，便如一隻展翅大鵬，颼颼的滑翔飛行！下面是雲霧繚繞的萬丈深淵。

片刻間，薛三公便已竄過山澗的數丈距離，凌空降落在對岸的巨樹樹梢之上。

「鵬縱凌虛！好輕功！豈料失傳百載絕頂輕功今日甫見！」余保山不由在對岸暗地喝了一聲采。

這時但見薛三公舉目向四周一瞧，便從樹梢上滑行，轉瞬便失去了影踪。

## 開壇對話　解決紛爭

此時已是山中的上半夜，玉山羣峯一片寂靜。山風吹拂，陡增山地間的陰森肅殺。

薛三公躍下樹梢，這才知道山澗這面竟是玉山主峯的一座平台，平台後面數十丈遠處，便是那座雲虛觀。但並非側峯上的那座雲虛觀，顯然玉山主峯最近才新建了這一座雲虛觀。

隔了數十丈遠，薛三公便感到這座雲虛觀殺氣瀰漫。他暗道雲虛觀四周，起碼潛伏了數名一等一的高手守衛！那雲虛觀內的主人到底是何方神聖，竟有如此氣勢？

薛三公向前欺近，但也不敢過於接近，在雲虛觀十丈遠外的巨樹上伏下身來，向觀內遙觀，十丈的距離，對薛三公來說並非一個很遠的距離，因此雲虛觀內的情形，他瞧得一清二楚。

雲虛觀內，大殿上供奉的並非道教的祖師爺太上老君，而是佛門中的元老彌勒佛。

薛三公心念電轉，驀地憶起近年江湖間流傳的一則傳聞，說是有人在洛水之畔，撈獲一塊白石，白石上面刻有「聖母臨人，永昌帝業」的字句，又傳言這位聖母，乃佛祖元老彌勒佛轉世臨凡。薛三公暗道雲虛觀內竟然轉奉彌勒佛，不知是否與此事有關？

薛三公正欲再冒險欺近查察，就這時大殿內忽然走出一位道姑，雖然隔了十丈，但道姑的形貌薛三公仍然清楚入目。

但見這位道姑鳳目重瞳，不怒而威，眉宇間隱隱透出一種不可言狀的肅殺，一望而知是一位武功極厲害的人物，但她的年紀卻只有二十五、六左右。

伴在道姑左右的，是一對道童，兩人非常俊俏，比之美女猶有勝之，兩人的面貌酷似，活似一對粉臉含春的孿生姐妹，但他們的確是如假包換

的男孩子，伴在一位年輕貌美的道姑身旁，這情景就十分詭異而又香艷。

薛三公暗暗皺眉道：「此道姑威而邪，再配上兩名妖道童，當眞邪門之極也！」

就在此時，大殿外又走進一位僧人打扮的高手，向道姑合什稟道：「稟聖……」

「咄！該叫明明師太！」道姑斥道。

那僧人萬分惶恐，連忙垂首而立，道：「是！是！奴才該死！明明師太，一切已按師太吩咐準備妥當，請隨奴才到殿後察看。」

道姑——明明師太這才微露笑容，道：「不必察看矣！就按平日佈置便可！你只說說今晚想出甚麼新的玩意？」

僧人恭而敬之的稟道：「回師太，今晚奴才等特別爲師太預備了一件不世奇珍，師太試試便知其奇妙之處了。」

明明師太嘻嘻一笑，道：「你這奴才，賣甚麼關子，到底是甚麼寶貝？莫要逗我空歡喜一場！」

僧人合什道：「奴才就算有天大的膽子亦不敢在師太面前弄玄虛，師太最欲得到的是甚麼寶貝？」

明明師太一聽，動容道：「莫非是那乾天圖？」

僧人忙垂首道：「奴才等該死，奴才等雖然久經努力，但眞的乾天圖尚未到手，有負師太的厚望。」

明明師太冷哼一聲道：「我就知你等弄來的必非這天大寶貝了！你等花了偌大的力氣，只換來一幅假圖，被人蒙騙了尚不自知，好糊塗的奴才，爲甚麼不順藤摸瓜，從假圖人身上尋出眞圖？」

僧人忙道：「是！是！奴才等已按師太吩咐活動去了，師太請放心，不久必有絕妙佳音回報，但師太急欲得到的第二件寶物，奴才等已萬幸弄到手了。」

明明師太一聽，在惱怒中才轉而有了喜意，但又制止僧人往下說，道：「好！不必往下說了，我自會驗看，到底是否眞的如此神奇。」

僧人諾諾連聲，退了出去。

明明師太然後一左一右携着兩名道童的手，嬌聲道：「你兩個小鬼頭，大概也心急如癢了吧？走啊，這便領你二人去一試便了。」

這時的明明師太，與片刻面對僧人的威儀簡直判若兩人，倒似一位面對情郎飽含春意的淫蕩少婦。

在樹梢之上的薛三公把一切瞧在眼內，這時他不禁又驚又感駭然。暗道原來乾天圖竟是這位道姑打扮的女人所謀！但她到底是誰？竟有如此驚人的財勢？不但可以出二萬兩黃金重酬，更可以把一等一的高手如奴才般呼喚差遣！薛三公還從沒風聞江湖上有這樣一位令人驚駭的女人！而且，若把那些出手劫奪乾天圖的朝廷錦衣衛聯繫起來，眼前這女人豈非連皇帝老子也懼她三分麼？

薛三公就算再精明，也委實猜不透眼前這奇女子的身份。

他想了想，便從樹梢躍下觀後，在夜色下，觀後有一處地方閃閃發光，原來是一座山上新建的浴池。

這時，明明師太和兩名道童已來到池畔，池周寂靜無聲，似乎連一個多餘的人也沒有，但薛三公深知，不知有多少一等一的高手在暗中戒備護衛！

薛三公不敢動，也不能動，因爲他的目的是探明眞相，並非斷殺。

明明師太携着兩名姣童來到池邊，池邊的白石上有三個大金字，曰：浴鳳池，在白石之上，這時已放了一個錦盒，大概是那僧人所稱的寶貝，早就悄悄放置於池旁，專等明明師太來試用。

明明師太佇立在白石上的錦盒前面，兩名姣童爭相捧上錦盒。

明明師太嘻嘻笑道：「小鬼頭心癢難煞了麼？嘻，哪就快打開來，好與你等快活便了。」

兩名姣童嘻嘻哈哈的打開錦盒，向明明師太呈奉。

薛三公凝足內力一看，原來錦盒裏面盛的，竟是一塊黑得發出光的小石！他暗暗驚疑道：「這小小的黑石，卻有甚麼妙用，竟如此隆而重之的獻呈給她使用！」

明明師太嘻嘻一笑，作了一個古怪的手勢。於是姣童一人捧着錦盒，另一人竟替明明師太寬衣解帶起來。

片刻間，明明師太便被姣童脫得赤條條的一絲不掛！那兩名姣童也自己動手脫光了衣服，然後一人手捧黑石，另一人扶着明明師太一道走下浴鳳池。

這一幕眞瞧得薛三公目瞪口呆，心道普天下的尼姑荒淫，大概要拜這位明明師太爲祖師鼻祖了。

但更令薛三公吃驚的事尚在後面，所有這些，薛三公平生均聞所未聞，更不必說目睹了。因爲委實不敢想像，一位女子竟會迷戀於這等古怪奇特的享受。

原來這時三條肉蟲站成了一排，兩名姣童伴在兩旁，明明師太則站在中間，明明師太接過那塊黑石，往池水裏一浸，突地，便有一隊小魚向黑石游戈過來，小魚成柳葉狀，分三色：緋紅、紫黑、銀白，衆魚成列隊而至，就如羣臣向皇帝朝拜。

魚兒朝拜的不是皇帝，而是明明師太的赤條條的雪白肉體！魚兒在她光裸的身上吻吮一會，便即游走，然後第二批又蜂湧而上，粘住雪白的肉體啄吻！很快，明明師太的雪白肉體便抖顫起來，發出一陣陣聞之魂消的呻吟。

最後一批銀白色的魚兒游上來後



，似乎特別有靈有性，別的不理，專門集中向明明師太身上最敏感的部位進襲。

明明師太抖顫得越來越厲害，嘴裏快活的呻吟聲卻越來越响，最後，簡直是聲震四野，驚天動地了。

最後，明明師太似乎再也難奈那魚兒的進襲，一叠連聲的叫道：「……快！快！快把誘魚石擧出水面，不然，我便被牠們弄死了。」

一名姣童嘻嘻一笑，把那黑色的小石捧出水面，放回錦盒，走回池中。明明師太早已逼不及待，把兩名姣童一齊拖落她的身上，花樣百出的玩起來了。

薛三公嘆了口氣，暗道天下的淫男淫女瞧得多了，但只怕把那些人集中起來，也抵不上這浴鳳池的無限春光！

驀地！方才明明師太的話又跳進薛三公的腦裏，他心中一動，暗道：「不錯，那黑色石頭便是誘魚石！那裴淳正爲此而喪命的寶貝之一！但那乾天圖的秘密到底在何處？」

薛三公心念電轉，便不想再在浴鳳池逗留下去，他一個飛掠迴旋，便已到了雲虛觀前。他留意了一下雲虛觀的動靜，知道此時衆高手均已聚在浴鳳池四周，雲虛觀的防衛必然鬆懈，正好趁此機會進去查探動靜。

薛三公蓄勢以待，突地從衣袖中抖出一把二尺軟劍，這是薛三公輕易不露的防身武器，事實上，要他出到兵器的機會也委實不多，因爲他的無極神功可以把一片樹葉也化作飛鏢！顯然這時薛三公也意識到對手的厲害了。

薛三公判定雲虛觀已無埋伏，便縱身一躍，一個大鵬展翅，從幾丈開外的樹頂，越過墻垣，飛進雲虛觀。

就在他雙脚觸地的霎間，薛三公已知危機將至，因爲他的脚尖所觸之處突然一動，這通常是觸動暗器機關的表示。他正欲提氣再次躍起，但已然稍遲，他的身子雖然已飛在半空，但一張結滿尖刺的鋼絲兜頭罩下，在半空中把他罩住，隨即往裏猛收。

這個暗器機關大概已不知送掉了多少江湖人士的生命了。

但今日碰着的是薛三公，只見他尖嘯一聲，手中的軟劍一抖，霎時飄起劍花千朶，射向鋼網，只聽一聲裂帛聲响，薛三公的身軀便從鋼網中衝天而出。

但薛三公雖破了鋼網機關，但卻因此驚動了警報訊號，一串清厲的尖嘯隨即向四周傳了出去。

薛三公知道危機已臨，因爲報警訊號一旦發出，此地便會立成龍潭虎穴。

薛三公不敢逗留，飛身欲離雲虛觀，但他剛躍出大殿，立刻便有一名禿頭僧人攔住去路，與薛三公打個照面，也不打話，反手覆雲，單掌推碑，劈手便使出峨嵋派空手奪白刃的須彌掌！

薛三公冷哼一聲，手中軟劍一抖，劍花千朶，竟全數罩住禿頭僧人的三十六路絕穴。

禿頭僧人大概也知道今晚碰到的對手非同小可，須彌掌僅到一半便疾速收招，轉身向大殿奔去。

薛三公也不追趕，欲趁此機會躍出殿外，但就在此時，一記無聲無形的陰勁已猛然襲來，饒薛三公身負無極神功，亦感氣息一窒！而陰勁接踵而至，似乎是集數大高手輪番發掌擊至，令薛三公不得不運氣相抗，但僵持下去薛三公深知必非其敵，因爲對方數人，自己的眞力再强，亦終有枯竭之時。

薛三公掃一眼佛殿內，忽見白衣一晃，心中一動，暗道這白衣好不眼熟，莫非便是那明明師太從浴鳳池匆匆返回佛殿？哼，擒賊先擒王，待薛三公把你擒了，還怕你的奴才不乖乖讓路麼？

薛三公心念電轉，便猛一咬牙，暗運無極神功中的「推」字訣，無極神功向前面陰勁襲來之處猛地推出，只聽對面陰暗中一聲悶哼，顯然已有人抵受不住神功的威力，不支倒地，非死即傷。

薛三公趁對方逼來的陰勁略緩，向佛殿內飛掠而進。

突地，殿門洞開，火把齊明，一羣僧人擁出明明師太，衣飾素白，滿臉威儀，哪有半點片刻前驚人妖艷？

後面已有八名僧人排列在薛三公四周，再加上前面的八名僧人，眞箇有如銅墻鐵壁。

薛三公微微冷笑，蓄勢以待，準備向明明師太作驚天一擊！

「壯士且慢動手，你等暫且退下！」忽地，明明師太手執玉如意，一聲嬌斥。

衆僧人一聽，誰也不敢違抗，立地退爲兩列，把明明師太露了出來，與薛三公相對。

明明師太道：「壯士從何處來？爲何夜闖雲虛觀？」

薛三公冷哼一聲，道：「我乃江湖一名浪子而已，你問怎的？」

明明師太微笑道：「普通一名江湖人，豈有壯士如此高功力？方才壯士一招以硬抗陰，便已令人刮目相看矣！」

薛三公冷冷道：「師太所作所爲自己心知肚明，說來說去，師太能否容我問三句話？」

明明師太微笑道：「可以，但你也須答應我一個條件。」

薛三公冷笑道：「是甚麼條件？」

明明師太道：「若你問的三句話，我均坦率直道，令你滿意的話，你亦須親口答應，你日後決不與我爲敵！」

薛三公道：「答應又怎樣？不答應又怎樣？你試說說看。」

明明師太道：「你答應了，我便坦白直告你那三句問話，不答應麼，你試想想，你會怎樣？你只會死得更加悽慘。」

薛三公大笑道：「這樣說，我是答不答應都一樣難逃一死，若答應了，你便可以從中摸出一點內情。」

明明師太微笑道：「自然也可以滿足了你死前的求知慾望！但無論如何你均必須死，因爲只有死人才永遠不會與我作對！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好！那我答應了，且看師太如何置我於死地。」

明明師太微笑道：「那你可以問第一句話了。」

薛三公略一沉吟，便道：「請問師太的俗家名是甚麼？」

明明師太微一怔，似乎料不着薛三公竟會問這話，她略一猶豫，終於道：「你知道你問這話的後果麼？你若收回這話，你或許尚有一分生機，但若問了，便連最後一線生機也失去了。」

薛三公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我在江湖行走，亦有一個規矩，就是已說的話決不收回，至於後果如何，我自己也清楚不過。」

明明師太仍爲薛三公的勇氣所動，目注薛三公，一會才可惜似的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可惜！可惜！『武家蓮塘花自開』，我回答你的便是這話。」

旁立的衆僧均不知明明師太此話何指，但薛三公卻點了點頭，道：「那第二句話是，乾天圖和誘魚石，於你哪種重要？」

薛三公此言甫出，旁立的僧人中，爲首的一名黃衣僧及一名紅衣僧均面色一變，就欲出手擊斃薛三公。但明明師太卻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好！就讓你臨死前得個滿足吧了，我以爲，江山與私人享受，兩者均一樣重要，並無高下之分。」

薛三公睛光一閃，又續道：「好！師太果然有男子氣概！然則殺人奪寶，豈是成大事者所爲？」

明明師太大笑道：「一將功成萬骨枯！壯士行走江湖多年，竟連這點道理也不懂麼？好，你三句話都獲得答案，而且我敢保證其中並無半句虛話，如此，你自問死而無怨了麼？我只是替你幕後的主人可惜，竟把上乘的人材白白推來送死！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我有甚麼主人？師太欲趁我分神之際套出內情，那是白費心機！況且……」薛三公一頓。

明明師太截道：「況且甚麼？」

薛三公笑容不改，道：「……況且我也不見得就會死在你的雲虛觀……」

薛三公話音未落，已疾射而至，劈手便欲把明明師太擒下！衆僧竟來不及阻截！

明明師太竟臨危不懼，反而把手中的玉如意向薛三公一送，薛三公攫抓之下，抓住的便不是明明師太，而是她手中那柄玉如意！

就在此時，玉如意突然從尖端射出三枚唸珠，直衝薛三公的臉部。薛三公疾忙用手向唸珠一抓，念珠被他抓住了，但卻立刻破碎，彈射出一陣濃煙！

薛三公知道不妙，他委實料不到明明師太竟伏有這一下殺着，他不敢硬闖，只好先行避過衝鼻而來的濃煙。就這般一緩，明明師太已然退後，衆僧人一擁而上，把她與薛三公隔開了！

薛三公這一下失策，付出的代價就很重。

薛三公雖然已窺出明明師太身負上乘武功，但估料不着她原來還是用毒的大行家。明明師太用連環殺着，放出消魂丹，令人防不勝防，許多人都欲殺明明師太，但許多人都壯志未酬身先死，因爲明明師太的智機和鎮靜，斷非普通江湖人士所可企及。

薛三公似乎也着了明明師太的道兒。因爲他雖然避過了大部的消魂丹的煙霧，但呼吸間仍然覺得有一縷淡淡的香味，鑽入鼻子中，直衝上腦，令他立刻便有一種昏眩欲醉的感覺！

雖然衆僧人有四名亦中了消魂丹而倒下了，但爲首的黃衣僧和紅衣僧卻佇立不動，似乎對這消魂丹渾然不理，又似乎他兩人已達能自閉全身呼吸穴脈的內功最高境界。

薛三公自負就連他的無極神功亦有所不及，因爲明明師太絕對不會事先向衆僧人留下解藥，不然，四名僧人亦不會在猝不及防下倒地不起。但黃衣僧和紅衣僧居然毫無異樣！

薛三公心念電轉，便似乎失了鬥志，他的身形猛地向上拔起，但只升了一丈，便如大鵬斷翼，「砰」的掉落地上。

黃衣僧冷哼一聲，一步跨前，便欲立斃薛三公掌下！

「黃大師掌下留人！留着此人尚有妙用！」明明師太忽然格格一笑道。原來黃衣僧姓黃，明明師太對他亦格外客氣。

「紅大師，請用鎮穴釘封住此人穴脈，待他清醒後再慢慢審問！」明明師太轉頭吩咐紅衣僧人道。

「是，遵命。」紅衣僧人答應一聲，走上前去，取出三枚幾分長的尖釘，向薛三公一抖，尖釘破衣而入，沒入薛三公的體內，在腰椎處留下三個白色凹陷。

「嘿嘿！如今此人已被老衲封了命門三脈，就算他有驚天內功，亦難逃脫矣！如不聽話，立教他骨蝕肉爛而死！」紅衣僧嘿嘿冷笑道。

明明師太格格一笑，似乎因捉了薛三公而大爲高興。她吩咐紅衣僧道：「好極！那就相煩紅大師關押此人，切勿教他遁去。」紅衣僧微笑點頭。

黃衣僧大笑道：「中了紅老兄的鎖骨釘，尚能逃走的，除非他是不食人間煙



火的大羅金仙！」

紅衣僧嘿嘿道：「他中了我的鎖骨釘尚可生存三數日，但若中了黃老兄你的截脈掌，此刻他只怕已是死人矣！」

明明師太一聽，知兩人素有心病，此刻這老毛病又犯了，便忙微笑道：「兩位均是本座的大功臣，日後論功行賞，一般平起平座無分高下好麼？」

黃衣僧、紅衣僧二人這才相視嘿嘿一笑，不再鬥口。紅衣僧着其餘兩名僧人，抬起薛三公，押去大殿後側。原來這是一座連在佛殿之下的地牢，地牢裏面躺了許多人，可惜這些人都不會說話，因爲躺着的全是寒森森的白骨。

薛三公亦被扔進地牢，他仍然昏迷不醒，他的身下是一堆堆的白骨，而且很快就會添多一副，因爲白骨上面的人這時差不多已是一副活骷髏！

* * *

薛三公的眉毛忽然動了一下，這是片刻後，紅衣僧人離開的一霎間。

然後薛三公的眼皮便睜開了一線，當判定四周一片靜寂，薛三公便緩緩的挪起身來，盤膝而坐，雙目微閉，似已進入渾然無物無我的至虛境界。

就在此時，薛三公的耳邊便傳入一陣熟悉的聲音，但那是隔了數座山峯的遙遠的呼喚喃頌聲：「……阿彌陀佛……薛——施——主——阿彌陀佛……」

薛三公立刻便醒悟這呼聲來自何處！他迅即亦發出訊號道：「……玄——通——大——師——我已聽到你的呼喚！」

在寥寂的夜空中發出呼叫訊號的人，果然是玄通大師！此時他正在山澗的彼岸，亦是盤膝而坐，雙目低垂，兩手合什於胸，眼觀鼻，鼻觀心，氣息似已靜止，但只見他的嘴唇微微嚅動。他保持這種狀態已達兩個時辰了。這兩個時辰，亦即薛三公夜闖雲虛觀的兩個時辰。

瘋酒怪余醉和飛穴聖手余保山在不遠處凝神戒備，只防有人偷襲。裴蕾默默立在玄通大師的身後，以作護法。因爲余醉和裴蕾對余保山依然不大放心，唯恐余保山心性不定，趁玄通大師運功之時，對他不利。

余保山卻在暗地苦笑，因爲這時他就算有異心，亦萬萬不敢輕舉妄動，玄通大師在運功之時，週身竟有一股氣勁籠罩，余保山雖遠在丈外，依然感到玄通大師周遭氣勁的壓逼，令他不得不暗暗運功相抗，否則，他的心神便立感迷幻！

於此情形下，余保山若敢妄動，豈非拿自家生命開玩笑？

這時，玄通大師的身體忽然微微抖了一下，原來，他也接受到薛三公在那面發出的信號了！於是隔着數重山峯，當世兩大高手竟以無尙的神功，達至心意相通的至高境界！

玄通大師道：「……薛施主，情形如何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很好，但尙須花一點功夫，以除去薛某身中的鎖骨釘！」

玄通大師道：「憑施主的修爲，如何會遭人暗算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若非如此，便難查明對方的眞面目！但區區的迷藥和鎖骨釘，也還困不住薛某。」

玄通大師忙道：「很好，但薛施主勿再過耗內力，待老衲在此發氣勁助你！」

薛三公這時的無極神功已發揮到頂峯狀態了，他一面以無極神功與玄通大師的玄幻神功相呼應，達至心意相通的地步，另一方面又以無極神功逼出體內中的鎖骨釘。這時他一聽玄通大師相助之言，知他言出必行，便不敢遲疑，當即張開丹田，以備接收玄通大師發來的氣功。僅片刻，薛三公便突感丹田一震，立刻便有一股渾厚的氣勁注入丹田，他只覺渾身燥熱，大有飽脹欲裂之感。

薛三公那敢怠慢，他當即運勁把外來的氣勁導向腰椎命門三脈，突聽「噗！噗！噗！」的三聲響，三枚寒光閃閃的鎖骨釘已被逼出體外，餘勢未止，竟然直直的盯在後面的牢壁之上！

拔除了障礙，薛三公的無極神功已可以自由發揮到頂點了。

薛三公發聲道：「多謝玄通大師出手相助！薛某已行動自如矣！」

玄通大師在那面呼應道：「薛施主不必言謝，能與老衲的玄幻功相呼應的，當世之中唯薛施主的無極神功而已！」

薛三公道：「大師原來早已窺透薛某的武功家數！」

玄通道：「若非如此，老衲亦斷不會容薛施主身犯險境！因爲若我等齊上，對方高手如雲，徒增傷亡而已！薛施主既身具無極神功，老衲替你打通玄關時，便已斷定無極神功是唯一可與老衲的玄幻功相互通的功夫，老衲因此可以遙相呼應，在必要時發氣相助，比老衲直接出手强多了！」

薛三公道：「如此薛某明白大師一番苦心矣……下一步如何行事？大師有甚麼高見？」

玄通大師道：「然則薛施主已明白乾天圖和誘魚石兩大寶貝的眞相了麼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大處已了然，小節尙感迷惑！因此薛某才不惜以身犯險，留了下來。」

玄通大師在那面沉默了一會，又發來訊號道：「薛施主於大處明白了甚麼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出手謀奪乾天圖和誘魚石的主人是一位妙齡女子，此事果

然驚天動地，因爲那女子隱隱中透出一股王者氣象！因此此事必與朝廷的巨變有莫大牽連。女子表面上是一位道姑，號明明師太，但薛某曾套問過她的俗家姓名，她曾以一句『武家蓮塘花自開』作答，薛某愚昧，未知是否虛妄之言？」

玄通大師沉吟片刻，便道：「明明師太並沒騙你！她答你一句『武家蓮塘花自開，已隱含姓名在其中。」

薛三公恍然悟道：「她的俗家姓氏莫非是武麼？」

玄通道：「薛施主已參透一半矣！」

薛三公道：「是！但『蓮塘花自開』又是甚麼意思？」

玄通道：「蓮塘中開的是甚麼的花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那自然是蓮花！」

玄通道：「蓮花又名叫甚麼？」

薛三公道：「那便是荷花吧……莫非明明師太的俗家姓名叫武荷花？」

玄通在那面微笑點頭道：「正是如此！然則乾天圖的眞相，薛施主已明白大半了麼？」

薛三公點點頭，道：「雖已明白大半，但尚有疑問，正欲查明！」

玄通大師道：「天機但能明白一、二，已屬萬幸，何況薛施主已了然大半，若尚不知足，便難免步入魔道矣！薛施主請一切好自爲之！」

薛三公沉吟了一會，便頷首道：「是！大師所言是極！」

玄通大師微微一笑，道：「然則薛施主難道還不明白如何處之麼？」

薛三公決然道：「是！薛某明白大師之意！自當迅速行事！」

玄通大師聽薛三公的語氣中殺機忽然大熾，便忙道：「凡事可行則行，切勿逆反天意玄機！施主務須緊記老衲之言。」

玄通大師在山澗那面道畢，傳入薛三公耳畔的聲音便戛然而止。

薛三公知玄通大師此時已停止發出氣勁，他便緩緩收蓄無極神功。他呼出一口眞氣，突覺自身軀體內，內力大熾，有如江河奔湧，怒潮澎湃，不可抑止。薛三公知道，玄通大師畢生的修爲功力，在無影無形中，以移形換影的無上佛法，與自己的無極神功已滙成一體，此刻他的身上，已集中了當世兩大高手的功力！

薛三公更不猶豫，馬上躍身而起，手抓地牢鐵欄，指粗的鐵條被他一拗，竟如稻草般折斷了！

薛三公躍出地牢，疾如電閃般掠進佛殿內堂！內堂裏面，正是明明師太和那兩名姣童的居所，豈容人輕易闖進？

薛三公身形甫現，一名僧人手掄大刀，一招「大蟒穿林」，直劈薛三公的雙腿！

薛三公側身讓過，僧人由於太快太猛，腳步踏空，一個踉蹌，登時露出空門，被薛三公飛起一腳，竟如破瓜般的踢飛了三丈有多！

薛三公入內室，突地一紅一黃兩僧已擋住去路，黃衣僧一見薛三公不禁一怔，道：「咦？你竟能自拔鎖骨釘？果然有兩下子！」他話音未落，便以成名絕招的「截脈掌」向薛三公的心脈削來！

紅衣僧亦感駭然，他再也不敢怠慢，因爲裏面便是明明師太的卧堂，萬一有甚麼閃失，這亂子就鬧得大了！因此他驀地拔出一根金笛，湊於唇邊，卻毫無音響發出。

「無聲金笛。」薛三公一見，心中亦不由一寒，他避過黃衣僧的淩厲一擊，連忙自閉穴道，以防萬一，因爲他知道「無聲金笛」的厲害，笛音飛入的並非耳朵，而是全身的穴道，一經笛音觸及，全身穴道便會自動大開，內力眞氣立刻外洩，頃刻便成一堆爛泥！

薛三公隨即向紅衣僧搶近，他恨他的鎖骨釘的歹毒，出手便是無極神功的「殺」字訣！這「殺」字訣唯一的特點便是殺，而且是最厲害的殺！而且這時薛三公身上已滙集玄通大師的畢生修爲，當眞非同小可，紅衣僧竟被這股猶如雷霆重炮的殺氣封住了全身的內力！根本失去了任何接招的勇氣，嚇得呆立不動，任由薛三公的二指戳到！

「二指禪。」

黃衣僧一見，不由失聲驚呼，他雖然與紅衣僧素有心病，但大敵當前，卻不敢不救，當即亦以五指，疾插向薛三公的腹部！黃衣僧這一招叫「圍魏救趙」，令對手不得不撤招，先求自救。

好個薛三公，「二指禪」去勢不變，直插紅衣僧人，腹部同時一收，以迎黃衣僧的五指進襲。

黃衣僧的五指先行插到薛三公的腹部，狠毒的氣勁立從指尖射出，如同五把尖刀刺向薛三公的臍眼！

薛三公的肚腹一收，黃衣僧立即感到對方臍眼處熱浪滚滚，五指猶如探進油鍋！嚇得黃衣僧疾縮，但已被腹力吸住，休想移動分毫！

薛三公二指插向紅衣僧的雙眼，紅衣僧自知已難逃一死，便乾脆閉起雙目等死。薛三公心有不忍，二指便稍微偏開了點，沒插向紅衣僧的眼部，而點向紅衣僧的眼脈，令他立即雙眼緊閉，如同瞎子！

薛三公趁勢回招，左右手齊發一掌，竟把武功蓋世的紅、黃二僧打出了內堂！

薛三公轉身搶進內堂，但見內堂一座錦帳裏面，似有三條人影，他立即想起浴鳳池荒淫的一幕，心中一怒，便怒斥一聲道：「既是惹禍生事的妖物，留來作甚？老子送你上路便了！」

薛三公聲起掌發，但聽砰的一聲，錦帳幃床早已四分五裂，木屑飛濺，但



唯獨不見有任何屍體跌出！

就這時，一聲格格嬌笑已然响了起來：「壯士好威猛的掌力！眞令人好生欽羨！壯士若肯歸順本座，擔保你不出三年五載，便位居大將軍寶座！」發聲的正是明明師太！

薛三公怒道：「你這個意圖謀反的淫婦！薛某人恨不得立斃你於掌下！」

明明師太笑道：「若你能輕易殺我，本座亦不敢妄動窺伺皇位之心矣！本座行事從不計較個人恩怨，只要是可用之材又肯爲我所用，本座只有厚愛，斷無仇恨！壯士請好自爲之！否則，佛堂內殿，便是你葬身之所了！」

薛三公怒道：「薛某聲隨掌到，大可先把你斃於掌下！以報裴淳正被殺之仇！」

明明師太大笑道：「爲求目的不擇手段，這是求皇之道，試問當今天子，是否弒兄殺弟而自立？本座與他目的一般，手段不同罷了！況且裴淳正被殺一事，實非本座的本意，只是裴淳正已抱以身殉君的念頭，自我了斷，本座因他的死亦大爲可惜，當日追殺他的錦衣衛鬼爪手段雲來已被本座賜死了！一命抵一命，壯士還侈談什麼報仇！」

薛三公一聽，不由愕然。心道她說的雖然强横，但也並非全無道理，看來倒是薛某一時衝動，插手錯了！

薛三公微怔之間，外面的黃、紅兩僧已率領衆僧，把佛堂重重圍住。

「不可傷此人生命……」明明師太的聲音叫道。

但紅、黃二僧已殺紅了眼，況且今晚兩人齊敗於薛三公手下，傳了出去，二人也別想再在江湖上混了！因此不理明明師太的禁令，怒吼一聲，道：「殺！」

此令一下，早已潛伏屋頂的衆僧揭起屋瓦，無數烏黑發亮的火藥彈便射了下來，隨即，便有火種接踵射入，若一旦引燃火藥彈，便任薛三公三頭六臂，亦難逃粉身碎骨的厄運！

此時上下左右皆斷了退路，薛三公臨危不亂，驀地憶起玄通大師勿逆天機行事之言，便決意退走。但此時除了背後那通向山澗的山墻外，其餘皆被火藥彈封住了！

好個薛三公，驀地凝運神功，腹部一縮，雙腿向後一蹬，猛聽「篷——嘩啦啦」一陣斷磚裂石的巨响，薛三公竟從背後山墻衝出一個缺口，飛出屋後，隨即猛一旋身，猶如一頭碩大的鵬鳥，向山澗對岸滑翔而去！

湧進佛堂的紅、黃二僧以及衆僧人，目睹神功，不禁驚得呆若木鷄！

山墻之上，留下了一個大缺口，其形有如一個「大葫蘆」，向世人留下無盡無休的震懾和疑惑。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半月後，在龍山少林寺，又幾乎被人鬧得天翻地覆！

原來銅屍、鐵屍、樹魔、石魔等四大魔頭，竟糾集了黑道中近百名高手，大舉向龍山少林寺進犯。

四魔的用意是上龍山少林寺逼玄通大師道出乾天圖的秘密。

此時龍山少林寺只得玄通大師和三數小和尚，就算玄通大師武功超絕，又如何鬥得過四大魔頭和近百名黑道高手？

而且玄通大師心性祥和，不願以重手法斃敵於寺內，因此纏鬥片刻後，寺中的小和尚便已悉數受傷倒地！

玄通大師這時依然盤坐於佛堂，雙手合什，似已入渾忘物我的至虛境界。

四大魔頭率衆向玄通大師步步進逼，但玄通大師依然雙眉低垂，雙手合什，眼觀於鼻，鼻觀於心，毫無反應，也毫無動作。

樹魔與鐵屍很鬼，先就停下腳步。但石魔與銅屍卻心急求功，哈哈怪笑一聲，邁上兩步，銅屍便怪叫道：「老和尚！你不怕死？」

玄通大師動也不動。

銅屍大怒，道：「你敢小覷老子？老子來了！」說着，銅屍作勢舉掌要劈玄通大師。

玄通大師依然渾似不見，連眼眉毛亦沒動一下。

銅屍果然被激出眞火了，他哇哇怪叫一聲，怒道：「就算你老和尚功力通玄，老子打不過你亦先打一半！誰教你這般輕視老子……」

銅屍話音未落，右掌直拍玄通大師的腦殼光頭！玄通依然不動。

銅屍這一掌拍下去，便十個和尚頭亦被他的驚人掌力敲碎了！

但銅屍這一掌拍下去，卻再也抽不起來，不但抽不起來，臉上反見露出欣喜的笑容，可惜卻不能作聲，一副痴痴迷迷的模樣。玄通大師的嘴唇微動，但誰也聽不到他說什麼。

石魔大叫道：「銅兄！怎的了？你這一掌竟然打出兩個呆子？」

樹魔卻已瞧出異樣，陰陰笑道：「你才是呆子！你不見銅兄的模樣麼？他那副笑容呵，分明是極受用的模樣，莫非玄通這老和尚弄甚妖法，把銅兄迷住了麼？」

石魔一聽，又驚又喜，道：「好極！老子趁玄通老和尚運功之際，這便過去一掌把他斃了！」

鐵屍冷笑道：「你打死玄通，銅屍便永遠痴迷了！你正好趁此除去一個心腹大患！」

石魔怒道：「你這是以那個見鬼的君子度那個該死的小人之腹，老子本意是救下銅兄，豈是害他？」

鐵屍冷笑道：「此刻玄通老和尚已把銅屍周身的穴道封住，又以驚人大法運眞氣擾亂銅屍的心神，於此關頭，你把玄通打死，銅屍的穴道便無人可解，他的心神亦永遠被玄通打入的眞氣困鎖，你這一掌，豈非一掌兩命麼？」

石魔深知鐵屍心思過人，他既這般說，料必果眞如此，便轉怒爲驚，道：「如此豈非無奈玄通禿驢麼？」

鐵屍沉吟不答，似在苦思對策。

樹魔忽然道：「爲今之計，唯有以硬碰硬此法矣！」

石魔驚道：「如何以硬碰硬？玄通老和尙功力通玄，普天下誰敢與他以硬碰硬？」

樹魔微笑不答。鐵屍卻忽地點頭道：「不錯，唯有硬碰硬！集我等四人之力，把玄通的眞氣先逼回去，救出銅屍，然後一舉壓迫玄通，令他吐露實情！」

石魔一聽，喜道：「好啊！若集四魔之力，與玄通果然有得鬥！這便上啊，猶豫怎的！」

石魔性格單純，說做就做，他說罷，便一步踏前，伸出雙掌，抵在銅屍的背上，以便向他輸送眞力，助銅屍脫身。

石魔這一掌按下去，他已運足九成的功力，在這股力度之下，便石頭也粉碎了。但卻奇怪，石魔這一掌按在銅屍背上，銅屍臉上的笑容不見了，代之而來的是怒容。而石魔狠狠的神情也失去，卻換了銅屍方才的笑臉！就好像片刻之間，兩人已經換了位置似的。

鐵屍一見，尙在猶豫，但樹魔見此，卻沉不住氣了，他愛護石魔心切，便也不顧三七廿一，疾衝上前，發掌抵在石魔背上，一面發送眞力，一面向鐵屍大叫道：「上！你再不上，老夫便先把銅屍斃了！」

此時鐵屍亦不敢猶豫了，他深知樹魔心狠手辣，自己若再不上前出手助力，說不定他眞會趁機把銅屍斃了！

鐵屍搶前一步，也把掌抵在樹魔的背上。

四魔登時成了一個互爲牽制的格局。樹魔和石魔固然可以把銅屍斃於掌力之下，但他兩人必定逃不出鐵屍的掌力；鐵屍欲趁機消滅樹魔，處於最不利位置的銅屍亦萬難倖免！

因此其勢逼四魔只得同心合力，以便擊倒玄通，才是唯一的救人與自救之法。

四魔拚命催掌力，此時石魔的笑容也不見了，轉到樹魔的臉上，樹魔渾身一抖，但覺一股渾厚之極的氣流直衝他的心肺腦門，他自知要糟，拚命發力抗拒，但終於也敵不過這股渾厚之極的氣流，他一陣恍惚，便也現出笑容。到鐵屍不得不出手，以雙掌抵於樹魔背上時。，樹魔臉上的笑容也不見了，轉爲憤怒，而鐵屍也在片刻間，不得不露出笑臉！

四魔在片刻間，喜怒哀樂交相替換，神情詭異之極。但可惜卻不能作聲，令在四周圍觀的黑道高手目瞪口呆，但誰也不敢上前相助或趁機發難。因爲江湖四大魔頭的名頭委實驚人，誰也不敢冒開罪他們的風險。而且他們亦委實難以相信，四大魔頭聯手的威力，普天下誰能夠抗拒？

這時玄通大師的嘴角卻竟然也露出微笑，但這微笑卻絕非四魔般的痴笑，而是胸有成竹，有所決定的微笑。

玄通大師的光頭終於冒出絲絲白煙，這是他的功力已發揮到頂峯的徵兆。

這時四魔之中的鐵屍忽然哈哈大笑，四魔之中亦唯有他能夠發出笑聲，其餘三魔的神色卻怪異之極。

玄通大師微微一笑，雙眉忽地一抬，眼睛睜開，精光四射，發聲道：「鐵施主爲甚麼發笑？能告知老衲麼？」

鐵屍這時的神智果然已復一半清明，但雙腳被粘住，休想移動分毫。他哈哈怪笑道：「江湖四大魔頭，在大師面前，竟然不堪一擊，這情景豈非很可笑麼？」

玄通大師微笑道：「若鐵施主等並非貪慾薰心，便不會被老衲大法所困，心神亦不致如此恍惚！若心神恍惚，便更深的內力亦無從施展了……鐵施主明白其中的道理麼？」

鐵屍一聽，額上登時冒汗，若有所悟的道：「大師所施乃迷心大法麼？」

玄通大師微笑道：「迷心大法乃旁門邪道，老衲乃佛門中人，豈會施此下流手段？迷心大法能放不能收，一經施之，所受之人便終生痴迷，與死人一般無異，如此歹毒，佛門子弟視之爲魔道，豈可沾手？」

鐵屍迷惑道：「那大師所施的是甚麼大法？」

玄通大師道：「老衲這套功夫乃自創，姑且稱爲玄通功吧，用意乃在渡化邪惡之人，令其收斂邪氣！漸入正道。」

鐵屍冷笑道：「就憑這套玄通功，也不見得就能奈我等！我等雖然被你僥倖困住，但你也一樣難以脫身！若在此時有人向你偷襲，你也一樣難以倖免！」

玄通大師微微冷笑道：「捨卻老衲一體殘軀，渡化江湖四大邪魔，亦可算得佛門大事了！老衲何憾之有？況且江湖畢竟正氣浩然，斷不容你等邪魔橫行！」

鐵屍一聽，激起他的兇性，他眼一瞪，扭身向衆黑道高手大叫道：「各位聽着！老子等四人不幸中了玄通老禿驢的奸計，拚着與他同歸於盡吧了！你等大可任意施爲，上前把玄通老禿驢斃了！」

鐵屍這一着，似乎也大出玄通大師的意料，因爲鐵屍這一聲大叫，四周圍堵的黑道高手便躍躍欲試了，因爲能趁機一擊之下，把玄通大師及四大魔頭斃於掌下，這威名當眞驚天動地！任何人欲揚威立萬，都絕不會放過這一時機，況且這裏面還有一個價値二萬兩黃金的乾天寶圖作怪，這種引誘當眞連爹娘也可以不要了！



而若在此時衆高手上前施襲，玄通大師就算功力通玄，亦萬難倖免，因爲他雖以玄通神功困住四大魔頭，但只是一時僥倖，他再無餘力去反抗任何一位高手的進襲，這時的玄通，就有如一位不會武功的娃兒，在高手面前只能任人魚肉。

玄通歎了口氣，他料不到四魔竟然如此兇悍，拚着同歸於盡，亦不肯認輸。但這時他並無任何抗拒的辦法，只有與四大魔頭同歸於盡這一條絕路！

黑道高手中二名粗大的漢子已越衆而出，桀桀的笑道：「既然鐵大哥甘心情願，黑白雙煞就成全鐵大哥的願望吧了！」

黑白雙煞一直欲獨吞「乾天圖」，只是礙着四大魔頭，不敢輕擧妄動，但若然四大魔頭除去，那黑白雙煞在黑道中幾乎便說一不二了，因爲他兩人的功力，就連四大魔頭亦爲之皺眉，以一對二，四大魔頭誰也不敢冒這個險。

黑白雙煞這一發聲，登時就把衆黑道高手震住了，誰也不敢表示異議。

黑白雙煞桀桀的怪笑，逼到玄通大師的身前，猛地揚起一黑一白的兩隻鐵掌，就欲向玄通大師的光頭猛劈下去！

玄通大師歎了口氣，把雙眼合上了。他自知已難逃一死，只好積蓄一口剩餘的眞氣，以便在自己遇難前，一擧連黑白雙煞和四大魔頭亦斃於佛殿。

黑白雙煞的魔掌正風馳電掣般的劈近玄通大師的光頭，就在此時，黑白雙煞突覺雙掌碰上一股巨大的彈力，就如擊在一隻橡皮鼓上，反彈力直把兩人咚咚咚的擊退了一丈有餘！

黑白雙煞的臉孔刷的發白，也不知碰上了什麼鬼魅！因爲若玄通大師在此時尙能以內力把他二人擊退，那他決非凡人，而是不可思議的天神或鬼怪了！

玄通大師亦微露驚疑，因爲他雖已隱隱猜中來人，但來人在短短半月內，功力竟達如斯境界，卻是令他大惑不解。

就在此時，果然有一人大笑從殿後而出，道：「四大魔頭尋來高手助陣，難道玄通大師便沒有助陣的朋友？」此人正是夜闖浴鳳池的薛三公。

「玄通大師的朋友豈止你一個？難道便把我瘋酒怪撇下了麼！」人隨聲落，一股酒氣撲鼻而來，此人不是余醉是誰？

但隨後又施施然的走進一老一少兩位女子，少的是裴蕾，老的，竟是令黑道中人聞風喪膽的「綿裏吹雪」柯清邪！柯清邪那一手口噴尖針的綿裏吹雪功夫已臻化境，在三丈之內，任你是大羅神仙亦難躲避！黑道中人碰見柯清邪，就如同撞着鬼魅。

柯清邪緩緩而進，掃了佛殿中衆黑道人一眼，嘿嘿冷笑，卻不說話。

衆黑道中人均覺心中一寒，紛紛自忖有沒有痛腳被這柯女怪揪在手裏。

但黑白雙煞此刻就連柯清邪現身也忘了，因爲他兩人被方才出手相助玄通大師那人的神妙奇功弄得目瞪口呆！柯清邪的武功厲害，但就算「綿裏吹雪」亦有跡可尋，出手的人卻無聲無息，無影無形，任你武功多高，碰到這種古怪的奇功均會毫無作用，這才是最令他兩人震驚的。

玄通大師見是薛三公等人現身，心中便頓感一寬，向薛三公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薛施主別來無恙？」

余醉怪笑道：「這小子長命百歲，只是老和尙你差點栽在這些妖魔鬼怪手上！面臨如此浩劫，爲甚麼竟不知會故人一聲？莫非不當我等是朋友？」

裴蕾笑道：「是啊！我師傅亦是風聞四大魔頭進擾少林寺，唯恐玄通伯伯你有甚麼不測，只講慈悲，不施辣手，致被奸人暗算，所以才急急趕來了！」

柯清邪卻只是嘿嘿一笑，並無片言隻字。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薛某自蒙大師出手相助，無極功中的疑惑處已然豁然暢通，因此施展起來更覺得心應手而已。」

玄通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老衲之助只怕尙是其次，薛施主夜闖浴鳳池，雖無所穫，但於乾天圖卻已豁然而悟，乾天圖與無極功同出一源，因此薛施主的無極功才突飛猛進，當眞可喜可賀！」

玄通大師這時與四大魔頭仍處膠着狀態，但卻談笑自若，獨鬥四魔竟顯得游刃有餘，這份功力就着實令人吃驚。

但更令人吃驚的是他剛才一言，此言甫出，在場的衆黑道高手包括黑白雙煞，均感心頭一震，視線倏地轉投到薛三公身上，恨不得立即從他身上弄出乾天圖的奧秘。

余醉一見便大笑道：「妙啊！玄通老兄你這手移禍東吳的好計當眞妙極了！把乾天圖的奧秘往這薛小子身上一推，你便可以專心渡化四魔了！」

玄通大師微笑道：「余施主差矣！老衲豈是嫁禍東吳？因爲解鈴還須繫鈴人，乾天圖的奧秘，到底仍須老衲代爲解釋，以釋衆人的疑惑，免令生靈塗炭，江湖妄生浩劫！」

余醉怪笑道：「然則四大魔頭如何渡化？你又一心不能二用！」

玄通大師微笑道：「解開乾天圖的奧秘，亦即除去四魔的疑惑，疑惑一去，慾念盡消，除去慾念，其暴戾之氣亦就化去大半矣！因此乃一物二用

，一舉兩得之法。」

玄通大師略一頓，便向薛三公點頭道：「薛施主請站於老衲身前三尺，以助老衲一臂之力。各位但對乾天圖有疑惑者，便請站於四周，聽老衲一一代為釋疑便了。」

眾人一聽，誰敢怠慢！均呼的一聲圍了上來。薛三公早站於玄通大師身前三尺，余醉、柯清邪、裴蕾亦於玄通大師四周守護，如此陣勢，黑道中人就算有天大的膽子亦不敢輕舉妄動了。

而且眾人眼見玄通大師竟肯當眾解說乾天圖的奧秘，這是眾人求之不得的事，豈會再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？眾皆引頸企盼，等玄通大師解說這驚天大奧秘。

玄通大師微微一笑，便閉目沉吟，似乎在思索甚麼。這時，四魔中的銅屍依然以掌抵着玄通的光頭，石魔的手掌抵着銅屍，樹魔抵着石魔的背，鐵屍又抵着樹魔的背部，五人連成一線，其狀怪異之極。

玄通大師忽然雙目一睜，微笑道：「鐵施主聽到老衲之言麼？」

鐵屍仍然處於半痴半醒的狀態，聞言怒道：「老禿驢又欲玩甚麼花樣？你欲騙老子上當麼？老子偏不上當！」

玄通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出家人不打誑語，豈有騙人之理？鐵施主若不信，只須仔細聽着，便可明白一切矣！」

鐵屍咬牙道：「此刻老子已中了你的奸計，脫身不得，無奈也只好聽着了！有屁你就快放便了！」

玄通大師微笑一下，不再理會鐵屍。他把目光轉到薛三公身上，道：「薛施主可還記得寺後壁上的圖形和文字？」

薛三公點頭道：「能記住的再也忘不了，忘記了的也再記不起來。」

玄通大師點頭微笑道：「好，薛施主這般說，便漸入此道了。薛施主請把記下的，當眾繪劃出來，老衲可代為解釋，如此，這個震動江湖的奧秘便可以昭然於天下矣！」

薛三公微笑點頭。眾人見狀，豈敢怠慢，早有人把紙筆墨弄妥。

薛三公凝思片刻，然後便提筆在紙上疾書，他握筆的手似乎不屬於他自己，只是受一股神秘的力道牽引，在紙上龍飛鳳舞。

裴蕾在旁邊見了，還道薛三公是文武全才，芳心中不禁又添了幾分愛慕。

但唯有薛三公自己知道自己的苦處，因為他這時的心思竟已不受自己控制，與紙上所繪圖形及文字化作一體，欲稍加停頓亦不可能。

因此僅片刻工夫，薛三公筆下的紙上，便已出現了兩幅圖形和文字。

眾人均目灼灼注視紙上，但紙上繪出的圖形和文字卻令眾人目瞪口呆，因為所有圖形及文字均古怪之極，深奧之處猶如謎語。

瘋酒怪余醉先就歎了口氣，道：「你這小子弄甚麼把戲？你這是寫下無字天書麼？老天，你若要老夫讀懂其中一幅，那不如乾脆拿刀子把老夫的腦袋劈去！」

薛三公不答，手握的筆依然龍飛鳳舞，當他把第八幅圖形和文字繪下時，手握的筆竟停懸半空，雖不能在紙上留墨，卻依然飛舞不停，當眞有如在描繪無字天書！但他的額上卻已大汗淋漓，似乎已陷入一種極艱苦的境地。

玄通大師一見，暗吃一驚，疾道：「不好！薛施主已陷迷宮而不能自拔矣，余施主速助他一臂之力。」

余醉苦笑道：「這小子有如一位發瘋的鬼秀才，老夫如何助他？」

玄通大師急道：「余施主速以左掌抵其冲脈，以眞氣助其脫險！」

余醉一聽，忙伸左掌，抵在薛三公的冲脈，一面拚力輸送眞氣，一面苦笑道：「老夫深知冲脈乃奇經八脈，若以眞氣催之，則令人浮燥衝動，如今這薛小子已陷瘋狂境地，再加催逼，豈非令其瘋上加瘋？」

玄通大師微笑道：「余施主有所不知，冲脈雖有催發體內眞氣之用，但冲脈主功乃在導引五臟六腑之氣，薛施主根基深厚，只要略加衝催，便可助其眞氣暢順，眞氣暢順，其神智自會回復清明！」

玄通大師話剛落，果然薛三公在半空揮舞的手和筆便停了下來，然後他驀地沉吼了一聲，手和筆緩緩垂下，收於胸前，氣息亦平緩下來。又過了半刻，他忽地睜開雙目，長歎了一聲道：「厲害！厲害！這乾天圖果然是玄運奇圖！薛某幾乎亦深陷於其中而不能自拔……多謝余大哥出手相救！」

余醉苦笑道：「救你的並非老夫，老夫只是出了多少蠻力而已，救你的人是玄通老和尚，若非他及時指點，老夫只能束手無策。但此事若非老夫親眼目睹，便殺了我的頭亦斷不會相信！方才你到底怎的了？可見到甚麼古怪的物事？遇仙？撞邪？」

薛三公苦笑道：「也沒甚麼，我只是身不由己，但覺非得沿着所繪圖形的走向長繪下去，但要繪甚麼，我卻渾然不知，我於是拚命苦思，但越思想，心神便越發迷亂！便越發寧願長繪下去！忽然碰上余大哥送來的眞氣，我但感心頭一熱，便以無極身法慢慢走出鎖心的迷宮！厲害，厲害！大師啊，這到底是甚麼神魔鬼怪圖？」

眾人聽薛三公這般說，均聳然動容，自忖憑薛三公的神功尚且弄致如此地步，如功力稍淺的，豈非立成瘋子？因此眾人中倒有一大半扭轉臉去，不敢再向紙上的怪圖多望一眼。因為若成了瘋子，便把他藏在金山銀礦中亦毫無樂趣。

玄通大師似已知眾人心意，高宣



了一聲佛號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各位只須放寬心胸，莫存貪慾，老衲保你等來去自如，靈台清明便了！」

眾人眼見如此陣勢，豈敢怠慢，紛紛各自收攝心神，就算有心謀奪的，也只好先行忘卻，待弄清底蘊再作打算。

玄通大師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薛施主是有緣人，身歷其境，已成不惑之身，從此可以縱覽自如，不必患得患失矣。」

薛三公道：「是！大師所言甚是。難道薛某方才信筆所繪，便是乾天圖上的圖形和文字麼？但石壁上的圖形和文字，卻又是誰人所鑄，竟如斯神通？」

玄通大師微微一笑，並不正面回答薛三公的疑問，微笑道：「薛施主欲知此事底蘊、來龍去脈，先聽老衲說一段故事如何？」

玄通大師雖是與薛三公面對面交談，但他的聲線宏亮，在場中人均聽得一清二楚，顯然，玄通大師是故意說給在場眾人聽了，因此俱皆凝神傾聽，不敢胡鬧，就連玄通大師後面的四大魔頭，不知是迷迷痴痴心神恍惚，還是心有所感，欲知究竟，竟也沉默垂首，再不見任何異常動靜。

薛三公明知玄通大師此刻乃藉此一言化三千，宣揚佛道玄機，於是也微笑點頭，道：「請大師細說其詳，薛某洗耳恭聽！」

玄通大師略一沉吟，便道：「此乃十數年前的事了，說的是當今皇宮內之事。有一天，臣屬把一名妙齡美女領到皇帝面前。美女姓武名曌，年方十四。皇帝一見，龍顏大悅，立刻把其納入後宮，封為才人……」

玄通大師娓娓而道，很快就把在場中人都迷住了，玄通大師是出家人，出家人竟宣揚皇宮的風流艷事，這本身就已怪誕離奇。

玄通大師卻渾然不覺，向薛三公微微一笑，就把這件事說了下去：

不久，皇帝與一位他信任的司天監大臣議論朝政。司天監就說道：「陰盛則陽必衰，恕臣斗膽直言，目下已有徵兆，天將降禍於本朝儲君。而且不但如此，且不久陰人將坐帝位，皇室中人，只怕無一倖免！」

皇帝聞言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女流之輩，豈能論天下治社稷？朕江山穩固，儲君亦必兢兢而守業，何難之有？卿莫非太多疑了吧！」

司天監微笑道：「天機如此，臣不過是斗膽直言而已。」

皇帝亦素知這位司天監大臣對他忠心耿耿，且為人正直敢言，絕非訶諛奉承之輩，因此心中亦有點不安，暗道司天監所言雖屬虛無，但未知他到底是否有這般預知未來的能力？這般轉念，便忽然道：「卿既能預知天機，朕素聞狀元多是文曲星臨世助天子，卿能窺知本年狀元是誰麼？若猜不中，朕亦不會怪你。」

此時是三月，距狀元試尚差半年，於此時預測狀元人選，的確是天大的難事。

司天監一聽，沉吟了好一會，才忽然道：「火中走猛獸，仁者火中求；誰是狀元郎？俊傑保國悠……本科狀元當不離上述所言四句也。」

皇帝半信半疑，但也不好斷然否定，便含混其辭的把司天監支開了。

豈料半年後，新科狀元報到皇帝面前的竟是「狄仁傑」三字，皇帝一看，登時驚得目瞪口呆。因為「火中走猛獸」豈非一個「狄」字？而「仁者火中求，俊傑保國悠」二句，竟連「仁傑」二字亦明白宣示。

這下子皇帝不得不重新考慮司天監的話了。後來，那位新選的「女才人」因事開罪了皇帝，皇帝便以「干預朝政」之罪把「女才人」逐出宮外，做了一名女道士。

司天監心中暗忖一場浩劫或可避免了。但誰料半年後，皇帝因為委實捨不得「女才人」的美媚，又秘密把她接返宮中。

司天監獲知後，暗忖天機果然不可逆轉，這時他連在皇帝面前進言的機會亦失去了。因為皇帝是秘密接「女才人」返宮的，目的就是不欲臣下為此多事諫議，如果他進言，豈非干預皇帝的隱私？這可是一條欺君滅族的死罪。進諫不成反先成了刀下鬼，司天監自然不會愚蠢至此。

但司天監對皇帝的確忠心耿耿，為保朝廷的安危，他日夜苦思冥想，終於私下繪製了數十幅驚天動地的圖形和文字，在裏面，司天監竟把未來五千年的世局演變，一一隱示！

說到此處，玄通大師忽然輕輕的歎了口氣，又續道：「司天監的原意乃在以此揭示朝廷世運，希望能有朝一日引起皇帝的警惕，或可避過一場逼在眉睫的浩劫，可惜他自始至終無法在皇帝面前進言，在傷心失落的痛苦中，司天監便托病辭官歸故里了。但他雖然隱退，卻依然每日探測天象，他所學已達化境。皇帝亦不時親下密函，詢問他一些近日的朝政之事。只是於未來世運的大事上，皇帝却把司天監摒諸門外而已……唉，這位司天監亦可算老衲的故人，老衲對他的天象奇學佩服萬分，因此有緣與他數番長聚。」

薛三公已隱隱猜到「司天監」其人是誰了，他微笑道：「然則後來司天監把那幅驚天實圖如何處置了？」

玄通大師道：「這幅圖的確驚天動地，因為其中隱示未來五千年朝代更替的秘密，此乃所有做皇帝或欲做皇帝的人，均極欲得到的天象啓示，以作彼等行事的參詳定奪。司天監深知此點，因此他決不能令此圖輕易被人獲悉。在三年前的一個晚上，他與老衲商量，由老衲監證，就在寺後的那

塊無影石壁上，把那幅勢必引起一場武林爭奪浩劫的寶圖焚燒了……」

衆人聽到此處，均惋惜得失聲而叫，瘋酒怪余醉亦怪笑道：「這司天監怪極了！他千辛萬苦才繪出這幅圖，卻又一把火燒了，豈不可天下之大惜？」

「綿裏吹雪」柯清邪女怪忽然插口道：「燒得好極了！」

余醉怒道：「老不死說可惜，你卻說好極了？爲甚麼好極了？」

柯清邪微笑道：「余老哥子休動氣，因爲你再發怒，老妹子也未必就怕了你！你想想，假如這幅鬼圖落到那些奸險小人手裏，彼等或可因此成就帝業，做了皇帝，平民百姓豈非要受其荼毒？又或者有人出高價收買，江湖之中勢必掀起陣陣腥風血雨，這局面余老哥子能夠收拾麼？因此老妹子敢說，燒得好極了！一把火燒掉了一場彌天浩劫！」

余醉瞪眼吹鬚，卻又無言以對，更不敢發作，因爲他顯然與這位柯女怪的關係有點不可告人的玄妙。

玄通大師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柯女施主所言只中了一半，因爲這幅雖然被燒掉了，但整幅圖形和文字，卻被司天監以深奧玄力，全部轉移上了無影壁上面！普天下若有緣者，皆可從無影壁上獲得三、二啓示！」

玄通大師話音未落，以黑白雙煞爲首的黑道高手，數十人已哄的一聲飛掠而出，搶到寺後那道無影壁前，均欲目睹那幅驚天寶圖的奧秘！

* * *

但不到一會，黑白雙煞等人又飛掠而回，臉上的神色極是詭異，就似玄通大師是騙了他們的親娘老子的仇人似的！

玄通大師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老衲方才的話尚未說完，汝等又何必心急如此？但若是無緣之人，任他功力再深，亦無法窺知無影壁上的秘密。老衲初時亦一時好勝，曾以凌空虛懸的大法，虛空面壁三日三夜，但最終竟毫無所視！各位自忖可虛空面壁多少時分？」

衆人一聽，均不禁吐舌，暗道虛空面壁，休說多少時分，便能夠做到的，普天下中只怕亦僅數人而已！而虛空面壁三日三夜的人，普天下除了玄通大師自己，只怕再難尋第二位人選了！

瘋酒怪余醉用力一拍大腿，道：「是極！是極！老夫當時亦曾試過，雖勉强可以貼近石壁，但也一無所視！倒是這位姓薛的小子，不必虛空面壁，竟可以洞悉其中一二！」

衆人一聽，才知道薛三公方才所繪的，竟是他在無影壁上所見的寶圖啓示！

黑白雙煞這時實在忍不住了，湊近前道：「余大俠此話當眞麼？」

余醉眼一瞪道：「騙你的便是龜孫子！」

這時就連半痴半醒的鐵屍亦忽然發話道：「玄通……老和尚！你若解說清楚，老子便算服了你矣！」

玄通微微一笑，忽地目注薛三公，道：「薛施主以爲如何？」

薛三公微笑點頭道：「裴公一案，薛某已近昭然其中來龍去脈矣，既然如此，此圖秘密也就不必隱瞞，昭之於世，以絕了世人爭奪的浩劫！」

玄通大師喜道：「薛施主果然是我佛中人，心如雪白，如此，便請薛施主把繪圖掛起，以便老衲代那位司天監解說便了！」

薛三公點點頭，微一運氣，突地向地上的繪圖一壓又向上一張，繪圖在他的眞氣和內力鼓激之下，竟凌空飛起，虛懸在佛殿之上。

衆人眼見薛三公露了這一手絕世神功，均大爲歎服，因爲在場中人，除玄通大師外，更無人可以自負達此境界。

繪圖懸空而掛，衆人因此更瞧得一清二楚了。

但見第一幅小圖上繪了一位頭戴皇冠的女人，身穿皇服，手執佩刀，姿態綽約，但神色卻甚威嚴。

皇服女人的下面，有幾行文字，道：「日月當空，照臨下土，撲朔迷離，不文亦武。」又道：「參遍空王色相空，一朝重入帝王宮；遺枝撥盡根猶在，喔喔晨鷄孰是雄？」

衆人百思莫解，黑白雙煞先就忍不住道：「這到底是甚麼意思？」

玄通大師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日月當空，豈非一個『曌』字麼？不文亦武，應取一個『武』字，如此，圖上女子的名姓便是『武曌』無疑了！照臨下土一句，除了天子皇帝，誰可當此贊辭？撲朔迷離當主其人非男亦女。參遍空王色相空，意指其人曾被逼爲空門中人；而一朝重入帝王宮，亦即其人勃起之時，勢不可擋；因此原來皇室中人，只怕遺枝幾被撥盡；尚幸留有遺枝，待鷄唱之日，皇室餘脈，方可重頭收拾殘破山河，但這人便不知是誰了……」

玄通大師這般細一解說，衆人依然半醒半迷。

瘋酒怪余醉忽地醒悟道：「大師前面所說那段故事莫非另有所示？那司天監隱示的女子，便是這位姓『武』名『曌』的女子麼？但她只是一位女才人，如何又以篡奪皇帝江山，自封爲皇？圖上隱示，只怕未必！未必！」

玄通大師微笑不語。

薛三公忽然接口道：「大師所言甚是！因爲這位女子薛某曾親眼目睹！其人的確已成氣候，只怕勢難逆轉了。」

余醉怒道：「牝鷄焉能司晨？此人是誰？待老夫一掌把她斃了。」

柯清邪忽然冷冷的道：「誰說牝鷄不能司晨？你這雄鷄便敢自負勝於牝鷄麼？」



余醉吐了舌頭，道：「老夫子沒說你是那頭牝鷄。」

柯清邪道：「就算我就是那頭牝鷄，爲甚麼不可以司晨？能者居之，你這雄鷄又能奈之何麼？」

余醉張口結舌，作聲不得。玄通與薛三公互視一眼，玄通大師微笑點頭，似乎道：「如何？牝鷄司晨，自有其根基所在。」薛三公含笑點頭，似回話道：「不錯，牝鷄的確已成氣候，看來天機已勢難逆轉矣。」

但在場衆人除薛三公外，均不甚明白，人人面露驚疑。黑白雙煞通：「既然如此，那皇帝爲甚麼不對這女子採斷然行動？」

玄通大師微笑道：「皇帝起初是不信，接而半信半疑，後來又因貪戀其美色，不忍除去，致令其坐大，如今羽翼已豐，皇帝又垂垂老矣，欲要剪除此女，只怕已有心無力矣。」

余醉驚道：「既已不可改變，那牝鷄司晨，當於甚麼時候？」

玄通微笑道：「鷄年即酉年，司者乙也，由此而推論，則乙酉年便是牝鷄司晨之年。」

余醉一聽，便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如此說，牝鷄司晨距今尚差三十多年，屆時老夫的骨頭只怕已咚咚打響鼓矣！不理它，不理它，樂得快活喝酒去也！」

玄通大師微笑道：「余施主此說則未免過於樂觀，因爲牝鷄司晨年雖在乙酉，但『照臨下土』之年卻遠早於此，依老衲據此所推，三年五載之內，一場大亂便勢將難免了！」

余醉驚道：「如此有何妙策可以避免？」

玄通苦笑道：「天機難違，勢無可免。」

余醉大笑道：「除去又不能，免禍又不可以，早晚要來，毫無辦法，我等便乾脆束手待斃便了！」

玄通與薛三公相對默然，因爲直到此時，能知悉內裏來龍去脈的，唯他二人而已。但兩人明知天機勢難逆轉，人力勉强亦徒招殺戮，委實已無能爲力，兩人又能說甚麼？

這時，裴蕾亦隱隱猜到方才玄通大師屢次提到的「司天監」是誰了，她嘆了口氣，道：「若然如此，繪成寶圖的人，的確唯有一死以避卻彌天大禍了！若裴蕾所猜不錯，此人便是先父裴淳正無疑了。」

裴蕾此言一出，在場衆人的目光便倏地投到她身上，大半目露驚奇，均暗道那司天監有這個花朵般的女兒，爲了不致貽禍於她，竟肯捨卻自己的生命。但他可知，若非此刻那寶圖的秘密已昭示於世，他這女兒一露面啊，還不引起江湖的浩劫爭奪？人人均欲從她身上探悉寶圖的秘密，而寶圖的秘密竟價值二萬兩黃金的酬勞。

玄通和薛三公均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司天監果然便是姑娘的先父裴淳正，他早料知江湖爲此必有一場浩劫，爲免爭奪，才以玄功大法將之移於無影壁上，如此下來，寶圖便成爲若有若無、若即若離的秘密了，普天下人均可以說已目睹寶圖，但眞正能探知內中的奧秘的，卻萬中無一，此正是蕾兒先父裴淳正絕頂聰明之處。」

裴蕾目注薛三公道：「當今世上，能探知爹爹寶圖秘密的，唯薛大哥一人而已，難道薛大哥亦不明白其中的來龍去脈麼？」

薛三公點點頭道：「寶圖之奧秘，薛某雖能透視一、二，但不明所以，因此，普天下眞正能探悉寶圖奧秘的，唯姑娘的爹爹裴公一人而已。」

裴蕾忽然醒悟道：「若爹爹一死，此圖的奧秘便永遠撲朔迷離了！所以爹爹才以一死以盡忠節。」

玄通大師苦笑道：「亦是以一死謝絕世人的好奇，也免了爲爭奪寶圖的一場浩劫。當然更重要的是他明知天機不可逆轉，但又不甘心此圖落於天運圖中女人手裏，因此，謝世乃是他最好的解脫。」

裴蕾目視薛三公，痴痴的道：「是麼？薛大哥？」

薛三公點頭道：「的確如此，因爲薛某已仔細檢視裴公的遺體，發覺他乃因血盡而死，而身上唯一的一處傷痕在他的手脈上面，而且是裴公以尖針自我了斷的……事已至此，姑娘亦無謂傷心了。」

余醉道：「那任風揚這小子卻又是怎麼回事？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其實裴公在臨死時已瞧出任風揚心術不正，因此才故意留字，令他上玄通大師處求證，以絕他的貪慾之念。而且爲免他對裴姑娘不利，又故意把女兒托附於他，裴蕾既是他的未來妻室，他對她的殺機自然就大爲減輕了，此正是裴公絕頂聰明之處。」

余醉怒道：「這小子如此可惡，待老夫把他一掌斃了。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任風揚此刻正被長白三雄和陰山一刀追殺，這一輩子他也休想再有安樂日子過了，況且他亦因一時貪念，這懲罰於他亦足夠矣。」

薛三公這一解釋，衆人才明白司天監裴公遇害之謎，但對眼前這幅怪圖依然大感迷惑。

玄通大師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各位尚有甚迷惑之處？」

衆人均不敢搶先開口，因爲這時玄通大師身後的四大魔頭抖動得非常厲害，而最遠的鐵屍忽然歎了口氣，道：「請問大師，那女人是誰？」他的口氣忽然變得恭順多了。

玄通天師微微一笑道：「浴鳳池驚魂，魂驚浴鳳池；欲得寶圖者，即欲謀天下之人，難道鐵施主尚不明白其中奧妙麼？」

鐵屍沉默半晌，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是！大師所言甚是，老夫等其實被她當作炮灰利用矣，這世上其實並無甚麼乾天寶圖，乾天寶圖早就不存於世上了。」

薛三公微笑道：「那薛某亦知此人是誰了！她曾自稱『武家池塘花自開』！又道『一將功成萬骨枯』，能有此氣魄的女子，當今天下唯此人而已。」

玄通大師微笑道：「不錯，武家池塘花自開一句，即其俗名武荷花，但其眞正名字卻是武曌，她極欲謀奪的，便是裴公已然焚毀的乾天圖，乾天圖既已毀去，一切便只能按原來的天運軌道演進了。」

余醉道：「我等眞箇便無能爲力麼？」

玄通大師搖頭道：「天機不可違也！」

余醉道：「然則上面的其餘七幅怪圖和文字又如何解究？」

玄通大師呵呵一笑，道：「牝鷄司晨，已是三十年後事，老衲只是凡夫俗子，如何可知百年世運？余施主此言，豈非已近痴迷魔道了麼？」

玄通大師說罷，目示薛三公。薛三公微一點頭，雙掌忽地凌空向繪圖擊去，懸空的繪圖忽地猛烈抖動，接而驀地化作滿天碎片，在佛殿中飛舞。

衆人這時倒半點惋惜也沒有了，因爲人人均知乾天圖原來是一個玄妙奇局，而且事涉朝廷的驚天巨變，江湖中人誰願去冒險捅這馬蜂窩？因此均默默無言。

鐵屍忽然發聲道：「一切既已明白，大師尙欲與我等糾纏下去麼？」

玄通大師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佛門慈悲，豈可沾染血腥？鐵施主等只須回答老衲一句問話，自然便可脫身安然離去矣。」

鐵屍道：「大師要問甚麼？」

玄通大師微笑，忽然高聲頌說：「一際光明照十方，巍巍不動法中王，無邊世界三災起，淨土高標七寶幢……鐵施主，你明白了麼？」

鐵屍沉吟半晌，便點頭道：「我明白了。」

玄通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善哉，善哉，鐵施主可以去矣。」

玄通大師話音剛落，鐵屍便突覺心頭一震，驀地被一股強力彈了開去。他發覺渾身並無異樣，反而久纏的心痛疾患不治而癒，知是玄通大師不念舊惡，以大法助他除去舊患，當下登時怔怔無言，呆立一旁。

接而玄通大師又宣說：「彌陀光照本無邊，大地虛空及遠天，何處是人歸結處，靑黃赤白紫金蓮！」又宣道：「更無魔外興兵戈，一片光華顯佛陀，諸士善人同聚會，化禽天樂之時多！」

玄通大師宣了兩聲佛唱，樹魔與石魔便先後被彈了出來。

最後，玄通大師忽睜雙目，精光四射，高聲唱道：「奇哉一念感西方，接引而生大吉祥，如此娑婆眞熱惱，不如歸去便淸涼……」

玄通大師唱聲未落，銅屍最後亦反彈而出。

玄通大師微笑道：「四位施主均明白了麼？」

鐵屍、銅屍、樹魔、石魔均垂首謝道：「明白了，多謝大師不念舊惡，替我等療傷，除去積患，四大魔頭從此向大師拜服。」

四魔言畢，冷眼不瞧殿內衆人，竟心如止水般的飛掠而去了。

衆黑道高手、黑白雙煞等人，眼見一切皆已了結，不敢再逗留，呼嘯一聲，亦紛紛離去。來時快去亦快，眨眼間，佛殿中便只剩下薛三公、余醉、柯清邪、裴蕾諸人。

玄通含笑向裴蕾道：「裴姑娘日後有甚麼打算？」

裴蕾瞧一眼師傅柯清邪，又偷偷瞧一眼薛三公，欲言又止。

柯清邪冷冷無言，擺出一副你的任何打算均與我無涉的神氣。

薛三公臉上一紅，連忙扭轉頭去，再也不敢與裴蕾含情脈脈的眼神相觸。

這一面卻笑倒了個瘋酒怪余醉。柯淸邪狠狠的瞪了他一眼，余醉就連忙忍住，神情因而古怪之極，也不知是笑還是哭。

玄通大師呵呵一笑，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善哉、善哉、去者必去，來者必來，薛施主與裴施主這一段緣份，只怕亦是天命難違矣。」

裴蕾一聽，臉上登時羞紅了。她偷偷的溜了薛三公一眼，卻又忍不住低聲的喃喃自語道：「哎，落花雖然有意，但焉知流水是否有情去接受……」

流水是有情接受落花？這是以後的事，只好就此打住。

（全文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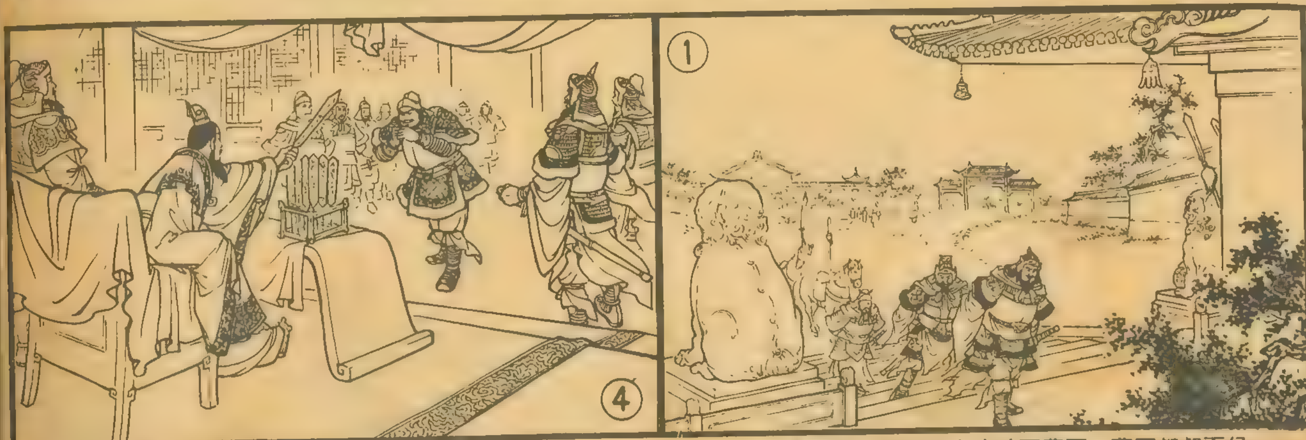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三國演義之十九

# 火燒新野（一）

徐正・編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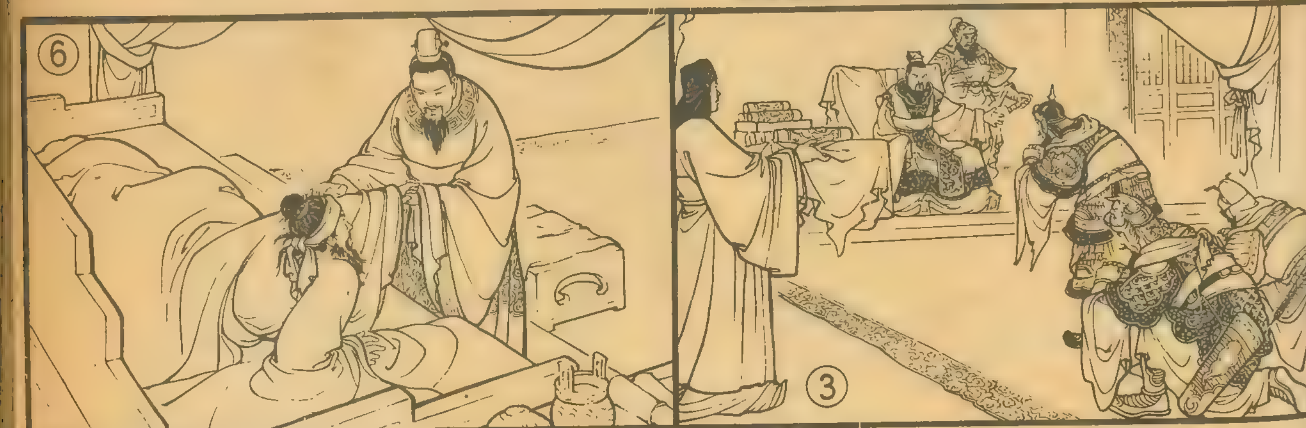
1 諸葛亮在博望坡用火攻破了曹軍。曹軍都督夏侯惇領着殘兵敗卒，逃回許昌，叫人把自己綁縛起來，像罪犯一樣，來見曹操。

4 曹操一心要掃平江南，免除後患。傳令起兵五十萬，分作五隊，他自領第五隊，令許褚引三千鐵甲軍爲先鋒，擇日出兵。



2 夏侯惇伏在曹操面前，叙說了失敗的經過，請曹操治他的罪。曹操問道：「你自幼用兵，難道不知道狹處須防火攻麼？」夏侯惇低着頭說：「李典和于禁都曾提醒過我，我却沒有聽！」

5 正當曹操出兵之時，荆州劉表的病勢日漸嚴重。他自知活不下去，差人到新野去請劉備，托付後事。



3 曹操想起夏侯惇過去的功勞，把他釋放了。一面獎賞了李典、于禁兩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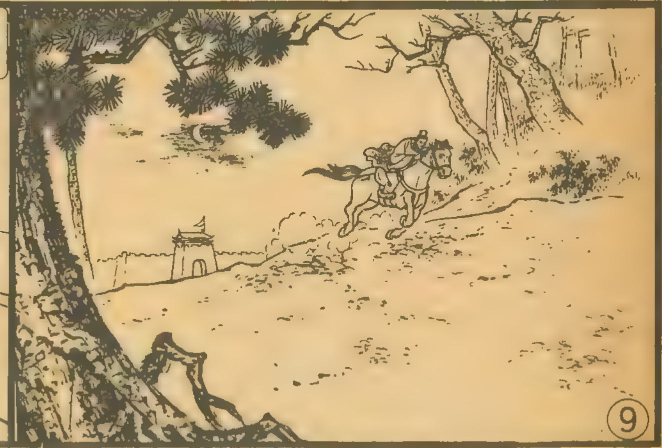
6 劉備到荆州來見劉表。劉表拉住他的手說：「我的病很危險！兩個兒子都沒有才幹，怕不能繼承我的事業；我死去以後，賢弟可自領荆州。」



7 劉表說完，喘着氣望着劉備。劉備流着眼淚，抽咽着說：「兄長如有三長兩短，我當盡心竭力輔助賢侄，不敢存別的心思。」



8 劉表聽了，連連點頭，感激得說不出話來。正說間，探子來報：曹操親領大軍五十萬，殺奔江南來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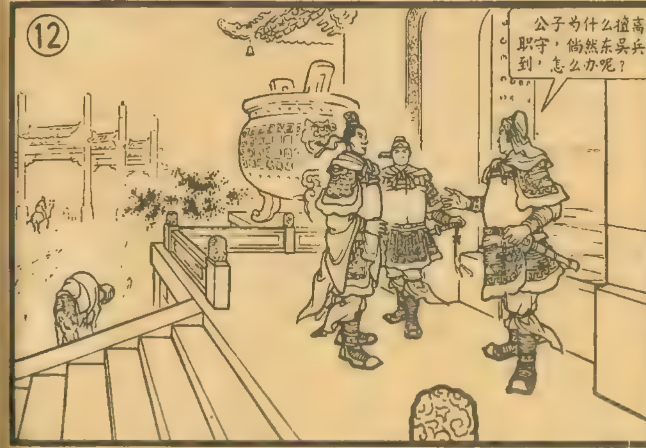
9 劉備大吃一驚，急忙辭別劉表，連夜趕回新野去了。



10 劉表一急，病勢更加沉重。他對蔡夫人說，要和大臣們商量寫遺囑，令劉備輔助長子劉琦爲荆州之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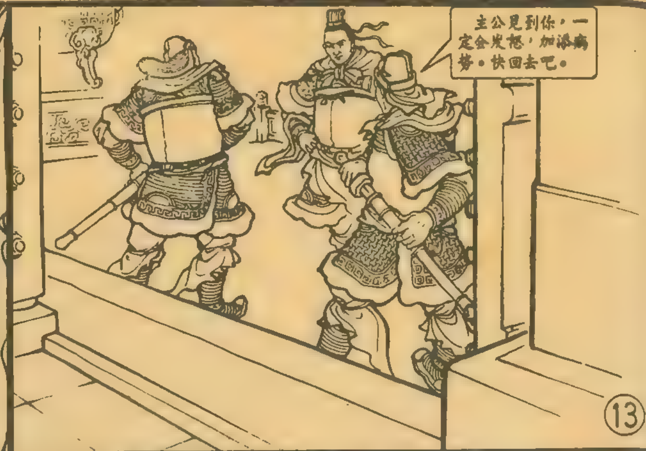


11 蔡夫人聽了非常惱怒。她偸偸的與蔡瑁、張允兩人商量，定下陰謀：關上內門，叫蔡、張兩人把住外門，不許外人進來。




12 再說劉琦在江夏防守，得知父親病重，趕到荆州來探病。他剛到外門，却被蔡瑁、張允兩人攔住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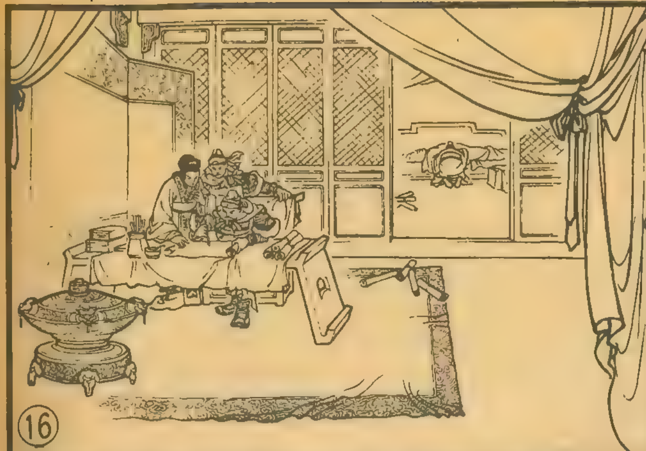

13 劉琦說：「讓我見了父親一面，立即回去。」誰知兩人氣勢汹汹，手按劍把，不肯放他進去。



14 劉琦見不到父親，一陣心酸，放聲大哭。蔡瑁、張允只是冷笑。



15 劉琦哭了一場，沒法想，上馬仍回江夏去了。這時劉表病勢一天加重一天，等劉琦又不回來，八月裡的一天，劉表死了。



16 蔡夫人却不哭也不報喪，只與蔡瑁、張允商議，偸偸的寫好一張假遺囑，令她親生兒子劉琮爲荆州之主。



17 劉琮年紀雖只有十四歲，人倒很聰明。他對衆官說：「你們立我爲主，假如哥哥和叔父劉備起兵前來責問，我將怎樣對答呢？」



18 衆官害怕蔡瑁、張允，都不敢出聲。只有幕官李珪出來說：「公子說得很對。現在可請大公子來爲荆州之主，命劉備一同理事。這樣，就可以抵敵曹操，抗拒孫權了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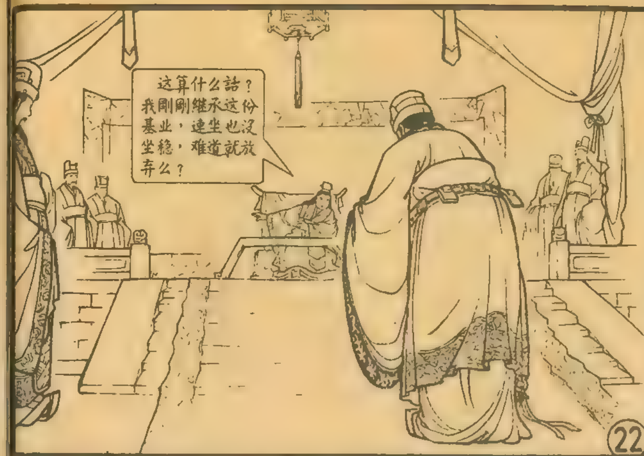

19 蔡瑁一聽，便斥責李珪。誰知李珪指着蔡瑁大罵。蔡瑁大怒，今左右斬了李珪。



20 蔡瑁就立劉琮爲主。荊州軍隊由蔡氏族人來帶領。蔡夫人與劉琮却到襄陽去駐紮，防備劉琦、劉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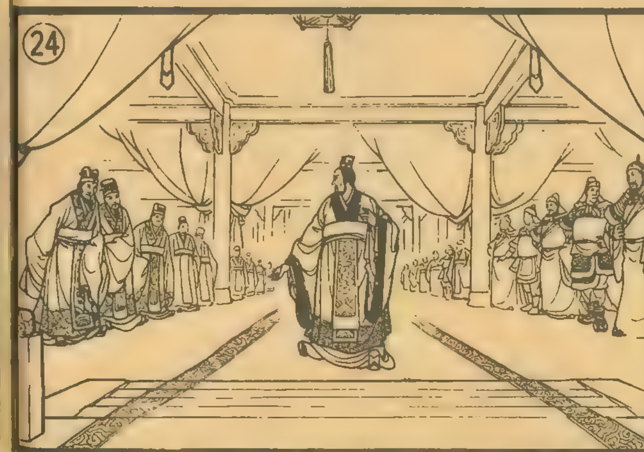
21 劉琮剛剛到了襄陽，忽報曹操親領五十萬大軍，殺奔襄陽來了。劉琮大驚，忙請蔡瑁等人來商議。




22 有個小官吏傅巽，勸劉琮將荊、襄九郡獻給曹操，不但保全百姓，自己也可保全名位。劉琮聽了，非常生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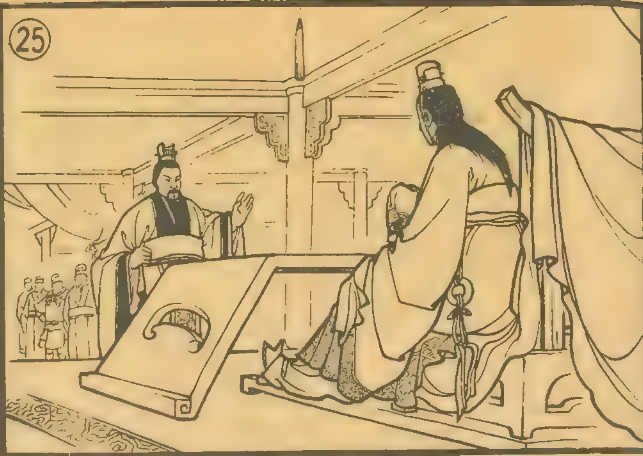


23 衆官都說傅巽的話有理，勸劉琮投降。劉琮却怕被天下人耻笑，不肯答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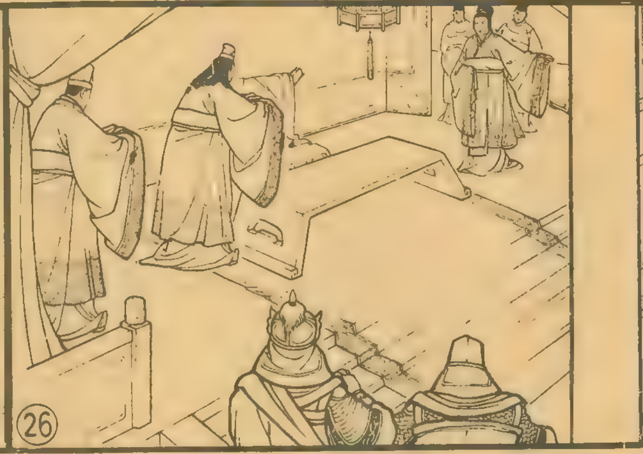


24 這時，有個身材矮小的人站出來說：「傅巽和大家說得都對，爲什麼不可以聽從呢？」大家一看，原來是山陽高平人王粲，是劉表的上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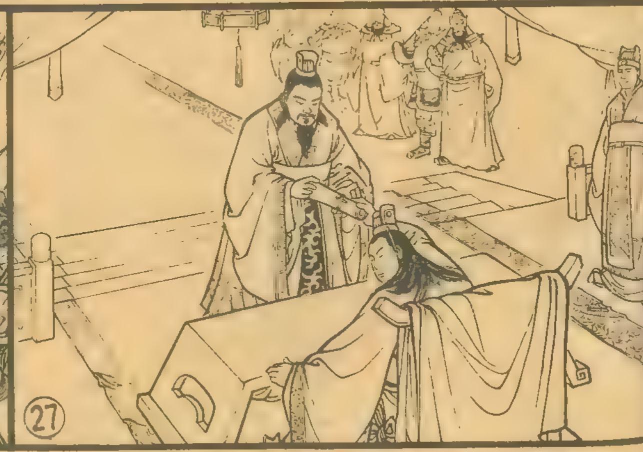




25 他上前向劉琮道：「將軍自以爲比曹公如何？」劉琮說：「不如他。」王粲接着道：「曹公兵强將勇，足智多謀。現在他大軍南下，我們决難抵敵，還是投順的好。將軍不可遲疑，免生後患！」



26 劉琮遲疑着，說要稟告母親後才能决定。只見蔡夫人從屏後出來對劉琮說：「旣然大家的主張相同，那又何必告訴我呢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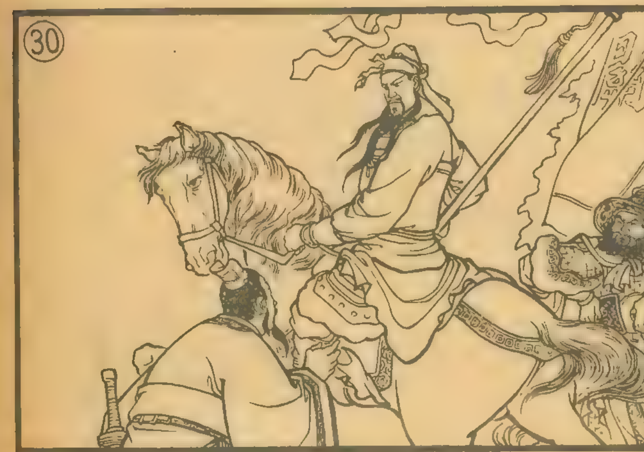
27 劉琮這才打定主意，寫了降書，派宋忠偸偸的去投獻曹操。



28 宋忠探知曹兵已到宛城，他便趕到宛城，獻上降書。曹操大喜，重賞宋忠，又說：「回去教劉琮出城迎接，便派他永爲荊州之主。」



29 宋忠辭了曹操回去，將要渡江，忽見一支人馬到來，帶頭的大將是關羽。宋忠着慌，正想躱避，不料已被關羽看見，把他叫住。



30 關羽便向他打聽劉表的病勢。宋忠還想隱瞞，支吾着不肯直說。後來被關羽盤問不過，只得將前後事情，統統說了出來。



31 關羽大驚，便捉了宋忠到新野來見劉備。劉備一聽劉表已死，放聲大哭起來。



32 張飛氣呼呼的說：「事情既然到這種地步，先殺宋忠，立即起兵去奪襄陽，殺了蔡氏、劉琮，然後與曹操交戰。」劉備叫他不要多嘴，說自己自有辦法。



33 劉備斥責宋忠道：「你既然知道他們這樣做，爲何不早來報我！現在殺了你，也無益於事。你快回去吧！」宋忠抱頭鼠竄而去。



34 劉備正在憂悶，忽報公子劉琦差伊籍到來。劉備感激他以前相救之恩，便出來迎接，再三向他稱謝。



35 伊籍呈上公子劉琦的書信；一面把荆州的事情告訴了劉備，請劉備一同出兵去責問劉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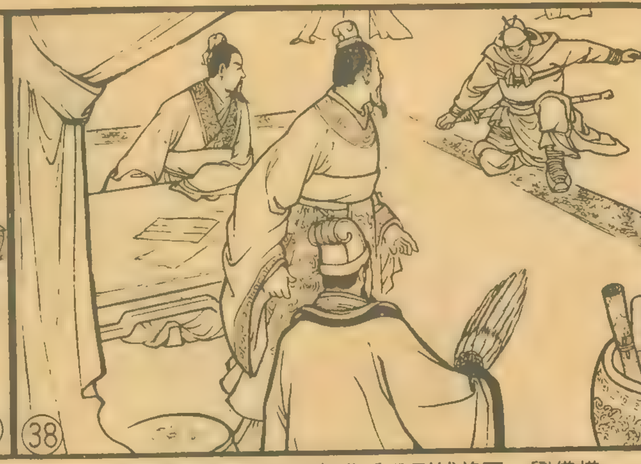


36 劉備看完信說：「你們只知道劉琮瞞着我們作了荆州之主，還不知道他已把荆、襄九郡獻給曹操了！」伊籍一聽大驚，劉備又把拿住宋忠的事告訴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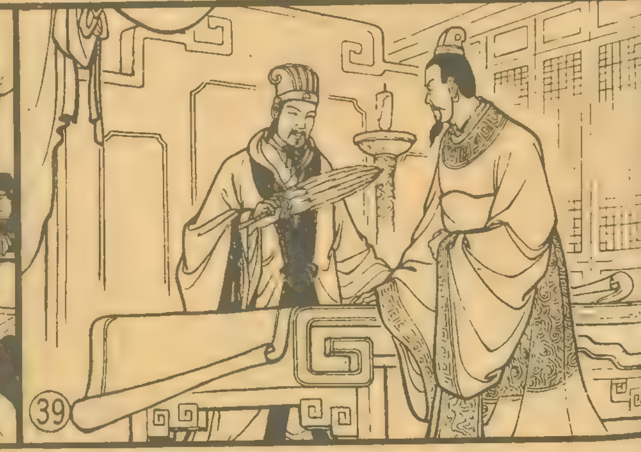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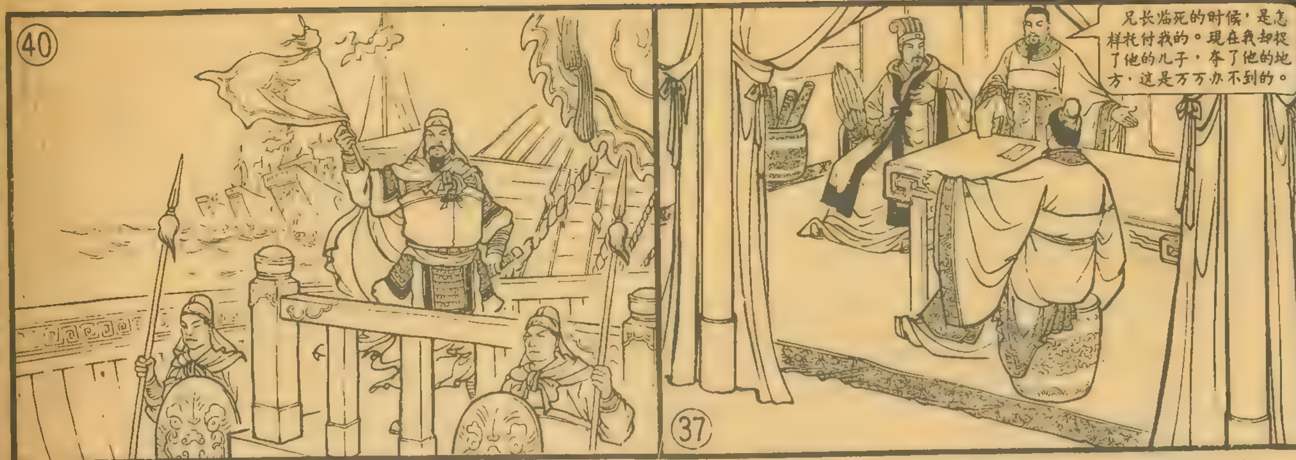

37 伊籍勸劉備到襄陽去假作吊喪，就便擒住劉琮，除掉蔡氏的同黨，荆州就可到手。孔明也說伊籍的主意很好，勸劉備聽從他。劉備却不肯答應。



38 正商議間，探馬飛報曹兵已到博望了。劉備慌忙打發伊籍回江夏，叫劉琦趕快整頓軍馬。一面又與孔明商議拒敵的計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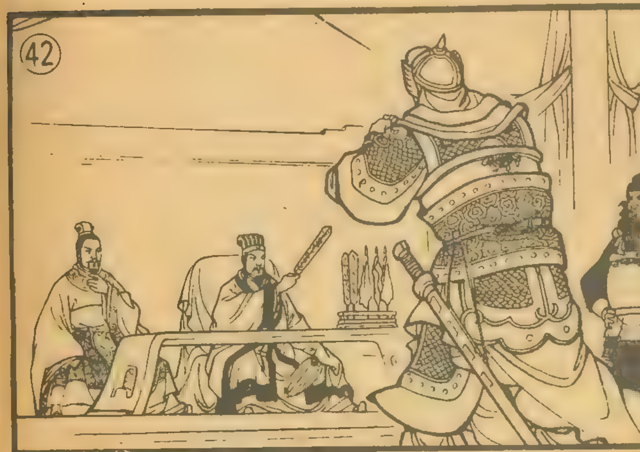
39 劉備十分憂急，孔明却說：「前番一把火，燒了夏侯惇大半人馬，這次還要他們中這條計。但是新野住不得了，我們不如早到樊城去。」



40 孔明便差人在四門張貼榜文，遍告居民：願意跟從的，一同到樊城去暫避，不可自誤。接着，又差孫乾調撥船隻，讓百姓渡河。



41 孔明安排好了去樊城的事情，升帳發令。他先令關羽引一千軍到白河上流去埋伏；又令張飛引一千軍到博陵渡口去埋伏，各人依計行事。



42 又令趙雲引三千軍，分四隊，在新野城外四面埋伏。却先在城內民家屋上，多藏硫黃、焰硝引火之物，準備放火燒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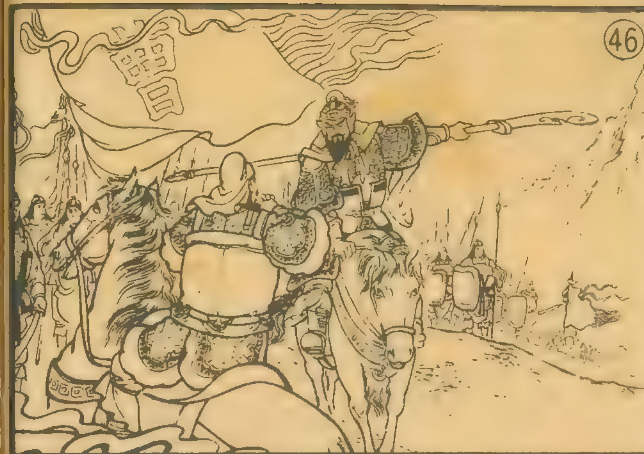
43 最後令糜芳、劉封兩人引兩千軍爲疑兵，在離城三十里處鵲尾坡前屯住。孔明調派停當，對劉備說：「主公可同我到山上去瞭望，等着勝利消息。」劉備才覺寬心。



44 再說曹仁、曹洪引軍十萬爲前隊，許褚領着三千鐵甲軍開路，浩浩蕩蕩殺奔到新野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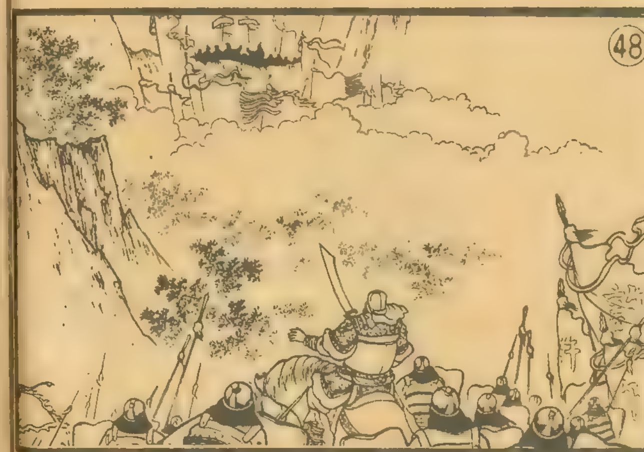
45 這天中午，許褚引軍來到鵲尾坡。只見坡前有一隊人馬，打着青紅旗號，一會，又見青紅旗各歸左右。



46 許褚心疑，不敢前進，飛馬去報知曹仁。曹仁說是疑兵，一定沒有埋伏，並催許褚立即進兵。



47 許褚又趕到坡前，提兵殺入。至林下追尋時，却不見一人。



48 天色已近黃昏。許褚正待前進，忽聽得山上大吹大擂，抬頭一望，只見山頂上張着兩把傘蓋，左劉備，右孔明，兩人對坐着在喝酒。 (待續)





三期完短篇故事／楊帆・文　可飛・圖

# 冷血熱情劍

## 身懷解毒藥方　惹來無窮禍患

林間沒有一絲風，空氣沉悶得令人窒息。

午間的陽光穿過柯枝交錯的空隙，投射在亮晶的長劍上，映起了强烈的反光，那道光芒正好照在劉少奇眉宇之間，他的身子紋風不動，沉靜得如同他身邊的那些參天古木。

林間再沒有見到別人。

只有劉少奇孤獨地停留在腐葉鋪陳的林間小徑上，枝頭的蟬兒也停止了鳴叫，除他之外，四週似乎已無生命的存在，然而劉少奇却如臨大敵般的蓄勢以待。

足足有一盞茶光景，劉少奇都沒有更改一下站立的姿勢。他雙足呈丁字型屹立如磐石，右手的長劍斜斜下垂，右臂微微曲起，雙目聚精會神凝視着劍尖，似乎隨時準備作驚天動地的一擊。

陽光在移動，長劍映出反光逐漸從他的眉宇之間偏右，强烈的光線開始刺激他的右眼。

劉少奇這才猛力一偏頭，沉聲喝道：「是那條線的朋友，該可以亮相了。」

沒有人答話，只是他脚邊傳出沙沙輕响，原來是一條四脚蛇被他那悶雷般的吼聲驚走了。

劉少奇身子突然一旋，晶光亮處，那條長不足一尺的四脚蛇業已被長劍挑向空中，一個翻滾，落在小徑上，頭、尾、身子，以及四隻脚，已經分成七個部份。

如果林間確有埋伏，劉少奇這快速無比的一劍無異是具有示威作用，好教對方知難而退。

孰料這一劍却帶來相反的效果，就在他轉身揮動長劍，那條倒霉的四脚蛇身首異處、四脚離體之時，林間晶光閃耀，一道匹練已從林間直飛刺劉少奇身後的頸項來。

突擊者的身手不但快，而且也輕，下手的時間絕佳，攻擊的角度更是妙極。

所幸林間沒有一絲風，四週一片沉靜，使劉少奇聽到一點响動，當時回架已是不及，只得雙脚猛力一蹬，身子朝前疾飛，只聽「嘶」地一响，衣衫的後背，從領口處一裂到底。

突擊者一身黑衣，而且還以黑巾幪面，只露出兩道森森逼人的目光。這情景不免使劉少奇楞了一楞，以對方身手而言，該可列爲一流高手，不但出手偸襲，攻人背後，而且又隱藏面目，實在有點令人費解。

就在劉少奇一楞之際，那黑衣幪面人已長身而起，縱上了樹枝，向林間深處逃去。

劉少奇自然不會就此罷手，正待騰身而起去追，突聽一個尖細的聲音道：「窮寇莫追。」

說話的人是個女的，一個很年輕的女人，頭上戴着一頂草帽，雖是大熱天，一身月白褂褲却點塵不染，就

像剛從綉閣中走出來似的，她站的地方，約莫距離劉少奇十來步。

劉少奇瞄了她一眼，冷冷的道：「姑娘和他是同路人麼？」

「和誰？」她邊問邊向前走了兩步。

「那個以黑巾幪面的人。」

「如果他是我的朋友，我決不會稱他爲窮寇。」

「那麼，妳是誰？」劉少奇語氣很森嚴，手執長劍，逼了過去，似乎是準備放手一搏。

「藍玫瑰。」她的聲音很平靜，面上浮現着淡淡而嫵媚的笑容。

「藍——玫——瑰，」劉少奇喃喃自語重複着道，突然目光一亮，道：「莫非是青龍寨的藍姑娘？」

藍玫瑰笑道：「想不到我這小名兒竟會進入『神劍飛行太保』劉少奇大俠的耳中。」

劉少奇緩緩的將長劍回入鞘中，也笑笑道：「在下雖稱神劍飛行太保，却未必能比得上姑娘的輕功、劍利，想必也比不上藍姑娘的柳葉雙刀。」

「客氣！」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，壓低了聲音，道：「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，成爲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，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，威武非凡，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，可眞有點兒透着稀奇。」

劉少奇神情淡漠地道：「藍姑娘覺得稀奇，在下却不以爲然。」

「哦，此話怎講？」

「在下這次出門，既不是行圍射獵，更不是參加甚麼武林大會，因何要護從成羣？」

「那麼，究是去遊覽青城十八景，還是去峨嵋金頂朝聖？」

「在下只是爲了去探一位故友之病。」

「唔！」藍玫瑰緩緩的頷首，目光突變冷冽，道：「閣下從洛陽上道，今天是第五日，尚未出省界，算起來一路上已遭到了九次襲擊，閣下行走江湖多年，恐怕還沒有遇見過如此陣仗吧！」

劉少奇沒有說話，而他的右手却已搭上了劍把，分明在心中已產生了敵意。

藍玫瑰緩緩的側轉身子，冷冷的道：「前八次襲擊，都輕易被閣下化解，而且來人全部都死於閣下的劍下。今天這個傢伙似乎很有兩下子，不但給了閣下一劍，竟還從容的逃去。」

劉少奇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如非姑娘一言，諒他也是逃不了。」

「如此說來，閣下在怪我了？」

「不敢言怪，不過……」

藍玫瑰插口道：「不管如何，如非我出面相阻，閣下一定會追下去，說不定會被閣下的神行飛腿追上，爲此，我願負責。」

「負責？」劉少奇滿面迷惘之色，似乎不太了解對方說這兩個字的眞實涵義。

「我知道他是誰。」

劉少奇目光跳動了一下，而他的聲音却沉靜地道：「在下也很想知道他是誰。」

「爲了負責起見，我會告訴閣下。」

「多謝姑娘。」

「不過，請閣下回答我三句話。」

劉少奇沉聲道：「一句換三句，似乎有欠公平。」

藍玫瑰淡笑道：「那倒不見得，以我看，我這一句話遠比你回答我的三句話重要。」

「哦？」

「如果你知道了這黑衣幪面人是誰及他的身份，就會知道這一路上因何一再受到襲擊，在前途中也就會知道如何防範。」

劉少奇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姑娘說的話乍聽之下，倒還有點道理，看來在下非得接受這樁交易不可。」

藍玫瑰淡笑道：「我可沒有逼人之意。」

劉少奇道：「姑娘請問吧！在下既然答應了，自然就會回答實話，姑娘遁跡追來，絕非無因，不過在下信得過青龍寨的威名。」

「過獎了，」藍玫瑰拱拱手，然後壓低了聲音道：「閣下要去何地？」

「陝西延安府。」

「唔！去會見何人？」

「唐碧川。」

「唔！帶去何物？」

「一張藥方子。」

「那帖藥是那位大夫所配？」

「對不起！」劉少奇面上浮現了一股揶揄的笑容道：「藍姑娘，在下已經回答了三個問題，恕不再奉告。」

藍玫瑰笑了一笑，道：「爲人當該知足，現在輪到我實踐諾言，我雖是女流之輩，却不會像閣下那樣小氣。有關他的一切，閣下儘管發問。」

「我祇想知道他是誰？」

「此人可算是黑道中的第一流高手，名叫冷血，外號人稱『五千兩』。」

劉少奇本來只打算知道對方姓名，絕不願意多問一句，此刻却又禁不住問道：「五千兩是甚麼意思？」

「冷血可以爲任何人賣命，但是先得奉上五千兩紋銀再談買賣，據我所知，因閣下名氣太大，冷血此行可能得到了一萬兩銀子的代價。」

「付銀子的人是誰？」

藍玫瑰搖搖頭，道：「無可奉告，並非我小氣，而是的確不知。」

「藍姑娘對在下一路上發生的情況瞭如指掌，想必是在後尾隨跟踪，不知目的何在？」

「不問可知。」

「這四個字可堪玩味。」

「但願閣下想法子不要誤入歧途，青龍寨一向律己甚嚴，絕不會作出危害本寨清譽之事。」



劉少奇拱拱手道：「這句話很令在下心安，就此別過，後會有期。」

說畢，就大踏步向前走去。

* * *

劉少奇的確生了一雙飛毛腿，不愧有「神劍飛行太保」之稱，未牌時分過風陵渡，酉正已到了韓陽。

他打算在韓陽打尖小歇，連夜趕路，按計算，日出前可以抵達黑池，小睡半天，再上道，翌晨可抵韓城，一過汾河，到延安府只剩下一日之路程了。

只要三天，他就可以趕到唐碧川的病榻之側，只要能如期趕到，唐碧川就有救了。

劉少奇似乎已將這一路上接連發生的九次遭人襲擊忘記了，目前最需要的便是飽餐一頓，然後趁着月明之夜趕緊上路。

韓陽並非交通孔道，只不過是個樸實無華的山區小城，茶樓酒肆並不多見，走完了一條東大街，劉少奇才發現了一塊「正陽樓」的招牌。

名之爲樓，只不過是一層平房，當門一口洪爐，油鍋中正在烙餡兒餅，店堂內也只有四張桌子。

此刻只有一個食客，那人低頭就食，呼嚕呼嚕喝粥的聲音清晰可聞，看來定是個市井之流。

劉少奇懶得去留意他，大馬金刀地坐在食桌旁，一迭的吩咐店家道：「餡兒餅、小米粥，別忘了來一盤大葱甜醬。」

那唯一的店家站在櫃枱邊招呼道：「客官，可要喝一盅？剛鹵好的牛仔腱，正好用來下酒。」

喝兩盅活活血脈倒是好主意，因此劉少奇應道：「好，切上一盤，再來個四兩小壺。」

買賣不興旺的酒館也有好處，酒菜來得特別快，不旋踵間，就擺滿了一桌子。

一塊鹵牛肉還在嘴間嘴嚼，劉少奇耳邊突然響起了一個低沉的聲音：「借問，老兄可是要連夜趕路？」

回頭看，說話的人就是那個喝粥發出呼嚕呼嚕聲的粗漢子，紫臉膛、環眼、濃眉，說得上相貌堂堂，面上還浮現出和善的笑容。

劉少奇目光向下移，見對方腰際空空，未帶兵器，不像是一個闖盪江湖的人。

劉少奇將對方仔細打量了一下，才冷冷的反問道：「要結件？」

紫臉膛漢子道：「我從芮城來，要趕往黑池弔孝，想連夜趕路，又聽說這一路不甚平靖，見老兄腰佩長劍，必是個會武功的人，因此才有此一問。」

劉少奇自顧自地吃喝，以漫不經心的語氣道：「你難道不會武功麼？」

紫臉膛漢子道：「我只是一個獵戶，除了會盤弓射箭，再也不會別的玩藝兒了。」

「帶着麼？」劉少奇抬起了眼皮。

「可是弓箭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帶着的。」

「給我看看。」

紫臉膛漢子喜孜孜地將長弓箭袋取了過來，神態極爲恭敬的遞到劉少奇的手裡。

劉少奇扳扳弓弦，心頭暗暗吃驚，此弓少說也有二十石，這傢伙好大的膂力，再看羽箭，發現每一支箭的羽柄處都有用小刀刻了個「丁」字。

劉少奇不禁問道：「你姓丁？」

紫臉膛漢子點點頭道：「我叫丁開山。」

「我姓劉。」

「哦！劉大哥。」他呼叫得極爲親切。

以劉少奇在江湖中的聲望，實在不屑與這種人稱兄道弟，因見對方性情坦率，也就不以爲忤，擺手示意對方坐下，然後問道：「你方才不是說，要連夜趕去黑池弔孝？」

「我外婆死了，家無男丁，要我這個外孫趕去披蔴戴孝。」

「唔，」劉少奇緩緩的道：「我倒是要連夜趕路，也正好去黑池，結件而行倒是好主意，只怕你走得不夠快。」

丁開山道：「放心，我行獵守圍從不帶狗，跑慣了的，我能活捉野兎，從芮城到韓陽，一天一個來回，還要兩頭見太陽。」

從芮城到韓陽足足一百二十里，來回兩百四，日出後而行，日落前而歸，在神行太保劉少奇的眼下雖不足爲奇，在一般人來說已經是快得像飛一樣了。

因而，劉少奇點點頭，道：「好吧，今夜你我結件而行，只要你走得不算太慢的話，我可以將腳步放緩一點。」

丁開山道：「我活了二十五個年頭，還沒有遇上比我走得更快的人，劉大哥一定學了甚麼神功。」

劉少奇笑了笑，沒有再說甚麼。

飯後，劉少奇向店家要了一盆溫水，泡泡腳，換了一雙潔淨的布襪，一雙新的多耳蔴鞋，準備上道。

丁開山問道：「劉大哥，你的行李呢？讓我給你揹。」

劉少奇搖搖頭道：「我沒有行李，咱們走吧！」

二人剛要走出正陽樓，另一個人湊巧地走進來，在門口不期而遇。

那人正是藍玫瑰。

那一段路不算短，而她的臉上却沒有冒出一絲油汗。那身月白褂褲仍是點塵不染，腳上的薄底快靴也是乾乾淨淨的。

藍玫瑰笑哈哈地道：「閣下打算連夜趕路？」

劉少奇雖然心中暗暗犯疑，表面上却不動聲息地道：「爲病友送藥方子去，自然是越快越好。」

藍玫瑰瞟了丁開山一眼道：「這位是……」

丁開山倒很懂得禮數，連忙插口道：「我叫丁開山，剛才在這兒結識劉大哥，正好我也要連夜趕路去黑池，所以結伴同行！」

「哦！」藍玫瑰笑了一笑，道：「和這個人結伴同行，當心跑斷你的腿。」

劉少奇抱拳一拱道：「在下就此別過，他日有暇，定當赴青龍寨拜候令尊。」

藍玫瑰低聲道：「客氣，有一件事不妨相告閣下，目下那冷血也在這裡。」

劉少奇神情一凜，道：「藍姑娘見過他了？」

藍玫瑰道：「打了個照面。」

「何時？」

「片刻之前。」

「何地？」

「前行五十步，有一家專賣牛羊肉的清眞館，我見他走了進去。」

「多謝姑娘提示。」劉少奇抱拳爲禮，然後向丁開山擺擺手。

藍玫瑰擋在門口並不閃讓，壓低聲音道：「我告訴閣下這個消息，也想向閣下打聽一件事，並非我這個人不肯吃虧，只是有點好奇而已。」

「何事？」

「那唐碧川是何許人？」

劉少奇遲疑了一陣才答道：「是一個鑄劍名師。」

「哦！是個鑄劍的？難怪我沒有聽說過了，我只認識那些打刀的，」停了一下，她又接着問道：「他得了甚麼病？」

「中毒！」

「哦？是人爲的，還是一時不小心？」

劉少奇語氣不悅地道：「姑娘最好去問唐碧川。」

藍玫瑰笑容滿面地側身閃開讓路，道：「我也不躭擱閣下的行程，一路好走。」

劉少奇不禁有些訕訕然，覺得自己一個男子漢大丈夫，對待一個女孩子的語氣竟如此不遜，未免有失風度，因而一出門就加快了脚步，以掩訕色。

那丁開山趕到他身邊，喘着氣道：「劉大哥，你走得這樣快，未走出韓陽城，我就要落後了。」

劉少奇停下了脚步，側首向丁開山笑笑，這一回頭，剛好看到了那間清眞館的招牌。

店堂內非常潔淨，四盞八角琉璃燈照耀得如同白日，劉少奇仔細一打量，發覺那清眞館內有四個客人。

這四個客人是三人共聚一桌，另一個放單，那個放單的客人一身黑綢褂褲，坐姿挺直，左首放着一個皮製行李袋，右首放着一把長劍，在明亮燈光下可以看見劍鞘是包青銅的，刻着精細花紋，一絲也不反光。

那不是冷血還有誰？

劉少奇略一躊躇，便向丁開山道：「我遇上一個朋友，要去和他寒暄一番，你在街心等我，不管發生了甚麼事，你都不要過問。」

丁開山楞了一楞，道：「可是要打架？」

劉少奇道：「說不定，這是江湖的事，你不在江湖中，千萬不能過問江湖中的事，懂嗎？」

丁開山點點頭道：「我明白了。」

劉少奇這才一正心神，向清眞館內走了進去。

一進店堂，店家就迎了過來，劉少奇沒有理會，大馬金刀地在那黑衣人對面坐下。

那黑衣人正在低頭吃着刀削麵，似乎對劉少奇的來臨彷如未覺。

劉少奇沉聲道：「山不轉路轉，路不轉人轉，江湖畢竟太小了，朋友，咱們又見面了。」

那黑衣人緩緩地抬起頭來。

白淨面、修長的眉、閃亮的目光在文靜中蘊藏難以覺察的慓悍，顯示他不是個好惹之徒。

但他不是劉少奇所找的冷血。

冷血在密林中向劉少奇狙擊時雖然以黑巾幪面，使劉少奇未識他廬山眞面目，然而劉少奇却見到了他那兩道冷森森的目光，那種目光使人一見之後，畢生也難忘記。

眼前這個人的目光却迥然不同。

他不是冷血，絕對不是。

劉少奇正想表示歉意，對方已開口道：「是認錯了人吧？」

劉少奇拱拱手道：「對不起，請恕冒犯之罪！」

那人竟然和善地問：「尊駕原本要找誰？」

劉少奇微一沉吟，深知如不說出眞話，可能會引起誤會，於是直言道：「在下原要找冷血。」

「哦，冷血！」那人面上浮現出淡淡的笑容，道：「你見過他？」

「只是見過他一雙眼睛。」

「嗯！冷血是目下江湖上最負盛名的殺手，富心機，精劍術，只是喜歡故作神秘，面蒙黑巾，不肯以眞面目示人。」

「朋友你認識他？」

那人聳聳肩，笑道：「只是聽人說過而已。」

劉少奇站了起來，道：「在下別過。」

那人道：「尊駕是否得到消息，說那冷血在這兒用飯打尖？」

劉少奇道：「有人見他在片刻之前，走進這家清眞館來。」

那人豎起食指，向上指了一指，道：「何不上樓上看看？」

劉少奇這才發現牆邊有一樓梯，梯口豎一木牌，寫着：「樓上雅座」四個大字。

「多謝賜教！」劉少奇不由自主地



壓低聲音，似乎唯恐隔着一層樓板的冷血有了警覺。

垂手聽示的店家見劉少奇走向梯口，連忙趨前一步，在梯口站定，躬身擺手，道：「樓上雅座，請！」

抬頭一看，劉少奇只看到一道紋風不動的垂簾，他凝聽一陣，樓上似無任何响動，因而壓低了聲音，問道：「店家，樓上可有客人？」

「有一位。」

「來了多久？」

「一盞茶的光景。」

「那位客官生得甚麼模樣？」

「這……」店家遲疑了一會，才結結巴巴地道：「那位客官頭戴范陽寬邊草帽，帽沿壓得很低，小的沒有看清楚。」

「他穿的是甚麼衣服？」

「黑色褂褲。」

「可曾帶有兵器？」

「好像有一把長劍。」

「好！」劉少奇揚揚手，「領前帶路。」

「是！」店家連連點頭，只一步便上了樓梯。

劉少奇在樓梯口和那店家磨菇了艮久，倒像故意向樓上的冷血打招呼，按理說，他們的談話絕對難逃冷血的耳朵。

店家登上二樓，撩起垂簾，必恭必敬地道：「客官請！」

、若是冷血重施故技的襲擊，那店家的頭顱必定脫頸而飛，但那店家却安然無事。

就在那一瞬間，劉少奇業已電射而起，從店家身後竄進了二樓。

樓上也有四副座頭，臨窗的一副座頭上，擺着酒菜粥餅，但是却沒有人。

店家似乎也發現了樓上的客人已不翼而飛，不禁也咦了一聲。

四壁皆空，絕無躱藏之地，臨街的窗業已打開，也許冷血先一步跳樓逃走了。

劉少奇暗暗尋思，冷血會逃走嗎？會的。因爲他是一個殺手，絕不會正大光明地面對他的敵人。

他冷冷道：「店家，你說樓上有個客人？」

「是呀！」店家東張西望，滿面疑懼之色道：「我只見他上樓，却未見他走下來呀！」

「他跳樓走了。」

「跳樓？」店家顯然有些不相信，疾急走到窗邊向下探視。

劉少奇也跟了過去。

長街寂寂，只見丁開山一個人在街邊走來走去。

劉少奇揚聲叫道：「丁老弟。」

丁開山連忙走到窗下，仰首問道：「劉大哥有何吩咐？」

「你可曾看見一個黑衣人從窗口跳下去？」

「沒有啊！」

樓梯輕响，來人是方才在樓下相遇的那個黑衣少年人。

皮革行李袋業已揹在肩上，長劍抓在左手，似是已喝足吃飽，隨時準備離去。

他面帶微笑道：「走了？」

劉少奇聳聳肩頭，道：「走了，倉皇而逃，如喪家之犬。」

黑衣少年道：「閣下未免責人過苛，冷血只不過是個殺手，並非劍士。」

劉少奇道：「他走得却很離奇……」

黑衣少年却截口道：「閣下請看看屋頂。」

劉少奇抬頭望去，只見屋頂上的瓦片已經揭開數塊，心中恍然大悟，難怪站在街上的丁開山沒有看見冷血從窗口跳下，原來他是從屋頂逃走了。

他一正心神，抱拳問道：「壯士高姓大名？」

黑衣少年道：「在下孟達華。」

「哦！」劉少奇微微一怔，繼而笑道：「眞是俠義英雄出少年，想不到名揚西北的『黑龍神劍手』竟然是如此的年輕。」

「過奬！」孟達華深深一揖，恭聲道：「請教。」

「在下劉少奇。」

「哦，神劍飛行太保，關洛大豪，」頓了一頓，孟達華才接道：「冷血號稱五千兩，但並不是有了五千兩紋銀，他就會爲人作劊子手，那化銀子僱他之人必須有頭有臉的人才行，閣下與何人結怨，可該想像得到吧？」

劉少奇微蹙眉頭，道：「這一回在下自洛陽上道以來，沿途已遭遇了九次暗襲，在下曾一再思忖，却始終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。」

孟達華喃喃自語道：「這倒是奇了。」

就在此時，突聽到樓下有個尖細的聲音道：「店家，給我來一碗刀削麵。」

劉少奇聞聲不禁一怔，說話的人是藍玫瑰，方才她去了正陽樓，此刻又進了這家清眞館，毫無疑問，她的目的不是吃東西，而是爲了跟踪。

他壓低了聲音道：「少俠可認識此人？」

「誰？」孟達華低聲反問。

「青龍寨藍天的女兒藍玫瑰。」

「哦！祇聞其名，未見其人。」

「這小妮子一路對我跟踪，言行閃爍，不知是何道理。」

孟達華頗爲世故的道：「在下難以平空揣測，閣下久走江湖，認人知事俱深，權自斟酌吧。」

說罷，拱一拱手，就要轉身離去。

劉少奇疾聲追問道：「不知少俠因何來到這山區小城？」

「路過而已。」

「恕在下冒昧，不知少俠前往何

地？」

「延安府。」

「哦！在下也是要去延安。」孟達華拱手笑道：「後會有期，屆時在下當東請一杯。」

對方一再表示辭意，劉少奇本該遵守應對之禮，但他却又忍不住的問道：「不知少俠前往延安府有何貴幹？」

如此追根究底，很使人生疑動怒，但是孟達華却爽直地回答道：「在下前去延安，是爲了一把劍。」

「劍？」

「有人要賣，聽說是一把上古寶劍，所以在下前去看看。」

劉少奇心中似有所動，喃喃道：「在下也是要到延安去看看……」

他說得很慢，又故意將話停住。

孟達華截口道：「也是去看那把劍？」

「不！在下去探望鑄劍名師唐碧川。」

「想請他鑄一把好劍？」

劉少奇笑道：「在下對身邊這把劍已經非常之滿意了，何況在下一向認爲器利不如藝精，有那求劍的工夫，倒不如在劍術上多花些心思。」

這種話在一個以劍術揚名者面前說出，顯然有挑激成份，而且孟達華正好去求一把上好的古劍，更是暗寓諷刺，一句輕言，很可能引起一場血戰，眞不知劉少奇是出於無心還是有意。

誰料孟達華面上神色不但未變，反而呵呵的笑了起來道：「閣下之言，誠乃金科玉律，承教，後會有期。」

再也不再停留，揚長下樓而去。

店家一直背靠窗角，在那兒發愣，劉少奇也不去理會他，雙脚一彈，人已射出窗外，他不想再和藍玫瑰照面，所以選擇了這條出路。

那知道他剛一出窗外，就發覺有一股勁風自頭頂襲下，直捲腦後。

劉少奇既有神劍飛行太保之稱，自然在輕功上曾經下過苦功，一旦發現來勢不妙時，立刻將全部內力集中在腰腿上，猛地一翻，在半空中來了一個鯉魚打挺。

只不過眨眼功夫，頭與脚的方向完全顚倒。

這時，一道晶光業已捲到劉少奇的脚脛之處，看來他雖然逃過斷頭之危，却逃不過斷脚之厄。

然而，劉少奇在雙腿上却有獨到的功夫，左腿一曲，已經盤到了小腹之上，右腿向横一掃，叭地一聲，不偏不倚地蹬在對方的劍柄護手上。

二人分別向相反的方向盪了開去，然後落在街心。

黑衣、黑巾幪面，兩道精芒畢露的目光，劉少奇已經認出對方是冷血，原來他未曾遠去，一直倒掛在屋簷之下等待突襲機會。

二人落下街心，劉少奇不禁微微一愣，似在思索冷血怎會從天而降，但是對方一落地之後，立即轉身就走。只不過一瞬間，二人已相距了五十多步了。

劉少奇回過神來，正要追上前去，只聽得「颯」地一响，丁開山已經射出了一箭。

他的箭術算得上神奇玄妙，箭簇穿過冷血的衣袂，釘進街旁一棵樹幹上，使得狂奔疾走的冷血脚步踉蹌，險些摔了一跤。

劉少奇把握機會，立刻追上前去。

冷血却揮劍割斷了衣袂，向街邊暗影中疾遁而去。

劉少奇自然不會放鬆，但身後却响起了一個輕脆的聲音道：「窮寇莫追！」

那自然又是藍玫瑰。

冷血脚下功夫並不差，而且街邊巷弄交錯，追未必得上，因此劉少奇停下脚步，冷冷道：「藍姑娘，不知妳是有意抑或無心，總之，姑娘是幫了那冷血兩次忙了。」

藍玫瑰笑道：「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詞。」

劉少奇轉過身來，目注她道：「點明冷血行踪的人，是姑娘，縱他脫逃的也是姑娘，不知是何居心？」

藍玫瑰笑臉一收，寒着臉道：「閣下如此說，未免强辭奪理了，冷血走的方向與黑池正好背道而馳，這一路追下去，閣下祇會距離目的地延安府愈來愈遠。」

劉少奇冷笑道：「原來姑娘是一片好心。」

藍玫瑰表明心意的道：「只不過希望閣下早一日到延安而已。」

這時，丁開山已經拔下了柳樹上的箭簇，以及那一幅殘破的衣袂，走過來道：「劉大哥，這幅衣袂要不要留下來？」

劉少奇向丁開山打了個手勢，然後向藍玫瑰一拱手，道：「藍姑娘午間曾對在下說過，靑龍寨一向律己甚嚴，不會作出有損貴寨清譽之事，在下信得過，不過在下不喜歡有人在身後盯梢。」

一揮手，和丁開山揚長而去。然而，劉少奇却聽得身後响起了一聲冷笑。

＊　＊　＊

山間小徑，無星無月。

天亮前這一段的時刻，穹蒼顯得特別黑暗，來到一塊小小的平地上，劉少奇停下了脚步，回顧身旁的丁開山道：「丁老弟，你去過黑池麼？」

這一段路，劉少奇最多只用了五成輕功，但是丁開山已經累得氣喘如牛，汗流浹背，他接連喘了好幾口氣，才回答道：「去過好幾次啦。」

「這條路可對？」

「錯不了，這條小路比官道要近五十里，再翻過前面那座山坳子，就能



見到黑池的城墻了。」

「歇歇吧，」劉少奇席地坐了下來。「咱們喝點水，吃點乾糧，翻山越嶺，要有氣力才行。」

丁開山取下腰間的水袋，遞給劉少奇，正待取出褡褳內的饃饃，突然將頭一側，神情凝重，一動也不動。

難道他聽見了甚麼响動？

劉少奇不禁暗暗稱奇，自己是練劍的，聽覺怎會比一個獵戶差勁？

他一念未了，却見丁開山悄然取出弓箭，盤弓拔箭立射。

離他們五步處有一棵老榕，足有十來丈高，枝葉密茂，難見天日，丁開山這一箭正是射向濃蔭茂葉處。

只聽得一聲哎唷，一個人影正從樹上跌了下來。

劉少奇正想拔劍而起，丁開山却將他攔腰一抱，向一堆草叢中滚去，他的膂力驚人，劉少奇根本就身不由已。

進入草叢之後，丁開山才放輕聲音道：「劉大哥，四方八面，最少有二十個人。」

劉少奇凝神細聽，只聞風吹草動，別無聲息，由於有一個人中箭自樹梢跌了下來，使他不由不信。

丁開山又悄聲的道：「我從小在山中打獵，要聽野獸的呼吸聲才能追踪，羚羊的鼻息最輕，却逃不過我的耳朵。」

「你說有二十個？」

「最少，他們埋伏在四面八方。」

「你方才張弓射下一個，對方却絲毫沒有動靜及反應，這一羣並非烏合之衆？」

「他們以逸待勞，以靜制動，佔盡了便宜，所以我才拉大哥躲到草叢中來。」想不到丁開山粗中有細。

劉少奇沉吟了好一陣，問道：「丁老弟，你說該怎麼辦？」

「讓我用耳朵先找出他們藏身之所，然後用弓箭將他們一一解決……」

丁開山一語未落，四週突然出現一團明亮的火把，看來他那敏銳的聽覺已經用不上了。

劉少奇目光掃了一圈，共有二十三支火把，他不禁暗暗佩服丁開山的精確估計。

那些人淸一色的皂衣，兵器却各異，有的張弓搭箭，有的手抓弩筒，有的拿刀，有的持劍。方才劉少奇如果拔劍妄動，很可能會遭到對方的暗箭。

對方既然亮相，劉少奇自然不能伏在草叢中，他正待站起來，丁開山却按着他的肩頭，悄聲道：「劉大哥，讓我來應付他們。」

說罷緩緩的站了起來，向草叢外走去。

劉少奇不禁暗暗的納罕，以丁開山的膽識、弓法、機智，一個人摸黑走夜路絕不會畏懼，因何要與我結伴同行呢？

他一念未已，却聽丁開山揚聲道：「各位是攔路打劫麼？」

對方中有人反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

「獵戶丁開山。」

「方才那一箭是你射的麼？」

「不錯，我以爲樹梢上藏着一頭花豹。」

「這筆賬我們慢慢再算，現在請神劍飛行太保劉少奇出面說話。」

「那個神劍飛行太保？」丁開山還想裝瘋賣傻。

以劉少奇在江湖上的聲望，自然是不能作悶口葫蘆，因此走出草叢，答話道：「在下劉少奇，請問寶號。」

「在下無名小卒，只是爲人傳話。」

「傳甚麼話？」

「關洛大豪，請回關洛地界去，望勿涉足西北武林。」

「這話可有些怪！」劉少奇笑道：「難道西北地界上的人物就不會去關中遊過麼？」

對方仍是語氣强硬地道：「請尊駕即時折返。」

劉少奇業已動怒，但一想唐碧川中毒在身，極待解救，於是緩和了語氣道：「劉某此番前往延安府，只不過是探望一位老友病情，並不涉及江湖中事，敬請西北同道放心。」

對方冷聲道：「西北地界不歡迎閣下光臨，請趁早折返原地。」

劉少奇沉聲問道：「你爲何人傳話？」

「『黑龍神劍客』孟達華。」

劉少奇只是一愣，繼而又哈哈大笑道：「小兒狂語，不攻自破，劉某在韓陽曾經見過孟達華少俠，他不但沒逐客之意，反而與劉某訂下延安府的後會之期，你休想以黑龍神劍客的威名嚇人。」

「在下話已傳到，聽不聽全憑閣下，先禮後兵，得罪勿怪！」話音一落，四週火把盡熄。

四週圍突趨黑暗，幾乎伸手難辨五指，那些人一個也不見了。

丁開山走到劉少奇身邊，悄聲道：「劉大哥，咱們是往前走，還是朝後退？」

劉少奇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沉聲道：「丁老弟，你眞是一個獵戶？」

丁開山顯然是怔了一怔，才答道：「當然是眞的。」

「我看你不像。」

「那點不像？」

「你富機智，精弓法，聽覺敏銳，輕功不弱，一個山中獵戶不可能有如此的功夫！」

「大哥過奬了。」

「說，你和我結伴同行，究竟有何企圖？」

「人多膽壯。」

「丁老弟，看你的性格，你不是一個玩弄奸詐之徒。」　（未完・一二）



新派俠情中篇連載

辛棄疾·文
可　飛·圖

# 邪道小子

## 惡煞圖謀劫獄　中途攔截清官

城門高三丈八尺，第二層高兩丈二尺，上下一共六丈高，可是有人總是說城門高八丈，尤其是住在金州城的人，都是這麼說的，要不你聽聽——

金州城門高八丈，裡面住着閻羅王，

驚堂一拍山河動，牛鬼蛇神嚇得慌。

相傳酆都城高八丈，閻王就是住在酆都城內，只不過金州既然也住了一位閻王，金州的城門，當然也應該是八丈那麼高了。

如果有人懷疑城門沒有八丈高，那麼可以去看看——其實還眞有不少人站在城下抬頭看。

只不過，這些人可不是看城門究竟有多高、城墻用甚麼砌的，而是看城門右面垜子上伸出的那根赤紅木桿子，因爲木桿子上垂掛着三顆人頭。

長髮挽在繩子上，繩子又連在桿子上，從下面看上去，宛似一串人頭來，毛茸茸還帶着血糊淋漓的樣子。

* * *

金州就在八百里秦嶺最東面，處在黃淮中間，正是水旱山三路商業集散地，城雖不大，人口却不少，便也形成一個熱鬧喧囂的繁華地方。

金州本來是個縣治，「開府」還是近七年的事，自從府台大人丘冠中走馬上任那天起，金州便由縣改爲府了。

姓丘的是兩榜進士出身，年紀只不過三十六，正是年輕有爲，前途美好的官場佼佼者。

金州城方圓五百地，都知道城中住着一位丘閻王，別的不提，單只插在城墻頭上的那根專門掛人頭的桿子，聽說已經換了五根，天長時久，風吹日晒，撐不住一顆十八斤重的人頭掛上去，怕掛上一半，桿子斷了，那多邪。

* * *

丘冠中幹了七年快半，他自己估計，大約已經被他斬首示衆的人頭是一百五十二顆，加上今天又掛上的三顆人頭，他一共已斬了一百五十五顆人頭。

金州府這地方可沒有監獄，有人犯了案，該揍的揍，該殺的殺，老百姓的稅糧不養犯人，丘府台不積案子，可也明快決斷，就沒聽說有人發一句怨言的。

* * *

爲丘大人辦案的府衙捕頭大人姓羅，叫羅玉，姓羅的武狀元未試中，便跟着丘冠中幹公事了。

金州城一共有兩個劊子手，那就是江湖上傳言的「鬼刀」段子才與段子寶兄弟二人。

段氏兄弟，一個叫「斷人財路」段子才，另一個「絕人子嗣」段子寶，兄弟二人下刀狠，至於怎麼個狠?明明是一刀之罪，可在他們的刀砍上犯人



後脖根的時候，便會稍稍一頓，然後才變砍爲切，便也把人頭切落掉了。

頭被砍掉，講求個「快」字訣，犯人少痛苦，可他們這麼一頓又切，犯人受的罪可大了，因爲有些犯人會在這時候喊叫一聲。

人頭落地帶叫聲，不但殘酷也嚇人。

* * *

丘冠中在金州府，這是最後一次斬犯人，三天之後，上面就派人來接替他了。

在金州府，他幹得還不錯，至少老百姓很少有罵他的。

既然政績斐然，當然會受到上面重視，丘冠中就是要走馬上任洛陽了。

雖然他還是個知府，但洛陽比金州大多了。

丘冠中在金州這麼個肥地方幹了七年半，看起來眞的是兩袖清風，因爲他在離開金州的時候，金家只有一輛大車，車上除了他的妻子田氏之外，便只有一個五歲大的娃兒叫丘浩。

當然，丘冠中並非辭官不幹，他幹得正起勁吶，所以他隨身還帶了十二名護從、三名貼身武士。

十二名護從均是由捕快中選出來的，那三名貼身武士，可不正是「冷面金剛」羅玉與「鬼刀」段氏兄弟二人。

丘冠中連他在金州的劊子手也帶走了。

* * *

從金州往洛陽，途中有一段是山路，有兩百七十里，這段山路很險峻，那正是熊耳大山的東端，伏牛大山以北。

明天便是交割印信的日子了，丘冠中把捕頭「冷面金剛」羅玉叫到後衙。

「羅兄。」他們在私底下，一直是兄弟相稱。

「大人。」羅玉有分寸，他一直尊稱丘冠中爲「大人」。

「明天是交割日子，裡裡外外你都張羅好了?」

「大人不用操心，一切照計劃安排，都好了。」

丘冠中重重的點着頭道：「我記得咱們是同年吧?」

「大人，當年我們一齊進京會試，你文我武……只不過……唉……」

丘冠中一笑，道：「七年多了，羅兄，你也早該成個家了，是嗎?」

羅玉淡淡一笑，未置可否。

丘冠中又道：「洛陽乃花都，羣芳艷麗，我得趕快爲羅兄物色一個了。」

羅玉這才一笑，道：「跟着大人辦案，我暫時不打算娶老婆，大人……」

他把厚厚的胸膛挺了一下，厚厚的嘴唇緊閉着，雙目如獅的把一雙有力的手搓了幾下，又道：「大人，你是文官不貪財，我羅玉是武官不怕死，咱們這一合作，金州地方太平這麼多年，大人，咱們當年的雄心壯志，不就是這樣嗎?雖談不上保國，却也可以安民了。」

丘冠中點點頭，道：「所以我知道你已把一切事情備妥，我還是把你找來。」

「大人請吩咐。」

「羅兄，吩咐下去，通令金城百姓，如有任何人設宴列隊夾道相送者，嚴辦。」

羅玉猛一怔道：「這……」

「去，照我的話去做，千萬不能影響百姓們的生意，讓我走得安心。」

「大人，你……天下的當官者都像大人一樣，天下也就太平了。」他頓了一下，又道：「世道險惡，官縱盜，盜攀官，百姓便遭殃了，而大人你……」

哈哈一笑，丘冠中道：「羅兄不是與我也差不多?你一共破案近百起，賞銀算起來有萬兩，可是你的銀子一紋也不剩，都送哪兒了?」

於是，兩人哈哈一笑。

* * *

午時三刻已到，金州府衙中離職的丘冠中，一襲官衣未換下，雙手捧着金州府的印信，十分謹愼的交在新到任的任懷生手中。

任大人接過印信，丘冠中已吩咐道：「酒。」

只見羅玉雙手捧了個朱漆盤子走上前，盤中三隻銀杯，丘冠中取過盤中杯子，高舉過頭，道：「第一杯敬天。」他把酒往空一潑，然後又取過第二杯道：「第二杯，敬地。」一杯酒灑在地上，接着又取過第三杯在手，雙手環抱一躬，道：「這第三杯，我敬金州府境內善良百姓們。」

於是，他一仰而盡，放下酒杯，便對一旁楞然的新上任知府一抱拳，大步往府衙外面走去。

這一着，可把滿衙的人感動了，這位大人眞是與衆不相同。

如是一般官場，新上任的三天醉，離職而去的醉三天，截然大不相同。

新上任的知府大人任懷生感動之餘，大步送到知府衙門外大車旁，他發現大車上除了丘冠中的妻子田氏之外，就只有個五歲大的娃兒在睡覺。

再看大車內，兩個包袱三床棉被，除此之外就一無所有了——眞是清官。

任懷生看得心一痛，因爲另一邊他帶來五輛車，丫環就有四五個，而人家丘冠中呢?

兩匹馬拉大車，這些全是官家的，另外有四匹健馬跟着，其中三匹馬上坐着捕頭羅玉與段子寶段子才兄弟二人，另一匹馬上，就是馱的路上一應物品與十二名護從的行李什物。

* * *

金州城內沒聲音，一衆百姓遙遙的望着，平日那份喧鬧，一下子眞的變成閻王城了。

沒有人前來送行，各衆備的香案禮品一件也未拉出來，誰不怕丘大人的鐵面無私，別以爲丘冠中卸任他去，一瞪眼，還是會嚇人一大跳的。

現在，我們可以看看丘冠中的模樣了……他……

隆起的頂門，深陷的雙目，眼珠子黑得發光，鼻子稍短，但骨架分明，雙唇時常緊閉着，顯出他在咬牙似的，有着一股子堅毅冷酷模樣，中等身材稍瘦了些，雙手背上青筋根根可見，離開府衙，他把官服包在車上，身上只是一襲舊長衫，舊布鞋，頭髮打結紮了一條青帶，如果走在路上，任何人都以爲他是個不第秀才。

* * *

丘冠中走近大車，他對送行的新任知府任懷生深施一禮，側轉身遙望大街，衝着大街又是一禮，他點點頭，拉着車杆登上大車。

他的這個動作，却招來遠處幾聲大哭。

不只是幾聲，是一片哭聲，只不過丘冠中已聽不到了，因爲大車已往城外馳去，很快的馳去。

大車爲甚麼不緩緩而馳？

那是丘冠中交代的，洛陽等人交接，不能誤了公事。

* * *

丘冠中一行，頭一天行了七十里，夕陽擱在山頂的時候，前行的捕頭羅玉策馬大車邊，道：「大人，前面清陽鎮，再往前便是山區了。」

丘冠中掀起車帘，抬頭看看，這才對羅玉道：「羅兄的意思是，今夜我們住清陽鎮？」

羅玉道：「大人，明天連大車也不便進山區，山道崎嶇，只能騎馬。」

丘冠中點點頭，道：「馬匹方面……」

羅玉道：「已有安排了。」

丘冠中道：「那就在清陽鎮住一宿了。」

於是，羅玉率領十二名護從官差先行，段氏兄弟二人便隨着大車緩緩的跟在後面。

清陽鎮的南街頭上，有一家平安客棧，這算是大客棧，因爲這家客棧有個後院，兩邊廂有單用客房兩間，前院只有一間通炕客房，一張大炕可以擠上二三十個人睡。

你別嫌髒，在這一帶全一樣了。

* * *

丘冠中一行被兩個伙計迎進客棧裡，伙計們眼利，一探之下，得知是往洛陽走馬上任的丘知府，可就不敢大意了，那份熱切的招待就甭提了。

丘大人與妻兒三人住在後院一間客房裡，另一間客房中，住着羅玉與段氏兄弟一共三人，十二名護從，便與十幾個客人擠在前院大炕了。

* * *

丘冠中在客房中稍事整理，平安客棧的胖掌櫃已在客房外面候着了。

一聲乾咳，丘冠中走出房外，他發覺胖掌櫃在等他，便問道：「何事？」

「回大人的話，前面酒席已備，就請大人夫人公子前往入席了。」

丘冠中雙目一厲，道：「酒席？」

胖掌櫃搓搓手，笑道：「不成敬意，大人。」

丘冠中立刻高聲呼叫：「羅兄。」

附近客房中，羅玉拉開房門走出來，他發現丘大人已走出客房，便立刻上前，道：「大人，有何吩咐？」

丘冠中道：「何人訂了酒席？」

羅玉皺眉看看胖掌櫃，道：「誰訂的酒席？」

胖掌櫃笑呵呵的道：「大人，地方上聞得大人來到，這可是難得的機會，平日裡，大人在金州府爲咱們百姓辛苦，如今高升路過小地方，怎能輕易放過孝敬大人的機會，所以前面擺了兩桌水酒，萬望大人賞光。」

丘冠中面無表情的道：「掌櫃的，官不擾民，民不誘官，這道理你懂嗎？」

胖掌櫃一楞，立即又笑道：「只不過順便一頓酒菜，大人又……」

他不敢往下再說了，因爲丘冠中的臉色在變，變得比小鎮北頭的城隍廟的守門神還怕人。

怒視着胖掌櫃，丘冠中道：「每人一碗盤子麵，我房裡三人送兩碗，丘浩五歲，同他娘合吃一碗也就夠了。」

掌櫃聞言幾乎要哭，他吃吃的道：「大……人你……」

丘冠中回身便走入房中了。

羅玉却沉聲道：「照大人的話去做，別自作主張。」

胖掌櫃連忙點頭，道：「是……」

胖掌櫃邊走邊想，這位丘知府眞清官吶，朝廷如果都是丘大人這種官吏，天下百姓就有福了。

* * *

別以爲每人只有一碗盤子麵，胖掌櫃特別在麵中加上一個鹵鷄蛋，大伙吃得沒報怨。

只不過前院的十二名護從差役可慘了，因爲客棧中的土炕有許多臭蟲，咬得大伙不安寧，再加上二更天又來了十一個客人，大伙這麼一擠，還有幾個鼾聲如雷的胖子，這一夜眞夠瞧的。

* * *

斗轉參橫，天剛泛白，丘冠中便起來了。

大人起身，下面的人誰敢貪睡，胖掌櫃也守在前房侍候着，這時候，送水的送茶水，上早飯的兩樣小菜、兩碗包穀湯、四個饅頭就匆匆的送進丘冠中的房中了。

這些都是丘冠中的交代，平日他在府衙也是這麼幾樣，他吃得飽睡得着，心安理得。

* * *

丘冠中與妻子田氏、兒子丘浩，



在羅玉的陪同下走出平安客棧，段家兄弟二人與十二名護從差役已騎在馬背上，一旁列開在等候了。

丘冠中扶田氏上馬，把丘浩放在一個籐兜內，掛在馬背上，大車已向丘大人告辭，回金州府了。

丘冠中上了馬，緩緩的往鎮外馳去，就在這時候，一個中年漢子邊扣衣衫，邊往這邊跑過來，丘冠中也發現了，他對羅玉點點頭。

羅玉立刻拍馬迎過去，道：「幹甚麼的？」

那人遙指丘大人，道：「清陽鎮團練方大仁，迎接大人來遲，眞是該死。」

羅玉搖搖手，道：「昨夜你來時大人已經睡下了，所以我擋駕，今天這麼早害你沒好睡，是我的罪過。」

姓方的忙擺手，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，大人你這話就折煞我了，我……」

便在這時候，丘冠中已到了二人附近，他似乎也聽到姓方的話了。

羅玉向丘冠中一抱拳，道：「大人，他是清陽鎮團練方大仁。」

「有甚麼事嗎？」

「昨夜他來見大人，被我擋駕，今天一早他又……」

丘冠中看看方大仁，道：「找我有事？」

方大仁忙恭敬的迎上一步，道：「卑職方大仁，昨夜與幾位地方仕紳想爲大人接風不成，繼之又無法見到大人，今日特來爲大人送行。」

「免……」

丘冠中只說了這麼一個字，便拍馬往鎮外馳去，倒把這位清陽鎮上的團練方大仁楞在當場。

方大仁遙望着遠去的丘冠中一行，不自覺的喃喃道：「丘閻王，果不其然也。」

* * *

丘冠中率領着羅玉等一行，緩緩的策馬大山中，兒子丘浩則由一個善騎的護從抱着。

那丘浩今年才只五歲，一副天眞無邪的觀看山中風景，不時發出嘻嘻笑聲，却也給這批人解去稍許寂寞。

山路預計要走兩天半，方能看見中原平原，這一段山路，早被羅玉計劃好了。

這一天走到日偏西，黑龍嶺下一家野店，那羅玉已對丘冠中道：「大人，這家野店是一對老夫妻開的，屬下辦案時住過幾次，店主叫王老十，五十歲的人了，很能吃苦。」

丘冠中點點頭，道：「今夜就住在這兒吧。」

他轉過頭看看兒子，丘浩已經睡在那個護從的懷裡了。

他對妻子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浩兒叫了一天也累了，難怪他在馬上睡着了。」

田氏含笑道：「離開城市來到大山裡，他好奇嘛。」

便在這時候，只見羅玉拍馬疾馳，趕到野店前面的兩棵大柿子樹下面。

他很輕鬆的翻身下馬，邊將韁繩往樹下拴，高聲喊道：「王掌櫃，王大娘，快出來吧。」

但他喊了兩聲，也不見店中有人出來，羅玉抬頭望向大門裡面，裡面很靜，好像空屋一樣。

「王老十，人呢？」

後面的丘冠中一行也到了，這些人紛紛把馬拴牢，馬背上摘下大被套與刀，便在這時候，從店內走出兩個三十多歲的女人，那模樣兒可眞嬌，但若仔細看，二人一個嬌又艷，另一個嬌又媚。

羅玉先是一怔，雙目逼視兩個女人，道：「妳們是？」

較美艷的女人走向羅玉，她幾乎伸手去拍羅玉的肩，俏笑一聲，道：「喲，來的是官爺呀，快請店裡坐，要喝酒，二鍋頭，要吃飯，小籠包子盤子麵，臘味鹵味更齊全，葱薑大蒜隨意絆，吃熱的，鍋蓋一掀冒着煙，吃涼的，井把涼水泡黃瓜，爺們……」

羅玉不耐煩，把臉一沉，道：「我只問妳，王老十他們夫妻二人呢？」

女子哈哈一笑，道：「進城辦貨去了。」

羅玉道：「那妳是……」

女子指着另一女子，道：「我二人是王老十的親戚，幫忙來的，王老十是我妹子的大舅子，我們的關係，只拐了那麼一個彎兒。」

羅玉便在這時，突然暴抬右手抓過去。

他這個動作出其不意，那女子雙肩左右閃晃間，已站在一丈外，動作眞俐落。

羅玉一聲冷笑，右掌一晃，左手再抓。

女的也不含糊，雙拳翻飛十八拍。

羅玉七抓落空，便暴喝一聲：「圍上。」

兩個女子齊聲笑，便見從屋後轉出一夥人來。

羅玉一看這些人都拿着傢伙，便不假思索的一躍落在馬前，從馬鞍上拔出子母雙刀在手。

這時，「鬼刀」兄弟段子才與段子寶二人，便也迅速的拔出寬刃砍刀抱在胸前。

於是，只見兩個女子已併肩站在一個手提「銀鍊鬼爪」的黑漢身前。

雙方只在這轉眼間，各站方位，各排陣式，十二名護衛官差，形成大半圓圈，把丘冠中一家三口守得緊，段氏兄弟握刀分站丘冠中身前，那「冷面金剛」羅玉則雙手握刀，金剛怒目的站在前面。

「嘿……」

「嘿……」

這種令人不愉快的笑聲，紛紛從

三方面傳來，便聞得那個嬌又媚的女子，舉手抓着身後黑漢的大草鬍子抖了幾下，哈哈笑道：「吳非吾，你出的主意，我們就看你的了。」

那黑漢哈哈一聲道：「操他娘，這不是大伙都同意的嗎？齊飛兒，妳怎麼沉不住氣，被人家一唬，妳可就立刻孫猴子遇上如來佛——現了原形了。」

那女的名叫齊飛兒，江湖上的「逍遙仙子」就是她。

只這兩下裡說出名字，羅玉便暗自吃一驚。

他突然出掌，就是要試一試那女子會不會武功，因爲他知道，這家野店的王老十只有他們老夫妻二人，那來這麼妖艷的女親戚，果然被羅玉試出來了。

他重重的看了這九個人幾眼，犯着疑慮的沉聲道：「你們好大膽子！」

「嘿……」

「嘿……」

又是幾聲冷笑傳來，笑聲裡還夾雜着笑罵：「奶奶的，這是甚麼地方，容得你大擺官老爺架子呀。」

羅玉緩步退在丘冠中前面，低聲的道：「大人，怕是傳言的『黑獄十三煞』，他們從不在金州地面活動，這幾年未聞他們行踪，怎麼也想不到會在這兒出現。」

丘冠中道：「勝算如何？」

羅玉道：「傳言這『黑獄十三煞』個個滿手血腥，殺人不眨眼，而且武功各有獨到之處。」

丘冠中道：「這麼說，勝算不大了？」

羅玉道：「屬下拚死保護大人。」

丘冠中道：「弄清楚他們的目的。」

羅玉暗中點頭，立刻走上幾步，對「逍遙仙子」齊飛兒道：「我知道你們的來歷。」

齊飛兒又去拉扯「人魔」吳非吾的鬍子，道：「吳非吾，他知道我們是誰呀。」

吳非吾哈哈笑道：「咦，他知道咱們是誰？那好，妳問他，咱們是誰？」

齊飛兒衝着羅玉一個媚笑，道：「大人吶，你知道我們是那路人馬嗎？」

羅玉沉聲道：「黑獄十三煞。」

他此言一出，至少有五個惡漢豎起大姆指叫「要得。」

齊飛兒半笑不笑的道：「果然是金州名捕，心眼裡還眞的知道不少，高！」

羅玉冷冷的道：「黑獄十三煞怎麼只來了九人，那另外四個又躲到甚麼地方去了？」

他此言一出，齊飛兒手中銀刀一掄，尖聲大叫，宛似哭天搶地般道：「咱們就是爲了四個快完蛋的好哥們，才來冒此不赦之罪，攔住丘知府的呀，萬望多多成全，救救我們四個身繫囹圄的哥子們出來，如何？」

這是有求丘冠中，「黑獄十三煞」在江湖上專幹大案子，幹一票富三年，只不知爲何會有四人被抓進大牢。

羅玉冷然一哂，道：「四個甚麼人？被關在甚麼地方？犯的是甚麼罪？能幫則幫，不能幫免談。」

「人魔」吳非吾急忙跟上一句，道：「能，能，一定能幫上忙的。」

羅玉道：「四個甚麼人？」

吳非吾道：「被關的都是好樣的——『飛刀怪客』呂不悔、『拐子』李老三、『神偷』巧兒，還有『海裡蹦』屠大年。」

羅玉道：「他們被關在甚麼地方？」

吳非吾搓搓長臉，苦笑道：「他們倒楣，被關在洛陽城的大牢裡呀。」

事情終於弄清楚了，原來這九個惡煞是爲了被囚在大牢中的四個好哥們。

羅玉又問：「他們身犯何罪？」

這時又搖搖擺擺的走過來另一風騷女子，此女子有些男女不分，正是「千面人狐」白盼兒。

細腰擺動着，人已站定了，她還又擺了兩下子，才笑道：「他們四個呀，辦那麼一點小事也把事情弄砸鍋，大人吶，洛陽總兵府還有機關，四個人事情未辦成，被人全部弄進去了。」

羅玉聞言，道：「他四人去總兵家裡？幹甚麼？」

白盼兒「嗨」了一聲，道：「說了你會笑得慌，大人吶，他們四個是爲了一個尿盆呀。」

羅玉還以爲白盼兒胡說八道，便把臉一沉，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大人在此，妳敢胡言亂語！」

白盼兒收住笑容，道：「我的大人，草民句句實言呀，不信你問他們。」

羅玉道：「他們爲了尿盆？」

白盼兒道：「唔，我得把話說清楚，丁總兵最喜歡收古董，丁總兵的古董也齊全，其中就有一個尿盆他最喜歡，大人，那個尿盆可不簡單吶。」

羅玉叱道：「甚麼樣的尿盆？」

白盼兒道：「想當年，楊貴妃使用的溫玉鑲寶石尿盆，說它是尿盆，比吃飯的細瓷碗還明亮。」

她看看對面的官差，又道：「冬天夜裡天氣冷，坐在上面撒尿還燒得慌，三顆寶石三種光，黑夜照得似雪亮，那位丁總兵當年駐兵在長安，他是在那兒弄來的，還時常雙手捧着玩，大人吶，寶物誰不喜歡啊。」

羅玉道：「就爲這？」

白盼兒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如果是一般人，也就沒甚麼，問題是他四個人是我哥們好兄弟姐妹，過去的案子沒有結，他們這麼一失手，天爺，往後我們怎麼辦？」

這時，齊飛兒加上幾句，道：「本來我們慢慢想辦法，可是，忽然聞得丘知府調去洛陽城，我哥們可就慌了



手脚，丘知府辦案明快，三兩句話就完事，殺的殺，打的打，逼得我兄弟只有全部出黑獄了。」

事情總算更明白了。

原來他們也怕丘冠中到任以後，把獄中的案子一次審理，那麼，呂不悔他們四個就死定了。

羅玉忿怒的道：「所以你們九個惡人埋伏此地，打算對丘大人下手了？」

「人魔」吳非吾急忙搖手，道：「不，不，草民們絕無加害丘大人的意思。」

他涎臉看着丘冠中，又道：「丘大人是淸官，雖說是鐵面無私殺了許多道上朋友，可也是兩袖清風、受黑白道尊敬的官，我兄弟們自也不例外，有道是，『貪官隨處可見，淸官百年難求』，只不過……」

羅玉怒叱道：「你口是心非，快說！你們的目的何在，準備怎樣對付大人？」

齊飛兒一笑，道：「只求你們在此地住幾天，等我們救出我們四個被囚的人，你們就可以走了。」

羅玉叱道：「放屁！無理要求，何況你們又是去劫獄，我家大人更不會答應。」

齊飛兒道：「何必呢？一定要雙方動刀子嗎？」

她側身指指野店內，又道：「大人吶，如是你點個頭，屋子裡好酒好菜等着呢，這一路上也夠辛苦，你看看你的夫人同孩子，一定又飢又渴了吧？」

丘冠中面色冷灰，他忿怒的對羅玉道：「這些狂徒膽敢和本府談交易，太可惡了，殺無赦！」

羅玉對段氏兄弟點點頭，道：「保護大人。」

那段子才重重點頭，道：「他們想動大人身上一根汗毛，那得從我兄弟身上踩過去。」

「嘿……」

段氏兄弟分守在丘冠中左右，田氏抱緊吃驚的娃兒丘浩，母子二人嚇得緊貼着丘冠中。

丘浩生得活潑可愛，眉心一顆赤紅痣，更增添幾分天眞無邪，小嘴這時翹得高，再也笑不出來了。

* * *

羅玉分握子母刀，一聲厲吼：「殺！」

十二名護從差役均是羅玉親自挑選的，他們各有一身本事，此刻聞得羅捕頭的命令，各拔腰刀便殺上去了。

「黑獄十三煞」似乎早就分配好了，羅玉這方剛一發動，九個人便掄兵刃迎上去了。

只見「人魔」吳非吾手提銀鍊魔爪並不出手，他還單手叉腰仰天大笑。

「逍遙仙子」齊飛兒閃掠身形如飛燕，銀刀已指向羅玉的胸前殺去，那成束的銀芒，交織成蜘蛛網狀，就不知她在一招之間能劈出幾刀。

羅玉的子母刀上下翻飛，便也發出叮噹之聲，似五月花炮般那麼刺耳難聽。

就在這陣金鐵撞擊聲中，只見齊飛兒一個空中倒翻，右足點地再起，口中尖聲：「吳非吾，點子太硬，你別站着看熱鬧了！」

不錯，齊飛兒一招就覺得羅玉不好惹，她可不想傷在羅玉的刀下。

吳非吾哈哈笑道：「幹捕頭的有此能耐，難怪金州地方享太平了。」

於是，他的銀鍊魔爪抖動了。

另一面的搏鬥更見激烈，那是「二閻王」厲莫野與「邪刀」風雲二人，他們分別找上「鬼刀」段子才與段子寶兄弟兩個。

段子才守在丘冠中左面，他與厲莫野殺得好慘烈，身中七刀不作聲，寬刃砍刀仍然掄得虎虎生風。

再看他兄弟段子寶，正與「邪刀」風雲殺得可熱乎，兩個人似乎都在冒血，只不過誰也不稍退。

那丘冠中拉着妻兒坐在地上。

丘冠中雙目一閉不看了，田氏却在打哆嗦，丘冠中的兒子丘浩早被這場搏殺驚醒過來了。

再看另一批，「鬼叫天」石大海、「太行山君」尚不邪、「過山虎」萬子壯、「千面人狐」白盼兒幾人，合力堵住十二個護衛差役幹上了。

十二個差役再是勇敢肯拚，又怎是這些黑道梟霸們的對手，只不過奇怪的乃是石大海幾人只是封架差役們的攻勢，並不出刀砍人，只有……

只有那個「酒肉和尚」雙手舞動悟空棒，閃展騰挪在這批差役之間，掄起棒子攔腰打，剎那間被他打翻一地。

十二個差役倒地不起，石大海五人哈哈大笑了。

五個人緩緩圍上去，把丘冠中一家三口圍在正當中，段氏兄弟仍在拚，却又被「酒肉和尚」的悟空棒打倒在地，段子才還破口大罵：「該死的一羣畜牲啊！」

正在拚殺的羅玉，發覺情況不對勁，他只一楞間，竟被吳非吾的銀鍊魔爪鈎住褲子猛一甩，「叭」的一聲，羅玉被甩翻在地。

齊飛兒一個箭步衝上去，銀刀反手猛一敲，但見羅玉「吭叱」一聲昏過去了。

說來話長，其實雙方交手只在剎那間，因爲「黑獄十三煞」個個武力高强，羅玉幾人豈是他們對手。

* * *

吳非吾哈哈一聲笑，道：「哥兒們，照計行事了。」

這句話一出口，八個男女魔頭齊出手，那丘冠中坐在地上閉着眼，吳非吾已站在他面前！「丘大人，害你受驚嚇了。」

丘冠中獅目猛一瞪，還眞令吳非

吾一驚！

丘冠中沉喝道：「賊子意欲何爲？」

吳非吾擺手一揮，哈哈笑道：「不就是爲救大牢裡四個兄弟大妹子嗎？」

丘冠中叱道：「休想！」

吳非吾面色一變，道：「大人，拿出印信來吧！」

丘冠中道：「甚麼印信？」

吳非吾道：「當然是大人的知府印信了。」

丘冠中一聲冷笑，道：「金州知府的印信已交割，洛陽的我還未接掌，怕是叫你們失望了！」

吳非吾大怒，道：「搜！」

「逍遙仙子」齊飛兒收起銀刀，抓着兩個包袱就打開了，她把包袱抖散一地，除了衣服與不足百兩銀子之外，眞的是空無一物。

齊飛兒嘖嘖兩聲，道：「淸官吧，也未免太過火了，你比個窮人還窮人，何必呢？也不爲你兒子着想？」

丘冠中怒叱道：「少廢話！本大人不相信你們還敢狙殺朝廷命官！」

他此言一出，齊飛兒揚手一掌就要打過去，却被吳非吾一把攔住。

吳非吾道：「別打走了樣就難辦了。」他高聲的又叫道：「統統綁進屋子裡，快呀！」

另一面，「千面人狐」白盼兒走過來了。

她眞的是不男又不女，但當她仔細的看了丘冠中幾眼之後，便吃吃笑對吳非吾道：「老大，沒問題，今夜看我的。」

她要幹甚麼？這大概只有他們幾人才知道！

丘冠中就覺得這人似人妖，田氏拉着丘冠中低聲的道：「冠中，還是少罵人，咱們處在他人屋簷下，就算不低頭，也別罵他們，好漢不吃眼前虧呀！」

丘冠中沉哼一聲不開口，他看着幾個惡漢取出繩子要綑人了。

沒多久，這些人匆匆的把幾個差役的衣服剝掉了；十二套衣服堆在屋子裡，便羅玉的衣裳也在脫。

丘冠中怒叱道：「你們這是在幹甚麼？」

吳非吾道：「娘的老皮！你的印信不在身，老子們只有用第二個行動了，你就等着瞧吧！」

丘冠中道：「本大人明白了！」

齊飛兒道：「你明白甚麼？」

丘冠中道：「僞裝我的人，前往洛陽府衙詐騙，哼，怕你們很難得逞！」

吳非吾咬牙道：「我們若是不能得手，姓丘的，你就活不成了！」

丘冠中叱道：「眞要造反了！」

吳非吾哈的一聲冷笑，道：「這就叫猴急上房，狗急跳墻，老子不能讓你活着去洛陽，殺了我那四個好哥子，姓丘的，你琢磨吧！」

「二閻王」厲莫野走過來，他看看地上丘冠中三個人，冷沉的對吳非吾道：「老大，我以爲出刀殺了這個丘閻王，也免得他日找咱們麻煩！」

吳非吾冷冷道：「你怎麼就只知道殺人，也不想想我說的那些話，嗯？」

厲莫野道：「殺光之後去救人，然後飛他娘的遠遠的，三年不在江湖走動，朝廷又能怎麼樣？」

吳非吾道：「眞是豬，咱們殺了朝廷命官，海捕公文天下貼，咱們還能過太平日子？如果咱們只把牢中的犯人弄出來，相信不會驚動朝廷，只要咱們走出中原，上山下海藏起來，頭枕美女睡着吃，多爽。」

眞是想得週到，這話也叫丘冠中聽到了，他心中還眞眞佩服，黑道上還眞有不少機伶聰明的人物，這姓吳的就有頭腦。

＊　＊　＊

十二套捕役衣裳由六個惡漢挑挑檢檢的比試着穿，剎時間，吳非吾幾個變成公差了。

那白盼兒早把丘冠中一家三口綑在椅子上，白盼兒拉過一張椅子，就坐在丘冠中的對面。

只見她宛似在爲丘冠中相麻衣相似的，左看看，右摸摸，眼睛眨幾下，嘴巴張又閤，然後……

只見白盼兒用各樣塗料在她自己的臉上抹着，又把頭髮改了樣，她變成丘冠中了。

只這麼一折騰，已是日落西山要吃飯了。

「人魔」吳非吾是個粗中有細的魔頭，他親自查看綑綁的每一個人，認爲妥當之後，便把鍋上蒸好的包子全部堆放在一張長板櫈上面，正巧可以讓被綁在地上的人伸頸伸頭張口啃吃包子。

他又把一張桌子放在丘冠中夫妻二人面前，桌上也放了十多個肉包子，要想吃，只要低頭張口就成了。

這可眞是會捉弄人，丘冠中又閉上眼睛了。

就在這時候，羅玉淸醒過來了。

他一見眼下這光景，不由大吼，道：「姓吳的，你們也太目無王法了，敢對大人如此不敬！」

吳非吾走過去，擧手就是一巴掌，罵道：「你娘的，咋唬個鳥！我可老實的告訴你，姓羅的，江湖道上不少人想要你的命，今天你能活着，快唸阿彌陀佛吧！」

羅玉道：「我饒不了你，娛吳的，羅某但有一口氣在，絕不放過你們！」

吳非吾又要出手打，丘冠中已沉聲道：「羅兄，不必多言，我諒他們難以得逞。」

吳非吾哈哈一笑，指指胸膛道：「成不成，那是爺們的事，大人，你看。」

丘冠中道：「看甚麼？」

吳非吾得意的指着站起身來的「千面人狐」白盼兒，笑呵呵的道：「大人，你看她像那個呀？」



丘冠中側頭一看，幾乎吃一驚。

剛才這女子坐在他面前，他並未在意，但只一轉個身，怎麼全變了，變得同他一個模樣！

白盼兒已在包袱中取過丘冠中的衣服穿上了。

於是，傳來幾聲驚呼，那實在……

丘冠中也吃一驚，這是混充，這批賊盜要混充他的模樣，前往洛陽府台衙門劫獄了。

丘冠中不得不佩服這個狐媚女人的易容術高明！

更令丘冠中吃驚的，乃是白盼兒在他面前來來回回的擺袖走了幾步，還眞的像極了。

丘冠中只走了幾步，白盼兒就注意到了，同時也學會了他走路的架式。

「像我爹！」丘浩在這時冒出這麼一句話來，引起吳非吾九人的一陣大笑。

剝下來的差役官服穿妥了，便差役們的腰刀也掛在腰上了，頭上的差役帽，足上的黑靴子，一切都得經過白盼兒妥爲查驗之後才算數。

「逍遙仙子」齊飛兒面對着丘夫人，她哈哈的笑着不開口。

齊飛兒早就把銀刀收起來了，但仍然看得丘夫人不自在，只不過齊飛兒很注意丘夫人的面部表情。

她也注意那個五歲大的小娃兒：「小弟弟，阿姨好喜歡你喲！」

丘浩道：「我不喜歡妳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因爲你們殺人。」

「誰說的？」

「你們把我叔叔他們打倒，還用繩子拴住，我不喜歡你們。」

「我帶你去吃糖葫蘆呀。」

「我不要。」

齊飛兒眉頭一皺，道：「你要是不聽話，阿姨會打人的，說不定還會殺人。」

只這幾句話，那「千面人狐」白盼兒已把丘夫人解了繩子，拉進內室裡。

「幹甚麼呀！妳。」

白盼兒哈哈笑道：「丘夫人，吃不了你的。」

丘冠中忿怒的道：「你們幹甚麼？」

丘浩也叫了：「娘！娘！」

於是，齊飛兒也跟進去了。

外面，吳非吾命大伙趕快吃飽肚皮，他重重的道：「奶奶個熊！咱們在這兒等，一等就是三天半，早就睡過了頭，養胖也不是這麼養法。」

原來這九個梟霸早就計謀好了。

只聽吳非吾又道：「我的好哥們，你們沒吃過猪肉，也見過猪走路，到時候，裝扮得可得像那麼一回事，別在節骨眼上鬧個雞飛狗跳蛋砸了，我跟他就沒完沒了。」

「酒肉和尚」悟空把背上的酒胡蘆狠狠的灌滿了酒，哈哈笑道：「老大，我只要把大光頭遮起來，就是標準的公差大老爺，哈！」

「太行山君」尚不邪已把虎爪反藏在後腰上，笑道：「我們大伙的老大，你可曾注意另外一件事？」

吳非吾問：「甚麼事？」

尚不邪道：「你老大也是個糊塗蛋，你看他們吃官家飯的差爺們，一個個臉蛋用刀子刮得光，再看看我們幾個人，神仙見了也嚇得慌。」

吳非吾一掌拍在大腿上，叫道：「對呀，咱們臉上盡是毛，一個賽過一個多，他娘的，有這種衙役官差的？」

幾個人之中，就數「二閻王」厲莫野的鬍子最漂亮，短粗繞腮，整齊發光，他老兒大概每天都會用他的尖刀，在臉皮上修整一番，如今聞得此言，不由急對吳非吾道：「喂，喂，至少也得像我的鬍子一樣。」

吳非吾道：「大伙乾脆把鬍子都刮掉！」

厲莫野道：「我的也不行？」

吳非吾道：「誰也不許留！」

厲莫野罵起來了：「操他娘，都是巧兒惹的禍，計劃不完善，盜的甚麼寶，老子的鬍子沒有了！」

這幾個人說幹就幹，彼此把下巴一翹，彼此爲對方操刀刮起鬍子來了。

剎時間，鬍子刮得光溜溜，那「酒肉和尚」摸摸光溜溜的下巴，笑道：「我贊成大伙把頭髮也剃掉。」

「邪刀」風雲咒罵道：「去你娘的那條腿！老子八輩子也不當和尚！」

悟空猛喝一口酒，抖着厚嘴巴哈哈的笑。

便在這時候，內房中走出個女人來，只見她曼妙的走向大桌邊，那丘浩已從燈光中看到了。

「娘！」丘浩這麼一聲叫，那女人上前就去解丘浩的繩子，很快的抱起丘浩往外面走去了。

丘浩緊緊的攬住那女人的脖子，把嫩臉貼在女人的脖子一側。

他眞把這女人當成他娘了。

於是，丘冠中忿怒的厲吼：「把孩子放下來，你們這批該死的東西！」

就在這時候，改扮成丘冠中的白盼兒，又把換了衣服的丘夫人綑牢在丘冠中一邊。

丘夫人一看兒子不見了，立刻對白盼兒央求道：「妳……妳爲甚麼抱走我兒子，還我吧！」

白盼兒道：「誰要害你兒子呀？我們更沒人要他，妳放心，明日此時，必定把你兒子送還。」

丘夫人落淚了，她哭道：「你們要我兒子幹甚麼？」

吳非吾已在門外叫喊：「快，上馬了。」

（未完・一）



# 誰敢碰我

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／司空羽・文　可飛・圖

## 小羅太虛幻覺　茜茜春夢無痕

**上文提要：**辜婆婆將小仙蒂帶走，秦、潘也不敢惹事……秦茜茜被自稱童先生的拐走，雖然學了一點武藝，但幾乎被姦污，他過去曾姦污過名女人或美女，這會正想下手，聽說捉到童有慶，姓童的既好色，更有分桃斷袖之癖，遂棄女就男，秦茜茜伺機走脫……童有慶既做小相公，又將軟軟做自己妻子，將小五子送給童先生……小羅和葛三刀遇上秦、潘脫不了身……

殺了兩小，就等於殺了他的寶貝女兒。

秦萬年原地轉了兩匝，道：「這一萬二千兩……」

小羅道：「我想秦大俠乃是一位大財主，為了贖你的掌上明珠，這點銀子應該不難籌措的。」

秦萬年氣得臉都發紫了，他大吼着：「你們惹下的紕漏要我來填這個無底洞？天下有這種事嗎？」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秦大俠你千萬別生氣，氣壞了身子可就划不來了！我們來此找你是為大俠着想。」

「放屁！」

「秦大俠想想看，如果不贖人或者不由我們二人去贖，一旦鬧僵，江湖中無人不知秦大俠的千金被當作賭注輸掉了。」

秦萬年不由一震。的確，這個人可眞丟不起。

潘奇道：「你們贖人，總不能全部要秦大俠一個人負擔一萬二千兩銀子吧？這未免太不公平了！」

小羅道：「我們籌措六千，秦大俠負責六千如何？」

秦萬年一字字地道：「一萬二千兩銀子我自行籌措都無所謂，這口氣我嚥不下，我先把你們抓起來再說。」

「葛三刀」見秦萬年立刻就要出手，道：「小羅，你看是現在對付他還是再少躭一會？」

小羅微微搖頭，「葛三刀」知道還不是動手的有利時機。

「葛三刀」連連搖手道：「秦大俠你聽我說……」

秦萬年忍無可忍，全力施為。

可以說在他一生中還沒有像今天這樣不留一點餘力的打法。

這樣風狂雨暴的拚法，在小羅掌心上隱隱只有一點點圈圈影子時，自然接不下五十招。

其實在三十多招時，小羅已經挨了兩掌。

秦萬年道：「潘兄，如我把他的武功廢了，是否會影響解剖？」到此地步還是不忘解剖。

潘奇道：「秦大俠自管下手，並不影響解剖。」

「葛三刀」厲聲道：「你們身為武林名宿，却不斷地迫害別人，草菅人命。小羅已被你們解剖過一次，他能不死算他的命大，居然還要再解剖一次，這一次你們根本不想他活着，老實說，小羅就算把令嬡輸掉也是報應。」

「葛三刀」掄刀猛攻三刀。

前三刀威猛無比，後面就鬆下來了。

未出五七招被一脚踹了出去。

小羅已應付了六十招左右，堪堪不敵，只要失手，很可能會在眨眼工夫被廢了武功，因而「葛三刀」拚命撲上。

未出三招「葛三刀」再被砸出。



他的身子一落地，痛得齜牙咧嘴，却再次彈回猛撲。

他和小羅已無法分割，生死與共。

只不過秦萬年畢竟是「三絕」之一，全力施為非同小可。

小羅被一掌砸倒，而此刻「葛三刀」却在三步外，小羅爬起來，秦萬年已駢指如戟準備廢他的武功。

「葛三刀」嘶呼着：「秦萬年你——」

一道人影鬼魅似地捲到秦萬年的身後。

潘奇大聲道：「秦大俠小心背後。」

秦萬年反應不慢，左肩背仍被來人蹭了一下，不由駭然，來人出手奇快，輕功也很高。

這人身材不高，穿了一件大袍，頭上全包了起來，只露出一雙眼睛，而他穿的大袍却是潘奇的。

潘奇大聲道：「喂！你為什麼穿了我的大袍？」

來人不出聲，眞正是奇招異式，詭異無方，甚至有些式子像是反傳統的。秦萬年不論怎麼狂攻，總是徒勞。

這樣的對手在氣勢上就能先聲奪人。

潘奇不能袖手，也攻了上來。

他剛才在一邊看出，這個偷穿他的長袍的人，像是一個少女，一個女人不論如何把頭臉及全身包紮起來，還是可以看出她是個女人，而且很年輕。

老女人和少女也有顯著之不同。

潘奇不久就被踩了兩脚，倚在墻上喘氣。

這蒙面客對付秦萬年似乎十分輕鬆。

她似乎並不想立刻取勝，更不想傷他，趁機解了小羅的穴道，繼續和秦萬年游鬥。

又打了一會，「葛三刀」道：「小羅，你這人眞是太迂了，每次與人動手，總是過份的禮讓，希望對方良心發現，適可而止，可是對秦萬年和潘奇這種人，大可不必手下留情。」

小羅活動一下筋骨道：「你說的不錯，我要來一次機會教育，讓他明白我小羅不是不行，而是志在息事寧人。」

小羅道：「請這位朋友退下。」

這工夫小羅的耳際忽然傳來細小而清晰的「蟻語傳音」道：「小羅哥，請手下留情。」

小羅一楞，看了蒙面客一眼，道：「放心。」

這次出手也正是手心紅圈最盛之時，威力無儔，疾如奔雷。秦萬年幾乎不信這仍是剛才的小羅。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潘奇，一個不成，你要不要也上去試試看？我們早就說過，小羅這人心地善良，他永遠不會先出手傷人，就算吃點虧也都認了，除非對他太過份，所以我常常說小羅是賤骨頭，只不過，一旦惹火了他……」

這時小羅連攻七掌，把秦萬年逼退五步，道：「老葛，你到宅中搜一下，看看仙蒂在不在？」

「葛三刀」掠入宅中，潘奇大喝道：「小子，站住！萬一我的宅中少了東西怎麼辦？要搜也要我陪你搜。」

蒙面人上前未出三招，潘奇就被打倒了。

小羅的攻擊可以看出是為所欲為。

假如他此刻要取勝，勝算自然很大。

也許正因為這蒙面客的一句話，他開始游鬥。

秦萬年自然不信「葛三刀」的話，小羅總要先苦後甜，先弱後強，先挨一頓揍，然後再揍人。

只不過似乎幾次遇上都有過這現象。

難道世上眞有這種對挨揍上癮的人不成？

大約半個時辰，「葛三刀」自宅中出來，道：「小羅，沒有，要不要把潘奇帶走，廢物利用一下？」

小羅道：「暫時不必，要找他並不難，走人！」

這工夫蒙面客忽然揚手射向秦萬年一物，秦萬年接住，竟是一張疊成方勝兒的紙條。

小羅和「葛三刀」也揚長而去。

秦萬年此刻已無力阻止三人離去。

他不知道三人是不是一伙的，至少三人並未交談。

剛才蒙面客射給他方勝兒之後立刻下山，小羅和「葛三刀」稍後一步，看來不像是一伙的。

秦萬年打開方勝兒。上面潦草寫着：令嬡並未被當賭注輸掉，小羅不過是開玩笑。解剖活人，天道不容，請勿再試。

把紙條給潘奇看了，潘奇道：「秦大俠，你不以為這是女子的語氣，似無敵對的味道？」

秦萬年點點頭道：「的確。」

潘奇道：「會不會是令嬡？」

秦萬年突然一震道：「潘兄，看我多胡塗，這正是小女茜茜的筆蹟，只怪我一時氣憤而未注意。」

潘奇道：「秦大俠，要不要追？」

「當然要，我一個人去追即可。」

此刻在五七里外的山徑上，小羅和「葛三刀」敞笑着，「葛三刀」道：「小羅，秦萬年剛才被唬得一楞一楞地。」

小羅道：「那也未必，至少他不以為我是先苦後甜，自願挨揍的。」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難道他知道這和你的病有關？」

「潘奇是應該知道的。」

「小羅，剛才那個援手的蒙面客是

誰？」

「我也不敢說是誰。」

「一定是熟人，不然就不會臨危出手。」

「本來我以爲可能是小五子、姜軟軟或者秦茜茜，只不過，她們任何一個都不可能有此身手。」

「對對！讓她們再練十年也未必成，這就怪了，會是誰？」

小羅道：「奇的是，此人似乎不忍對秦萬年下手。」

「是啊！看來這人要傷秦萬年並非難事。」

這時前面小溪邊石上坐了一個人，正是那蒙面怪客。

小羅急行向前抱拳道：「多謝仁兄援手。」

怪客道：「小事一件。」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姑娘何人？」

姑娘道：「我是一個討人嫌、被人甩掉，時時迴避，就怕被粘上的可憐蟲。」

小羅和「葛三刀」聽出此女一肚子牢騷。

這語氣應該是軟軟或小五子，但口音不像。

這口音有點像秦茜茜，只不過她絕對無此身手。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妳一定是秦茜茜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小羅一怔，如不是秦茜茜，就想不出是誰了。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本來就不是，秦茜茜那丫頭，長得雖然養眼，只不過太嫩了些。她的身手簡直不堪一擊。」

少女道：「秦茜茜眞差勁，但不知你要擊倒她需要多少招？」

「多少招？」「葛三刀」哂然道：「妳別爲她臉上擦粉行不行？她能接下我『葛三刀』兩刀，我就叫她一聲小媽。」

「好！」少女跳下大石，道：「我來試試看。」

「妳又不是秦茜茜。」

「你不是說過秦茜茜接不下你兩刀？」

「我是說過。」

「如果你連我一招半都接不下來呢？」

「甚麼？一招半？我『葛三刀』是長大的而不是唬大的。」

「如果連一招半也不用，半招就把你擊倒呢？」

「半招……」「葛三刀」大爲光火，甚麼人能使他半招內落敗，就連「三絕」都辦不到，他怎麼不火！

「葛三刀」掄刀就砍。

武林中很少有輕鬆接下他的前三刀的人。

「二式……」蒙面少女道：「二式……」「蓬」地一聲在「葛三刀」腰上踩了一脚，「葛三刀」栽出五七步外。七星刀往脖子上一橫就要自絕。

少女道：「『葛三刀』，要自絕嘛！別用刀背抹脖子，把刀刃掉過來就成了，我這招共四式，我只用了兩式對不？」

小羅道：「姑娘到底是何人？陌生人絕不會趕去援手的。」

少女扯下頭罩，小羅和「葛三刀」同聲驚呼。

她居然是本來身手十分有限的秦茜茜。

小羅吶吶道：「怎麼會是妳？」

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」

「不……不，我只是想不通。」

秦茜茜道：「難怪！幾乎連我也想不通。」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必是有甚麼奇遇！」

秦茜茜道：「若非如此，那就是怪事了。」

小羅道：「是甚麼人物能在一個月左右把妳調教得如此高明？」

秦茜茜道：「是一位名叫童先生的人。」

小羅一怔道：「童先生？他的全名呢？」

「他只要我叫他童先生。」

小羅和「葛三刀」互視一眼，小羅道：「這人多大年紀，甚麼樣子？」

「五十以內，不醜也不俊。就像普通的中年人差不多，只不過……」

「怎麼樣？」

「他的眼神自是不同於常人的。」

「妳怎麼會拜他爲師？」

「不是拜他爲師，他要我叫他大哥，可是我不能叫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聽他的口氣，似乎認識家父，甚至還去過本山莊，由此推斷，他必是和家父同輩稱呼，我怎麼會叫他大哥！」

小羅偏着頭想了一會，道：「可不可以說詳細些？」

茜茜大致說了一切經過。

小羅大驚，道：「妳是說他在夢中教妳武功？」

「對，往往在夢中教一套掌法或幾招劍法，然後再在現實中要我重練而加以改正錯誤。」

「葛三刀」喃喃地道：「小羅，這個童先生不就是傳奇人物『七殺夢魘』這個魔頭？」

「當然可能，這世界上難道會有兩個能進入別人夢境中的人？」

茜茜道：「你們在說甚麼呀？」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小羅，要不要告訴茜茜？」

小羅點點頭，「葛三刀」說了小羅在夢中接受武功的事。

茜茜大爲驚異，道：「我們的武功是不是同一個人教出來？」

小羅道：「極有可能！」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茜茜，我剛才告訴妳關於小羅的事以及他有『五陰鬼脈』武功忽弱忽强的事，不可告訴別人。」

「不會的。」茜茜道：「小羅哥哥，



『五陰鬼脈』這毛病誰能治，像潘奇那等名醫，他能不能治？」

小羅微微搖頭，道：「十之八九不能。」

茜茜忽然眼圈一紅，道：「小羅哥哥，在這世界上，總會有個人能治你的毛病吧？你知不知道是誰？」

小羅又搖搖頭，道：「茜茜，而且我只能再活兩年。」

「不……不會的，小羅哥哥……」茜茜大叫着：「雖然你有時看來很壞，但我發現你的心地善良，像這樣的好人是不會早死的。」

小羅道：「如果我是好人，必然夭壽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妳沒聽說過好人不長命這句話？」

「不……小羅哥哥……你不能死……我要你活下去，小羅哥哥，告訴我甚麼藥能治你的病？甚麼人能醫你的絕症？只要有這個人和這種藥，我一定去找到。」

小羅笑笑：「也許世上根本就沒有這麼一個人和這種藥。」

「一定有，一定有的。」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茜茜，妳的話也許對，當今之世，一定有能治小羅絕症的人，妳記不記得童先生的住處？」

茜茜道：「我沒有把握能找到。」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我以爲那位童先生能在夢中教人武功，出神入化，也許他就能治此症。」

小羅道：「如他能治，不是教我武功時就治了？」

茜茜道：「小羅哥哥，至少可以試一試！」

小羅道：「茜茜，妳和令尊交手時所用的全是童先生教的對不？」

「對。怕我爹認出我的人及武功，只好在屋中找了潘奇的一件大袍穿上再蒙起頭臉，而且一招也不用我爹的武功。」

小羅微微搖頭道：「茜茜，雖然妳說是童先生在夢中傳你的武功，因而聯想到我們二人的武功可能都是一人教的，可是我觀察妳的路子，好像不太一樣。」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一個人的掌法、拳法以及刀、劍法等都不止一兩套，這一套和另一套往往就不相同。」

小羅仍然搖頭道：「茜茜，妳以爲童先生的爲人如何？」

茜茜想了很久沒有回答。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茜茜，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，難道不能回答？」

茜茜道：「世上的事，往往有時既不能說它好，也不能說它壞。」

小羅道：「是不是此人的態度有點曖昧？」

「對！只有『曖昧』二字勉强可以形容。」

小羅苦笑道：「這個人眞是難猜。」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小羅，你是不是猜到一點了？」

小羅道：「是的，你忘了衛天愚前輩告訴我們，『塞外三鷹』昔年和『神州七子』及『南海雙星』等頂尖高手圍剿『七殺夢魘』，『三鷹』三死其一，『雙星』全死，『七子』七剩其一，而『三鷹』倖存的正是衛天愚及童羽二人？」

「葛三刀」拍拍後腦道：「對，莫非童先生就是『塞外三鷹』中的童羽？這似乎不大對呀？」

「我也以爲不對。『塞外三鷹』乃白道翹楚，他怎會是『七殺夢魘』？」小羅道：「茜茜，妳說他的態度曖昧，如何曖昧？」

茜茜道：「有時他看我的目中有熾烈的感覺。」

「只根據這一點就以爲他……」

「不，逃走那一夜，我在床上睡覺，忽然被外面的呼叫聲驚醒，睜開眼時，正好看到童先生自我床前轉過身子走了出去，而我……」

小羅道：「有沒有被他欺負了？」

「我想是沒有的，我當時全身赤裸。」

「葛三刀」大叫一聲：「完了！」

茜茜道：「甚麼完了？」

「妳全身赤裸，而童先生又自妳的床前走出，這不是很明顯了？」

秦茜茜道：「你懂甚麼？我赤身裸體是因爲……是因爲我自幼……自幼……」

小羅道：「是不是自幼弄成裸睡的習慣？」

「對對！就是這樣，習慣成自然，穿內衣就睡不着。」

小羅道：「我也是這樣。其實裸睡的好處很多，只是萬一蹬掉被子，就視之不雅了。」

茜茜道：「所以事後我發現，我很幸運，外面呼叫的必是童先生的僕人或管家，說是捉到了一個奸細，等於這個奸細救了我，並未被汚，於是我逃離他的別墅，我相信我還是淸白之身。」

小羅道：「這麼說，姓童的不是好人。」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也可以說是一個大奸大惡的人。」

茜茜道：「至少我不以爲童先生是個君子，他引我到他的別墅去，又教我武功，我以爲他沒安好心，所以再去找他要特別小心。」

小羅道：「去找童先生，以我們的身手，怎麼小心也不可能瞞住他，如他眞是夢中授我武技之人，他應該不會對我不利，連帶對茜茜也不會有危險，萬一不是……」

小羅續道：「我以爲咱們應該先和衛前輩連絡上再說。」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不錯，衛天愚也許知道童先生是不是『七殺夢魘』？」

三小按照衛天愚交代的連絡地點和方法，但未連絡上，却在金陵莫愁

湖上遭遇了歐陽芳菲。

這個玄陰教的副教主，上次被小羅耍了，十分惱火，但也十分佩服小羅的花梢和急智，道：「小羅，原來你有這麼一個既白又嫩的小妞兒，難怪……」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這個女人是……」

小羅低聲道：「她就是玄陰教的副教主歐陽芳菲。」

「葛三刀」大笑道：「乍看妳還真不像饑不擇食的樣子。」

歐陽芳菲不在乎地道：「是嗎？」像一陣旋風向「葛三刀」撲去，「葛三刀」刀未拔出，已被砸出。

小羅駭然。

上次在賭場中不知她的深淺，看來身為副教主果然非比等閑。

小羅看看左手，甚麼也看不到，但他仍然沉聲道：「歐陽芳菲，以妳的身份來這一手，未免差勁。」

歐陽芳菲道：「出言不敬，罪有應得。」

秦茜茜道：「妳是不是以為自己很像一道菜？」

「甚麼菜？」

「葛三刀」搶着道：「『炒三鮮』！」

茜茜道：「我看妳只是一盤臭豆腐而已。」

歐陽芳菲森厲地一笑，道：「丫頭，我要妳嚐嚐臭豆腐的味道！」

閃電出手，秦茜茜也像閃電般地避過，只不過也暗暗吃驚不已。

小妞本有點輕敵，立刻就收攝心神，全神貫注。

歐陽芳菲的震驚更大，她本以為三人中小妞最差。

僅僅是閃過她的第一招身法，她就不敢太輕敵了。

只不過她仍有一種想法，才不過十五六歲，她又能高到那裡去？

十招過去，歐陽芳菲越打越驚奇，因為茜茜的招式很怪，有的從未見過，因而威力倍增。

認識的招式再厲害，總能及時有所反應。

根本未見過的招式就無從提防了。

歐陽芳菲看出茜茜的火候太淺，假以時日，這小妞必成氣候。

當然，歐陽芳菲成名時茜茜才剛出生，況一教的副教主非同小可，七八十個照面下來，茜茜稍落下風。

歐陽芳菲老練，出招仔細，秦茜茜則長於招術機變。

歐陽芳菲要擊敗秦茜茜，只怕要一百五十招以上。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小羅，我來幫小茜茜。」

小羅道：「加上你也差不了多少。」

「葛三刀」拔刀要上，茜茜道：「幹甚麼？」

「幫妳呀！」

「不必，你在旁邊涼快吧！我還能支持。」

果然，茜茜的路子一變，一招緊、一招鬆，把歐陽芳菲弄得有點無所適從，剛才的優勢又消失了。

只不過茜茜目前要擊敗歐陽芳菲却也辦不到。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這丫頭在吊歐陽芳菲的胃口。」

小羅道：「一個月內能造就一個人才，除了『七殺夢魘』之外，幾乎任何一個高手都辦不到。」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傳說『七殺夢魘』既嗜殺又性好漁色，你對此人的看法如何？」

小羅閉上眼想了一會，道：「回想當年在夢中所見之人，儀表堂堂，神色安祥，一臉正氣，絕非淫邪之輩。」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由於他授你絕技，是否有袒護他之心？」

小羅搖搖頭。

現在茜茜和歐陽芳菲已打了百招以上，茜茜固然難以取勝，却也不致於落敗，身段美妙，飄飄欲仙。

這工夫自斜坡下來了一位老嫗，頭髮斑白，衣着樸素，但步伐健朗，持龍拐在一邊休息。

過了一會，老嫗道：「妳們別打了！」

兩女當然不會聽老嫗的命令。

又過了一會，老嫗大喝一聲：「別打了！」

靈得很，兩女立刻各退三步向老嫗望去。

因為老嫗剛才是以「獅子吼」玄功喊叫的。

內行自然知道這並不是嗓門大所能辦到的。

歐陽芳菲道：「老梆子，妳窮叫甚麼？」

老嫗道：「因為我替妳臉紅，所以叫停。」

歐陽芳菲道：「妳知道我是何人？」

老嫗道：「我連問也懶得問，妳不是塊好料。」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她就是玄陰教副頭子歐陽芳菲。」

歐陽芳菲臉上剛有傲色，老嫗站了起來，道：「如果妳只是一個普通貨色，也就算了，既然如此，我要伸量妳的斤兩。」

歐陽芳菲道：「老梆子，妳是何人？」

老嫗道：「妳既然叫我老梆子，我還有甚麼了不起的？」

歐陽芳菲當然也不敢太輕敵，她攻出試探的一招。

既是試探招式，就是能攻能守的招術。

老嫗閃了開去。

只是這一閃，歐陽芳菲就知道不好纏。

歐陽芳菲連攻五招，老嫗都不接招，歐陽芳菲以為老嫗技盡於此，突然走中宮踏洪門貼上。



這種招式大多為有把握，是十拿九穩的打法。

也必是全力施為。

老嫗忽然在此刻變守為攻，一腳踢在歐陽芳菲的屁股上，栽出四五步。「葛三刀」大叫一聲：「好！」

歐陽芳菲從沒吃過這種虧。

她身為玄陰教副座，雖然玄陰教有三位教主、三位副教主之多，她是三人中的最末一位，畢竟不是泛泛之輩，自不會就此服輸，道：「老梆子，妳再踢我一腳試試看！」

這次她當然用了更好的招式，也卯足了內力。

「蓬」地一聲，老嫗這一腳又踢在歐陽芳菲屁股上同一部位。

既然兩次都踢在一個地方，當然奇痛，齜牙咧嘴。

歐陽芳菲知道差距太大，犯不着再為自己製造丟人的機會，冷冷地道：「妳可敢留下名來？」

老嫗道：「不敢！」

歐陽芳菲道：「本教和妳沒有完！」說了句場面話，匆匆離去。

現在老嫗打量着茜茜，看得很仔細。

茜茜道：「老太太，妳這樣看我幹甚麼？」

老嫗道：「姑娘貴姓？」

「我叫秦茜茜。秦始皇的秦，東西南北的西加草字頭的茜。」

「秦萬年是妳的甚麼人？」

「是我爹。」

「可是妳的武功並不是你爹教的。」

「老太太怎麼知道？」

「在目前，妳爹也未必是你的敵手，這武功怎麼會是他教的？」

茜茜無言以對。

老嫗道：「姑娘，剛才妳所用的武功是誰教的？」

茜茜道：「老太太，妳我素不相識，恕難奉告。」

老嫗道：「小姑娘，事關重大，希望妳能告訴我。」

「甚麼事這麼嚴重？」

「小姑娘，有些武林中的事，妳是不明白的。」

「可是我沒有必要告訴妳。」

老嫗突然撲上。旁觀的小羅忽然一驚。

老嫗的招術有些居然和他學的極相似，只不過由老嫗施展出來，威力更大而已，所以他相信老嫗剛剛所說的「嚴重性」不是無的放矢。

茜茜自是更加驚異，看出老嫗的招術有些和她的類似，但更加凌厲。她年少氣盛，想挫挫老嫗的銳氣。

但絕對沒超過十五招，茜茜被扣住右腕。

小羅一驚，就要撲上。

茜茜道：「老太太，這次不算，再來一次我才服妳。」

老嫗鬆了手道：「就再給妳一次機會。」

妙的是，又未出十五招，仍被扣住右手脈門。

小羅不能坐視，因為老嫗有點強人所難。

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私秘，可以不告訴別人，自不可勉强。

而目前小羅左手的紅圈已經開始明顯了，所以他撲上來，道：「老前輩不要欺人太甚！」

小羅的攻勢自比茜茜更凌厲些。

老嫗驚噫一聲鬆了手，閃了開去。

小羅再攻兩招，老嫗更加震驚，道：「停手，慢着！我有話問你。」雙方立刻停手。

老嫗上下打量小羅，道：「小友的大名……」

「羅天。」

「羅天？」老嫗目光一凝，道：「你的武功跟誰學的？」

「交淺不可言深，恕難奉告！」

老嫗目光一冷，但又收斂下來，道：「小俠成家了沒有？」

「成家？」小羅道：「可以說成了家，也可以說還沒有成家。」

老嫗道：「這話怎麼說？」

小羅道：「因我已與一女有夫妻之實，今生不會再有任何改變，只是尚未舉行正式儀式而已。」

老嫗笑笑道：「年輕人一時衝動和女人有點瓜葛，却也算不了甚麼，宋儒戴東原只有『女人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』之說，却沒有『男人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』之說。」

小羅大聲道：「妳身為女人，怎可說出這種話來！」

老嫗道：「老身說的也是實情。自古以來，要求女人守節，雷厲風行，可有甚麼男人守節的律法？」

小羅道：「我不管甚麼法律，我對她不變。」

「如果她對你變了心呢？」

小羅心頭一痛，小仙蒂失踪，會不會是變了心？「不，小仙蒂絕對不會變心！我敢保証。」

老嫗道：「小友，只怕這世界並不如你想像中那麼美好。」

小羅道：「即使這世界再邪惡，我的妻子永遠是堅貞純潔，至死不變的，我對她的信任已超過了對我自己的信任。」

老嫗忽然微微地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小友，你的專一我很佩服，你的妻子就是這位美好的小姑娘？」

「不是！」

「那你和這小姑娘又是甚麼關係？」

「朋友。」

老嫗笑笑，道：「你的妻子為甚麼不在你的身邊？」

「她——她失踪了……但我一定能找到她。」

「她也許不是失踪，而是迴避你，你又何必……天涯何處無芳草？小友，這位小姑娘不是很好嗎？」

小羅道：「我也沒有說她不好。」

老嫗告辭離去，茜茜道：「小羅哥哥，你眞的另有一個妻子？」

小羅點點頭。

「有夫妻之實而無夫妻之名是怎麼回事？」

小羅吶吶半天說不出來，「葛三刀」道：「怎麼的？這箇都不懂，我來告訴妳，他們已經同床共枕了，但還沒有正式舉行婚禮，這該懂了吧？」

茜茜道：「多久的事？」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就是小羅和妳分手這段時間內發生的事。」

茜茜冷冷地道：「就這麼一點時間都不能等？難道你不知道我對你的心意？」茜茜開放，話在別的少女就難以啓口。

小羅道：「茜茜，妳不知道，這件事……」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茜茜，我還是把一切經過告訴妳吧！」

茜茜聽了「葛三刀」的述說之後，道：「你是爲了報另一小羅的恩，就找他去成全那小仙蒂，讓她能有個孩子是不是？」

小羅道：「也可以這麼說。」

茜茜道：「我對你也有直接的恩惠，如果我也要一個……你怎麼說？你會不會說我的雙腿未殘？」

小羅不出聲。

茜茜道：「要弄殘兩腿很容易。」

羅、葛二人相視心驚，有極少數男女對「情」之一字是十分激烈的。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茜茜，假小羅代小羅被潘奇解剖一次，差點送命，另外他還救過小羅的性命，小仙蒂很可憐，她只渴求一個孩子。」

茜茜大聲道：「如果再遇上一個需要孩子的女人怎麼辦？」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世上那有這麼多想要孩子的女人？一般來說，年輕夫妻都熱衷於閨房之樂，卻不想要孩子。」

「如果有呢？」

「葛三刀」攤攤手沒有作聲。

小羅當然也不願出聲，茜茜很美好、純潔，但可惜他已經有了妻子。

茜茜也並非不知這一點，如果小羅是個好色的男人，想要孩子那還不簡單？尤其是自動送上門的？

像這樣的男人，就算恨他，又能如何？

＊　＊　＊

茜茜變了，成天不講半句話。

這在茜茜來說是極不平凡的事，因爲她的個性外向。

「葛三刀」不斷地安慰她，仍是無用。

一路上不知勸過多少次，最後「葛三刀」急了，說了這麼一句話：「茜茜，如果他的小妻子有容人之量，而妳也能受委屈，甘爲小羅的偏房的話……」

「你說甚麼？」

「葛三刀」道：「就算我沒說好了。」

其實茜茜聽清了，只是裝着未聽清而已。

在鎭上落了店，二人的心情都不好，都喝了不少的酒。

「茜茜……」小羅道：「不要這樣。」

茜茜道：「你要我怎樣？」

小羅道：「老實說，我一無所長。」

茜茜道：「只要對了脾胃，管它有無所長！」

小羅又攤攤手，沒有甚麼好說的了。

三人三個房間，都上了床。

此刻三更稍過，弦月初昇，屋中還很暗。這時茜茜的窗外有人在覬覦。此人就是那老嫗。

白天的出現和現在的顯身，自然都有其連帶關係。

當然，他就是小仙蒂的老忠僕辜婆婆。

她的目光在黑暗中一目瞭然，眼看着茜茜脫光就寢。

「好個騷丫頭！哼，有這個小騷貨在小羅身邊，他會不動她？」

辜婆婆怎會知道這是茜茜自幼養成的習慣？

茜茜上床想了一會心事，約半個時辰就睡熟了。

辜婆婆笑笑——一種不具有善意的笑。她雙臂張開，作摟抱狀，然後閉目垂首，不知在作甚麼。

此刻的茜茜忽然看到門簾輕啓走進一人。

是小羅，居然是他。她的目光接觸到小羅，就已經是最大的享受了。

正在想他，他就來了，這眞是人生最大的樂事。

小羅和她一樣，完全無遮。

她也知道，小羅也有此習慣。

別人有此嗜好並不重要，小羅是她的同好，她感到驕傲。

這種場面，她當然還是第一次看到。

以前她常常想，女人無遮(曲線美好的女人)很迷人，甚至有人乍見這情景會激動失常而狂叫不已。

她以爲男人無遮一定很不好看。

男人有「餘」，女人不「足」，把「餘」的加入不足之中，卻能達到圓滿的境界。

只不過小羅是例外。一種陽剛、碩健的男性美，自他的胸脯、健臂、雙腿以及某部的一枝獨秀雄姿上表現出來。茜茜陷入半昏迷狀態之中。

小羅坐在床沿上望着她。

茜茜僅在瞬間接觸到他的目光，立刻折回。

他的銳利、咄咄逼人的目光就像他身上那挺拔的氣勢一樣，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她立刻就瓦解了。



一個意志瓦解，完全不再設防的少女會變成甚麼樣子？

她會把脂玉一般的胴體放鬆下來。

像花木之「萬木無聲待雨來」的境界一樣。

通體酥軟，膚色鮮明剔透，滿室生香。

也許女人這時最迷人。

小羅的手小心地、憐惜地放在她那凸挺的胸部。

她的玉體痙攣了一下，就在這時，忽聽後院有人大叫道：「我追逐了七八天之久，原來妳這個老東西躲在這兒，這次可不會讓妳再跑了！」

外面有動手時渾厚猛烈的掌罡帶勁的風聲。

只不過三五下就沒有聲音了。

就在這時，小羅的手突然收回，站起來出院而去。

茜茜幾乎想哭。

人類被佔有的慾望往往比佔有更强烈多多。

她幾乎想大喊叫他回來，但是她沒有喊。

她恨外面交談以及交手的人，粉碎了她的綺夢。

這樣的夢，也許一生只能有一次。

的確，剛才是個夢，但她實實在在地看到小羅走進來，全身無遮，還把手放在她的胸部，這種逼眞的夢境，她曾經有過幾次，那是童先生教她武功時的現象。

爲了印証這一點，她匆匆穿上衣衫，進入小羅房中。

第一，他的房門未關。

其次，小羅也未睡，而且露出被外的胴體未穿衣服。

現在她要印証第三項，也是最重要的一項。

「小羅哥哥……小羅哥哥……」

小羅坐了起來，下身在被中看不到，上身果然是裸的。

「茜茜，甚麼事？」

「小羅哥哥，我剛才作了一個夢，像夢……也像眞的。」

小羅的瞳孔張大，因爲他也作了個夢。

「小羅哥哥……這夢好怪……好難爲情……」

小羅幾乎相信，兩人的夢是相同的。

茜茜道：「不久前我發現你進入我的房中！」

小羅睜大眼睛望着她。

「你坐在我的床沿上，當然也是無遮的。」

小羅道：「下一句我來說。」

「好！你說！莫非你也知道？」

「但願我不知道，我把手放妳的這兒……」他指指她的胸脯，而且是左邊那個，一點也未弄錯。

茜茜激動極了。小羅也記得，至少証明發生過這麼一件事。如果小羅滑頭根本不承認，她也沒有辦法。

小羅不承認，她這個夢就白作了。

簡直就像普通人作夢一樣，春夢了無痕。

「小羅哥哥……你眞是好人……你承認了這件事……就表示你是君子，你有責任……」

「茜茜，本來我很喜歡妳……但是有了小仙蒂，我不能再娶別的女人，茜茜，我對不起妳。」

「小仙蒂到底是怎麼樣的人？美到甚麼程度？」

「茜茜，若論美，她未及妳美，但是她善良，和妳一樣地善良、體貼、柔順，善解人意。」

「小羅哥哥，是不是你不以爲我是善良的？」

「不不！妳也善良，一切都不比她差，只不過遇妳稍遲了一步。茜茜，其實以妳的條件，一定能找到一個比我更好的人。」

茜茜道：「小羅哥哥，你自己說過，你的手放在我這裡，妳以爲我還會嫁給別人？」

小羅道：「茜茜，別死心眼！」

茜茜道：「死心眼的是你，就算你不願辜負那個仙蒂姑娘，一個男人多……多一個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。」

（未完・四）

**上文提要：** 江楓與七寶和尚從刁鵬的形容中，得悉天馬堂堂主是利用魔音迷惑屬下，使人無法抗拒其令諭，刁鵬還被七寶和尚的「大悲梵唱」所感動，決定追隨七寶和尚，成爲入門弟子；張四姑通知江楓有兩名殺手已混進洛陽居，着他提防，而雪、霜兩女及胡萍等亦已各就本位，暗裡保護江楓；張四姑辭別江楓後，往訪青鳳，交給她一包藥物，說是可以逃避天王的騷擾……



俠義奇情連載小說／臥龍生·文／可飛·圖

# 劍氣九重天

## 殺手連番狙殺　大意險遭奪命

「當然好，」青鳳道：「我想這幾天內，我一定很寂寞的，大姐呀，妳一定要來看我。」

碰上了張四姑這樣成熟、親切的女人，青鳳忽然產生了強烈的孺慕之情，張四姑已對她具有很大的吸引力，不自覺的偎入了張四姑的懷中，低聲接道：「我還要登台演唱，那股難聞的味道如是太强烈，會不會被聽衆聞到？」

「所以你要好好處理它，」張四姑道：「不讓那味道飄散得太遠，不過我有一粒葯丸給妳，妳自己可以很快適應它，我走了，記着，急着要見我時，就在屋頂上插一片直立的竹葉。」

「好，天王的警覺很高，武功精湛，第一流的輕身術也無法瞞過他的耳目。」青鳳道：「不見屋頂上豎立的竹葉，大姐千萬不可闖入棲鳳樓來。」

＊　＊　＊

江楓步出了洛陽居時，太陽還未完全出來，但一片金色的光芒湧現東方，今天，該是一個晴朗的好日子。

很多身穿灰衣的人，正在整理街道。

胡萍、段九早已混入了那些人中，以江楓目光的銳利，一時間，也無法找出他們停身在何處。

江楓想到了雪、霜二女，這地方已然出了洛陽居的大門，進入了二女的保護範圍之內。

但二女呢？

江楓目光轉動，四下打量，目光可及之處，全都是打掃街道、收集垃圾的灰衣人。

這座帝王之都，一直保持着美好的傳統，街道上打掃得十分清潔。

一輛人力雙輪木車，裝滿了垃圾，正緩緩向江楓行來。

江楓沒有退避，卻暗中一提眞氣，準備迎接挑戰。

他年少氣盛，技藝卓絕，口中雖然强調六個專任殺手的可怕，但那是用來應付歐陽昭和羅蘭用的，內心之中，並未把幾個殺手放在眼中，倒是張四姑那一番强調，使江楓提高了不少的警覺。

拉板車的是個五十左右的老人，滿頭大汗，氣息粗重，似是拉得十分吃力。

江楓目光銳利，一眼就看出了那老人不是身具武功的人，立刻消去了戒備。

板車由江楓的身前行過。

突然，垃圾飛起，一道寒芒由垃圾中飛射而出，射向江楓。

完全出人意外的一劍，雙方距離既近，那一劍又快如閃電，江楓閃避已自不及。

眼看一劍就要刺中前胸。

一聲淒厲的慘叫傳入耳際，鮮血噴洒中，刺向江楓的長劍脫落實地。

一個嬌甜的聲音傳入了江楓的耳際，道：「江大哥，他藏在垃圾車中，



我就扮成一堆垃圾。」是吟雪的聲音。

江楓差一點沖口叫出了吟雪的名字。

但見一團高飛而起的黑影，砰然一聲摔了下來。

是一個全身黑衣的人，頭臉都包在一片黑布之中，大概是爲了防止垃圾的緣故，包頭的黑布和衣服連在一起。

奇怪的是死了一個人，並沒有引起任何騷動。

那拉車的老人，似是根本就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，停也未停過一下，一直不停的向前行去。

吟雪也沒有現身，那嬌甜的聲音，似是由那輛垃圾車上傳了過來，似乎吟雪仍在那輛車上。

江楓沉吟了一陣，眼看打掃街道的那些人逐漸散去，只餘下一輛木板車，但卻急馳而來。

車上伸出一隻手，抓起了地上的屍體，拖入車中，急急馳去。

由拉車人的眼神中，江楓看出他是段九，抓走屍體的人，自然是胡萍了。

有些事不能拖延，時機稍縱即逝，江楓突然後悔，竟然沒有看看那殺手的眞正面目。

太陽升高了，陽光照射大地，街上行人漸多，長安街頭，又是一天新的開始。

江楓暗暗忖道：張四姑讚賞二女費盡心血，展現了才華，看來果然不錯。

接近這洛陽居的殺手，果然已在她們的監視、掌握之下。

殺手躲入了垃圾車中，吟雪竟和他藏於一車之內，化作一堆垃圾也許並不太難，但讓對方不發覺，就有點匪夷所思了，大概這就是張四姑所教的潛隱術或移花接木了。小小年紀有如此的耐心，忍性，果非小可。

這時，一個中年婦人右手挽着一個竹藍子，左手扶在一個小女孩的肩頭上，緩步行了過來。

那女孩子只有十一二歲，但江楓仍然提高警覺，雙目凝神，盯注在那女孩子的臉上。

江楓智慧卓絕，但江湖上的經驗並不太多。

看上去，那只是普通的小女孩，至少，江楓瞧不出有甚麼可疑之處。

行近江楓身前時，小女孩似是不勝負重，突然向地下蹲去。

江楓一吸氣，身子向後疾退三尺。

他並不知道是否有人算計他，這後退三尺，只是一種本能的防衛。

可惜的是，只退了三尺，距離還是太近了。

那中年婦人在小女孩蹲下的同時，似是失去了重心，跟着仆倒在地上。

江楓暗暗歎息一聲，忖道：看來，我是太多疑了。

正待伸手去扶那中年婦人一把，蹲在地上的小女孩，卻突然長身而起。

她一下子長高了一倍，竟然是二十歲以上的少女，雙手飛揚，兩把淬毒銀針飛射而出，籠罩着江楓全身。

江楓吸一口氣，全身衣服立刻鼓脹而起，右手揮動，拍出了一股掌風。

但眞正的可怕人物，卻是那中年婦人，只見她借勢一滾，人已閃到了江楓背後，挺身而起，把手中的竹藍子拋向江楓。

「江大哥，不要動。」是吟霜的聲音，而且聲音就在身側。

江楓沒有動，他相信二女，她們一定會全心全意的保護他。

一縷黑色的煙雲，就在路邊一株樹身上飛起，忽然間，散佈開來，護住了江楓。

拋出的竹籃中，正飛出千隻以上的綠頭大蒼蠅，蜂湧向江楓。

但卻被那散飛的黑色煙雲擋住，煙雲消散，收縮成一團。

那竟是一張黑色的絲網，操網人也十分高明，一兜之下，上千的綠蠅，竟然無一漏網。

江楓一記强勁的掌風，擊落了大部份射向面前的毒針，射向身上的毒針又被那脹起的衣服擋住，跌落在地上。

躍起施襲的少女，也被那一記强猛的暗勁震退了三步。

但江楓同時感覺到左耳微微一麻，忍不住伸手抓去，抓入手中，竟然是一枚小針，長不過半寸，細如牛毛，但全身泛起了一片藍汪汪的顏色，一眼間，就可以辨認出是劇毒淬煉之物。

江楓急急運氣，閉住行血。

「快些運氣逼毒，你中的是天下七大奇毒之一的化血毒。」竟是張四姑的聲音。

那親切的聲音，給了江楓一種極大的安定感，立刻閉上雙目，運氣逼毒。

他內功精湛，是江湖上極少見到的高手，片刻之間，左耳上一處細小的傷口，突然流出了一些黑血，但聞兵刃交擊之聲，不遠處似是展開着一場激烈的搏殺。

一聲冷厲的慘叫起自身側，江楓感覺到臉上似是濺上了微溫的水滴，鼻息間，聞到了淡淡的腥味。

是血。

激烈的戰鬥，就在江楓身邊展開。

但江楓沒有動，他明白化血毒的厲害，如若中途分心停息，使內功迫集的毒血散入經脈，再想把毒血回集起來，不但要大費氣力，而且，成功的機會不大。

「江楓，聽着，化血奇毒一旦侵入內腑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」張四姑道：「不要回答我，因為你絕對不能分心，閉上雙目，全力逼毒。」

張四姑說着話，右手已取出一柄鋒利的小刀，看準了位置，一刀揮出。

「哎喲！張姨，妳割了他一半耳朵……」吟霜的驚叫聲突然頓住。

因為一股黑色的血箭，在江楓內力逼迫下，激射而出。

「少了半個耳朵，總比要了他一條命好。」張四姑冷冷的接道：「準備好棉花、葯物，血色見紅，立刻替他包紮起來。」

江楓確也有一股狠勁，張四姑不叫停，他一直運氣逼血，原本已呈淡青的左耳，在大量毒血湧出之後，漸漸恢復了肌膚的本色。

血色轉紅，張四姑才動手包紮左耳傷勢，一面要江楓停止運氣逼血，才歎口氣，道：「現在你可以睜開眼睛看看了，你是多麼僥倖的逃過了這次劫難。」

江楓不知道這一陣運氣逼毒，損失了多少鮮血，但一停下來，竟有頭暈的感覺。

睜眼看去，只見那施放毒針的少女已橫屍眼前，胡萍、段九手中的刀、劍，血跡未乾，想來是兩人合力出手，才擊斃強敵。

吟霜穿着一身枯樹皮般的衣服，靜靜的站在一側，襯着一張微帶歉意的嬌媚臉兒，看上去有點怪，就像一截乾枯的樹幹上，突然綻放出一朵艷麗的鮮花，給人一種極不調和的感覺。

「姐姐擔負起遊動保護的責任，我卻選擇了門口那棵大樹，所以，我潛隱在樹身上。」吟霜笑道：「我推判他們會選定洛陽居大門口處作為重要的一擊，幸好沒有選錯。」

江楓看看吟霜的衣服顏色，果然和門口忍受着隆冬風雪侵襲的老槐樹一般模樣，心中又感動，又佩服的說道：「眞是難為妳們了。」

「不要這樣嘛，江大哥，姐姐躲在垃圾中，忍受着那百物雜陳臭味，比我辛苦多了。」

「我知道……」

張四姑冷冷的打斷了江楓的話，道：「這一陣交手，你已經死了兩次，你輕敵自負，竟然被一枚化血毒針射中，如非你內功精深，逼血快速，單是這一枚化血毒針，就能要了你的性命。」

「說來慚愧，」江楓道：「我想不到她發出毒針時，竟然留了餘力，在我掌力發出之後，又悄然彈出了一枚毒針。」

「你那一掌，本可以取她之命，」張四姑神色冷峻的說：「大概見對方是位姑娘，又動了憐香惜玉之心，所以手下留情。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江大哥，不要難過，憐惜弱女，本是英雄行徑，」吟霜道：「英雄才能讓美人動心，我和姐姐都算是小美人啊。」

她盡量把自己投入，和江楓站在一處，共同來承受各種責難、屈辱。

張四姑看了吟霜一眼，接道：「敵人來了兩個，你看得很清楚，早該有防人前後夾擊的打算，可是你竟然照前而不能顧後，你，也該早想到老薑辣心，後面的攻擊，應該比前面的惡毒一倍，可是江大少爺，你竟然把強敵給忘了。」

「那是江大哥早就發覺了我，才故意把敵人留給我來對付！」

「吟霜，不要鬥嘴了，如若他一眼就看穿了妳藏身之處，張姨的五行潛術，豈不成了騙小孩的玩藝了。」

「吟霜，不用幫我了，大姐教訓得對，我確實太大意了。」江楓苦笑一下，道：「大姐也一直跟着小弟了？」

「大姐是受人之託，不得不來。」張四姑道：「吟霜那一劍的快速，是我畢生僅見，她叫你不要動時，劍已經刺入那人的身上，然後才撤出天蠶絲網，網住了那批綠頭毒蠅。」

江楓轉頭看去，只見吟霜手中提着一個黑色的細絲網兜，網兜中聚滿了綠頭蒼蠅。

那網兜收縮甚緊，網中的毒蠅，只能蠕蠕而動。

張四姑道：「六大殺手已經死了四個，還有兩個仍未出現，他們那樣沉着，必然是最厲害的人物。」

「由此刻起，小弟會全心戒備，絕對不再給他們得手的機會了。」

張四姑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一念仁慈，已經丟了半隻耳朵，如再存仁心，可能會丟了一隻眼睛、一條腿子，那時，你將又跛又瞎，再加上缺了半個耳朵，想想看，是個甚麼德行？」

「不要緊啊，江大哥瞎了跛了，我和姐姐的用處就更大了，我們可以天天陪着他、照顧他，」吟霜道：「天下的女人都不喜歡他了，我和姐姐却不會背棄他。」

這是誓言，也是盟約，赤裸裸的獻出了一顆少女的心。

江楓竟然不敢多看吟霜一眼，却轉望着張四姑說：「大姐，我眞的少了半個耳朵？」

「怎麼？你自己一點也不覺得麼？」張四姑道：「你一身繫天下安危，生死已不是你個人的事了，所以，我只好削去你半個耳朵，放盡毒血，雖然破了相，但却保住性命。」

江楓苦笑一下，道：「幸好只是半隻耳朵，如若小弟傷在手臂上，大姐也要斬斷我一隻手臂了？」

「毒蛇噬腕，壯士斷臂，」張四姑歎息一聲，道：「為了救你一命，我會毫不猶豫的出手揮刀。」

江楓臉色微變，笑一笑，不再多



言。

他笑得很勉強，笑容中透出了無限的凄涼。

張四姑心中暗笑道：想不到他這樣灑脫的人，竟然也會很在乎自己的形貌。

只見江楓口中唸唸有詞，聲音低微，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。

「江大哥，你沒事吧？」吟霜大為擔心的說：「不要躭心你的耳朵，你是一直存在我們心中的人，你瞎了、跛了，都不會影響你在我和姐姐心中的地位，你越需要我們，我們會更感快樂。」

「我不是擔心自己變得有多麼醜怪，」江楓道：「我擔心的是會不會影響到我的武功。吟霜，我們不能失敗，對敵人多一分瞭解，我就增多了一分惶恐，我們的敵人衆多，而且十分强大，我們就算以一擋十，也無法抗拒他們，我們需要幫手，可是已經來不及訓練了，我們增長實力的唯一辦法，就是從敵人那裏爭取過來。」

「我明白了，」吟霜道：「我會跟姐姐好好的商量一下，看看怎麼幫助你。」

張四姑暗暗忖道：原來他是擔心破相之後，會影響到他的惑心術，這也難怪，缺了半截耳朵的男人，究竟是一個明顯的缺陷，這世上，能有多少女人眞的欣賞缺陷美呢？」也許會眞的影響到他的惑心術了。

「江楓，為什麼不向我求助？」張四姑道：「你忘了大姐的醫術，也十分高明啊！」

「是的！我知道大姐的醫術和療毒之能是舉世無雙。」

「舉世無雙倒不敢當，不過一點小病小恙，倒是藥到病除。」

「如是大姐可以不斷去我半截耳朵，絕對不會下手，而妳出刀斷耳，必是我中毒太深，無法留下它了，」江楓黯然說道：「大姐手術斷耳，天下名醫，有誰能重續斷肌？」

「我能，」張四姑道：「如果你風流罪孽，缺了半截耳朵，也許可以減少你一些罪惡，但你又肩負光復武林的大任，偏又練了和形貌相輔為成的武功，唉！為了江湖大局，大姐只好勉為其難的幫助你補上斷耳了，不過，這可是挖肉補瘡的事，別人也幫不上忙，只有從你身上挖一塊肉了。」

江楓眞的信了，低聲道：「那就煩勞大姐了。」

只聽吟雪的聲音傳了過來，道：「兩個人藏得很密，找不出一點痕跡。」人隨聲到，出現在江楓身前。

「我們先回去吧，」江楓道：「也許，他們會停一會再下手。」

張四姑目光一掠雪、霜二女，道：「回去洗個澡，換件衣服再來吧，江楓推斷得不錯，他們暫時不會現身出手的了。」

「這一網毒蠅呢？要如何處置？」吟霜道：「我看只有用火燒了，可是這面天蠶絲網……」

「交給我吧，」張四姑道：「這種苗疆血蠅，培養不易，毀去未免可惜，我要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。」

「這血蠅很惡毒麼？」江楓看着那一網毒蠅，只覺得惹人噁心，討厭却是瞧不出有什麼可怕之處。

張四姑接過絲網血蠅，揮手令雪、霜二女退去，才緩步退入洛陽居中。

此時天色尚早，洛陽居中，還未開始上客。

江楓、段九、胡萍緊隨身後，直步入江楓等的宿住所在。

七寶和尚迎了出來，看了張四姑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「說吧！大師，沒有事能瞞過大姐的，」江楓道：「再說，我江楓的事，也不用瞞她。」

「是，」七寶和尚道：「梅花傳來了訊息，三宮主已到長安，何時會來洛陽居則還未確定。」

但見刁鵬快速奔了過來，道：「總堂飛鴿傳書，天虛子和另一個副總堂主，率領了八位劍手趕來，看樣子是準備放手一戰，不再退讓了。」

江楓點點頭，道：「咱們到房裏坐吧！」

刁鵬見江楓左耳上包紮了白紗，分明是受了傷，心中十分奇怪，以他武功之強，誰能傷得了他？心中疑竇重重，却又不便多問。

忽然間，他發覺張四姑手中提着一網毒蠅，他久走江湖，識見廣博，一眼便認出是苗疆毒物，心中大吃一驚，急急向旁側橫移兩步。

原來，張四姑一身黑衣，臉上也塗了藥物，看上去形貌詭異，完全不像中原人氏。

幾人步入廳中，分別落座，張四姑才緩緩說道：「刁兄認出這網中之物麼？」

「血蠅，此物產於苗疆，咬人一口，毒隨血行，子不見午，午不見子，必死無疑，此等毒物，怎會在長安出現？莫非苗疆的老毒物也到了長安？」刁鵬滔滔不絕，一口氣說出了毒蠅的來歷。

段九看看那綠頭大蒼蠅，道：「不過是一隻蒼蠅罷了，無牙無刺的，怎會傷人？」

刁鵬道：「段兄，血蠅為苗疆十大活毒之一，千萬不可小覷，牠不但毒性奇高，而且飛行快速，口中一根毒刺，尖利如針，」刁鵬起身對張四姑抱拳一禮，道：「朋友上姓大名，提了一網，必是用毒的大家，就刁某所知，血蠅口利如刀，一般的絲網，絕對無法網得住牠。」

「小妹張四姑，刁兄和我有過數面之緣了，小妹雖然易了容，但聲音沒有變啊！」

「易花手……」刁鵬笑道：「失敬，

失敬，想不到妳也重出江湖了。」

「傾巢之下無完卵，沒有法子啊！諸位小坐片刻，我去處置這些毒物。」

「我爲姑娘引路吧。」七寶和尚站起身子，當先向外行去。

刁鵬正欲舉步隨行，却被江楓叫住，道：「天虛子重回洛陽居，還有一位副堂主是什麼人？」

「傳書中沒有提及，」刁鵬道：「不過，絕對不會是萬副堂主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回師叔話，」刁鵬恭恭敬敬的道：「如是萬副總堂主要來，書中必會提起，但掠而不提，就大大的有疑問了，也等於說明了不是萬副總堂主來。」

江楓點點頭，道：「應該是他來，偏偏又不派他來？」

「對！就是這個意思，另外兩位副總堂主公務繁重，很少在江湖走動，一旦出動，就說明了此事的重要，絕對不准失敗，總堂中沒有這個規定，但天馬堂中人都會這麼想。」刁鵬道：「至於那八大劍手，也必是由總堂主親自訓練的劍手中撥出來的。」

「不是總堂中的長老護法？」

「不是，劍手是一種特別的稱呼，聽說，總堂中訓練了這麼一批人，我們都未見過，是天馬總堂中一批隱密人物，這一次，竟然出動下手，」刁鵬道：「除了表示不再退讓的決心之外，也有炫耀實力的意思。」

「這就熱鬧了，聽說內宮一系中的三宮主，也到了長安，」江楓笑道：「雙方一旦衝突，雖非王對王的局面，可也是將對將的大場面了。」

刁鵬微微一怔，道：「師叔，這個消息，要不要傳報入天馬總堂？」

「對你有利的事，當然要報上去，」江楓笑道：「他們對你越信任，你辦起事來就越方便。」

「好，我這就去。」

刁鵬急急的向外行去。

張四姑緩步行了出來，接道：「江楓，我看你受傷的事，他也會報入總堂。」

「大姐的意思可是說，這個人不能信任？」

「那倒不是，他對你的忠實，絕對超過天馬堂，但他好大喜功的生性未改，有些機密大事，還不能讓他知道！」張四姑說：「他不會出賣你，但他會不自覺的說出來，以表示自己見多識廣，消息靈通，江湖上，這種人很多很多，也不必太過責怪刁鵬。」

「對！他一生自負好勝，總希望出人頭地，手握權柄，縱橫自如，費盡了心機手段，希望能成爲江湖上頂尖人物，」七寶和尚道：「但眞正的一個武林高手，是需要師承、天賦、機緣等種種巧合，再加上全力苦練，才能達成上乘境界，目前他……」目光一掠江楓，接道：「刁鵬已存了必死之心，忠誠不用懷疑，只不過，他心性還不夠堅定，所以有些重大的事情，還不宜讓他知道。」

「有這樣一個埋在天馬堂的棋子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你們要好好運用，千萬別傷害到他，」張四姑神情嚴肅的說道：「天馬總堂來了兩位副總堂主，內宮中也來了一位三宮主，天王門中的天王，也隨時可能駕到長安，這是一場大盛會，如是一個處置不好，很可能會全軍盡墨，江楓，你準備如何應付？」

「我……」江楓楞了一下，道：「我想，我們的實力，只能對抗一處强敵。」

「對抗一處是一個很悲慘的局面，殺人一千，自損八百，我們沒有這個本錢，」張四姑說：「更重要的是，我們如果挺身而出，不論勝負，都會讓他們找出目標，他們很可能會暫罷私鬥，全力來對付我們，如果這三股力量合於一處，天下就沒有人能夠抗拒得往。」

「所以，最好的辦法，就是讓他們自相殘殺，」七寶和尚道：「但看樣子，這次來的人都很精明，要他們自踏陷阱，不是件容易的事。」

張四姑點點頭，道：「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是放低姿態，」目光一掠江楓，接道：「以柔克剛，你要獨任艱巨，週旋於三大勢力之間，非絕對必要，不能妄動殺機，現在，我先替你治好傷勢，讓你全頭全臉的週旋於三大勢力之間。」

* * *

江楓靜靜的躺在一張木床上，左耳傷口早已癒合。

事實上，張四姑只在他右耳上開了一個較大的傷口，放出毒血。

張四姑精通醫術，應該留下來照顧江楓，但七寶和尚與羅蘭，竟然也守在病榻前面。

「現在，他已經完全暈迷了過去，一個時辰之內，絕不會淸醒過來，有什麼事，現在可以放心的交談了。」張四姑道。

「張姑娘，要他卑言屈膝，是不是太委屈他了，」七寶和尚道：「這一點說服他的希望，恐怕不大。」

「我知道，所以我才請兩位幫忙，」張四姑神情肅然的說：「我們全都把生死置之度外，跟着他放手一戰，成功的機會，也只有十之一二，我們這批人死不足惜，但武林將淪入魔教統治，永無翻身的機會了。」

「我們願盡全力說服江楓，希望他能配合妳的計劃，」羅蘭低聲說道：「但我們不能不作最壞的打算，假若他不肯接受妳的安排，妳準備作何打算？」

「應該殺了他，至少，也要暫時把他囚禁起來……」

「誰能取代他呢？」七寶和尚打斷了張四姑的話，道：「到目前爲止，我相信江楓還不知道妳眞正的身份，妳受命監視指導他的行動，爲什麼又不



肯直接告訴他呢？」

「他是百年中難得一見的練武人材，也是唯一能在短短二十年內，身集三大奇人絕學於一身的天才，我們沒有辦法改變這個事實，所以，我們只有盡全力去保護他，幫助他，」張四姑道：「合我們三人之力，我相信有着很强的說服力量。萬一說不服，兩位請立刻點了雪、霜二女的穴道，帶她們離開這裏。」

「妳呢？」羅蘭道：「留下來？」

「是！我留下來陪他，盡我之能幫助他，和對方決一死戰，我要讓他知道，在鮮血流盡，仍然無法改變江湖大局時，這就是匹夫之勇，匹夫之勇不可持，」張四姑道：「我會用生命陪着他，讓他知道堅持錯誤的代價。」

「張阿姨，妳和媽一起走吧，」吟雪、吟霜並肩行了進來，道：「我們來陪江大哥。」

「不行，你們是再傳薪火之源，二十年後重光江湖的希望所繫，絕不能留下來，」張四姑道：「令尊已決定放手一戰，不死不休，令堂亦要捨身決戰，我花了無數口舌，才把令堂說服，要她帶着妳們離開，唉！妳們這一攪局……」

「張姨，我們如若和江大哥聯手對敵，有沒有突破重圍的機會？」吟雪道：「何況，我們還有說服江大哥的機會，也許他會看在張姨的份上，答應妳們的安排。」

「張姨，江大哥最聽妳的話了，只要妳肯開口求他，我相信他會答應！」吟霜微笑如花的說：「如若江大哥還是拒絕妳，妳還有最好一個法寶可用，我保証江大哥招架不住。」

「那是什麼法寶？」張四姑竟然被吟霜說得楞住了。

「哭！張姨只要肯掩面低泣，哭個傷心欲絕，我相信江大哥會答應你任何請求。」

這該是一件很天眞、可笑的事，但張四姑竟然聽得神情肅然的道：「爲了江楓一條命，爲了江湖大局，我可以哭一場，但妳們要和張姨配合，不要站在一邊看笑話。」

吟雪道：「張姨可是要我們陪着哭麼？」

「那倒不用，但我要說明的一件事是，江楓如不肯委屈求全，洛陽居這一場血戰，江楓連一分生存的機會也沒有。」

吟霜道：「張姨能不能告訴我們，江大哥現在面對的敵人，都是些什麼人物？我和姐姐全力施展，能不能擋住他們一半實力？」

「妳們都是天才，已學得了天狐武功十之七八，再給妳們三五年時間，很可能不讓天狐夫人專美於前，不過，敵人實力之强，也出了我們的意外，」張四姑說道：「最重要的是敵方的三大勢力中的重要人物，不約而同的到了長安，如若他們三方合作，江楓就全無勝算，妳們兩個加上去，頂多能多殺幾個敵人而已。」

「最重要的是，江少俠傑出的表現，會引起敵人的震動而團結，」七寶和尚接道：「這三股力量結合起來，已經統治了江湖，如果他們再度結合起來，江楓領導我們的這一批力量，絕對無法對抗。」

「大師父，」吟霜打斷了七寶和尚的話，道：「現在，對方只來了幾個人，我們就罩不住了？」

「這中間可能是有些誤會，張姑娘低估了江少俠的力量，」七寶和尚道：「如若單打獨鬥，放眼天下，沒有人能是江楓的敵手。」

「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，他可以獨擋天王，但如加上一個三宮主，就未必能夠應付得了，」張四姑道：「何況，天馬堂還來了兩位副總堂主。」

「兩個時辰之內，盡集天下高手於此，也未必能殺了江楓，但如讓他苦戰兩個時辰之後，還有多少餘力可用，我和尚就不敢斷言了，」目光一掠吟雪、吟霜，接道：「如有兩位小美女從旁協助，那就如虎生雙翼，給江楓一點喘息的時間，他就可以撐上三五個時辰了。」

「這麼說來，六個殺手找上門，我們是白白替他擔心了，」張四姑道：「這可是他自己製造緊張啊！」

「這個，我和尚就搞不淸楚了，好像有一種叫策略運用。」（未完·廿七）



# 一代天嬌

新派武俠連載故事／伴霞樓主・文／可飛・圖

## 二女口碑載道　功德風傳蓉城

**上文提要：** 艾芙知道霍爾王子就是何爲，他的娘就是啞婆婆，就是教自己武功的人，正想現身相見，却給瘋和尙拉走，說明啞婆婆的身世，她和忽必烈的孽情，生了霍爾，才遁跡江湖，目前暫不能與他們相見，艾芙只好忍住，回到客棧，郡主帶了兵馬佈下箭陣，霍爾來解圍，艾芙反把他打傷，激怒了郡主，强弩待發，情況危殆，幸暗中似有人相助解了圍……

江虹道：「哎呀！姐姐，你不愧是學究夫子，南郭先生的徒兒，出口就是書。」

艾芙晃腦，道：「孺子之不可教也，夫子門下，唯聞弟子三千，何來徒兒。汝其知否，侮辱斯文，罪莫大焉。」

兩個姑娘，不，破破爛爛，骯骯髒髒，兩個野丫頭，嘻嘻哈哈，逛街就是逛街，見到熱鬧的街就逛去，那管南北東西。

艾芙正純了些，說：「小妹子，你可發現有些兒特別麼？你瞧瞧，街上少了甚麼，又多了甚麼？」

江虹道：「少了韃子，往日耀武揚威的兵騎也不見了，却多了江湖中人，姐姐，說話南腔北調有別，衣衫習慣，又何嘗無異，休道關外塞外了，你瞧，北五省來的，與南七省亦顯著有別，甚至一山隔東西，你瞧瞧，山西人與山東道上來的，仔細一瞧，可有大不相同。」

艾芙一怔，山東道上來的，那不正是谷老英雄，身後跟隨的四五個漢子，正打右面街口轉出，面色極是凝重。

她忙一拉江虹，閃在街邊，道：「這谷老英雄必有重大事故，咱們跟去瞧瞧。」

兩人尾隨在後，敢情她們轉來逛去，竟轉回那客棧左近了，街道偏僻清靜些，艾芙認得是牛王廟街。這一路而來，就不曾見過一個韃子，顯然已奉令，不許在街頭出現了。

哼！賊霍爾說話倒也算數，三聖一元大會期前，兩罷干戈，武林中人桀傲不馴，天下武林中人聚於蓉城，難免小故而生對抗，星星之火，即能燎原。

賊……啊！這霍爾，其實並不壞，即使他不是啞婆婆的兒子。

驀見前面八字粉牆，大門內走出十來個漢子來，兩分側站列，當中一人高聲說道：「來的可是山東道，沂水谷雲飛，泰山門秉領沂家、嶗山、濟水、微山湖一十三派總掌門，傳你習見。」

那谷雲飛怒不形於色，他身後的人却大怒，喝道：「谷掌門今日前來清理門戶，速命那欺師滅祖，目無尊長有乖倫常，喪心病狂的谷朋出來受死！」

艾芙慌忙把江虹一拉轉身就走，找到一家估衣店，買了兩套小小子的衣裳，立即穿上，討了兩塊膏葯，先用那葯膏把臉抹得黑黑黃黃的，然後在臉上一貼。

兩人對望一眼，樂得江虹格格大笑：「呔，那來你這個頑皮的小子，必是淘氣，和人家打架，把臉兒也抓破了。」

艾芙道：「這麼說，可是眞有些像了，好，快回去，記住了，待會你就是谷雲飛老掌門的徒孫，自也是從不



好好練功夫，頑劣到極的小小子，我知道金眼鵰和沂濛泰山派大有淵源，也必曾把沂濛泰山派的武功傳授過你。」

江虹揚了眉兒，得意道：「金叔叔遠在那二十四路綿掌中，暗藏演化爲二十四手擒拿，姐姐，好教你得知，第七指上，可又化演爲沾衣十八跌，我練得熟了，我就說：八仙可不是打從嶗山過海嗎，八仙過海顯神通，你可知那八仙喝醉了，是甚麼樣兒，金叔叔就說：對，醉八仙二十四路綿掌中，三二四五一，加上醉八仙，你身子兒靈巧，沾衣十八跌中加上醉八仙，任對方見多識廣，武功高强，也看不出來。」

艾芙大喜，道：「不怪金眼鵰放心你出來闖蕩了，今而後，我可不敢欺負你了，快走。」

來到那門外，空蕩蕩已無一人，連大門也緊閉了，艾芙道：「那谷老英雄必是進去了。小妹子，待會，看我的眼色行事。」

兩人越墻而入，江虹貼着墻頭一滾翻，雖不及艾芙幻影如一縷怪烟，却也不易被人發覺，即使這是大白天。

其實，那大門內，院中廣場上雖不下二三十人，可都全神貫注，祇也想不到打墻頭上有人溜進來。院角有一棵枝葉茂盛、高有數丈的大樹，妙極，艾芙一指，當先竄上。

江虹抓着那橫枝一翻，坐在艾芙身邊，可不敢言語，可不是巧極，樹下不過丈外，便站着谷雲飛和他帶來的五個山東大漢子。

艾芙見台階正中椅上坐着一人，好賊子，她一見就認出來了，亦在那行宮中見過，顯是霍爾蓄養的那批鷹犬的頭兒，依稀記及，那晚在聖燈寺中的漏網之魚，但他既能在宋匡劍下、她的鞭下漏網，逃得活命，可知武功不弱。好賊子，竟儼然南面稱尊。

在他的左右及階前，黑壓壓站着懷抱兵刃的漢子。

只聽那谷雲飛身邊一個漢子喝道：「谷朋，見了掌門，還敢不來見禮，竟敢端坐，當眞你敢欺師滅祖！」

又一個漢子站出，怒得目中像要噴出火來，接着喝道：「論尊卑，見了大伯父，還不前來叩頭，谷朋，你竟忤逆……」

只聽轟然一陣大笑，那谷朋仍昂然端坐，大夥兒同聲大笑呵呵，全不把谷雲飛一夥人放在眼裡。

艾芙一見就明白了，她們雖然去躭擱了一陣功夫，但顯然谷雲飛一行人才進得門來，那大門不過剛才關上。

那谷雲飛雖鐵青着面，却仍沉得住氣，他那身邊的人可怒極了，只聽嗆嗆連聲，寒光映日生輝，全都拔出刀來，有道是泰山北斗，刀乃兵器之祖，是以泰山門也以三十六路太極刀威震北五省。

艾芙久已聞名，這太極刀乃取易經本義：乾三連、坤六斷、震仰盂、艮覆碗、離中虛、坎中滿、兌上缺、巽下斷演化而來，極是變化窮奇。

谷朋竟仍毫不放在眼裡，只把兩手一彈，止住了轟笑之聲，但仍端坐不動，抬手把身邊一人喚過，道：「適才命你傳見這谷雲飛，可曾說得明白。」

那人躬身道：「泰山門秉領沂濛、嶗山、濟水、微山湖，一十三派總掌門，傳谷雲飛晉見。」

谷朋一揮手，那人退下，才轉面向谷雲飛道：「你可聽清了，你這老而不死的谷雲飛，口稱掌門，你算是掌的那門子，這左右皆是泰山門下，早已奉我爲掌門了。不錯，泰山門曾由你掌門，但數十年來，你有何建樹，困處沂蒙，何曾把泰山門光大發揚。可說毫無寸進，自我接掌門戶，不僅沂蒙各派，便嶗山、濟水、微山湖、共一十三門派，盡皆奉我爲尊，總掌各門派。」

谷雲飛那身邊五人，無不大怒，有人叫道：「反了！反了，滅祖欺師。」

另一人喝道：「谷掌門還不清理門戶，谷朋，你這喪心病狂的狗賊，快滾下去受死！」

那五人立刀當胸，起步刀五嶽朝中，正要滑步，那谷朋身側，階上階下，那二十餘人，亦各皆大怒，却見谷朋起身一揮手，道：「給我退下了，谷雲飛，老而不死是爲賊，枉你也讀過聖賢書，這些年來，你不按時按節朝參總掌門，亦不奉獻，便因看在你是我大伯父這份上，才容忍不究，你倒敢迢迢千里找上門來，既入我門來，竟敢不叩見總掌門，門有門規，我若容你……」

那谷雲飛那還忍得住，怒吼一聲，叫道：「谷朋，你安自僭位掌門，更以陰狠歹毒，卑劣手段，屈服山東道一十二門派奉你爲尊，已是天地不容，而今更甘爲韃子鷹犬，婢膝奴顏，令祖宗門戶兩皆蒙羞，今日我谷雲飛若不清理門戶，死也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。」

谷朋也大怒，道：「今天便教你去地下見祖宗，你們聽着了，都給我站開一邊，這老賊自來找死，我就成全他，拿我刀來。」

谷雲飛也向那身邊五人道：「都給我退下了，門戶我自清理……」

艾芙大叫道：「老爺爺，且慢動手。」

把江虹一推，雙雙飛落當場。那谷雲飛剛從一個漢子手中接過太極刀，驀覺眼前一暗，右臂的曲池穴上微痲，手中刀已出了手，驚得連那聲啊呀也叫不出來。

原來刀已到了艾芙手中。

艾芙道：「老爺爺，有事自當孫兒

服其勞，殺這欺師滅祖，喪心病狂的狗賊，何用老爺爺你動手，又豈不沾汚了太極刀。」

艾芙與江虹從天而降，場中人衆雖然一驚，但待見到不過是兩個小兒郞，可又大怒了，早有站得較近的兩個谷朋門下，搶出喝道：「小小頑童，快滾開。」

艾芙說：「小兄弟，他說甚麼呀，俺聽不明白。」

江虹說：「他叫俺滾開。」

「那你滾不滾呢？」

江虹說：「可是，俺不會滾，想必他們倒會。」

艾芙道：「好哇，那就叫他們滾給俺瞧瞧。」

江虹只說得一個好字，艾芙可瞪眼了，幻影移形，江虹的小腦袋一晃，只聽啪啪兩聲，那兩個搶出來的漢子已各捱了一嘴巴子，被打得口噴鮮血，想必連牙齒也打落了，却搖晃後退未倒，江虹更不饒人，腿掃連環，那身形快得不過乍現倏隱，兩個漢子又是僅眼前一暗，登時推金山、倒玉柱，滾了個落地葫蘆。

只聽驚呼喝叫聲中，江虹已俏生生站在谷雲飛身側。

艾芙道：「老爺爺，你瞧俺這小兄弟，你這小孫兒還行吧，你歇着，老爺爺有事，俺兄弟自當服其勞。」

雖是艾芙弄眼擠眉，那谷雲飛可仍然直瞪眼，手中刀被奪出手，看她又連懲兩漢子，如何不驚得目瞪口呆，說：「你們……兩位……是……」

艾芙說：「哎呀！老爺爺，你可眞健忘，他是小虹子呀，喏，就是沂水城南大街，那開客棧，谷大媽的小淘氣，我不也住在那院子裡。」再又擠眉直弄眼。

谷雲飛啊啊兩聲，眼睛亮了，那谷朋可眼睛紅了，竄落當場，喝道：「那來你這兩個小狗，可是不想活了！」

艾芙說：「小兄弟，他說甚麼呀，俺又沒聽明白。」

江虹說：「他說，不想活啦。」

艾芙說：「俺們就成全他，你說好不好呢？」

江虹說了個好字，故技重施，腦袋一晃，却捨了谷朋，奔那羣搶出來的漢子。艾芙叫道：「好賊子，不要臉，想以多爲勝，小兄弟，俺來幫你！」

只聽啪啪連聲，只聽啊呀驚呼連聲，只見場中大亂，只見碰碰撞撞，那搶出奔來的漢子，十個倒了五雙，一半兒口噴鮮血，一半兒本還沒倒的，也被自家人撞倒，全成了滾地葫蘆。

原來與谷朋竄落的同時，那羣漢子見自家兄弟被打得口噴鮮血，倒地亂滾，竟然仍欺江虹艾芙不過是小孩童，一時怒火遮眼，不待谷朋吩咐，紛紛搶奔出來。

一時之間，那仍站在原處不動的，驚得目瞪口呆，倒地的連滾帶爬，嚇得魄散魂飛，皆因不論站着不動還是倒地的，全都連人影也沒看清，便連竄落的谷朋，與站在原處的谷雲飛和他帶來的五人，一時也驚嚇得呆了。

艾芙與江虹却早退回谷雲飛身邊。

艾芙拍拍手，說：「老爺爺，敢情全是些膿包。俺說，小兄弟呀。」

江虹說：「俺聽着啦，你就說吧。」

那谷朋到底亦非等閒之輩，更氣得暴跳，七竅內生烟，喝道：「你這兩個娃娃使甚麼邪法兒，俺……俺宰了你！」

艾芙呸了一口，說道：「老爺爺，你聽聽，這賊連泰山門八句歌訣兒都沒讀過，竟敢僭稱掌門。小兄弟，你就讀給他聽聽。」

江虹說：「俺只練到第四句，第一句是：乾三連，第二句是：坤六斷，第三句……」

艾芙說：「夠啦，休教乖了這膿包賊，谷朋，你可聽明白了，俺泰山門武學淵深，便僅這首兩句，便包含了陰陽動靜之機，造化玄微之理，三連六斷，六斷三連，已是變化窮奇。俺可又說啦，小兄弟。」

江虹說：「俺早就聽着啦。」

艾芙說：「你想不想當一十四派總掌門？」

江虹說：「敢情好。」

艾芙說：「這個有辱師門，欺師滅祖的賊，不是不要臉，自稱一十三派總掌門嗎，你若打敗他，可不就順理成章，做了一十四派的總掌門。」回頭對谷雲飛道：「老爺爺，恭喜你啦，順理成章，你自也成了一十四派太上總掌門，呔！不要臉！」

一旋身，艾芙身如電閃，只聽兩聲脆響，打得谷朋連退了兩步。

原來那谷朋早怒得火遮眼了，氣得連話也說不出來，驀地竄出掄刀就向艾芙後腦砍去！他快，不料艾芙像腦後長了眼睛，更快，移形換位，順手就是脆生生兩個嘴巴子。就勢一躍，落在先前谷朋坐的椅上，高聲朗朗，說道：「谷朋！還有你們些膿包嘍囉聽着了，今天谷老爺爺來淸理門戶，殺鷄焉用牛刀，爺爺有事，做孫兒的自當服其勞，谷朋這欺師滅祖，數典忘宗的賊，妄自僭位掌門，他不是僭稱泰山派掌門嗎，俺這小兄弟今天就用泰山派二十四路綿掌功夫來敎訓他，好敎他口服心服。」

谷朋用手背抹去嘴角流出來的血，牙未打落，倒幾乎氣得咬碎了，怒得一聲狂笑道：「好哇，娃娃，俺就用二十四路綿掌敎訓你，拿小命兒來！」

這谷朋聽艾芙恁地一說，反倒壯了些兒膽色，皆因二十四路綿掌，正是他拿手功夫，打遍山東道，未逢敵手，怒吼一聲，綿掌乾三連，正面三



掌，連綿不絕。

江虹說：「好賊！你還眞會兩下子，你乾三連，俺就坤六斷。」

艾芙失踪兩日，連醉菩提亦不知其下落，江虹鎭日跟隨在和尚身邊，趁空兒就把移形換位的步法敎了她，她一再見過艾芙施展這神奇步法，和尚也曾用這法門兒嚇得她魄散魂飛，早已羨慕得了不得，那會不用心學練，不料今日首次施爲出來，果眞奇幻絕倫，應心得手，打得賊子們落了牙兒口噴血。可就上了癮頭，而金眼鵰雖說指點過她綿掌功夫，不過金眼鵰也不到家，不過重神不在式。

是以，江虹那還依那綿掌歌訣，口中在說坤六斷，脚下一移，似左還右，谷朋三掌連綿，踏洪門，走中宮，江虹却大挪移，一式斷二，六斷可就化作十二，斷斷連綿，眨眨眼間，下盤虛，上盤可就實，上盤實，下盤可就虛。只聽蓬蓬連聲，谷朋屁股上已連着了她三掌。却是有一宗，江虹輸在掌上沒勁兒，更何況快速換位挪移，稍沾即走，那谷朋到底非等閒，肉厚皮也粗，雖然屁股上着了三掌，不過是替他搔癢兒，但也不由谷朋更怒帶驚，喝道：「你這是那門子綿掌！」

江虹說：「呔！俺沂蒙泰山門這二十四路綿掌，絕倫精妙，窮奇變化，你不過識得一點兒皮毛，竟敢僭位稱掌門，俺打你，就是敎你乖兒，讓你見識見識。」

趁谷朋步法稍滯，他可聞言可當了眞：難道說師傳傳他這二十四路綿掌時，眞藏了絕招兒。步下因分神，神惑步下稍滯，江虹當眞吃了豹子胆，倏地踏洪門，左右開弓，却忘了這一來，她自己的門戶反而大開，那谷朋已知這小小子一味賊滑，手底下沒勁兒，寧願捱她兩下子，兩掌分陰陽左柔右剛，左掌是虛，猛可裡一挫腰，嘿的一聲，右掌倏地拍去！

只聽艾芙叫道：「曹國舅漁鼓簡板唱陽關。」

江虹萬不料谷朋寧捱她兩掌，不招不架，反而掌拍她胸前，任何身法再快，門戶已大開，躲閃是來不及了，聽得艾芙一嚷，忙沉下盤，兩掌倏合，童子拜觀音，這番再是用上了猛勁兒，兩掌掌緣齊向谷朋攻來的手腕截去！

谷朋怒吼一聲，這番眞要是被兩掌之力截擊中，他的手腕非斷不可，忙硬生生右腕猛沉，但這一來，倒加速了前衝之勢，那江虹化解了這一掌，但因幾乎傷在谷朋掌下，不由也怒了，挫腰翻掌，掌心猛可裡外吐，只聽蓬的一聲，兩掌便齊拍在谷朋胸上，谷朋頓覺眼前金星亂冒口中發甜，敢情這小小子力道還眞不小，先前輕視，幾乎上了當。

那口血可不能吐，谷朋硬把那口湧上喉嚨的血嚥了回去，若他不是有眞功夫，功夫不出類拔萃，豈能服得山東道上十二門派，豈能作了霍爾王子鷹犬的頭兒，那晚也難逃宋匡劍下、艾芙鞭下。

他只退得一步，那口血一嚥下，功勁便又已貫注兩臂，眼更紅了，綿掌也綿綿不絕。

艾芙一瞧，可急了，再門下去江虹定會傷在他掌下，忙叫道：「鐵拐李騎着驢兒巽下斷，呂洞賓戲牡丹離中虛。」

江虹登時精神陡振，不差不差，醉八仙，沾衣十八跌雖是奇妙，却不過替谷朋搔癢兒，後悔沒把點兒功夫練到家，只有醉八仙才是這賊子的剋星。

艾芙倒像唱歌兒，唱道：「藍采和籃兒坎中滿，何仙姑拈花震仰盂！」

江虹把沾衣十八跌施展開來，頓如影隨形，那谷朋那還瞄得着江虹的影兒，倒被江虹或重或輕，上拍掌，下踼脚，氣得谷朋暴跳如雷，叫道：「呔！你這是那門子綿掌！」

江虹說：「掌到害除，來治喪心病狂的綿掌！」

艾芙又在唱，唱道：「韓湘子寶劍降妖坎中滿！」

江虹大喜，她怎生早沒想到呀！把全身勁兒貫注右臂，猛可裡向谷朋的軟腹期門上一掌砍去！

艾芙叫道：「倒也，小兄弟，俺說呀，韓湘子寶劍降魔，算不得本事，你以掌降妖，那才見功夫，你這二十四路綿掌，今而後該改爲降妖掌啦，老爺爺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如何不是，那谷朋期門穴上中了那一掌，六腑五臟，直如倒海翻江，跌倒塵埃，那還爬得起來。

艾芙話聲未落，人却已落在當場，伸手一攔，阻止了江虹再施殺手，道：「小……小兄弟，淸理門戶可是老爺爺的事。」

不容谷雲飛抬臂拱手，艾芙旋身一按，道：「老爺爺，俺兄弟待會去替你請安，這賊雖死有餘辜，看在一元大會期近，還請老爺爺手下留情，暫饒他狗命。」

谷雲飛忙點頭，道：「我會得，請放心。」

艾芙拉了江虹，齊一跺脚，騰身飛掠，落在墻外，一口氣奔到郊外，樂得江虹在草上打起滾來，那艾芙又如何不樂，兩個妞兒大笑格格，笑得江虹捧着肚子大聲呻吟。

艾芙一怔，小妹子怎沒了聲音？只見江虹突然瞪了眼跳起身來，一聲哎呀！

「做甚麼？」

「俺打敗了山東道一十三路總掌門不就是一十四路的總掌門啦，俺可忘了詔告天下。」

「恭喜小妹了，不用說，俺們還沒召開一個武林慶賀大會。」

江虹不作聲閉着眼兒，陽光豔豔

，樂在心頭笑在唇邊，眞美。

艾芙瞧得也樂了，忍不住摟住了她親了親。

江虹一翻身跳了起來，說：「姐，咱們回去。」

艾芙說：「俺們，不是咱們，要不然你就做不得山東道上一十四路總掌門啦，你且說說，去甚麼地方？」

江虹嘻嘻笑道：「咱們多去奪兩個掌門來，不僅山東道，你忘啦，淮海一劍，不就在客棧裡，他準是淮海道上的甚麼掌門，咱們去把他的掌門奪來。」

艾芙道：「休得胡鬧，咱們已惹出不少事來，今而後休再惹事生非。」

江虹說：「難道今兒打了谷朋，打傷了那麼多人，可不全是那賊霍爾的鷹犬，難道就是惹事生非。」

艾芙道：「你忘啦，那是俺泰山門清理門下，可不是咱們打傷的。」

江虹頓又眉飛色舞道：「可又是從那兒說起，咱們又多了個爺爺。」

艾芙道：「論年紀，那谷老英雄谷雲飛不也作得咱們的爺爺，而且那凜然的正氣，也不侮辱了咱們，仍是那句話，何況不是咱們，是俺們。」

「不錯，那是俺們。」

江虹好不得意，眉兒眼兒齊飛揚，艾芙也樂在心裡，可不是因爲打了谷朋，而是江虹好不得意，經過今兒這一遭，小妹子的信心可全恢復啦，教她如何不喜。

打從中原棧起，江虹未出來行走已險險傷在鬼影手的彈丸下，再遭醉菩提，直嚇得她魂散魄飛，就憑一個耶律郡主也絞斷了她的一綹頭髮，今兒一早，那風雨雷三姨圍攻之下更髮散衣裳破，未傷已是萬幸，未出中原棧，那雙鞭闖蕩江湖的雄心，還能賸落多少呢？

這就是艾芙一見谷雲飛淸理門戶，靈機一動，江虹便成了小虹兒，咱就變了俺，就是要恢復江虹的信心，吐吐氣兒揚揚眉。

再說，她又怎能不管，谷雲飛怎會是谷朋的敵手，別說谷朋人多勢衆，武功更雜而精，何況年老亦不能以筋骨稱能，不相助，走進大門的谷雲飛就會抬着出來。

艾芙心下又如何不喜，眼看着江虹色舞眉飛，更何況懲了谷朋，就是消弭了門戶之爭，儆戒了稱霸逞强，不亦就是一元大會的旨意。

江虹突然跳起來，拖了艾芙就跑。

艾芙叫道：「你做甚麼？」

江虹道：「去做天下總總掌門啊，來，一會就知道。」

「這丫頭得意忘形的瘋了。」但艾芙心想，但却也不掃她的興，有她在一道，不怕江虹胡鬧闖出禍來。

進了城，大街過了一條又一條，來到了一條繁華的大街上，艷陽正當空，也就是最熱鬧的時候，今日顯然有別，人更多、更熱鬧。

江虹在一家大酒樓前停下來，艾芙一看：「梧桐居」，登時明白了，說：「這不是那吳桐君的酒樓麼？原來你餓啦，怎不早說。」

兩人進入酒樓，想是那日夥計吃了兩個野丫頭的虧，今日見來了兩個野小子，可不敢得罪了。

一點兒也不錯，若不是大有來頭，至少也有點兒來頭，野小子怎能昂然走進大酒店來，不過，也不再狗眼看人低，可也沒伙計上前獻慇懃。

兩個姑娘進入上了八成座兒的後堂，艾芙忙一縮步，一拉江虹縮到一個角落裡，找了個空桌坐下。

原來是吳桐君在大宴人客，只見全是高一頭、低一臂的，嘿嘿，敢情還是開的英雄筵，一瞧便知，全是來自四海五湖的武林中人，不用說，必也都是成名露臉的人物，可是巧啦，那淮海一劍在座，而且就坐在吳桐君身邊。

她們矮小，進門已縮身一邊，大夥兒又正在高談闊論，是以任誰也沒有留意她們。

艾芙低聲道：「啱，可不許你胡鬧，吳桐君是朋友，他宴請的自然也是朋友。」

江虹道：「你怕我奪那淮海一劍的掌門，我不過說來玩兒，放心，只是……」

她正要說人家宴客不做買賣，咱們吃喝甚麼？驀見來了兩個夥計，一個送來杯筷和一大壺酒，另一個托着四大盤菜，放在桌上。

兩個姑娘那會曉得，那吳桐君早有吩咐，今日進入這飯堂來的，只要進門一坐下，就得送上酒菜，不用等待吩咐，原來今日吳桐君分別派出人、傳出話，凡是外路來的武林英雄，江湖豪傑，都請來一聚，不過避免引起官方懷疑，不作正式邀請，都請作爲一般人客，只不過請入後堂，僅外面大堂才開門做買賣。

吳桐君廣結天下英雄，芙蓉城的豪傑，是五湖四海來的江湖中人，誰會不一到即來拜會，便是武林的名門大派，不親到的，也要派人送個帖兒。

不，不像是被吳桐君發現認出來了，因爲吳桐君坐在正中前方的一張桌上，不過坐在下方，背對着兩個姑娘，不用問，那上方坐在桌兩邊的，必是德高望重或是露臉成了名的武林中人，他身邊坐的便是淮海一劍，兩個姑娘瞧了瞧，除了這淮海一劍之外，可全不認識。

誰說不認識了，就在那時，只見屏風後轉出一人。

艾芙忙道：「別出聲。」

江虹那敢出聲，還把頭兒縮低了些，隔着幾張桌面，她們身形又小巧，人家那會注意，那會看到她們。

原來來的這人，是金眼鵰。不怪



江虹見了有如老鼠見了貓。她天不怕、地不怕，只怕一宗兒、金眼鵰叔叔揪她回去。

艾芙道：「別怕，看來你這金叔叔被留下，也不走了，你還躭心甚麼？直起腰兒來，休忘了，而今你是一十四路總掌門。」

「他也不會認出咱們，是不是？」

瞧不見自己，江虹瞧艾芙，艾芙把一塊膏藥貼在眉梢上，忽然忍不住噗嗤一笑。

艾芙說：「你笑甚麼？」

「月上柳梢頭，不錯，」江虹說：「正是那句詩兒，姐姐，你令我忽然想起這句詩兒，你那彎彎的柳葉眉上，貼着一塊圓圓的膏藥，可不是月上柳梢頭。」

艾芙瞪了她一眼，道：「別胡鬧，你聽，他們說甚麼？」

只見金眼鵰從口中取出旱烟竿，含笑掀眉，向大夥兒拱了拱手，吳桐君已立即起身，把兩手在空中按了按，說：「今日相聚一堂，可全都不許多禮，這些日來實是失禮得很，爲免引起官面上的猜疑，更爲避免各位帶來不便，三聖一元大會，可是武林十年一次的盛事，並不容許期前有任何事故發生，故爾……」

只見那上座一人，鬚眉皆白，却聲若洪鐘，捋鬚道：「吳桐君何必客套，倒失英雄本色了，便老朽來了這麼些日，正如你所說之故，未曾前來拜會，在座各位誰不是深明大義的，自是誰也不敢爲小節而害大義，你我都心照不宣就是了。」

吳桐君道：「話雖如此，我可也要算半個主人，未曾盡得地主之誼，能不有愧，但今日却已有所不同了，想必各位來時已有所見……」

只聽在座有人截道：「不是想必，大夥兒全見到了，無論是韃子的官或兵，全都龜縮了起來，從街頭消逝了。」

另一人發話道：「又豈僅街頭，我來時親眼見到駐在城內各處的幾隊韃子兵，也撤出城外去了，可不是令人迷惑，正不知其故，吳桐君交遊廣，地頭熟，想必知道緣故。」

吳桐君掀了眉頭，道：「不瞞各位說，我先前也還在奇怪，直到這一位淮海一劍前來，始知其詳，這就是今日派人讓各位來此一聚之故，便是替各位釋疑。」

陡向身邊的淮海一劍拱了拱手，道：「可否讓我向大家再說一遍，不過，請先飲了這杯酒，各位也請隨意，就當都是光顧我這酒樓的客人。」

大夥兒全都懂得吳桐君的話意，都只把頭點了點，立即像互不相識一般吃喝起來。

那淮海一劍也不起身，只是像生就的大嗓門，接過吳桐君手中的酒，一口乾了，呵呵笑道：「吳爺，若我是你，就即刻吩咐人抬多幾罈酒來。」

吳桐君也呵呵笑道：「酒樓若還少了酒，還成甚麼樣子的酒樓，你放心，放量飲。」

淮海一劍大眼粗眉，眼中大放光采，烱烱生輝，道：「不然，你這桌上雖擺滿了海味山珍，但比起我獻上的這碟喜慶菜兒，可就不夠味了，待會大夥兒聽着痛快，喝得高興，有道人逢喜事千杯少，更何況大快人心，大痛快的事，與高大采烈，到時無酒可添，吳爺，我怕你就面上無光。」

吳桐君呵呵笑，也色舞眉飛道：「恁地說甚麼，我這就吩咐下去，抬百罈酒來，各位，誰都乾了杯中酒。」

只聽大夥催促聲中，淮海一劍才開口，偌大的後堂，那麼多天下的英雄登時鴉雀無聲。

那淮海一劍可眞是一些兒細節也不遺漏，打從今兒一早，耶律郡主率領四隊女兵騎，似雷霆震怒般奔去那客棧要人說起，艾芙也眞還不知道江虹如何單鞭戰那風、雨、雷三姨，說得江虹的眉兒也高高揚了起來，說得淮海一劍也色舞眉飛，道：「久仰江三爺一把銅壺煮三江，嘿！不料便是三爺的女公子也恁地了得，各位，耶律郡主身邊的風、雨、雷、電四姨，任何一個已是難惹了，何況是三姨合劍，不知如何，那電姨未見前去，只有三姨。」

吳桐君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那電姨在日前已傷在火鳳凰的鞭下了。」

火鳳凰三字一出口，大堂中登時起了一陣嗡嗡聲，夾雜着驚嘆之聲。

淮海一劍猛可裡拍了一掌，道：「這就難怪了，那江姑娘鞭若游龍，陽光下簡直似萬道霞芒，那三姨雖險象環生，但仍然戀戰不退，不料驀然暴退回去，我忙看時，才知那江姑娘身邊多了一個姑娘，我可大氣也不敢出。」

「火鳳凰！」無數的聲音在說。

「正是火鳳凰，」淮海一劍道：「說來慚愧，我誤打誤闖，竟和兩個姑娘落在同一家客棧裡。」

他爲甚麼擦汗？

他抹了汗，方又說道：「說來眞是又慚愧、又惶恐，皆因每次前來這芙蓉城，皆落在那店中，那客棧雖是關上了門，也蠻橫無禮。」

江虹哼了半聲，却被艾芙制止住了，好在大夥兒都全神貫注淮海一劍叙述，沒有理會。

「我堅要入住，店家指着兩位姑娘，說人家包下了，我……嘿，好在人家姑娘大量，我眞……慚愧，竟欺人家是兩個年輕的小姑娘。」

只聽有人脫口道：「甚麼？火鳳凰是年輕的小姑娘？」

嗡嗡之聲又起，淮海一劍擺了擺手，把那嘈雜的聲音壓下了，繼續說道：「那兩位姑娘非但不責我狂妄，反而吩咐店家許我入住。後來我才知道一個是江三爺的千金，名震三江的江

上虹，另一個更是如雷貫耳、韃子們聞名喪膽的火鳳凰，各位，我也不怕丟人，我一得知，可眞羞愧得無地自容，嚇出了一身冷汗。」

金眼鵰忙道：「淮海一劍名震江湖，我金眼鵰佩服的就是你是條硬漢子，今日你替兩個姑娘面上貼金，何必如此謙虛。」

吳桐君笑道：「各位恐還不知這位金爺金眼鵰，便是名震三江，那江上虹姑娘的師傅。」

淮海一劍慌忙起立，向金眼鵰拱手道：「名師出高足，有其徒、必也有其師，敢情金爺以往深藏不露，可是失敬了。」

金眼鵰忙道：「何必這樣，卻是今日之事，使我也想聽聞其詳。」

那淮海一劍才又說道：「我雖慚愧、惶恐，卻又好生慶幸，若不是那日我狂妄無禮，也就不能目睹今日的一切了。有道是聞名不如見面，兩位姑娘的大名雖如雷貫耳，但皆道聽途說，未曾見過，聽得店外人聲沸騰，便知是爲兩位姑娘而來的，故爾躲上屋角，從門縫中瞧得明白……」

隨把以後那驚心動魄的一場惡鬥，繪色繪聲，詳詳細細說了一遍。

艾芙好生失望，只道能從這淮海一劍口中，得到那傳音人的一些兒蛛絲馬跡，但絲毫沒有。其實，這也難怪，連江虹也不知何人塞了一袋黃豆在她的手中，他在門縫中向外張望，想必眼兒也不眨一下，又如何得知。

那後堂中，少說也有數十位久在江湖中闖蕩的好漢英雄，一時間，可全都聽得透不出氣來，可不是令人驚心動魄，駭人聽聞，好一陣，那後堂之上，只怕掉下一根針兒都能聽得到。

好半晌，才有人打破那死寂，道：「你是說，那六十四個女兵騎，是如何被閉了穴道也不知？」

淮海一劍道：「雖沒見到，卻見到那火鳳凰抓了把甚麼，只那麼半旋身，揚手撒出，便聞絲絲之聲不絕於耳。」

「敢是撒豆成兵。」

「說對了一半，是撒豆活兵，那六十四個女兵騎登時活了，那穴道被閉久了，這麼陡然活轉來，地上的是站立不穩，馬上的撞跌下去，六十四人倒地恰是三十二雙，一時人驚呼、馬嘶鳴，當眞嚇煞人。」

「你眞看清了是撒豆？眞是那麼一撒？六十四人的穴道立即解了？」

「喏！」淮海一劍從懷中摸出幾粒黃豆來，道：「後來人是走了，那兩位姑娘是出去了，我才敢走出去瞧，這黃豆便是地下拾來的，若非親眼所見，說來也難以令人相信，想必各位也是不信的，故爾帶些來給各位瞧瞧。」

「一舉手，便解了六十四人的穴道。」

「而且力道恰到好處，六十四個女兵騎無一人受傷，自然，魄散魂飛那是難免的了，是以，那六十四個女兵騎一上馬，那耶律郡主與風雨雷三姨，也嚇得三魂少了二魂，七魄少了六魄，立即沒命地逃走了。」

「各位，在座各位中，必有不少人知道，耶律郡主的劍陣的厲害，多年來，隨同蒙古大軍，南征北掠，所向披靡，無可攖其鋒，眞箇是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，嘿嘿，不料火鳳凰姑娘，只抬抬臂兒、揮揮手兒，就可決定她們的死活。」

金眼鵰接口道：「想來各位也還不知，火鳳凰姑娘別看她年輕，她不僅已盡傳南郭先生的絕學，年才三歲時，已跟隨在醉菩提大師身邊，武功在幼年已紮下基礎，我雖還不知，想來大師的無相神功，據適才淮海一劍所說，必也盡得眞傳了，已達到了制敵於無形的境界。」

艾芙有些慍怒，這金眼鵰不是替她臉上貼金，簡直是諷刺，是羞辱，皆因那六十四個女兵騎，是怎生被人閉了穴道，她亦不知，她不正在追查。

卻聽吳桐君道：「現在各位已聽得明白了，那火鳳凰姑娘今日手下留情，僅略懲了霍爾王子，對那耶律郡主與三姨，六十四個女兵騎，毫髮未動，若是姑娘不以大局爲重，她們還能逃得性命麼？故爾那霍爾王子亦不得不忍辱，與姑娘約法，三聖一元大會期前，說得好聽，是兩罷干戈。這也即是韃子官兵絕跡街頭，城中兵旅也紛紛撤出城外之故，今後各位來去，已再無顧忌了，不過火鳳凰姑娘尚以大局爲重，我等又豈可不體諒三聖意旨，這可是在下多慮了，我等凡事亦要以忍讓爲主，不可……」

言尚未了，驀見從外面進來了六人，來的竟是以谷雲飛老英雄爲首，以及他那五個泰山派徒衆。

淮海一劍既住在同一店中，如何會不識得，金眼鵰更不用說了，當先起身抱拳，吳桐君也搶出相迎，在座的武林中人倒有多半是識得的，也轟然起身。

那谷雲飛拱手環揖，才衝着吳桐君道：「老朽這是來請罪的，已到蓉城多日，竟未來拜候。」

吳桐君道：「老英雄駕臨蓉城，實不相瞞，在下早已得報了，本該迎迓晋謁，但報稱老英雄一到即閉門不出，想來是不願見到人，必有緣故，是以不敢冒昧。」

金眼鵰道：「你們這是客氣些甚麼，谷掌門，你若還不願大家站着，你就趁早也坐下吧，我就知你早晚必然前來。」

谷雲飛慌忙又再拱手環揖，讓大家落坐，然後向金眼鵰一揖，慌得金眼鵰跳了起來，跳過一邊，道：「谷掌門，你這是做甚麼？」

谷雲飛道：「適才在外，聽得明白



，始知江三爺的千金，那名震三江的江上虹姑娘原來是金爺的高足，金爺可知道，我這條老命今日還能前來與各位相會乃是江上虹姑娘所賜麼？」

此言一出，衆人見谷雲飛說得那麼肅然認眞，自是人人驚訝，金眼鵰也愕然，道：「這是怎說？」

谷雲飛道：「我來到蓉城，也和淮海一劍大致相同，也落在那店中，適才淮海一劍所說，老朽亦親眼所見，不過是在一邊罷了，所言句句是眞，豈僅見未曾見，簡直是聞所未聞，那火鳳凰姑娘乃三聖傳人，不僅體會三聖意旨，簡直就是在替天行道，令老朽倍加汗顏，在座各位中，很多知道我泰山門、谷氏門中，山東道上，出了一個滅祖欺師的叛徒敗類，唉……」

谷雲飛一聲長嘆，在座知道的果然不少，是以無人插嘴，聽他繼續說道：「老朽原爲清理門戶而來，後來才知谷朋那孽徒、那谷氏不屑子孫、那山東道上罪惡滔天的敗類，更喪心病狂作了鷹犬，不僅勢大，且論功夫更集多家門派之長，實非老朽所能懲處的，便因見到了火鳳凰姑娘替天行道，更令老朽倍增慚愧，若門戶不能清理，還有何面目在這世上，是以不自量力前往找那谷朋……」

隨把以後之事，自又是繪色繪聲說了一遍，隨向金眼鵰道：「金爺，今天我還有命前來與各位相會，可不是令高足那江上虹姑娘所賜麼？我還敎各位得知那江上虹姑娘、火鳳凰艾姑娘，各位不是皆渴望拜識眞面目嗎？可惜，兩位姑娘日常以化身幻形，混跡塵寰，即使相遇，各位亦不能識，各位可知兩位姑娘現刻亦在座上麼？」

此言一出，大夥兒轟然一聲，只差沒跳起來，紛紛搶問道：「在那裡？」

谷雲飛一指，道：「喏！那兩位化裝成小兄弟的，可不就是兩位姑娘。」

大夥兒又轟然回頭，向谷雲飛手指處瞧去，只見那桌上盤中餚已殘，杯中酒尚溫，只賸下兩雙筷，那還有人？

谷雲飛咦了一聲，道：「便是老朽適才手指時，兩位姑娘仍在，這這……」

早聽兩位姑娘鄰桌的武林中人道：「甚麼？你是說，那兩個野小子！」

谷雲飛道：「我不是說：兩位姑娘不是日常化身幻形麼，若眞還是野小子時，這裡是何所在，吳桐君高宴賓朋，豈有野小子的座位。」

只聽金眼鵰呵呵笑道：「小徒頑劣，艾姑娘遊戲人間，適才實是在座，見被谷掌門識破了行藏，此刻迫不已在鬧市中玩耍去了，各位不用心急，各位若常來相聚，日內必遇兩位姑娘的眞面目，只是請各位休太過讚許了，說甚麼仍是各位的晚輩。」

谷雲飛想到兩位姑娘以孫兒自居，不由連叫了兩聲：「慚愧！慚愧！」

「山東道、秉掌沂蒙、嶗山、濟水、微山湖一十四路總掌門，請。」

江虹格格笑，只不過野小子笑起來也不似花枝兒般亂顫，只不過那臉蛋兒上的膏葯，貼得久了，脫而未落，倒是在臉兒上直顫。

江虹說：「俺們又那去呀！」

艾芙說：「你不聽那邊廂銅鑼响噹噹，咱們……啊，我是說：俺們瞧熱鬧去。」

既然溜出梧桐居，一時尚無去處，那邊廂，街頭有個廣場，鑼聲正响噹噹，很熱鬧，爲甚麼不去瞧。

只見一圈人圍着四個賣藝的，全都面有菜色，一個和她們年歲差不多的姑娘，正把銅鑼打得噹噹响，兩個一中年、一後生的男子，正繞場走，邊走邊唱，喝道：「南京好耍南京走，北京好耍北京遊。」

另一個接口唱道：「南北二京都走過，好耍還是貴碼頭。」

另一個又接口道：「夥計的，打起鑼來。」

那姑娘更把銅鑼打得震天價响，那中年人當中一站，拱拱手作了個環揖，說道：「是我等來到貴碼頭。」

「貴龍碼頭。」身邊一個接口道：「缺少了盤纏。」

「住店可是要店錢，吃飯要飯錢。」

「會的只有兩手粗脚功夫。」

「莊稼把式，聊供各位爺們一笑。」

「正是，人抬人萬丈高。」

「人抬人無價之寶。」

「在場的多有老師傅，老行尊。」

「老前輩、大英雄、大豪傑。」

「非敢班門弄斧，不過聊供一笑。」

「不値一笑，不過求老師傅們多多指教。」

「各位誰站得穩了，有道是：有錢錢幫襯。」

「無錢人幫襯，請各位幫個場子。」

「我說，丫頭，走來。」

那姑娘放下手中銅鑼走了出來。艾芙頓覺心頭一酸，皆因姑娘一站起來，脚下已見飄浮，不知已餓了多少日，那是想也想得到的，走江湖，賣藝的，過縣穿州，還不是走到那裡，吃到那裡，來到了這成都，已是兵連禍接之後，偏又被那假冒火鳳凰殺官劫庫一鬧，韃子兵騎官府，正嚴加查訪緝拿，豈會准許開場子賣藝，正是住店要店錢，吃飯要飯錢，今日方得解禁，可憐這幾人已不知餓了幾日，只看得姑娘便不問可知了。

那姑娘走了出來，手中取了柳葉雙刀，場中一站。

那中年人便道：「丫頭，來來，替爺們獻上兩手雙鳳朝陽刀，求老師傅們指教，若還似模似樣，手眼心步法若還不離譜，爺們瞧着高興，也許就

賞咱們爺兒幾個盤纏。」

那姑娘應了一聲，丟了個架式，金雞獨立，柳葉雙刀懷中抱，左腳倏地一滑步！

不好，那姑娘虛弱得腳亦飄浮，如何能走刀！

但艾芙立即又鬆了口氣，顯然那姑娘咬緊了牙根，只見她：左插花右插花雙龍出海，刀起雪花蓋頂，刀落枯竹盤根，平沙落雁騰霄漢，玉帶纏腰舞鳳旋。身眼手步法，竟然皆見功夫，那是甚麼莊稼把式，不好！

說時遲，那姑娘回刀犀牛望月，身子兒竟失了重心，顯然是她太虛弱了，艾芙叫：「一十四路總掌門何在！」

「俺得幫個場子！」不待艾芙出聲，江虹她又何嘗沒有明白，早搶了出去，可真是去如電閃，把那姑娘的臂彎一托，穩定了她的身子，道：「獨個玩有甚麼意思，俺來幫你。」

艾芙也竄入場中，叫道：「那可不行，俺們是一根線兒拴的螞蚱，有了你，就少不了我，讓人家姑娘歇着，俺兩人來捉個對兒。」

江虹把那姑娘向中年漢子身邊一推，那漢子如何不明白，自家的姑娘差點兒倒地，多虧人家這麼搶出托了一把，才得免當場出醜，就不僅感激，而且可真大大吃了一驚，這是甚麼身法，竟連他也看不明白！

江虹和艾芙這一搶出，兩個野小子可真是還俐落得很，偏又是一般模樣又一般衣衫，更一般兒膏葯貼面，那圍觀的人可樂了，就有人叫道：「賞你們兩個銅錢買糖吃。」

艾芙說：「敢情好，夥計，要吃糖，可就賣些兒力氣。」

江虹說：「好哇，你說，俺們玩甚麼？」

艾芙說：「玩貓捉老鼠，可好？」

江虹腳下一叉，說：「俺是貓，捉你這老鼠！」

今兒首次施展醉菩提傳她的移位幻形，出手就打得那兩個漢子昏章二十一，再又狠狠懲了谷朋，甚麼綿掌，甚麼醉八仙，若不是移形換位輕功奇妙絕倫，必已栽在谷朋手中了。

艾芙說：「絕招兒，再奇詭精妙，也得熟才能生巧，要熟，就得多練。」

江虹點頭會意，這那是甚麼捉對兒，壓根兒就是你追我趕，貓捉老鼠，不過貓沒捉到老鼠，倒被老鼠戲弄，若不是在江虹的臉蛋兒摸一把，就是在她臂上擰一下，若是腳下慢得一慢，若是步法方位稍稍錯些兒，就得捱艾芙一下子拍打，因是反而成了老鼠在捉貓。

可惜不是舞霓裳，但兩個野小子舞翩翩，却也煞是好看，看得那圍觀的人鼓起掌來，轟然叫好。

好，艾芙霍地一縮步，任由江虹捉住，說：「老鼠被貓捉住，戲已演完，各位，有錢的，可輪到各位錢幫襯啦。」

那知她從地上拾起銅鑼來，適才轟然叫好的，却轟然一聲，散啦，走開啦。

艾芙說：「夥計，你身邊帶着多少銀兩？」

江虹說：「我，沒有呀！」

她從小說要甚麼有甚麼，要買甚麼，自有人去給銀兩，從沒帶過銀子在身邊，離開中原棧北來，一路上直到今時今日，又何曾輪到她來給錢的，壓根兒就沒帶出來，分文也無就上路。

艾芙正要把今早向店家要來的散碎銀子傾囊拿出，只見一人走進場來，捧着一個托盤，滿是銀子。說：「吳爺知道兩位要用銀子，特命我送上百兩。」

艾芙一怔，隨即明白了，這裡距梧桐居一望之地，必是先前溜出來，被人看見了，金眼鵰說吳桐君地頭熟，神通廣大，看來果然不差，她們幫場子，吳桐君得報，當然就知道她們是幫助這賣藝的，故忙忙地派人送來銀子，可不正是時候。

艾芙也不客氣，說了聲好，連謝也沒一聲，接過銀子，就遞給那姑娘，道：「這年頭，人多自顧不下，那有餘錢幫助人，各位何不回轉家鄉，做點小買賣……」

言尚未了，看見一人奔來，說道：「百兩銀子，夠了盤纏，可就沒了本錢，我這裡……」

「我這裡……」

可了不得，來的不是一個，兩個、三個，更多人隨後奔來，都在掏銀子，擠着搶着，往那姑娘盤中堆去。

正是那吳桐君宴請的武林羣雄，必是聽得稟報，都搶了出來，都不甘後人。

艾芙說：「夥計，此時不走。」

江虹說：「更待何時。」

兩個姑娘趁那麼一亂，腳下一叉，溜了出來，待得那般人發覺，她們已早在兩條街以外了。若不是有一堆人阻住去路，只怕還不會停下來。

原來那堆人圍着兩個賣唱的姑娘，都還有幾分姿色，只不過更多的是菜色，只見一個打小鼓，一個拉琴兒唱啦，一個先唱道：

天上的梭羅甚麼人栽？
地上的黃河甚麼人開？
甚麼人過昭關，一夜白了頭？
甚麼人，西出函關騎青牛喲，依呀嘿。

另一個接口唱道：

天上梭羅王母娘娘栽，
地上的黃河，夏禹王開，
伍子胥，過昭關，一夜白了頭，
李老君，西出函關騎青牛。

艾芙心中一動，西出函關騎青牛，打這裡往西去，可不就是青羊宮，道教聖地，她怎麼總沒想到這個地方。對，去青羊宮。

（未完·十二）

**上文提要：** 花無情和于小雅在黃龍寺前被赤鱗幫爪牙伏擊，從而得知辛九階便是赤鱗幫幫主，花無情兩人把爪牙收拾後，翌日晚上直趨侯府，府內却空無一人，只剩下令狐飛蟬的屍首及一名侍婢，花無情只得請侍婢代為殮葬令狐飛蟬，繼續往洛陽找尋公孫瑤仙，可惜毫無收穫，於是轉道往鄭州尋訪，却在信陽一間客棧的食堂內，遇見有份參予將花無情等逼落黃河的神鞭門……



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／高皋·文　可飛·圖

# 法輪九轉

## 無仇怨助惡逞兇　自作孽獨子慘死

這是花無情的分析，腦中只是電光石火般的一轉，他已經完成了應敵的準備。

「嘿嘿，朋友是那兒來的？」

好傢伙，果然找上門來了。

不過，花無情也明白他們找伱的用意。

一個地頭蛇被于小雅的艷麗所吸引，帶着幾名打手，想來佔點便宜。

光天化日之下，這些人竟敢橫行無忌，在新仇舊恨之下，花無情不禁動了殺機。

向他問話的生有一副好身材，但滿臉橫肉，眼射兇光，一眼瞧去，就知道他是一個無惡不作的打手。

這種人花無情是不屑一顧的，只是他腰纏軟鞭，是神鞭門的嘍囉，那就饒他不得了。

「摘下他的照子。」花無情向虎撐吩咐。

「遵命。」右臂急吐，快逾飆風，虎撐的食中二指，猛向彪形大漢的雙眼挖去。

別人挑明了要挖掉他的眼珠，他却逃避不過，雙眼一痛，眼珠子已經掉到地上去了。

另一名神鞭門的高手正待上前搶救，半路上就被飛鷲攔了下來。

在神鞭門，此人也許是一名好手，但跟紅唇谷相比，就不可以道里計了。

他只攻出了一拳，却將拳頭送進飛鷲的手中，卡察一聲，折骨脆响，他痛得抱着斷腕嚎叫起來。

這只是一個照面，兩名神鞭門的打手就挖目斷腕，鬼哭狼嗥，那位心存大慾的地頭蛇，還能不連爬帶滾的逃出店去。

花無情示意所屬不必阻止，他找的是神鞭門，對地頭蛇不必浪費精力。

兩名神鞭門的嘍囉也走了，他們却丟下了幾句狠話：「神鞭門有仇必報，有種的你們不要逃！」

但店小二及一些好心的客人，却勸他們趕緊逃走，因為神鞭門勢力强大，高手極多，得罪了這些兇煞惡神，很少人能逃得活命。

花無情微微一笑道：「多謝各位的好意，在下十分感激，不過咱們要是一走，他們會遷怒店家的。」

他說的是實話，而且憑他們的身手，不見得怕了神鞭門，那些好心的客人也就不再相勸了。

約莫頓飯時間，街上足音雜遝，人聲鼎沸，可能是神鞭門來了，花無情為免牽連店家，立即挺身迎出店門。

來人的確是神鞭門，因為花無情認出門主的兒子歐陽吹山。

他們這次是精銳盡出，除了門主歐陽放鶴父子、女兒歐陽雙雙，還有總管陸四風，以及歐陽門中的四大弟子。



最令人矚目的是一名女尼，她年歲不大，可說是正當妙齡，而且花容月貌，膚如凝脂，全身每一寸地方，都是上蒼的傑作，像這樣的一個人間絕色，應該是天地靈氣所鍾，但她竟然看破紅塵，遁入空門，豈不令人惋惜。

花無情還沒有收回目光，歐陽吹山的叱喝之聲已傳了過來，道：「姓花的，原來是你，黃河淹你不死，你是選擇死在信陽了？出招吧，大爺成全你！」

花無情冷冷道：「此地展不開手脚，咱們何不換一個地方？」

歐陽吹山道：「說的是，咱們在東門外候教。」

東門外是一片極大的丘陵，縱然是千軍決陣，也可以展開，神鞭門的長鞭需要較大的空間，他們的人數多達五十餘人，花無情的提議，他們自然樂於接受。

待雙方進入鬥場，花無情首先咳了一聲，道：「那位是歐陽門主？」

歐陽放鶴道：「老夫就是，少俠有甚麼話要說？」

花無情道：「在下與貴門素無恩怨，為甚麼將咱們逼進黃河？」

歐陽放鶴道：「這個麼？咱們只是應朋友的邀請，作一場畋獵的遊戲罷了。」

花無情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閣下的朋友，必然是赤鱗幫幫主辛九階，他現在躲到何處去了？」

歐陽放鶴面色一沉道：「辛幫主只不過中了你的詭計，你認為他會怕你？」

花無情道：「我沒有說他會怕我，就跟你不怕我一樣，可惜你太愚蠢了，他會逃亡，你却前來送死！」

歐陽吹山勃然大怒道：「姓花的，你敢侮辱我爹？滾出來，大爺向你挑戰！」

雲豹哼了一聲道：「小雜碎，你敢在這兒賣狂？少谷主，讓屬下去收拾他。」

花無情道：「好吧，不過敵衆我寡，手底下要俐落一點。」

雲豹應了一聲，撤出長刀，躍前五步道：「小雜碎，豹大爺時間寶貴，你他娘的就不要磨蹭了。」

雲豹一表人材，長相不俗，在紅唇谷四獸之中，是令人最看得順眼的一個。

他的行動，有豹子一般快捷和兇悍，言語雖是有些粗俗，却也直接了當。

歐陽吹山是少門主，平日仗勢橫行，為所欲為，雲豹這兩聲小雜碎，還能不罵得他火冒三丈，恨不得一鞭撕開對方的腦袋。

他不理會師兄弟的勸阻，彈身而起，揮鞭猛擊，出手一抬，就是神鞭門的絕學「野火趕山三式」。

鞭影嘶風，聲如雷鳴，這野火趕山三式，的確具有無比的威勢。

然而，雲豹就像一抹輕烟，在重重鞭影中遊走，歐陽吹山使出壓箱底的能耐，依然連邊都摸不着。

這樣的纏鬥是需要耐力的，但他們拚鬥的雙方，誰都不願纏鬥下去。最心急的是歐陽吹山，他的眞力耗損較多，比耐力，自然吃虧一點，那麼除非儘快求得勝利，鏖戰是對他不利的。

於是，他以虛招引開雲豹的長刀，再旋身吐臂，軟鞭一抬，野火趕山三式全力揮出。

他這一招十分巧妙凌厲，是志在必得。

果然一鞭中的，被他抽中了目標。

可惜他抽到的只是長刀，連雲豹的衣角都沒有沾到。

更糟的是軟鞭纏上長刀，一時竟解它不脫，雙方用力一拉，他力不如人，被雲豹拉了過去。

這一拉之力十分强大，他不由撞向雲豹，他暗道一聲不好，但已來不及作應變的打算，一記驚雷撞山般的掌力，已將他擊得飛了起來。

他帶着一溜血雨飛墜丈外，這一摔，就再也爬不起來了。

雲豹一掌擊斃歐陽吹山，立即掀起一場羣毆的混亂場面，歐陽放鶴、歐陽雙雙及神鞭門四大弟子、總管陸四風，一起奔向雲豹，他們要為少門主復仇。

花無情攔下了歐陽放鶴父女；于小雅接着神鞭門大弟子應文龍、二弟子辛不害、三弟子伍殺、四弟子祁騰蛟被小窩攔着，總管陸四風跟小素鬥在一起。

四獸六鳥及四隻鶚鷲，跟神鞭門四十多名武士展開惡鬥，唯一袖手旁觀的，是那名妙齡女尼。

神鞭門重要人物之中，功力最高的是歐陽雙雙，她右手的軟鞭有如靈蛇亂舞，在空氣中，時常傳出攝魂奪魄的咻咻之聲，這位姑娘的內力，已達爐火純青的境地。

她左手握着一柄光華奪目的短劍，隱藏於手臂之後，這才是她的殺手，如果讓她有揮劍的機會，那將是石破天驚、威猛絕倫的一擊。

歐陽放鶴是神鞭門門主，他的功力雖是略遜於歐陽雙雙，但以數十年的精深修為，江湖道上能夠接下他野火趕山三式的為數不多。

花無情似乎運氣不好，神鞭門數一數二的兩大高手，竟然被他一起接了下來。

兩條怒蟒似的軟鞭，交織成一片天羅地網，鞭梢嘶風之聲，响得扣人心弦。

花無情是一條游魚，在網中四處逃竄，如是偶有疏失，後果就難以想像了。

按常情來說，應該是這樣的，只

是花無情不是常人，那就不能以常理來作推斷。

不錯，軟鞭是像怒蟒、是像魚網，但既咬不到他，也網他不着。

更使人不敢相信的是，他們越鬥越怪，怪得使旁觀之人目瞪口呆。

歐陽父女仍在努力奮戰，連歐陽雙雙那柄隱藏在肘後的短劍，也一再作雷霆乍驚般的出擊。

這些却對花無情毫無作用，他依然青衫飄飄，在劍光鞭影中悠然穿行。

令人詫異的不是這些，怪的是這以二搏一的惡鬥走了樣，像是花無情在指點武功，歐陽父女全是聽他指揮而動作。

而且他們不能使動作緩慢下來，雖是汗濡重衣，筋疲力盡，他們還得拚命的揮舞下去。

那就糟了，再這麼下去，不累死人才怪！

忽然，花無情聽到一聲佛號，跟着人影一閃，他身前已立着一名妙齡女尼。

這名女尼曾經站在歐陽雙雙的身旁，與神鞭門必有淵源，因而花無情淡淡道：「師太必有指教了，請說。」

女尼道：「殺人不過頭點地，歐陽門主縱然作錯了甚麼，他已喪失獨子及數十名部屬的生命，施主何必做得太絕！」

此時，歐陽放鶴父女已因脫力及．嚴重的內傷而坐在地上，鬥場上血跡斑斑，橫屍處處，神鞭門只剩下身負重傷的兩名弟子，那還是于小雅手下留情。

花無情嘆息一聲道：「咱們與神鞭門原本毫無恩怨，他們却幫助赤鱗幫，將咱們逼進黃河，結果我的兩名友人因而喪生，未婚妻及另外三名朋友生死未卜，這是神鞭門作的孽，今天他們是咎由自取，怪不得咱們。」

女尼再度喧聲佛號道：「他們已經自食惡果了，希望施主能給他們父女一個懺悔的機會。」

花無情道：「師太慈悲爲懷，在下只好饒過他們父女了，告辭。」

回到客棧，于小雅道：「師兄，咱們適才雖是快意恩仇，但沒有問出赤鱗幫藏匿之處，豈不是美中不足？」

花無情道：「赤鱗幫不會放過咱們的，妳還怕沒有復仇的機會？」

于小雅道：「但願如此。」

翌晨，他們由信陽出發，經武勝關至湖北省境，然後沿官道南下，直奔湖南，這是他們預定行走的路線，也是赴海南島最近的旅程，想不到他們剛剛登上武勝關的山頂，一項意外，使他們改變了預定的行程。

* * *

看到老鷹不算出奇，看到黃蜂谷的異種神鷹，那才算怪。

牠們很少到谷外飛翔，就算有任務出谷，也會飛得很高，所以看到黃蜂谷神鷹的人並不太多。

今天有些令人不解，花無情等才到武勝關，就有一隻黃蜂谷的神鷹，由空中俯衝下來。

也許神鷹目光銳利，瞧到花無情馬上的兩隻鶚鷲，牠感到好奇，所以下來瞧個究竟。

如此一來，可就糟了，鶚鷲發出一聲含有敵意的急鳴，雙雙衝霄而起，向那隻神鷹撲去。

鶚鷲不會倚多爲勝，但會輪番出擊，因而花無情沒有阻止，他要瞧瞧牠們之間誰最具有威力。

經過幾番纏鬥，鷹兒終於敗下陣來。牠們體型相差不多，都是經過特殊訓練的猛禽，但鷹兒只有一隻，鶚鷲可以輪番出擊，鷹兒自然要落敗了。

六鳥中的天鵝，趕到鷹兒落地之處，替牠負傷的左翼敷了葯，然後將牠安置於馬鞍之上，牠的腿部繫有一支銅管，這鷹兒是出來傳遞信息的。

天鵝將銅管交給花無情，道：「稟少谷主，你瞧瞧這個。」

花無情取出銅管中的紙卷瞧，他那任甚麼都不在乎的面頰上，竟然佈上一層駭人的殺機。

于小雅一怔道：「怎麼啦？師兄。」

花無情將紙卷交給于小雅，道：「妳瞧。」

于小雅打開一瞧，見是黃蜂谷的部屬，寫給谷主的一封簡函。信上說：「花無情的未婚妻子公孫瑤仙，被玉簫公子馬育才設計擒獲，擬由西安、商縣、南陽、合肥、金陵之綫返回淮陰，預計本晚可到豫皖邊境，請稟告狄三公子予以攔截，另有兩批人馬追逐在馬育才之後，用意不詳。柳飄上。」

瞧完信函，于小雅道：「別急，師兄，馬育才擄劫公孫姐姐，不可能走得太快，咱們隨後急趕，應該不會誤事。」

花無情點點頭，目光一瞥四獸六鳥道：「我的未婚妻子被馬育才所擄，經南陽、合肥、金陵之綫返回淮陰，他今晚可到豫皖邊境，那位知道這條路綫的走法？」

虎撐、蒼鷹同時舉手道：「屬下知道，由此地向東走，約莫六至七天，可到皖省邊界的葉家集。」

花無情道：「很好，兩位帶頭，咱們立刻上路。」

他叫雙婢四獸六鳥各自携帶三天的乾粮食水，撥轉馬頭，便向東方急馳。

這兒是大別山區，沿途山巒起伏，溝壑處處，待趕到九里關，已是天黑難行，只得歇了下來。

他們曉夜奔馳，第五天到達商城，日色雖已偏西，花無情却不願歇息，只是匆匆打了一個尖，便一領坐騎，沿山道縱馬馳去。



這一陣急趕，直到月上柳梢，更鼓兩傳，才到達一個市鎮——方家集。

此後，他們曉夜奔馳，顧不得人困馬乏，一直追過安徽的六安縣，才在三十里舖追到馬育才。

三十里舖只是一個鎮集，飲食店及客棧都設在接近官道之處，由於旅客集中，找人倒是十分容易。

花無情一馬當先，領頭馳進鎮口，一眼瞧去，他不禁神色一呆。

他瞧到了一根玉簫，放在一具身着錦衣、腰繫紅帶的屍體之旁。

這具屍體是躺在一塊空地之上，一旁還坐着一名身負創傷的藍衣少年。

莫非他就是玉簫公子馬育才？

花無情心有所疑，手中輕輕一帶韁繩，就已來到空地之上。

「朋友，需要幫助嗎？」花無情詢問藍衫少年。

「謝謝，我已託人僱車運咱們少爺回淮陰，盛情心領。」

「淮陰？你家少爺莫非就是馳譽江湖的玉簫公子馬育才？」

「正是。」

「啊，玉簫公子武功卓絕，能夠傷他的，必然是一個絕世魔頭了。」

「唉，我家少爺只不過邀請公孫姑娘前往敝莊作客，並沒有碍着姓狄的，他竟然狗拿耗子……」

「姓狄的太過份了，你說，他去了何處？」

「他跟黃蜂谷的人一道，去了何處，在下就不知道了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咱們告辭。」

該知道的都知道了，自然應該告辭，只是他的神色却顯得十分懊喪。

黃蜂谷在四川米倉山的巴峪關附近，他們必須走回頭路，橫越河南，至陝西再南下，這可是一段漫長的路程。

他不在乎路有多遠，以及在江湖上兜多少圈子，只是面對那些數不清的恩怨、解不完的情結，使他感到十分厭倦。

他很想念娘，知道她去了海南，所以要去找她，可是公孫瑤仙是他的未婚妻子，現在被人劫持，他怎能袖手不管？

只是他不明白，馬育才爲甚麼劫持公孫瑤仙，姓狄的也跟着起哄？

如今馬育才已死，公孫瑤仙落在狄璞的手裡，這位狄三公子本來就是他的仇家，舊仇加上新恨，他們是勢難兩立了。

他出來闖蕩江湖，原是奉娘命要鬥鬥姓狄的，於是他作了一個瘋狂的決定，踏平黃蜂谷，再闖盤龍石府，跟姓狄的作個徹底的了斷。

「天鵝。」

「屬下在，少谷主有甚麼吩咐？」

「黃蜂谷的那隻老鷹呢？是不是飛走了？」

「是昨晚飛走的，因爲牠傷勢已好，咱們很難讓牠留下。」

「那就算了，我只是要牠帶回一封向姓狄的挑戰信，並非有意留牠下來。」

花無情與天鵝的交談，于小雅一直在旁聽，此時忍不住插言道：「師兄，你是要去黃蜂谷？」

花無情道：「不錯，還要去盤龍石府。」

于小雅嘆口氣道：「黃蜂谷咱們已鬥他不過，怎麼能去盤龍石府？」

花無情哼了一聲道：「妳太瞧不起自己了，我曾經獨闖黃蜂谷，向盤龍石府的主人狄飛虹挑戰，他們並未將我怎樣，現在咱們藝業有成，反而怕了他們了？」

于小雅道：「師兄，小妹說的是事實，唉，如是當眞惹惱了黃蜂谷，那神鷹千隻、黃蜂數萬，就這兩樣，咱們已經毫無生路，這個仗如何打法？」

花無情面色一變，接着哈哈一陣大笑道：「說的也是，請吧，師妹。」

于小雅道：「師兄，你這是甚麼意思？」

花無情道：「沒有甚麼，回去向師父他們兩位老人家問候，就說花無情不肖……」

于小雅愕然道：「你在說些甚麼？師兄，莫非你想甩掉咱們，獨自前往黃蜂谷？」

花無情道：「這是無可奈何之事，我不能爲了一己之私，將師門培養不易的忠貞部屬，陷入有死無生的絕地。」

于小雅幽幽的道：「師兄是誤會了，小妹並不怕死，紅唇谷的部屬，也沒有一個是怕死的。」

花無情道：「這個我知道，但是……我還是不能讓你們跟着我去。」

于小雅大聲道：「爲甚麼？你說個理由。」

花無情道：「理由很簡單，因爲這是花某個人的私事。」

于小雅尖叫道：「不，我是你的師妹，你不能將我當作外人。還有，我爹臨終之時，將我交給你了，無論生死，你都不能將我甩到一邊。」

花無情聞言一呆，一時之間，竟無言以對。

神鵰咳了一聲道：「請恕屬下斗膽，少谷主適才的決定，的確有欠考慮。」

狂龍道：「對，紅唇谷的敎條首重忠義，而且習於服從，無論上山下海，少谷主儘管吩咐，咱們也不必知道理由。」

小窩面色一正道：「少谷主如是強逼咱們離開你，只有一個法子，那就是殺死咱們，或是咱們自絕！」

花無情錯愕半晌，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：「是我錯了，走，今晚咱們到六安城裡歇息。」

當晚，于小雅寫了一封信，向師

門報告他們的現況，並向師父求援，信寫好了後，叫天鵝放一隻鶚鷲送回紅唇谷。

次日他們往回頭走，待到達商城，他們修改了原先的路綫。

這是他們詢問了幾名單幫客之後修改的，由鄂北往西走，路是難走一點，但却近了許多。

於是花無情決定經棗陽、穀城、竹谿之綫前進，希望早一點到達黃蜂谷。

這天晌午時分，他們來到武當山的北麓孫家灣，再往前走，就是十堰鎭了。

這兩個鎭集相隔五十餘里，山路又崎嶇難走，今晚是不可能趕到十堰鎭的，花無情可不管這些，在孫家灣打了一個尖，便躍上馬背，領先放轡急馳。

馳行了約莫十五六里，他忽然一收繮繩，將坐騎勒得停了下來。

莫非他發現了甚麼意外？

此地兩山夾峙，草木陰森，是一個極爲險惡的所在，不過花無情不是因爲這個而停騎不進。

那是爲了甚麼？

緊跟在他身後的于小雅提出了答案，她驚嚇得大叫一聲道：「啊，師兄，這麼多屍體，好怕人！」

花無情停騎不進的原因，敢情是瞧到許多屍體。

這些人全是因搏殺而死亡，屍體遍佈整個隘路，鮮血四洒，景象悽慘之極。

花無情道：「師妹，瞧出甚麼沒有？」

于小雅道：「我只知道穿黑衣的是一邊，其餘的是另一邊，穿黑衣的死人較少，好像他們佔了上風。」

花無情道：「毒沙門遭到伏擊，黑衣堂自然佔到上風了，妳瞧那些死者雖是携有毒沙，在倉促應戰之下，連使用毒沙的機會都沒有。」

花無情說得不錯，有些屍體才戴上手套就已被殺，有些毒沙洒在地上，沒有機會撒出去傷人。

神鵰道：「少谷主，這兩幫人一追一逃，正是咱們前進的方位。」

花無情道：「不錯，前面還有不少打鬥的痕跡，看來黑衣堂是要趕盡殺絕了，毒沙門曾經幫過我，咱們趕緊一點，看能不能還回這個人情。」

他們縱騎急馳，終於在一道山嶺之上，趕上了這場慘烈的搏殺。

毒沙門躲在一條絕嶺之上，以毒沙阻止敵人。顯然他們的人手似乎不多，毒沙的數量太少，如非萬不得已，絕對不肯浪費一粒沙子。

黑衣堂剛好與他們相反，人多勢衆，意氣風發，五十餘名彪形大漢，將絕嶺遠遠的圍着，毒沙門困處絕地，看來是凶多吉少了。

花無情向山嶺瞧了一眼，面頰之上立即湧出一片殺機，黑衣人屢次找痲煩，逼下黃河也有他們一份，此時仇人見面，焉能手下留情。

撮口一聲清嘯，身形已由馬背之上拔起，當眞是挾秋霜以臨絕嶺，剎敵首如掃落葉，適才意氣風發的黑衣堂，只在一瞬之間，就已陷入死亡的深淵了。

這些黑衣人之中，本有不少高手，但在法輪九轉禪功及破折神刀的攻勢之下，他們只好伸長脖子，任憑屠殺了。

這場搏殺的時間不長，但却驚心動魄，江湖罕見，連藏身岩石之後的毒沙門，也走出岩石來瞧熱鬧了。

他們領頭的是一身紅衣、天眞美麗的祝依依，當年在鴻門堡，她曾經救過花無情，而且你娘我娘的夾纏不清，使花無情的印象十分深刻。

現在是花無情救她，還了她當日的相救之情，只是在花無情的內心，仍然有點欠缺甚麼似的。

這就是「情」，男女之情，天地間最莫名其妙的東西。

怎麼才見過一面，又分離很久的男女，也會困入這個令人難解的情字之中？

如果眞是這樣，好像太誇張了一點。

那你是不信了？請瞧。

紅衣少女祝依依似乎受了傷，在兩名婢女扶持之下，站立在一塊岩石之前，瞧她那慘澹的嬌容，當眞是我見猶憐。

強勁的山風，吹得她紅衣飄飄，秀髮飛揚，她好像有些承受不住，如非兩名婢女緊緊的扶住她，她必然站立不穩。

她沒有說甚麼，嬌靨之上却是一片興奮期待的神色。

一雙水汪汪的美目，緊緊盯住花無情，那美得像嫩葱、美得令人發抖的尖尖十指，也伸向花無情，似乎要他扶她一把。

看來這雙只見過一面、萍踪暫聚、瞬即分離的男女，是眞的有情了，這怎麼可能呢？

其實這只能說是造化弄人，才形成今天的這種怪異局面。

當日花無情在車上裝病，祝依依爲了救他，被一掌追魂上官榆的掌力震飛。

這一掌可就巧極了，它將祝姑娘送到車上，送進花無情的懷裡。

試想一個冰清玉潔的少女，怎能躺到別人的懷裡？而這個人又是那麼瀟洒、英俊，還替她治好了內傷。那麼這一躺，豈不是躺出痲煩來了！

的確，從那時起，祝依依就神不守舍，一縷芳心，早就飛到花無情的身上去了。

現在他們久別重逢，豈不是天從人願？

這就難說了，世事難測，情字更難測，未來怎樣，沒有人敢替他們打



一張包票。

不管未來怎樣，花無情不能不應付眼前，人家姑娘受了傷，是那麼可憐，也是那麼可愛，她伸着雙手給他，他怎能讓她失望？

於是，他握着了她那雙冰冷的小手，她那具輕微顫抖的嬌軀，也偎了過來。

「你娘要我找你，我終於……找到你了。」語音一落，她竟然暈了過去。

這是她第二次躺在這個男人的懷中，而且是她魂牽夢繞的男人。

她是奉他娘之命來找他，那麼毒沙門的慘重傷亡，以及依依姑娘芳體負傷，花無情都有絕對的責任，那麼他對昏睡在懷中的人兒，更不能不管了。

他抱着祝依依，詢問身着綠色勁裝的雙婢之一道：「姑娘，這附近可有歇息療傷之處？」

綠衣婢女道：「有，沿山道向西，有一座無極道觀，不過……」

花無情道：「怎麼啦？姑娘，有甚麼不對麼？」

綠衣婢女道：「咱們曾經在無極道觀歇息過，結果却落入黑衣堂的陷阱……」

花無情道：「妳懷疑無極道觀的道士，與黑衣堂有勾結？」

綠衣婢女道：「是的，因爲這一帶是黑衣堂的勢力範圍。」

花無情道：「很好，咱們就順便拔掉這株毒草，也算積了一件功德。」

綠衣婢女道：「此處山嶺重重，地勢頗爲險惡，咱們並不熟習環境，只怕很難鬥得過他們。」

花無情道：「我知道，但咱們別無選擇。」

綠衣婢女道：「既然這樣，任大哥，咱們去無極道觀，請帶路。」

毒沙門除了祝依依主婢三個，就只剩下五名部屬了，其中一人應了一聲，與另四人轉身向西面馳去。

在奔行之中，綠衣婢女道：「公子，我叫明明。」

另一名綠衣婢女道：「我叫星星，咱們姐妹是侍候小姐的。」

花無情道：「原來是明明、星星兩位姑娘，在下久仰了。」

明明撇撇嘴道：「敢情公子並不老實。」

花無情道：「哦，這話怎麼說？」

明明道：「公子說久仰，那是聽過咱們姐妹的名字了，是誰說的？」

花無情道：「這……咳，自然是妳們的小姐依依說的了。」

星星哼了一聲道：「騙人不打草稿，難怪咱們小姐會日思夜想，牽腸掛肚了。」

這一對伶伶俐俐的小丫頭，似乎少了一點心機，想到甚麼就說，聽在于小雅主婢的耳中，就有點不是滋味了。

于小雅不方便說甚麼，小素也在忍耐着，小窩却怒叱一聲道：「別跟咱們公子打情罵俏，咱們紅唇谷不着興這個。」

明明、星星雖然是機伶，仍被小窩吼得一呆。

花無情道：「不要這樣，小窩，她們年紀小，不懂事，妳何必跟她們一般見識。」

此時他們已經到達無極道觀，被安置在觀側幾間客房之內，花無情吩咐神鵰道：「放鶚鷲警戒左右及後方，前面派人把守，非經我的許可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」

神鵰道：「屬下遵命。」

遣走神鵰，花無情再對于小雅道：「師妹，勞妳的駕，我替你護法。」

于小雅道：「你要我幫祝姑娘療傷？可是我不知道怎樣療法。」

花無情道：「這很簡單，她只是受了內傷，妳先餵給她兩粒寒蝶療傷丹，再將眞力由三焦、石關兩處穴道輸入，只要打通她閉塞的穴道，就算大功告成了。」

于小雅道：「好吧。」

約莫兩個時辰之後，祝依依果然內傷痊癒，只要稍加調養，就可以完全復元了。

她謝了于小雅，却投給花無情幽怨的一瞥，本來嘛，舉手之勞而已，何必假手他人。

怨歸怨，她却不能不顧眼前，因爲她已瞧出，他們又回到無極道觀了。

「公子，這裡的道士有問題，咱們不能住在這兒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但現在時間已晚，別無棲身之處，咱們只好在這兒將就一夜了。至於道士麼，那好辦，不叫他們作怪就是。」

「哦，是綑綁起來，還是殺了他們？」

「那倒不必，只是不讓人進出這座道觀，消息就不會洩漏了。」

「這就難了，咱們人數不多，漫漫長夜，怎能使這座道觀風雨不透？」

「妳放心，我有辦法叫那些道士走不出道觀十丈以外。」語音一落，轉身逕向觀內走去。

道觀殿宇三進，加上邊殿及起居住宿之處，這座無極道觀，規模倒還不錯。

花無情找到一名年約二十五六的道士，雙拳一抱道：「道長請了。」

「啊，施主，可有甚麼要小道效勞之處？」

「在下有事想見見觀主，請道長代爲轉達一下。」

「這個……咳，實在太不湊巧，觀主正在打坐。」

「不要緊，在下可以等待。」

「那麼，施主只好三個時辰之後再來了。」

「道長是說，觀主打坐要三個時辰？」

（未完・廿一）



# 刀光千里

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

西門丁・文
可飛・圖

## 恩人危在旦夕　冒險席地運功

**上文提要：**樹林內，余顧南等與興魔會打得如火如荼之際，拓跋齊天却出現，與天一散人及綠袍老祖纏鬥，減輕了余顧南等的壓力，不久，信水君、不愁僧等亦率丐幫弟子趕至增援，眼看興魔會即將落敗，趙魏漢却又率衆抵達，雙方再陷苦戰，最後，嚴敬重父子亦率興魔會諸魔頭出現，勸余顧南等投降，惹來丐幫弟子叫駡，嚴敬重遂派丁鶴敎訓丐幫頭子常虛谷……

丁鶴見他話中飽含譏諷之意，臉上之笑意登時不見，冷冷地道：「廢話少說，今日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，丁某自當竭盡所能，常某當心一點就是。」言畢首先發動攻勢。

常虛谷自然不會讓他專美，打狗棒與對方互爭先機，一交手便鬥得熾熱。丁鶴是興魔會之總堂主，當時不作他人之想，但如今增添了許多高手，已有位高勢危之感，這一戰對他來說，關係重大，亦可說只許勝不許敗，常虛谷倒沒有這方面之壓力，但心中却擔心丁鶴若落敗，便施毒技，因此難免有所顧忌。

嚴敬重見他們一時之間難以分出勝負，恐夜長夢多，乃道：「汝等速戰速決，不可拖延，去一個人替換趙副總舵主。」

當下興魔會嘍囉又找上對手廝殺，如今人一多，已不限於樹林，到處都是戰場，鬥得比適才更加慘烈。嚴敬重拿眼一瞥，見呂鳳先呆呆地站在那裡，乃道：「呂兄若疲乏者，請到一旁休息。」

呂鳳先臉色一變，嘴唇微動，却不發一言，依令退到一旁。嚴敬重坐在馬上，左右是其兩個兒子，他縱觀戰場，勝券在握，不由躊躇滿志地發出得意笑聲。嚴謹之道：「爹，今日一戰，天下底定矣，想不到在杭州城沒法佔到便宜，反在此奏功。」

嚴敬重故意沉着臉道：「未曾取勝，都不能掉以輕心。」

丐幫弟子死傷甚衆，常虛谷雖然冷靜，但此刻神態亦異以尋常，加緊進攻，盼早點殺死丁鶴，以便過去痛殺一番，爲弟兄報仇，可惜丁鶴似乎料到他有此一着，連忙改變打法，以守爲攻，使常虛谷難以得逞。

那邊廂的趙魏漢因傷口不斷淌血，氣力消耗甚大，但余顧南廝殺了半天，氣力亦用得差不多，好幾次明明尋到機會，却力不能逮，出手慢了一分，把良機錯失了。天一散人因被不醉翁纏住，蔣三妹只好自旁殺上來，喝道：「小子，待老娘來收拾你！」

余顧南被他倆合擊，形勢立即逆轉，歐陽凱在遠處看見，急忙殺過去，道：「兩位都是成名多年的人物，居然以多爲勝，羞也不羞？」

蔣三妹駡道：「死要飯的，你要討死，老娘有好心之德，樂得成全你，過來吧！」

皇甫快笑道：「三妹，你何必貪功，把這個叫化子留給某吧。」他兩個起落便已截住歐陽凱，道：「咱們玩玩吧！」他使的也是刀，兩人之刀法都是以快取勝，是以殺得只見刀光，不見人影。

白富貴知歐陽凱非其敵手，連忙上前接下他。「老夫不喜與女人鬥，蔣三妹留給你。」

蔣三妹呼道：「老娘才不要臭要飯的！」



歐陽凱抽出身來，喝道：「臭婆娘，今日可不能由你作主，今日拚死，也要教你吃吃苦頭。」他鋼刀飛舞，迫得蔣三妹只好捨棄了余顧南，專心應付他。

趙魏漢一少了蔣三妹之助，形勢又再吃緊，吳屏藩和唐前彥在嚴敬重之示意下，雙雙搶上前，不愁僧只能截下一位。吳屏藩搶到余顧南身後，喚道：「副總舵主請歇歇，讓屬下來收拾他。」

趙魏漢已是强弩之末，早恨不得退下，如今有此良機，豈肯放棄？吳屏藩雖不如余顧南，但他是生力軍，對付已成疲兵的余顧南，居然佔了上風。

吳屏藩怪笑道：「小子，你不如投降吧，這麼年輕便戰死沙場，實在可惜！若你肯投降，最低限度也可在敝會當個副堂主，威風的日子長得很哩。」

余顧南怒道：「放屁！少爺若加入興魔會，一個副堂主能安置得了我？最低限度也得騎在你頭上。」

吳屏藩駡道：「不知好歹的小子，死到臨頭猶在做夢！今日教你先吃盡苦頭，再慢慢取你性命，你看看，四周都是咱們的人，你插翅也飛不掉。」

不料嚴敬重耳尖，接口道：「余顧南，如果你肯投降，本座許你一個護法之職位，護法高於堂主，完全依足汝之條件，甚至你可要求俸祿！」

余顧南道：「不枉費心，你留給令郎吧。」

嚴敬重並不生氣，淡淡地道：「等下你再求老夫，條件便需降低，你看看，那要飯的，根本不是蔣堂主之敵，再無人可以救你了。」

余顧南豪氣干雲地道：「大丈夫戰死沙場，有何畏懼！倒是你企圖用武力統率武林人士，終有一日會自吃苦頭！」

嚴敬重嘿嘿笑道：「你們這干人一死，除了令師之外，屆時，尚有何人足畏？尚有誰有能力與本會作對？」他轉頭面對拓跋齊天，溫聲道：「未知拓跋兄是否有意加入敝會？」

拓跋齊天打了個哈哈。「嚴兄當知老夫素來不受約束，喜愛獨來獨往，若喜歡弄這種勞什子，十多年前在西北，便可以玩個痛快了。」

嚴敬重心頭憤怒，但他城府深沉，喜怒不形於色，笑道：「拓跋兄之性情，嚴某豈有不知之理？吾兄加入敝會，只須掛個護法之名，來去仍由你，只須每年到敝會走幾趟便可。」

「一年由西北到貴會，要跑幾趟？哈哈，這還算自由？多謝多謝。」

嚴敬重臉色倏地一沉，寒聲問道：「原來拓跋兄有意跟敝會過不去，倒頗出嚴某之意料！須知你在那些所謂白道人士的眼中，可是個大魔頭。」

拓跋齊天再打了個哈哈。「拓跋某從未來過此處，今日到此，純是爲了遊山玩水，若非遭貴屬出言侮辱，拓跋某也不會在此，老夫行事不管別人之看法，但堅守一條信條：誰欺侮老夫，老夫不管此人是親是友，必定報復，剛才得罪了貴屬，恕罪恕罪。」

嚴敬重臉色再一變，沉聲問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今日敝會得罪了你，你是不肯與敝會干休的了？」

「這倒不會，得罪老夫的人，已經得到應得的懲罰，老夫與你們並無瓜葛。」

嚴敬重心中忖道：「西天老魔這廝，素來桀傲不馴，留他在世上，終是個禍胎，萬一他日他與翦仲台聯手，在西北另建旗幟，更是心腹大患，今日何不趁機將他除掉？」

主意打定，便道：「拓跋兄自有你之立場，此點老夫當能理解，但敝屬只駡你幾句，你便將他們殺死，還說他們得到的是應得之懲罰，則敎老夫如何向下面的人交代？拓跋兄說此等話，自然有以教我。」

拓跋齊天道：「貴屬以武力威脅小徒，小徒技高一籌，反將之殺死，難道這也有罪？若小徒學藝不精，如今躺在地上的，便是小徒了！此根本無須交代。」

嚴敬重臉色一變，他自忖今日勝券在握，乃毫無顧忌地道：「在敝會眼中，拓跋兄之行爲甚爲過份，今日必須給咱一個公道。」

拓跋齊天仰天大笑，半晌方道：「原來總舵主看得起老夫，要拿老夫來開刀，何不一早言明？老夫性格數十年如一日，要老夫屈服，萬萬不可，要取老夫性命，則須看你們是否有此本領。」

嚴敬重冷冷地道：「西天老魔在敝會心目中，也沒有甚麼了不起。」

拓跋齊天道：「老夫並無要求貴會須畏懼我，嚴兄若肯指教者，老夫必定奉陪到底。」

嚴敬重臉色再一變，手臂一揮，便有一羣人將拓跋齊天師徒圍住。拓跋齊天沉着臉對徒兒道：「汝等聽着，今日咱們只有一條路，便是拚命！能否逃出生天，全憑汝等之本領，誰都不許敗壞老夫之名頭，有臨陣退縮的，敵人不動手，老夫先殺了！」

他徒弟平日只竭盡心智討好師父，拓跋齊天之十成武功學不到四五成，面對强大之敵人，心膽早已寒了，因此拓跋齊天那幾句話，實有必要。

當下雙方浴血廝殺，拓跋齊天只帶了八名徒弟出來，人數雖少，却勝在凶狠，興魔會一時之間也未能佔到甚麼便宜。拓跋齊天一看形勢，也不客氣，閃進人叢中，見人便殺，呼道：「嚴老頭，你再不出手，老夫可要將你之手下盡殺了！」

嚴敬重派了幾位香主下場鬥其徒弟，又轉頭以「傳音入密」之技，與翦仲台密談。「翦兄，如今你覺得如何？咱們是否可以合作？」

翦仲台同樣以「傳音入密」答覆他：「咱們昨夜才談過，如今便要翦某答覆，未免太急。」

「不急不急，以翦兄之聰明才智以及豐富之經驗，片刻之間，便可作出決定，何況已經一夜半天，嚴某可是誠意邀請您的，請莫令我失望。」

翦仲台心中忖思道：「嚴敬重這老匹夫喜怒不形於色，而且心狠手辣，翻臉不認人，老夫若一口拒絕他，恐怕拓跋齊天一死，他便要反過來對付我了。」

嚴敬重見他沉吟不語，又問道：「未知翦兄決定如何？」

翦仲台反問：「嚴兄是迫小弟即刻答覆？」

嚴敬重奸笑一聲：「翦兄言重，只是形勢瞬息萬變，嚴某當然希望吾兄立即答覆，好多一位夥伴。」

一頓又道：「翦兄，試想想，只要咱們攜手合作，武林中尚有誰可抵禦的？屆時武林還不是咱倆的？大丈夫生於世，只求練好武功，搏點名聲，有何意思？吾兄素負大志，當不想長居荒僻之地。」

翦仲台心中冷笑：「老匹夫不過欲借我之力，爭奪武林霸權而已，待他成功之後，恐怕頭一個要殺的，便是我翦仲台！老夫又非三歲小童，豈同趙魏漢那莽夫，會上你惡當！」他雖然了解嚴敬重之目的，奈何如今敵强己弱，可也不能惹其動殺機，如何措詞，倒也頗費斟酌。

耳際又聞嚴敬重道：「翦兄暫時委屈一下，當個副總舵主，待大功告成之後，你我分南北而治，各據一方，互相支持，可保霸業千秋萬載！」

翦仲台答道：「總舵主安排小弟當副總舵主，但不知將來如何安排趙兄？」

嚴敬重道：「趙兄武功雖然不弱，若論才氣，如何能與吾兄比較？屆時他仍在嚴某麾下任副總舵主。」

「只怕江湖上有閑言閑語，還道是小弟排擠他。」

嚴敬重見他已有動心之象，喜道：「屆時咱倆已君臨武林，還有誰敢風言風語，非議吾兄？除非他是壽星公吃砒霜，嫌命長啦！」

翦仲台道：「總舵主可否再讓小弟考慮一天？」心中暗道：「今日若你大勝，翦某說不得虛與委蛇，若是慘勝，翦某也用不着怕你。」

嚴敬重聲音稍變，問道：「翦兄到底尚顧慮甚麼？夫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，良機只有一次，失去之後，可未必能抓回來。」

翦仲台臉色一變，道：「小弟不明總舵主話中之意。」

「翦兄是聰明人，怎會不明？雙脚踏雙船，須防掉落海中，屆時悔之晚矣。」嚴敬重冷笑道：「再說，嚴某可是誠心與你合作的，給你之條件也不錯，吾兄尚考慮什麼？」

翦仲台道：「但小弟並無吾兄之大志，雄霸武林之心從未曾有過，只求在武林中有點地位，又素知自己沒有天份，是以蟄居西方，勤學苦練武功，今日有此地位名聲，於願已足，不作他求。」

「原來說來說去，翦兄還是不相信嚴某。」嚴敬重語氣突然又轉溫和。「當然人各有志，別人實不能勉强，但嚴某實在很希望能與你携手共闖一番事業。翦兄要再作考慮，嚴某不敢相迫，再與你頓飯工夫考慮吧，希望吾兄在決定之前，不要離開。」

翦仲台只好道：「小弟願再作考慮。」

嚴敬重忽然自馬背上飛了下來，幾個起落，已至拓跋齊天身前，喝道：「你們都退下去！」他邊說又邊踏前兩步，站在拓跋齊天八尺之前。

拓跋齊天哈哈笑道：「你終於肯出來了，老夫久候啦。」

嚴敬重沉聲問道：「拓跋兄是否再考慮一下？」

「能放手與你搏鬥，老夫雖死無憾，就怕總舵主不敵時，又會倚多爲勝，不過老夫亦無話可說。」

嚴敬重冷冷地道：「到底非我族類，沒有涵養，對付你，老夫何須倚多爲勝？莫盡往自己臉上貼金！」

一句非我族類，令得拓跋齊天勃然大怒，厲聲道：「你們漢人不過佔了一個多字罷了，有什麼了不起的？休在口舌上佔便宜，手底下見眞章方是正理！」

「不錯，這句話正合本座心意！拓跋兄遠來是客，請先動手。」

「有僭。」拓跋齊天不肯失身份，先向他拱拱手，然後擺下架式，却不肯貿然進攻。嚴敬重亦知拓跋齊天是位勁敵，未敢稍存大意，表面上一副悠然之態，實則已將眞氣佈滿全身，隨時都可以發動攻勢，但拓跋齊天似乎不想佔便宜，居然一動不動地挺立着。

兩人有如石像般佇立，只有兩對眼睛偶爾轉動一下，但自兩人身上散發出來之殺氣，却越來越盛，頃刻間，身上的衣袍如貫滿了風，慢慢鼓脹起來，把旁邊的人迫開三四丈遠，人人均覺得心頭如壓了一塊鉛塊，連呼吸都有些困難。

時光點滴流逝，但兩人仍然未發一招，不過任何人都知道，他倆除非不動手，一動手必然石破天驚！果然不出所料，兩人幾乎同時動手，可是四掌擊出之後，並無接觸，兩人軀體交錯而過，又同時一個風車大轉身，緊接着掌影如山，彼起此落，眨眼之間，已互換了三四十招！

拓跋齊天自知經過了一場惡鬥，消耗了不少體力，時間一長，氣力必不如對方充沛，因此他早就打定主意，要速戰速決，奈何嚴敬重也非省油燈，他才不學對方心急，先求無過，



不求有功，使拓跋齊天找不到破綻。

嚴敬重的「寒玉玄功」已幾乎練至頂點，是以發揮潛力後，周圍一片陰寒，觀戰的人不由自主又退了兩步，拓跋齊天恐被寒毒所侵，迫得不斷運功防禦，如此一來，體力消耗更巨。

「這廝的『寒玉玄功』果然名不虛傳！」拓跋齊天暗忖道：「看來今日老夫恐怕要命喪於此了！」此念一起，甚爲沮喪，嚴敬重見他放緩了手脚，忙改變打法，化守爲攻，漸漸取得上風。

拓跋齊天霍然一醒，暗道：「嚴敬重雖然厲害，但老夫何嘗不是縱橫西北半生？他的『寒玉玄功』厲害，難道老夫之『陰陽移挪功』便不如他？今日不管勝負如何，好歹也得跟他一拚，即使埋身於此，也得贏他一招半式！」主意打定，鬥志轉盛，默運奇功，雙掌發出之掌勁截然不同，一熱一冷，一吐一吸，甚是怪異，登時又扳回劣勢。

嚴敬重暗吃一驚，忖道：「聞說老匹夫躲在洞中，利用女人來修練邪功，果然有點門道！」

兩人決鬥了一百回合後，突然速度轉慢，但每一招擊出，都將地上之沙石刮起，衆人都知道戰況漸趨激烈。拓跋齊天的白髮都豎了起來，顯見他內力已發揮至極限，而嚴敬重一張臉更如冰雪般白。

林外的空氣時熱時冷，半空中之沙石不斷打着旋，忽進忽退，甚是奇特，此乃拓跋齊天之「陰陽移挪功」之特徵，他內力吞吐不定，時吸時吐，令人防不勝防。

翦仲台隔遠望見，心情極是複雜：「此兩人果是宇內有數高手，任何一人，翦某都沒有必勝把握，嚴敬重倒還罷了，他敢組織興魔會，自有所恃，但料不到拓跋老魔十多年不問世事，亦取得了如斯成就，明冬之華山論武，恐怕爭持更加激烈！」

忽然一個念頭又升上腦海：「他倆鬥至白熱化，無暇分身，翦某何不趁此機會溜掉？」想至此，忍不住轉頭四望，見有暇之人都望着場中的決鬥，根本無人留意自己，不由怦然心動。

他侄兒翦學鴻低聲道：「叔叔，咱們何不趁此良機，逃回關外？」

一個逃字，有如一柄利刀，刺進翦仲台胸中，一陣羞愧泛上心頭，忍不住低聲道：「叔叔是什麼身份？要逃跑？」

翦學鴻囁嚅地道：「但他們人多，咱們拚命也無補於事……人謂大丈夫能屈能伸……」

「住口！你沒聽見那姓余的小子謂：大丈夫戰死沙場是閑常事麼？你跟了我這許多年，功夫學不到，連骨頭也這般軟，眞教愚叔失望！」

翦學鴻垂首，半晌方道：「那小子不知天高地厚，不過一介莽夫，徒逞匹夫之勇耳，豈堪學哉！叔叔若決心跟他們拚命，小侄自然與叔叔同進退，不惜一死！」

翦仲台臉色稍溫，沉吟道：「今日之局，依你看，咱們該採取什麼策略？」

翦學鴻反問：「咱們不逃，自然是戰，但叔叔傾向拓跋齊天，還是嚴敬重？」

「胡說！翦仲台何須仰人鼻息？愚叔只想保持昔日之超然地位，嘿嘿，其實嚴匹夫搞這麼一個興魔會，對咱們也有好處！」

翦學鴻立時接口道：「不錯，他們若鬥個兩敗俱傷，對咱們自然有利！」一頓又道：「聽叔叔之言，咱們今日若想全身而退，在關外另樹一幟，當然得助拓跋老魔，將興魔會擊潰，方有機會……如今便是個良機！」

翦仲台仍然猶豫不決，半晌方道：「咱們再稍等一下，才行動未遲！」因爲他自忖加入戰圈，也未必能殺出一條血路，要他與拓跋齊天合鬥嚴敬重，更不肯自墮身份！他目注場中，到底嚴敬重以逸待勞，兩三百招之後，便逐漸佔了上風，不由暗自着急：「爲何齊雲高尚未來到？」

想至此，不由轉頭四望，忽然隱隱見到遠處似有塵頭揚起，他心頭一跳，忙道：「快派人上前打探一下，若來的是齊雲高，便立即發出暗號！」

翦學鴻深知其叔之意，忙派人前去打探。那胡人跳下駱駝，換上一匹快馬，向前急馳而去，那人影尚未見到，即見遠處有一位興魔會之嘍囉急馳而來。胡人勒馬與他耳語一陣，便發出一道尖銳之唿哨聲。

翦仲台聞哨，估計來者是齊雲高，心頭大喜，暗道：「齊雲高一到，何懼嚴敬重？」當下立即下令向興魔會衝去，高呼道：「嚴匹夫，你意圖控制武林，遂你獨霸之願，我翦仲台豈肯屈服，今日有你無我！」他首先跳下駱駝，衝進興魔會人叢中，見人便打！

興魔會料不到他會猝然發難，不及提防，一下子便被他及下屬殺死好幾個人，羣豪這邊又驚又喜，翦仲台一路殺過去，直至呂鳳先面前，喝道：「姓呂的，翦某最恨兩面三刀的小子，你如今還幫嚴敬重否？」

呂鳳先挺胸道：「呂某既然已和嚴敬重撕破臉皮，還怎會幫他！」

「好，這才像人話，你可有胆量反戈一擊？」

呂鳳先沉聲道：「正有此意，呂某與君携手如何？」他爲了表明心跡，首先抽出長劍，向旁殺去！

翦仲台哈哈笑道：「嚴兄，看來今日你須放下屠刀了，否則後悔莫及！」他不屑與呂鳳先一道，自另一頭殺過去，他侄兒和門人緊隨着他，那些興魔教嘍囉如何抵擋得住這支生力軍？被殺得連連後退，丢下了好幾具屍體！

嚴敬重心頭大怒，冷笑一聲：「翦

仲台，你自己才是兩面三刀的人，早已跟嚴某談好條件，因何出爾反爾？你以為如此，便可以當大俠麼？如此便可以置嚴某於死命麼？哈哈！你這是自取滅亡！」

嚴謹之忽然取出一個金屬哨子來，用力一吹，但見遠處沙塵蔽天，又來了一批人馬！

嚴敬重笑道：「嚴某辦事素來穩當，不做無把握之事！」

翦仲台豪氣干雲地道：「不管你舌粲蓮花，也沒有人相信你的話！翦某若已答應你之條件，剛才又何須考慮！你這離間計，騙不了三歲小童！」

嚴敬重厲聲道：「今日須大開殺戒，不能放過一人！」

翦仲台一直向趙魏漢殺過去，道：「趙兄你休息夠了吧？咱們已有十多年未交過手，今日良機難得，幸勿錯過！」

趙魏漢又驚又怒，咬牙道：「翦仲台，你是天下第一卑鄙小人，只會佔便宜！」

翦仲台大笑。「翦某佔便宜，也不如你在背後偷襲信水君，虧你還有臉說這種話！何況今日是黑白兩道生死存亡之際，還講什麼規矩？本來就是你們不講理，恃衆凌寡！」

話未說畢，已聞嚴慎之驚叫道：「爹，齊雲高來了！」但聞一道穿雲裂帛之嘯聲，鋪天蓋地而來！

那嘯聲不但猛，而且响，更兼來得極快！但見一道白影「颼」地一聲，閃電般落在場中，而嘯聲亦戛然而止！嚴敬重抬頭一看，不是齊雲高又是誰？齊雲高一至，勝負屬誰難以估量，嚴敬重臉色不由一變！

齊雲高人未至，聲勢已將興魔會的人震懾住！只聽他長笑一聲：「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！嚴敬重，你終還是逃不了！」

這些事寫來雖慢，其實都在極短的光陰中發生，齊雲高一至，雙方力量對比又起了變化，形勢當眞是瞬息萬變，令人難以預料！

嚴敬重狠狠地道：「齊雲高，嚴某與你往日無寃，近日無仇，你因何屢次與某作對？」

「這句話問得好笑，與人作對的不是齊某，而是你！」齊雲高邊說，邊將衣袂捋起。「你若仍然在河南隱居，齊某也見不到你，更談不上作對！」此刻齊雲高帶來的二十多人方到達，立即加入戰圈。

余顧南亦直到此時，才能喘一口氣，語氣充滿喜悅：「師父，徒兒找得你好苦！」

齊雲高道：「咱們待殺了嚴家父子，再叙家常！」

嚴敬重勃然大怒。「要殺我父子？簡直痴人說夢話！你來得正好，省得嚴某事後又要到處找你！今日一戰功成，從此武林盡在吾掌中矣！」

齊雲高大笑。「眞是痴人說夢話！姓嚴的，你若還有幾分自知之明，便計算得出雙方之實力，你們人數雖多，却都是中看不中用之輩。」

「中看不中用？你何不試試？」嚴敬重心中，其實亦無幾分把握，但勢成騎虎，仍存僥倖之心，不惜一搏。

齊雲高沉聲道：「齊某那天與你之戰未了，正想再討教幾招，就怕你不敢應戰！拓跋兄，請你讓一讓如何？」

拓跋已落在下風，自知再戰下去必敗，早有此意，奈何嚴敬重有心先除掉他，死死纏住。

嚴敬重嘿嘿笑道：「你倒會討便宜！」

「少來這一套！此乃齊某由你那裡學來的！」齊雲高踏前幾步，道了聲得罪，先發出一股掌風，再使一招「野馬分鬃」，將兩人分開。

拓跋齊天長笑道：「嚴敬重也不過爾爾，他的斤兩，某已清楚，讓齊兄陪他玩玩吧！」他嘴上說得輕鬆，心中却不敢有些微大意，連忙躍上一棵樹，盤膝運功，迫出體內之寒氣，他大徒拓跋强，連忙跑過去替他護法。

齊雲高道：「嚴當家的，齊某不願佔便宜，願讓你先休息一下！」

嚴敬重嘴唇一動，本還想逞强，但話至嘴邊，還是嚥了下去，淡淡地道：「齊雲高果然是齊雲高，不同凡响！」他走到一邊，也坐下運功調息，他兩個兒子嚴謹之及嚴慎之，連忙過去為他護法。

齊雲高帶來的三十個人，武功都不怎樣出色，是以加入戰圈之後，仍未能扭轉大勢，他閑不住，折了一根樹枝，走進人叢，見人便打，莫小覷他用的是樹枝，但使的却是上乘之劍法，被他樹枝碰上，不是受傷，便是被封了穴道，眨眼之間，已料理了八九個漢子，其他人見狀，未待他走近，便遠遠避開。

至於余顧南因連番惡鬥，疲不能興，亦跑過去與馮若蘭及方菱保護紅花仙子。他走前探探信水君，覺得他尚有體溫，心頭大喜，忙道：「方妹，快替我護法！」他先運功調息，眞氣在體內運行了三個大周天，稍為恢復體力，便着方菱將信水君扶坐起來。

方菱訝然問道：「大哥，你作甚？」

「信叔叔尚有體溫，愚兄想用自身內力助他護住心脈，你將她扶好，待會兒，愚兄雙掌會抵在他背後，在我運功時，不能受他人影响……」

方菱急道：「兵荒馬亂……這可危險得很！」

余顧南道：「信叔叔待愚兄恩重如山，我豈能見死不救？」

方菱急得淚花亂轉。「但……弄得不好，不但信大俠，連你也有性命之憂，可否待大戰過後再……」

「只怕屆時已來不及了！」余顧南沉聲道：「其他事可聽你的，此事我意已決，不必多言，快來！」



方菱頓頓脚，轉頭道：「蘭姐，你來扶信大俠，由小妹來護法可好？」馮若蘭不肯讓余顧南輕視，欣然答允，上前扶起信水君。信水君全身骨頭似已散了，坐都坐不穩，她費了好大的勁，才能使他曲膝坐好，還要不斷使勁扶住他。

余顧南道了聲辛苦了，隨即盤膝坐在信水君背後，先將眞氣提起，搓熱雙手，然後將雙掌緩緩按在信水君後背之「靈台穴」上。他恐信水君心脈太弱，抵受不住强勁之眞氣，是以輸送極慢，不一刻，他與馮若蘭額角都已沁出汗來。

方菱手握短劍，站在余顧南背後，一對妙目在人叢中四處搜索，忽然發現師兄高立，乃喜道：「師兄，快過來，師父為何不來？」她連呼數遍，高立方聽見，他見到方菱亦心花怒放，揮刀殺了過去。

「師兄，師父不是與你在一起麼？」

高立道：「咱們分路前進，兩位義父另率三十個人走另一條路，愚兄跟齊大俠一起！咦，你怎地站在一旁休息？今日不殺個夠本，尚待何時？」

方菱乃將情況告訴他，「師兄，小妹恐一個人保護不了他們三個，是以請你來助！」

高立抓抓頭皮，道：「這種閑事……咳咳，面對這種場面不能動手，有如一個餓漢對着山珍海錯，却不准動箸一般難過！」

方菱「噗嗤」一笑，「你莫掉以輕心，此刻任何人也可取他們三人之生命！」

高立這才緊張起來，「不錯，不錯，小余實在死不得，否則你將來嫁給誰！」

方菱啐了他一口，粉拳在他身上亂擂。「你再亂嚼舌根，我便告訴師父！」高立最害怕義父，聞言吐吐舌頭，乖乖站在身邊，保護余顧南。

那邊廂的趙魏漢，自知受傷之後，不是翦仲台之對手，是以招皇甫快携手合鬥翦仲台。翦仲台以一敵二，仍能佔上風，他懷私心，很想乘此良機收拾趙魏漢，可是皇甫快招式甚毒，使他一時之間，找不到下殺手之機。

其他人之搏鬥亦在緊張之中，但總括來說，仍是興魔會在上風。未幾，但見拓跋齊天灰影一閃，自樹上躍了下來，怪笑道：「本仙久未殺過人，今日得好好開開殺戒，止止手癢！兒郎們，殺個夠本吧！」

拓跋齊天雙眼在人叢中一掠，已找到丁鶴，飛身撲了過去，道：「要飯頭子，且讓本仙來會會他！」他袖管一揮，先將常虛谷之打狗棒拂開，左掌掌力一吐，便襲向丁鶴。

丁鶴雖不願與拓跋齊天鬥，奈何作不了主，生死關頭，不容他稍為猶疑，只好揮劍接戰。常虛谷不願與拓跋齊天爭功，喘了幾口氣，便向唐前彥殺過去。

常虛谷武功當比唐前彥稍勝，奈何他剛經惡戰，而唐前彥的對手只是一般武林義士，體力未曾消耗，是以鬥得難分難解。

白富貴、歐陽凱和不愁僧三人合鬥蔣三妹，吳屏藩和「鐵拐修羅」錢鍘亦是旗鼓相當，呂鳳先殺進人叢中，不久，即被「山西五鬼」殘餘之四鬼截住，他雖然驍勇，但山西四鬼仗着人多，將他緊緊圍住，殺得呂鳳先只有招架之功，而無還手之力。

興魔會最後一隊兵馬，乃由「活死人」陰陽福率領，興魔會這邊尚有易千山及穆成宗等人空閑着，因此嚴敬重仍存僥倖之心。

翦學鴻十分狡猾，只揀軟的吃，反而拓跋齊天鬥丁鶴，尚有餘力縱觀戰場，忽然高聲道：「强兒、盛兒，你倆快去助呂鳳先！」拓跋强和拓跋盛向來害怕師父，聞聲連忙捨了對手，趕去助呂鳳先，局勢才緩和下來。

那邊的不醉翁翁皓與天一散人之戰，已至最後階段，天一散人幾已筋疲力盡，但在苦鬥之中，不得不强打精神，勉强應付，翁皓與他鬥了兩百多回合，方覺到一個良機，只見他小腹一凹，用力將腹內殘存之酒噴了出來！

「呼！」一股白茫茫的酒水，倏地射至天一散人之眼前，他吃了一驚，不暇細思，立即頓足後退。好個翁皓似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，手中之鐵葫蘆突然脫手飛出，這一着，更出天一散人之意料，來不及閃避，「啪」地一聲，被鐵葫蘆撞個正着！

翁皓那一拋，乃使盡其全身之力，雖已屆强弩之末，仍不能輕視，天一散人只覺體內氣血翻騰，脅下一陣疼痛，張口噴出一口血來。

翁皓再一個虎撲躍前，一掌擊在其胸腹間，天一散人一聲不吭，仰天跌倒，再也不能動彈，原來他適才已被鐵葫蘆撞斷兩條肋骨，再吃一掌，早已一命嗚呼！

翁皓撿起鐵葫蘆，但覺雙脚酥軟，正想坐下運功調息，可是陰賜福却從旁殺了過來，哈哈笑道：「酒鬼，咱們也來玩玩吧！」

翁皓豈能說個不字？勉强應戰，但力不從心，竟被陰賜福殺得連連後退！

那邊廂的不愁僧奮起神威，一掌迫開錢鍘，急射過去，接下陰賜福一掌，道：「翁施主，且與你對調一下！」翁皓也不爭功逞能，喘了幾口氣，跑過去與白富貴和歐陽凱合力拒敵。

白富貴計算雙方實力，知己方稍弱，忙低聲道：「咱們先守後攻！」此刻三人之中，以他最具威力，因此狠辣之招數，都由他接。

嚴敬重運功轉了七個大周天，方

緩緩自地上站了起來，齊雲高亦恰好趕了過來，問道：「嚴當家的已恢復了精神？」

嚴敬重大笑頷首：「齊兄辛苦了一陣，也須休息一下否？本座可以等你！」

「不必！」齊雲高拋掉手中之樹枝，抽出木劍來。「你早恨不得殺齊某，又何必假惺惺！」

嚴敬重亦大笑道：「這倒是實話，你我雖是敵人，却也是知己，可惜知己居然是敵人，當眞令人遺憾！齊兄不妨考慮一下，今日之局勢，其實貴方有幾分勝算？」

齊雲高沉聲道：「不必多言，不管今日是什麼局勢，你我之戰，勢所難免！」

嚴敬重亦沉聲道：「既然齊兄冥頑不靈，本座若不成全你，難免不近人情，你準備接招吧！」嚴敬重之「寒玉玄功」，齊雲高經已領教過，是以不敢大意，亦默運「鐘鼎神功」護住全身。

嚴敬重緩緩走前，這次與上次不同，他去勢越來越快，眨眼間已至齊雲高身前，便見他揮掌進攻，周圍立即湧起一陣徹骨寒意。

齊雲高毫不退讓，左掌右劍，與對方互爭先機，兩人一開始便以快鬥快，頃刻間，但見掌影劍光，不見人影！

在周圍搏鬥的人，被兩人之罡風寒氣，迫得紛紛退開，留下一個五丈見方之空地。兩人兔起鶻落，攻勢連綿不絕，一攻一守，一進一退，無不恰到好處，妙至巓毫，令人目不暇給，剛想爲一絕招讚好，誰知又有一招更加精采的呈現眼前，使人讚不出口！

翦仲台雖以一敵二，仍有餘力轉頭偷瞧，心中暗暗吃驚：「怎地齊雲高比四年前，又有如許進步？今日與他再鬥，當眞不知鹿死誰手！」他心頭一動，攻勢稍稍放緩，要待摸清形勢，方下殺手。

他城府極深，又擅機心，暫時不殺趙魏漢及皇甫快，乃爲自己留個退路。若齊雲高未能控制戰局，形勢不妙，他尚可趁嚴敬重未能分身而溜之大吉！如此一放慢，趙魏漢和皇甫快方有喘息之機。

倒是另一邊之拓跋齊天十分落力，施全力鬥丁鶴，丁鶴畢竟遜他一籌，數十招之後，便逐漸落於下風，對於拓跋齊天之「陰陽移挪功」一籌莫展，只能不斷地運功護住全身，如此一來，更無反攻之力。

常虛谷之武功，本在唐前彥之上，奈何他經過連場惡鬥，消耗了不少體力，是以雙方打了個平手。不過唐前彥是唐門弟子，擅使暗器，常能抽空發射暗器，把常虛谷嚇出一身汗來，是故只能採取快攻，迫對方空不出手施展暗器，因此表面上看來，他攻勢最盛，其實暗藏危機。

不愁僧對陰賜福便較爲輕鬆了，因心繫不醉翁之安危，是故進行强攻，迫得陰賜福連連後退。最危險的仍數白富貴、歐陽凱和不醉翁三人。

蔣三妹不時發出令人難以覺察之梅花針，不醉翁因氣力用盡，閃避不靈，身上已中了兩枝梅花針，仍然連聲叱喝，毫不畏死，可是他們三個，只有白富貴尚可與對手單對單放手一搏，歐陽凱面對强敵，實在力有不逮，三人被殺得險象橫生！

呂鳳先在得到拓跋强和拓跋盛之助後，形勢稍爲安定下來，但亦只能與對方鬥個平手。

再看余顧南，但見他頭頂上開始冒出白烟，運功正在緊要之處，忽聞馮若蘭叫道：「小余，信大俠的脈搏能跳啦，看來還有救！」

一句話驚醒了嚴氏兄弟，嚴愼之道：「大哥，咱們悄悄過去，擒下余顧南，那就更加十拿九穩了！」

嚴謹之道：「那小子可不是省油燈，未必能夠得手。」

嚴愼之道：「此刻只能把死馬當活馬醫。」

兩兄弟帶着易千山、穆成宗，向余顧南走去，到那附近，但見余顧南頭頂上冒着白烟，四人微微一怔，嚴謹之到底年紀較大，見識較廣，輕呼一聲：「天助我也！那小子正在輸功給信水君，咱們此去，有如甕中捉鱉！」

當下四人加速前進，方菱和高立一見到他們四個，仇人見面份外眼明，只是此時不比平常，心中又驚又怒，方菱提一提劍，叱道：「你們想撿便宜麼？須過得姑奶奶這一關！」

嚴謹之哈哈笑道：「敗軍之將，夫復言勇！不過對你，少爺倒是可以網開一面！」

穆成宗接口道：「這妮子越來越漂亮，大少爺不如討她回去，安一個名份給她吧！」

方菱破口大罵，却站在余顧南身後，不敢離開半步。嚴愼之眉頭一皺，道：「大哥，不要胡鬧，先把正點子擒住，不怕齊雲高不就範！」他呶一呶嘴，易千山和穆成宗立即撲上去。

高立和方菱沉住氣應戰，不離余顧南半步，馮若蘭眼睜睜地望着他們，不敢動彈，芳心之焦慮，無以復加！余顧南却渾無所覺，一心一意仍在輸功至信水君體內。

嚴謹之色迷心竅，越看越是心癢難搔，搖着摺扇上前，道：「成宗退下，待少爺來！」他的摺扇展開攻勢，果然比穆成宗厲害，方菱斷殺了半天，點水未進，更難抵擋。嚴謹之笑嘻嘻地道：「小妮子，你不如嫁給我吧！」

「放屁！豬狗才會嫁給你這畜牲！」

嚴謹之勃然大怒，狠狠地道：「臭丫頭不識抬擧，待會兒落在少爺手中，要你好受！嘿嘿，生米煮成飯，看你肯不肯做豬做狗！」他加强攻勢，把對方迫得手忙脚亂，方菱咬牙苦撑。



嚴愼之道：「大哥，莫忘了咱們的正事！」嚴謹之冷哼一聲，突然加强左路的進攻。

如此一來，果然有效，方菱撑不住其攻勢，逐漸向右移動，露出一個空位來，嚴謹之暗暗得意：「臭丫頭，看你還守得住情郎否？」他左掌霍地一掌，挾風拍出！

方菱長劍被摺扇纏住，抽不回來，情急之下，左掌伸出迎上去，「啪」地一聲輕响，方菱內力不如對方，立即被震開兩步！

嚴謹之喊了一聲好，標身再上，掌扇齊施，緊緊將方菱罩住，穆成宗見機不可失，標前幾步，一掌望余顧南後背印去！

這一掌，他用了七成功力，力量不小，余顧南功力雖深，若被擊中，也得重傷！只是如今他已進入忘我境界，外界的情況，他根本不知道，又如何躲避？

穆成宗那一掌印在余顧南後背上，發出「蓬」地一聲响，奇怪穆成宗發出一聲怪叫，扶腕踉蹌而退，嘴角鮮血涔涔而下！

與此同時，方菱心神大震，脫口叫道：「大哥快躲！」她自己分神之下，被嚴謹之的摺扇敲中手腕，長劍登時跌落地上！

方菱更驚，不顧一切轉身向余顧南奔去，不料嚴謹之的左脚已候着她，輕輕一勾，應聲跌落地上，緊接着後腰一痲，已被封住了痲穴！

嚴謹之像痲鷹抓小鷄一般，將她扯了起來，冷笑道：「姓余的，別裝蒜，你的情人已在某家手中！」不料余顧南仍不動分毫。嚴謹之冷冷地道：「你以爲裝聾，某便奈何你不得麼？」言畢緩緩走向前。

嚴愼之急道：「大哥且慢！」他一歪嘴，令一名嘍囉持刀上前，作了一個殺的手勢。心想你有護體神功，可借力打力，難道可以敵得過利刃！

方菱花容失色，高叫道：「大哥！」馮若蘭臉色亦如冰雪般白，但見那漢子一把鋼刀高高擧起。

就在此刻，突聞余顧南發出一道震耳的嘯聲，那漢子出其不意，吃了一驚，猝然後退，余顧南突然鬆開雙掌，霍地站了起來，一個轉身，雙眼射出寒光，那漢子不由自主又退了一步。

與此同時，馮若蘭發出一道驚喜的叫聲：「信大俠醒來了！」

嚴氏昆仲見余顧南滿臉神光，心中頗是詫異，忖道：「怎地這小子輸功爲信水君療傷，反而似已恢復了精力？」他倆怎知道，此正是「鐘鼎神功」之妙處？適才余顧南因信水君尚有一條主要的經脈未打通，心中委決不下是否以强勁的內力「强攻」，恰在此時，穆成宗在背後加了一掌，因他在運功，那一股力便通過余顧南的雙掌，轉移到信水君身上，亦因此將其心脈打通！穆成宗若知道原因，怕不被活活氣死！

當下嚴謹之色厲內荏地道：「余顧南，你情人在我手中，你還敢兇什麼？」

余顧南雙眼一瞪，喝道：「你若還是個男子漢的，便將她放下來，與余某放手一搏！靠人質取勝，虧你還有膽要獨霸武林！」

嚴謹之冷笑道：「眞是不懂事的傻小子！常言道，勝者爲王，敗者爲寇，待我等獨霸武林之後，誰還敢說個不字！你到底投不投降，除非你不要方丫頭的性命！」

方菱急道：「大哥不要管我！今日你若爲一個女子而投降與魔教，他日你便別想在江湖上立足，人人都會說你因色忘義！」

嚴謹之怒道：「臭丫頭，你當眞以爲嚴某捨不得殺你？」

方菱見余顧南尚有猶疑之色，忙又道：「大哥，你若因我投降，莫說別人，連我也看不起你！」

嚴謹之伸手在方菱臉上刮了兩巴掌，方菱罵聲不絕。余顧南喝道：「住手！」

嚴謹之哈哈笑道：「小子，你心疼了吧？」

方菱咬牙道：「大哥，我死不足惜，不可因小失大，不可因我而壞了正事！」嚴謹之大怒，再一指封了其暈穴。

余顧南「颼」地一聲，將玄鐵寶刀抽了出來，道：「余某今日便殺了你！」

嚴愼之取出長劍，一躍上前，道：「待二爺來會會你！」他首先展開攻勢，余顧南心繫玉人安危，一出手便是拚命的招式。高立見師妹被擄，雙眼似欲噴出火來，連聲虎吼，奈何易千山武功猶稍勝他，他左衝右突，都未能脫出易千山的刀網！

但余顧南在二十招過後，便壓住了嚴愼之，嚴謹之見乃弟不敵，回頭招了幾位漢子，道：「你們上前助二爺！」他回頭往遠處望去，父親在齊雲高强攻之下，竟然落在下風！

就在此刻，遠處又馳來一彪人馬，一看來者之服式，便知是敵人，不由吃了一驚，耳邊又聞高立高聲呼道：「義父，師妹被他們抓去了！」原來那彪人馬，竟是由湖海釣叟及浮雲樵夫率領的！

那樵夫和釣叟視方菱爲掌上明珠，聞義子之言，大吼一聲，躍下馬來，洒開大步急馳而來。「不放下菱兒，便取你狗命！」

嚴謹之見他倆來勢洶洶，大吃一驚，一掌按在方菱的天靈蓋上，喝道：「老匹夫休得造次！敢再上前，便一掌斃了方丫頭！」他抱着方菱，慢慢向父親那裡走去，又道：「齊雲高，你再不停手，少爺便殺了她。」（未完．十七）



**上文提要：**谷飛雲四人因仰慕少林寺，特往拜訪該寺方丈，却因方丈正在閉關，改由監寺的至慧大師接見，豈料至慧大師着谷飛雲即席施展金剛掌，谷飛雲無奈地使出後，至慧面色大變，戟指谷飛雲曾用此招連傷藏經閣弟子，谷飛雲等四人百詞莫辯，正欲離寺，受到寺內高僧阻撓，雙方劇鬥，不久，至慧發現寺內同人中了慢性散功之毒，此時，歸二先生偕同西山別墅少主人張少軒抵達……

新派俠情長篇連載　東方玉・文　可飛・圖

# 東風傳奇

## 名宿出言不遜　娃兒略施小懲

至慧大師道：「歸老施主認識這位谷小施主嗎?」

歸二先生面露不屑，微哂道：「兄弟在桐柏馮家莊作客時，見過此子，他假冒西峯山莊項二少兄，前去相親，後來聽說又在全家莊鬧事，乃是武林年輕人中的敗類……」

馮小珍大聲道：「歸伯伯，你怎麼能這樣說話呢，谷大哥……」

歸二先生目光一注，喝道：「妳是馮小珍?老夫和爾父相識多年，爾父只有妳一個女兒，妳趕快回家去，不可再和姓谷的匪類在一起，有損爾父威名……」

「啪!」一條小巧人影疾如鷹隼，一下從歸二先生身前飛掠而過，迅若閃電的在他面頰上清脆的摑了一個耳光，再凌空飛翔出去，接着响起一個清脆的小女孩聲音，叱道：「你敢口不擇言，侮辱我大哥!」

這一下，連至慧大師和至能、至濟、至通四個老和尚，都沒有看清楚。

歸二先生是正在說話的人，自然更沒防備，被人在他老臉上摑了一記巴掌，還不知道是誰。但當着少林寺四位高僧和達摩院二十四名弟子，還有張二公子等衆人面前，以他武當名宿歸二先生，居然被人摑了一記耳光，這可比殺了他還難堪!

一時氣得他脹紅了臉，雙目乍瞪，厲喝道：「無知鼠輩，甚麼人敢偸襲老夫?」

話聲出口，又覺得不對，憑他歸二先生被人摑了耳光，還沒看清楚這人是誰，豈不更是丢臉?

珠兒早已騎坐在東首簷角上，撇撇嘴道：「就是我，我看不慣你老氣橫秋的說話，更不准你是非不分，亂嚼舌根，侮辱我大哥，所以要給你一個警告。」

摑了他一記耳光，只是警告而已!

歸二先生目光一抬，才看清楚摑自己耳光的，竟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，心頭更是怒不可遏，大喝一聲：「小妖女，老夫劈了妳!」

抬手發出一記劈空掌，朝珠兒劈擊過去。

這一掌，因他怒惱已極，出手自是十分沉重，但聽呼的一聲，一道無形勁氣，直向空中捲撞過去，緊接着，但聽嘩啦啦一陣巨响，簷角屋瓦被他掌風掃撞，紛墮如雨。

珠兒一條小巧的人影劃着弧形，凌空朝歸二先生頭上撲來，口中喝道：「憑你這個糟老頭，再回去跟你師娘練上十年，也休想劈得着我，怎麼劈不到我，拿少林寺的簷瓦出氣?」

她說話像連珠一般，又急又快，但每一個字都說得十分清楚。

歸二先生一掌出手，不但沒有劈上人家一點衣角，反而把達摩院大殿上的簷瓦劈壞了，自然更覺得怒由心

生，眼看珠兒飛撲過來，雙足驟頓，一個人像青鶴一般，凌空直昇而起，揮手一掌，朝珠兒的人影急拍過去。

那知他快，人家比他更快，珠兒身形一折，屈折如龍，一下就迴翔開去。

就在此時，張少軒手中摺扇，忽然朝空點了一點！

珠兒堪堪飛出的人，陡覺腰眼上被人點了一下，口中驚啊一聲，一個人平空垂直摔了下來，但就在她快要墮地之時，腰骨一挺，足尖落地，總算站穩住了，回過頭去，朝張少軒喝道：「是你暗算我！」

谷飛雲忙道：「小妹子，妳沒事吧？」

珠兒眨眨眼睛道：「沒甚麼。」

歸二先生看她落到地上，正在和谷飛雲說話，那還顧得身份，右手疾舉，一掌朝珠兒背後拍去，掌勢出手，才厲喝一聲：「小妖女，妳給我躺下！」

喝聲入耳，一道無聲無息的掌風，早已湧到珠兒背後。

谷飛雲突然轉過身去，喝道：「歸二先生，你還要不要臉？」右手隨着喝聲，朝珠兒身後橫臂揮出。雙方出手雖然無聲無息，但兩股勁氣乍然一接，却發出蓬然一聲大响，兩人各自被震得後退了半步。

就在此時，大天井上微風一颯，多出一個人來，口中叫道：「歸老施主快請住手！」

這人宛如自天而降，聽到他的話聲，才發現他的人，那是一個身穿藍道袍，肩揹長劍，手持拂塵，腰懸大紅酒葫蘆，黑鬚垂胸的道人。他正是大名鼎鼎的醉道人，桐柏山望仙觀觀主！

至慧大師連忙合掌道：「原來是醉道友仙駕光臨！」

話聲甫出，突聽耳邊响起醉道人以「傳音入密」的話聲：「貧道匆匆趕來，今晚二更，再和大師詳談，此時不可露出半點形迹。」

歸二先生看清來的是醉道人，他要自己住手，自然和這小妖女有關了，不覺沉着臉，不懌的道：「道兄要兄弟住手，不知有何見教？」

醉道人打了個稽首，含笑道：「貧道就是為他們四個而來的，這幾個小兄弟如有開罪之處，務請看在貧道薄面，多多海涵。」

一面却以「傳音入密」說道：「這位小姑娘是紫雲夫人門下，岳前輩和貴派淵源極深，老施主幸勿和她一般見識。」

三十年前，武當上代掌教紫陽眞人在九華絕頂幾乎傷在天道教教主乾天辰的「九陰掌」下，差幸岳維峻適時經過，以一記「紫靈掌」驚走乾天辰，救了紫陽眞人一命。

紫陽眞人就是歸二先生的師尊。

紫雲夫人就是岳維峻的妻子，一生嫉惡如仇，昔年在江湖上，有「辣手觀音」之稱，是江湖上最難惹的人物。

醉道人這話，點出了武當派和岳維峻這段淵源，也指出珠兒是紫雲夫人的門下，勸他不可開罪這位小姑娘的師父。

歸二先生當然聽得出來，難怪這小妖女如此蠻橫，這樣說，自己這記耳光，不是白挨了嗎？

唉，就算是掌門師兄挨了耳光，也一樣白挨！想到這裡，不覺領首道：「道兄既然這麼說了，兄弟怎會和年輕人一般見識？」

醉道人稽首道：「多謝歸老施主。」一面轉身又朝至慧大師打了個稽首，道：「貧道奉家師之命，一路護送谷小施主四人而來，如有誤會，務請大師多多擔待。」

有醉道人出面，已可証明谷飛雲四人決非昨晚藏經閣傷人的兩個匪徒，何況聽醉道人的口氣，還是奉他師父南山老人之命，護送這四人的，這姓谷的小伙子究竟是何來歷，連南山老人也要派徒弟醉道人一路保護他們？

心中想着，一面連忙合什還禮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這是一場誤會，有醉道友一句話就夠了，道友何須客氣？」

醉道人打了個哈哈，說道：「那就多謝了，谷小施主，咱們走吧！」

谷飛雲抱抱拳，歉然道：「為了在下之事，又要煩勞道長，在下眞是過意不去。」

醉道人呵呵笑道：「貧道是奉家師之命，暗中護送小施主的，小施主用不着過意不去。」

他回過身去，朝張少軒笑了笑道：「貧道和令尊張大施主也是很熟悉的，二公子也一定認識貧道了？西山別墅窖藏了不少美酒，貧道眞想去作幾天客呢！」

張少軒右手摺扇在左手掌心輕輕一敲，豁然大笑道：「道長既然來了，自該到敝莊盤桓幾天再走，這四位年輕朋友，更是難得到登封來，何不就請一起去敝莊一叙？」

醉道人大笑道：「好！好！谷小施主，咱們就一起去叨擾他幾天。」

* * *

西山別墅在少室山的西麓，四周牆高三丈，依山而起，儼如城廓。

進入城樓似的古堡大門，一條筆直的青石板路，兩旁俱是參天古柏，行約半里光景，直達一座巍峨建築，才是別墅的正屋，迎面九級石階，階上兩扇朱漆大門早已敞開着，四名身穿青布長衫的莊丁疾趨而下，恭敬有禮的接過谷飛雲等四人的牲口。

張少軒面含微笑，引着醉道人等拾級而上，進入大門，越過一座大天井，肅客入廳。

這座大廳不但高廣寬敞，也極為富麗堂皇，畫棟雕樑，無一不顯示富貴氣象，即使是京師公侯府第，也不



過如此！

張少軒連連肅客，一面含笑道：「醉道長多年不曾蒞止，快請上座，谷兄四位也請隨便坐。」

醉道人呵呵一笑道：「貧道確實也有七八年沒上西山別墅了，尊翁還住在這裡吧？」

張少軒躬身道：「多謝道長關注，家父近年身體較弱，常有不適，這裡較為僻遠，有時延醫抓方都不方便，所以搬回城裡去了。」

說話之時，一名莊丁送上茶來。

張少軒吩咐道：「你去通知廚下，整理一席葷素兼備的菜餚，擺到西花廳。」

那莊丁應了聲「是」。

張少軒又道：「酒要十五年陳的窖藏花雕。」

莊丁又應聲「是」，迅疾退去。

醉道人道：「二公子不用太客氣，從前貧道是西山別墅的常客，谷小施主他們也不是外人，咱們能脫俗最好。」

說到這裡，忽然哦道：「二公子一個人住在這裡嗎？」

張少軒道：「晚輩和拙荊住在這裡。」

醉道人雙目乍睜，呵呵大笑道：「二公子幾時大喜的？怎麼連喜酒也不請貧道喝一杯？」

「已經快兩年了。」張少軒含笑道：「家父不想驚動太多親友，只有近房親戚擺了幾席酒，連近在咫尺的少林寺，也只請了方丈和監寺大師二位，道長幸勿見責才好。」

「恭喜二公子！」醉道人打了個稽首道：「貧道也算是看着你們兄弟兩個一起長大的，待會倒要請二少夫人出來，好讓貧道見見。」

張少軒含笑道：「道長名動天下，仙駕蒞臨敝莊，拙荊自然要拜見了。」

谷飛雲方才眼看張少軒用摺扇襲擊珠兒，只當他是武當派的人，心中不無敵意，如今聽醉道人和他娓娓話舊，才知他和醉道人還是世交，觀感自然也改變了。

一名莊丁匆匆走入，躬身道：「二公子，酒席已經擺好，請貴客可以入席了。」

張少軒頷了下首，站起身，朝醉道人恭敬的道：「道長、谷兄四位，請到西花廳入席。」

說完，就走在前面領路。

西花廳果然是名副其實的花廳，三面都有落地長窗，窗外栽以各色繁花，清風徐來，花香微度，已足使人心胸為之一爽。

中間一張紅木八仙桌，已經擺好酒盞、杯、箸和六式冷盤，兩名青衣使女分別伺立左右，看到張少軒陪同醉道人等走入，立即躬下身去，口中嬌聲的道：「婢子叩見二公子，叩見各位貴賓。」

張少軒只抬了下手，一面拱手道：「道長請上座。」

醉道人也不客氣，坐了首席，谷飛雲等四人也依次入席，張少軒在下首主人位子坐下，兩名使女立即手捧銀壺，給各人面前斟滿了酒。

張少軒站起身，舉杯道：「道長已有多年沒有來寒莊了，晚輩本來不會喝酒的，今天也一定要敬道長一杯了。」說完一口喝乾。

醉道人也乾了一杯，含笑道：「二公子不會喝酒，何用喝得如此快？」

張少軒笑道：「這表示晚輩對道長的敬意咯！」

醉道人道：「快吃些菜。」

張少軒挾了一箸菜，又站起身來，朝谷飛雲四人舉杯道：「谷兄四位，兄弟不會喝酒，但四位是第一次到寒莊來，兄弟一定要表示歡迎之意，這一杯是敬四位。」說完，又一口乾了。

谷飛雲等四人一齊站起，谷飛雲還沒開口，珠兒已咭的笑道：「你是主人，以一杯換我們四杯，不公平。」

張少軒道：「兄弟眞的不善飲酒，四位不妨隨意好了。」

谷飛雲一口把酒喝乾，說道：「多謝主人。」

馮小珍道：「大哥乾了，我們自然也要乾杯。」一口喝了下去。

荆月姑和珠兒也各自乾了。

張少軒道：「謝謝四位，以後咱們就隨意好了。」

他果然不會飲酒，只乾了兩杯，白晰的臉上已經紅起來。

莊丁陸續送上菜餚，這一席酒菜，雖是臨時吩咐廚房辦的，却依然十分豐盛精緻，可見西山別墅飲食之考究了。

席上只有醉道人一個人一面吃菜，一面酒到杯乾，一口一杯的吃喝着，谷飛雲有時還可以陪一二杯，張少軒却只能低斟慢酌，來個「隨意」，也由此可見他是喝慢酒的人。

酒過三巡，菜也上到快一半了，張少軒回過頭去，朝一名使女吩咐道：「荷花，妳去請少夫人出來，就說桐柏山望仙觀觀主醉道長來了，要她出來拜見。」

那使女答應一聲，轉身往後面走去。

不多一會，只聽環佩叮咚，從屏後走出一個身穿淡青色藕絲衫裙的麗人，一手扶着小鬟，款步走出。

這麗人年約二十一二，生得一張白裡透紅的芙蓉粉臉，甜甜的笑靨，當眞眉如遠山青，眼似春波碧，纖纖腰身，婀娜多姿！

張少軒立即站了起來，等麗人走到席前，才含笑朝上首指了指道：「這位就是我時常和妳提起的望仙觀觀主醉道長，妳快來拜見過了。」一面朝醉道人道：「她就是拙荊。」

麗人聽了張少軒的話，就盈盈福了下去，說道：「賤妾拜見道長。」

「不敢，不敢。」醉道人慌忙打着

稽首，說道：「二少夫人快不可多禮。」

張少軒和二少夫人同聲說着：「謝謝道長。」

接着，張少軒又給妻子引見了谷飛雲等四人。

二少夫人聽說荆月姑、馮小珍二人竟是女的，自然倍感親切，一一寒暄。

然後從一名青衣使女手中接過銀壺，款步走到上首，櫻唇輕啓，嬌聲道：「賤妾給道長敬酒。」

親手給醉道人斟了一杯酒，再給自己也斟了一杯，舉杯及唇一口乾了。

醉道人呵呵笑道：「貧道應該敬賢伉儷一杯才行。」也舉杯乾了。

說話之時，無意間目光抬處，心頭不覺暗暗稱奇，忖道：「二公子和她結褵已有二年，如何還是處子之身？」

二少夫人又給醉道人和自己杯中斟滿了酒，嬌聲道：「道長，賤妾要敬你老三杯，這是第二杯。」又舉杯一口喝乾。

醉道人領首笑道：「二少夫人太客氣了，貧道恭敬不如從命。」也一口乾了。

二少夫人眼波瞟動，甜笑道：「道長的道號叫做醉道人，不知有沒有醉過？」一面捧起銀壺給醉道人和自己杯中斟滿了第三杯，舉杯一飲而盡。

醉道人呵呵笑道：「貧道既稱醉道人，自然是時常喝醉的了。」

就在說話之際，看到二少夫人給自己斟滿一杯酒的時候，故意斟得太滿，讓酒從杯中溢出，然後左手裝作拭酒，塗着鳳仙花汁的小指指甲，輕輕在酒中沾了一下。

她的動作雖然極為快速，但如何瞞得過醉道人的眼睛，但却故作不知，一手拿起酒杯，一口喝乾，掀髯笑道：「二少夫人難得之至，酒量還勝過二公子呢！」

二少夫人一連喝下三杯，粉臉上增添了一片紅暈，更見嫵媚動人，嬌笑道：「道長誇獎，賤妾喝的是急酒，容易醉，他是喝慢酒的，要慢慢品嚐，就不容易喝醉。」

她轉過身，給谷飛雲面前杯中斟滿了酒，舉起酒杯，嬌聲道：「谷公子，我敬你。」

谷飛雲慌忙站起，舉杯道：「在下敬二少夫人。」

接着她又和荆月姑、馮小珍、珠兒各自喝了一杯。

醉道人一直留意着她和谷飛雲、荆月姑等人敬酒之時，却沒有再用小指指甲下毒，顯然她下毒的對象，只是自己一人而已，心中暗暗冷笑，一面依然一杯又一杯喝個不停，口中直呼：「好酒。」

二少夫人敬完酒之後，就襝衽着道：「道長、谷公子四位多喝幾杯，賤妾告退了。」

醉道人喝得醉態畢露，連連頷首道：「好！好！二少夫人只管請便。」

谷飛雲四人一齊站起身來。

二少夫人粉臉紅暈，星眸蕩漾，嬌聲道：「谷公子請坐。」

她依然一手扶着小鬟肩頭，款段朝屏後行去。

醉道人等她走後，呵呵大笑道：「二公子真好福氣，這位二少夫人賢淑大方，眞是二公子的賢內助。」

張少軒溫文一笑道：「道長太誇獎了。」

莊丁們還在繼續端上菜來，大家已經酒醉菜飽了。

這一席酒筵，足足吃了一個時辰，才行散席，莊丁們撤去杯盤，使女就泡上了香茗送上。

醉道人醉眼迷離的道：「二公子，貧道有個習慣，就是喝了酒要小睡片刻，貧道還記得寶莊有幾間客舍，離這裡並不太遠……」

張少軒忙道：「道長說的是，賓舍就在後面不遠，谷兄幾位大概也需要稍事休息，晚輩送道長、谷兄四位到賓舍去。」

他陪同醉道人等五人出了花廳，從一條花徑轉入迴廊，再出西角門，一路往北行去。

不多一會，已行近山麓，張少軒走在前面，首先登上山麓間的石級，一面道：「芝苑和蘭苑就在上面了。」

醉道人道：「貧道幾年沒來，這裡好像已有不少改變了。」

張少軒道：「道長說的是，這裡的芝苑和蘭苑是新蓋的，道長沒有來過。」

走了約莫百級石階，木古林間，就出現了一片石駁平台，一座五間樓房，圍以翠綠欄杆，入門處有一用木架搭建的牌樓，上書「芝苑」二字。

張少軒腳下一停，說道：「這裡就是芝苑了，是接待男賓的地方，蘭苑接待女賓，還要上去一點，道長和谷兄就在這裡休息，我們先送道長進去。」

「不用。」醉道人道：「谷小施主，你送三位姑娘到蘭苑去好了。」

他們剛在平台入口處停步，裡面已經急步迎出兩名青衣使女，一齊躬下身去，說道：「小婢叩見二公子，歡迎貴賓光臨。」

張少軒一抬手道：「妳們快去見過道長和谷公子。」

二名使女又朝醉道人、谷飛雲一齊躬身道：「小婢明珠、明月叩見道長、谷公子。」

醉道人瞇着醉眼，揮揮手道：「貧道酒醉欲眠，房間在那裡，妳們快領路吧！」一面朝谷飛雲道：「你陪她們去吧！」

谷飛雲口中應了聲「是」，陡聽耳邊響起醉道人的聲音，細如蚊子的說道：「你告訴她們，不論發生甚麼事情，都不可輕舉妄動。」

在他說話之時，兩名青衣使女已



經躬躬身道：「小婢給道長帶路。」領着醉道人往裡行去。

張少軒抬手道：「谷兄請。」

他領着大家，繼續朝石階拾級而登，又走了三十來級，另有一條岔道，朝右彎去。

張少軒就是朝這條岔道行去，林木蒼鬱，道路十分平整，走了不多遠，盡頭處也是一片石駁平台，也有一座木架的牌坊，寫着「蘭苑」二字，同時一幢五間樓房，倚山而起。

張少軒含笑說：「到了，我們進去。」

他們剛走近牌坊，兩名青衣使女急步趨出。

張少軒道：「春蘭、香蘭，妳們先來見過三位姑娘，這位是荆姑娘，這位是馮姑娘，這位是珠兒姑娘。」

春蘭、香蘭聽說這兩位少年公子，原來還是姑娘，慌忙躬身道：「小婢春蘭、香蘭見過荆姑娘、馮姑娘、珠兒姑娘。」

張少軒又道：「這三位姑娘是本莊的貴賓，妳們要好生伺候。」

兩名使女躬身應是。

谷飛雲也在張少軒說話之時，把醉道人交代的話，以「傳音入密」告訴了荆月姑，要她轉告馮小珍、珠兒二人。

張少軒話聲一落，又朝谷飛雲含笑道：「蘭苑是接待女賓之處，男賓只能到牌坊為止，咱們該下去了。」

谷飛雲眼看着兩名青衣使女領着荆月姑三人進入屋去，就抬手道：「二公子請。」

兩人回到芝苑，一名青衣使女立即迎了出來。

張少軒問道：「道長睡了嗎？」

青衣使女答道：「早已睡熟了，方才一進房，就吩咐小婢，如果他沒有醒來，不准打擾。」

張少軒點點頭，朝谷飛雲拱手道：「谷兄請去休息，她叫明月，如果需要甚麼，只管吩咐她好了，兄弟失陪，此處山林景色頗佳，谷兄也可以隨便瀏覽，晚餐時光，兄弟自會着人前來相請。」

谷飛雲忙道：「二公子只管請便。」

張少軒拱手道：「兄弟告辭。」

張少軒走後，明月躬身道：「谷公子請隨小婢來。」

谷飛雲隨着她走入大門，裡面有一個小天井，花架上放了幾十盆花卉，幽香襲人，迎面一排五間，中間是一間起居室，佈置精雅。

屏後有一道寬敞的樓梯，登上二樓，則是一條寬敞的走道，房間門戶相對。

明月走到右首一間房門口，伸手推啓房門，躬身道：「谷公子請，這間房三面有窗，可以觀賞景色，不知谷公子認為如何？」

谷飛雲舉步走入，只見房中除了一張木床，臨窗還有一張書桌和三把椅几，都是紫檀雕花，甚是精緻。南首是落地長窗，右後兩面也各有一道窗戶，垂着輕紗。

明月走過去把窗紗拉開，打開窗戶，外面林木蒼翠，就像一幅圖畫一般！

谷飛雲頷首道：「太好了，就是這一間好了。」

明月道：「小婢去給公子打臉水。」

谷飛雲問道：「老道長是住在那一間？」

明月道：「東首第一間。」

說完，俏生生的退了出去，不多一會，端着一個銀盆走入，說道：「谷公子請洗把臉。」

谷飛雲道：「多謝。」

明月垂首道：「公子不可客氣。」轉身退出。

谷飛雲洗了把臉，明月又端着一盞茶走入，放到几上，說道：「公子請用茶。」

谷飛雲問道：「這座賓舍佈置得如此富麗豪華，是不是經常有客人來住？」

明月道：「二公子生性好客，大家都叫他小孟嘗，但芝苑乃是招待貴賓的地方，不是一般客人都能住進來的，所以住到這裡來的人並不多，一個月之中，也不過一兩個人而已！」

谷飛雲雖想多瞭解一些西山別墅和張少軒的為人，但一時不知問些甚麼好，是以只是怔怔的望着明月，說不出話來。

明月看他目光灼灼的看着自己，不由暈生雙頰，低下頭道：「谷公子如果沒有甚麼吩咐，小婢告退。」

谷飛雲口中哦了一聲，忙道：「姑娘請便。」

明月返身退出，回手帶上了房門。

谷飛雲隨手端起茶盞，輕輕喝了一口，心中只是想着醉道人以「傳音入密」和自己說的話，好像這西山別墅的二公子張少軒有甚麼問題似的，但又想不出他會有甚麼問題。

心中想着，不覺又喝了口茶，忽聽耳邊響起醉道人極細的聲音說道：「小施主這時候好好休息一會，今晚有一件事要你去辦，只怕沒有時間休息了。」

谷飛雲想問他今晚有甚麼事，但自己沒有醉道人的功力，只能對面施展「傳音入密」，像這樣相隔得較遠，就無法把音傳到了。

心想：既然醉道長要自己這時候好好休息一會，自己就休息好了，反正今晚有甚麼事要自己去辦，醉道長一定會來找自己的。

這麼一想，頓覺把心事放寬了，也就脫鞋上床，盤膝坐定，緩緩運起功來。

直到黃昏時候，聽到有人輕輕叩

了兩下房門，响起明月的聲音，叫道：「谷公子醒來了嗎？」

谷飛雲跨下床，披上長衫，開了房門，只見明月端着銀盆，送來臉水，一面說道：「谷公子洗把臉吧，二公子已經在樓下恭候，快用晚餐了！」

谷飛雲點點頭，說道：「多謝姑娘。」

明月道：「不用謝。」說完退了出去。

谷飛雲洗了把臉，舉步走出，只見明月站在走道上，迎着自己躬躬身，低聲說道：「谷公子，那位老道長還沒起來，方才小婢叩了兩下房門，也沒聲音，怎麼辦呢？」

谷飛雲還沒回答，只聽醉道人的聲音在耳邊說道：「你告訴她，貧道經常一睡兩三天不醒，不用理我，你只管去好了，有事等你回來再說。」

谷飛雲朝明月笑了笑道：「醉道長大概中午多喝了幾杯，他經常喝醉了兩三天不醒，不用去叫醒他。」

明月凝眸含笑道：「眞的？」

谷飛雲笑道：「不然怎麼會叫醉道人？」

他因張少軒已在樓下等着，就匆匆下樓，跨進起居室。

張少軒站了起來，抱拳道：「兄弟沒驚擾谷兄吧？」

谷飛雲也連忙抱拳道：「在下已經起來了，麻煩二公子親自前來，眞是不好意思。」

張少軒道：「老道長還沒起來嗎？」

谷飛雲道：「明月姑娘方才叩了兩下房門，醉道長沒有回應，大概喝醉了還沒有醒呢，他經常一醉兩三天不醒，不用驚動他了。」

張少軒領首笑道：「對了，兄弟記得有一次，道長和家父及幾位朋友一起喝酒，他喝得酩酊大醉，就整整睡了三天。家父笑他師父是酒仙，他却是醉仙，你知道他怎麼說？」

谷飛雲道：「醉道長怎麼說呢？」

張少軒道：「他說，就是因爲師父是酒仙，徒弟就非醉不可，不然，徒弟的名聲豈不蓋過師父了？」說到這裡，抬抬手道：「谷兄請坐，咱們還要在這裡等上一會，兄弟已要明珠去請三位姑娘了。」

兩人落座之後，明月送上兩盞茶來。

張少軒喝了口茶，抬目問道：「谷兄四位不遠千里而來，不知要去那裡？」

他還是不放心谷飛雲一行四人的行蹤，有機會便不肯放過，要試探谷飛雲的口氣。

谷飛雲道：「不瞞張兄說，在下也說不上來，我們一行，是由珠兒妹子領路的。」

張少軒微微一笑道：「聽來好像很神秘！哦，珠兒姑娘小小年紀，一身所學相當高明，她在少林寺施展的，好像是『雲龍身法』，難道會是崑崙傳人？」

谷飛雲道：「珠兒妹子從沒說過她師門的事，在下也不清楚。」

他現在經歷多了，深諳逢人且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抛一片心的道理，醉道長既然一再以「傳音入密」和自己說話，分明對張少軒有了某種懷疑，怎肯和他多說。

張少軒心中暗暗冷笑，但臉上絲毫不露，只是微笑着道：「兄弟只是隨便問問，谷兄不用放在心上。」

只聽明珠在階下叫道：「啓稟二公子，三位姑娘來了。」

接着响起珠兒的聲音道：「谷大哥在裡面，我們就進去咯！」

張少軒、谷飛雲剛站起身，珠兒、馮小珍在前，荆月姑稍後，三人一起走了進來。

張少軒含笑道：「三位姑娘來了，谷兄，我們可以走了。」

谷飛雲道：「二公子請。」

張少軒道：「兄弟給大家領路。」

他走在前面，一直回到西花廳，已是上燈時間，四盞琉璃燈照得如同白晝，中間一張八仙桌上，早已擺好杯筷，放着四個冷盤。

張少軒抬手道：「谷兄、三位姑娘，請入席吧。」

幾人依次入席，一名使女捧着銀壺，給大家斟上了酒。

荆月姑道：「愚姐妹都不會喝酒，請二公子見諒。」

張少軒溫文一笑道：「兄弟也不善於喝急酒，大家一邊吃菜，一邊喝酒，各人隨量好了。」

這一席酒，菜餚精美，大家邊談邊吃，張少軒爲人溫文爾雅，談吐舉止斯文有禮，他從小便常跟乃父上少林寺，纏着一些老和尚講故事，光是少林寺的故事就說不完，他口才又好，娓娓道來，講得極爲生動，也都是谷飛雲等四人聞所未聞的掌故，自然聽得津津有味。

這一席酒，就這樣喝了將近一個時辰，才行散席。

張少軒還要親自送他們上芝苑、蘭苑，谷飛雲等同說自己認得路，不用再勞二公子了。

張少軒執意不肯，谷飛雲也再三推辭，張少軒才勉强吩咐一名青衣使女提着燈籠，送四人回轉賓舍。

路上，荆月姑悄聲問道：「大哥，今晚可是有甚麼事嗎？」

谷飛雲道：「醉道長要妳們不可惹事，妳們就不用管了。」

一會工夫，已經來至芝苑。

荆月姑道：「大哥，明天見。」

谷飛雲道：「我送妳們回去。」

荆月姑道：「不用了，我們自己會回去的。」

馮小珍道：「是啊，這裡只有一條路，還會怕迷失嗎？」

谷飛雲點點頭，道：「好吧，那我



不送妳們了。」

珠兒道：「大哥，明天見。」

「明天見。」

谷飛雲目送她們走遠，才回身跨進芝苑大門，明月已迎了出來，躬身道：「谷公子回來了？」

谷飛雲問道：「醉道長還沒醒嗎？」

明月道：「沒有，明珠姐姐會伺候他的，公子只管放心好了。」

谷飛雲推門進入房中，明月已經捧着臉水走入，說道：「谷公子請洗把臉，小婢泡茶去。」

谷飛雲道：「多謝姑娘。」

明月退出之後，谷飛雲洗了把臉，心中暗道：「醉道長曾說今晚有事要交代自己的，不知是甚麼事情？」

心中想着，明月已泡了一盞茶走入，放到几上，說道：「谷公子還有甚麼吩咐嗎？」

谷飛雲含笑道：「沒有了，姑娘只管去休息好了。」

明月欠身道：「公子晚安，小婢那就告退了。」

說完，就退出房去，隨手拉上了房門。

谷飛雲在椅上坐下，端起茶盞，輕輕喝了一口，心想：「醉道長怎麼還沒有消息呢？」

正在思索之際，耳邊又响起醉道人的聲音，說道：「現在還早，等你喝完茶，像平日一樣，準備上床休息的時候，吹熄燈後，從後窗出來，到貧道房間的後窗，貧道再告訴你。」

谷飛雲不知他要自己去做甚麼，從容喝完了茶，站起身來，一口吹熄燈火，走近後窗，輕輕推開窗戶，穿窗而出，回身把兩扇窗關好，足尖輕點，在屋瓦上行走。

還沒走近醉道人住的後窗，就聽到他以「傳音入密」說道：「小施主眞是急性子，貧道要你慢慢的來，現在還早了些，但既然出來了，就到下面去等一會吧，你從這裡躍下去，往右首走五十步。」

谷飛雲依言，縱身躍落屋面，心中默默數着，往右走了五十步。

醉道人又道：「好了，就在這裡，你後面不是有一處花叢嗎？你就隱身到花叢後面去，貧道沒有出聲，你千萬不可有任何舉動。」

谷飛雲點點頭，依言退到一叢花影後面，蹲下身來，心中暗道：「醉道長葫蘆裡不知賣甚麼葯，他要自己躲在這裡，究竟做甚麼呢？如果有人企圖暗算他，以他的武功，高出自己不知多少，也用不着自己幫忙呀！」

時間漸漸過去，谷飛雲在花叢後面蹲了將近一刻之久，只聽醉道人的聲音在耳邊說道：「注意，有人來了！」

谷飛雲抬目看去，果見一條人影從左首一條小徑掩掩藏藏的走到屋後，目光迅速一轉，颼的一聲騰身躍起，一下落到醉道人住的後窗之下，就蹲下身來。

谷飛雲目能夜視，看到此人一身黑衣，連大半個臉也蒙着黑巾，但從他騰身躍起，飄伏窗下，身法之快，足見武功極爲高明！

啊，這人身材瘦小婀娜，竟然還是女子，這會是誰？

就在這一瞬間，但見黑衣女子剛剛在窗下蹲下身子，忽然原式不變，一下像風吹落葉，只見她一個人滴溜溜的飄了起來，朝左首小徑上飄飛過去。

等她落到地上，離醉道人住的後窗已有十來丈遠近。黑衣女子站停下來，才如夢初醒，驚愕得不知所措，急忙一個轉身，縱身急掠而去。

就在此時，醉道人的聲音才道：「咳，小施主快跟她下去，看看她究竟有何陰謀？但你切記不可露了形迹。」

谷飛雲聽得點點頭，立即身形一晃，從花叢間掠出，遠遠尾隨着黑衣女子身後，跟了下去。

黑衣女子似是被剛才這一下嚇破了膽，走得極爲匆忙，根本沒再注意身後是否有人跟蹤，折入長廊，就只顧往前進奔行，到得第二進，才翩若驚鴻，朝中間一間後窗閃入。

谷飛雲悄悄跟到後窗，貼身站定，緩緩偏着臉，朝房中看去。

黑衣女子進入房中，迅快脫去一身黑衣，換上衣裙，又翩然朝外行去。

谷飛雲因她在房中換衣，自是不便偷看，心中暗道：「這人果然是西山別墅的人。」

此刻聽到响起一陣輕快的脚步聲，急忙凝目看去，看到的已經只是一個苗條背影！心中不禁暗暗後悔，早知如此，方才就該看清楚她是誰了。

心中想着，急忙身形移動，閃到另一個窗下，只見苗條人影迅快的從樓梯下去。

樓下左廂，是一間佈置精雅的書房，此刻還有燈光，前後四扇明窗也敞開着，只是下了一層輕紗窗帘，身穿青綢短衫褲的二公子張少軒，正坐在臨前窗一張太師椅上，桌上放着一盞香茗，敢情還沒上樓去睡。

不，書房左首，還有一間精緻的寢室，牙床冰簟，一應俱全，二公子何以令嬌妻獨守空閨，他一個人却要睡到書房裡來呢？

這時，書房門被人輕輕推開，迅快的閃進一個苗條人影！

張少軒身子微側，叫道：「是五師妹嗎？」

原來那苗條人影，赫然是他嬌妻二少夫人！

谷飛雲也在此時悄悄掩近後窗，目光一注，心頭也大爲驚愕，暗道：「去覷探醉道長的，竟然會是二少夫人，他們居然會是師兄妹！」

（未完・十三）



# 江湖情仇恩斷消

新派武俠長篇／逍遙客・文　可飛・圖

## 媚娘改邪歸正　寶橋配合救人

**上文提要：**百毒門的人內鬨，其中的鄭敖逃入洞中求援，金雷將他們趕走，金雷按鄭敖所說，用火將縛在義父身上的蛟筋燒斷，解救了萬毒門的始祖……百毒門的人將以上情況向柴師叔滙報，胡中玉找尋金雷却碰上百毒門的人，同來到魔女媚娘的行宮，媚娘想將九天魔笛之音配合姓柴的五毒網把胡中玉捉住，金雷趕至破了五毒網，他們又佈下五龍大陣想將二人圍住……

柴姓老人道：「一條路你可走。」

胡中玉道：「甚麼路？」

柴姓老人道：「投效百毒門。」

胡中玉笑道：「投效百毒門有甚麼意思？」

柴姓老人道：「好處多得不可枚數。」

金雷始終沒開過口，他默察目前環境，似是已有御蛇之策，但在此刻，見那柴姓老人那副嘴臉，實是看不過去，他冷冷地道：「胡兄和這種人有甚麼好商量的。」

胡中玉笑道：「不錯。」

那柴姓老人却給氣得目眥欲裂，他恨聲道：「金雷，我原諒任何人，也不原諒你。」

金雷淡淡的道：「同樣道理，我放過任何人，也不放過你。」

柴姓老人嘿嘿地道：「今日你說這話，未免……嘿嘿……」

金雷笑道：「憑你這幾條蛇，便能奈何於我？」

柴姓老人道：「你不相信？」

金雷道：「正是不信。」

柴姓老人怨毒的道：「你何不試試。」

金雷大笑道：「正要一試！」

他隨手一揮，一條綠眼毒蛇飛落在他手中，那條綠眼毒蛇彷佛相當畏懼一樣，在他手中居然連動都不敢動一下。

金雷笑道：「這就是你的毒蛇？」

柴姓老人變色道：「你……」

金雷笑道：「牠們也不過如此。」

媚娘驚聲道：「你不怕蛇？」

她身子緩緩移了過去，低聲道：「我在江湖上，雖然早就聽過你的名聲，却始終沒見過你的人，今日一見，果然不凡，居然連這樣毒的蛇都奈何不了你，早知這樣，我也不要怕成這個樣子。」

金雷道：「現在你還怕麼？」

媚娘搖搖頭道：「有你在，我不怕了。」

胡中玉道：「金兄，咱們可以退蛇了。」

金雷道：「胡兄，可以用笛試法了。」

胡中玉苦笑道：「是否可行，尚不知道。」

金雷道：「試試無妨，不行再說。」

柴姓老人見這三個年輕高手站在蛇陣中高談闊論，似乎根本未將蛇陣放在眼中，心中着實有氣，他凶厲的瞪了金雷一眼，道：「好，我要你們通通死在萬蛇之下！」

他用長竿一敲地面，大聲道：「周通，伯恆，發動吧！」

剎那之間，地面傳來一陣怪異而刺耳的敲擊地面之聲，那陣聲響傳遍了黑夜，只見那數萬毒蛇，風捲殘雲般的湧了過來。

金雷道：「胡兄，注意了。」



胡中玉將短笛放在嘴邊，道：「大家注意脚下！」

「噓噓噓……」

一陣怪異的蛇鳴聲由下響起，五龍大陣登時展開了攻勢，滿山遍野，都是一條條毒蛇的影子。

媚娘緊緊靠在金雷身邊，道：「我怕！」

金雷冷冷地道：「憑你天魔女也有怕的一日！」

胡中玉心下也是一陣顫寒，立時吹奏出一縷怪異而使人不能會意的怪聲。

但，這種聲音雖然能使那急竄而來的羣蛇攻勢稍爲一緩，可是百毒門的馭蛇之法，乃是天下一絕，柴姓老人只要一聲怪嘯，那羣毒蛇又前仆後繼而來。

緊接着，一縷幻覺隨着大蛇陣的發動而產生，胡中玉吹笛，一面留意身邊的動靜。

突然，一條五彩斑爛的三角怪蛇馭空而來，胡中玉嚇得一晃身子，右手一掌照着那飛來的毒蛇拍去。

「啪！」地一聲輕響，那條看似凶厲，其毒無比的怪蛇，便被擊得一翻身，倒在地上死去。

但，由於他這一出手，那笛音登時一歇，那上萬毒蛇乘那笛音一停之時，彷彿是驟然解除了禁制，突然急速的撲了過來，眼見着已靠近了他們三個人的身邊。

媚娘大叫道：「不好，牠們已到我身邊了！」

她嚇得全身一直發抖，平時那高絕的功力，已不知道通通跑到那裡去了，雙手緊緊的抓住金雷的手臂。

金雷眉頭一皺，道：「你先讓開。」

媚娘急聲道：「不，我要跟着你。」

那柴姓老人看見這樣情形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「這下你們可知道老夫的厲害了吧！」

金雷道：「作法自斃！」

那柴姓老人一怔道：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金雷道：「你死到臨頭，尚且不知！」

柴姓老人大吼道：「胡說！」

金雷長嘆道：「你死到臨頭，尚不知厲害！」

柴姓老人怒聲道：「憑你也配！」

金雷道：「如果你再不見機撤回這些毒東西，那時你後悔都來不及，話已講明，你自己考慮一下後果！」

柴姓老人大笑道：「僅憑這句話，就能將百毒門嚇住麼？」

金雷搖頭道：「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！」

柴姓老人冷冷地道：「不錯，閣下有什麼手段，盡可使出來！」

金雷含笑道：「你在百毒門多少年？」

柴姓老人一怔道：「起碼三十年了！」

金雷點頭道：「那你一定聽過『毒宗大法』四個字。」

柴姓老人變色道：「毒宗大法，毒宗大法？」

他嚇得一哆嗦，顫聲道：「你怎知我們毒門秘寶？」

剎那間，臉上浮現着一股恐怖畏懼之色。

金雷冷冷地道：「世上只要會『毒宗大法』，無論何種毒物，都不足懼，我說這話，你也許說我吹牛，今夜你便可見識毒門眞正的密宗功夫。」

話聲低沉有力，字字聽在毒門弟子心中。

柴姓老人道：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」

金雷冷冷地道：「當你信的時候，你已葬身無地了！」

柴姓老人顫聲道：「世上沒有人能練成『毒宗大法』。」

金雷道：「你也許忘了一點。」

柴姓老人一楞道：「忘了什麼！」

金雷道：「忘了我義父是你們毒門老祖宗。」

「呸！」柴姓老大聲道：「他！哼！」

金雷冷冷地道：「你像是不服氣！」

柴姓老人道：「他雖然創了百毒門，却不是由他手上發揚光大，若任由那老頭子當年獨斷獨行，我們毒門早就……」

金雷冷笑道：「那麼，你對毒門的事，可都十分了解了？」

柴姓老人冷冷地道：「不錯。」

金雷道：「好，你給我從頭道來。」

柴姓老人嘿地一聲道：「憑什麼？」

他手掌陡然一揮，一蓬黃濛濛的彩霧立時洋溢在空中，那彩霞相當怪異，居然不畏夜風吹散。

那黃霧緩緩擴散，地方愈來愈大。

金雷變色道：「注意，大蛇陣業已發動了。」

霧中傳來那柴姓老人的話聲道：「不錯，金雷，你還有先見之明。」

金雷大聲道：「你如果還不見好就收，後悔就遲了。」

柴姓老人罵道：「媽的，有本事你使出來。」

金雷面上殺機一湧，道：「好！」

面上一凝，倏地發出一聲怪異的長嘯。

那嘯聲直傳出數里之外，激起地上沙石直揚，而那些毒門高手却被這聲長嘯震得身子直晃。

突然，胡中玉怒吼道：「媽的，這些該死的東西。」

但見他身影陡然躍將起來，揮動雙掌在地上直拍，擊得那躍奔而至的

毒蛇，滿天直飛。

奈何那黃霧愈來愈濃，眼前視線愈來愈模糊，處此情形下，胡中玉深深曉得自己處境已十分危險，只要讓那毒蛇咬上一口，便休想活命。

他忽然覺得頭暈，心中一凜，忖道：「我莫非中毒了？」

急忙問道：「金兄，這黃霧……」

金雷輕呼道：「不好，這黃霧有毒！」

他急忙自懷中掏出一瓶藥丸，舒指一彈，道：「胡兄，快服下。」

胡中玉急忙接在手上，吞入腹中，道：「金兄，咱們得突圍！」

金雷道：「我要施展『毒宗大法』，讓那姓柴的死在自己蛇口。」

胡中玉大笑道：「金兄，你眞會？」

金雷一怔道：「你不信？」

胡中玉笑道：「據我所知，你爲人正派，最不喜歡這些毒招毒技，今日你居然要施展毒門功夫，自然是使我疑信參半。」

金雷微微笑道：「有時這些毒門功夫，確也是武技一絕，功夫的本身並不邪，邪的只是因人而異，我雖然極不願意施展這種功夫，但偶而客串一次，又有何妨？」

媚娘急道：「金雷，你還不快點施展？」

她被那猙獰惡毒的怪蛇幾乎嚇破了膽子，一聽金雷有此絕技，恨不得立刻將牠們趕快殺死。

金雷自懷中拿出一個可含在嘴中的哨子，道：「我要施展的只是毒宗大法的一個小玩意而已，全憑一口眞力，用這驅毒之音，發了出來，使這些毒蛇自相殘殺，這口哨足以擾亂那毒門的驅蛇大法。」

「噢——」地一聲，一縷尖銳的哨音，騰空響了起來，幾乎劃破空氣，震得四週嗡嗡直響，歷久不絕。

怪事陡然發生，那羣正自四面八方攻來的毒蛇，倏地在急行中一停，身子俱發出一陣極是不易察覺的抖顫，彷彿牠們遇上了尅星似的。

柴姓老人顫聲道：「媽的！這是怎麼回事！」

只見那四面奔湧的毒蛇，突然回轉，照着他及他的手下湧來。

那羣毒門弟子嚇得大叫道：「師叔，牠們不聽指揮……」

手下不停，長竿直敲地面。

「篤篤篤……」

那長竿敲地之聲和那長哨混織成一片，互相頏頡，刹那間，有許多生命力較弱的毒蛇，因受不了這兩種聲音的摧擊，而翻身死去。

忽然那哨音振顫而起，將那敲地聲掩沒，那些毒蛇彷彿失去了控制般，直朝那些毒門弟子飛去。

柴姓老人變色道：「退！」

正當他身形方始躍起之時，一條毒蛇的牙齒，已深深落在他的大腿上，他痛得呃了一聲，倒在地上。

那些毒門弟子一個個和柴姓老人遭遇了同樣的命運，竟然沒有一個能逃出死的厄運。

瞬息，那毒蛇已將他們咬得遍體鱗傷。

柴姓老人顫聲，道：「姓金的……」

金雷冷冷地道：「你有屁快放。」

柴姓老人顫聲道：「我毒門弟子定會血報今日之仇。」

金雷冷冷地道：「這個我知道。」

柴姓老人恨恨地道：「你知道就好。」

他手掌突然一揮，面上呈現出一片紫色，瞪着一雙銅鈴似的大眼睛，含恨而歿。

地上，留下一片淒涼而令人心驚的景色。

媚娘長嘆口氣道：「好可怕。」

胡中玉冷冷地道：「妳不要忘了，他們和你是同道。」

媚娘變色道：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胡中玉道：「難道不是麼？」

媚娘搖搖頭道：「別談了，他們這次邀我主要是對付『書扇公子』。」

金雷一怔道：「『書扇公子』不是武林世家林大鵬的大公子？」

媚娘嗯了一聲道：「因爲他得罪了大理國陳娘娘。」

金雷道：「他們在那裡下手？」

媚娘道：「明天晚上，『書扇公子』便要會同他的未婚妻由東向南，路過寶橋，百毒門便在寶橋下手。」

金雷道：「是陳娘娘指使百毒門？」

媚娘點點頭道：「不錯。」

金雷怒道：「咱們得設法救助『書扇公子』。」

胡中玉笑道：「金兄有意插手？」

金雷恨聲道：「當年便是陳娘娘主使百毒門向我爹爹下手的。」

媚娘道：「那我們得快點現身，否則……」

胡中玉身形一晃，道：「好，咱們就去一趟寶橋。」

刹時，這三個武林高手，身形消失在黑夜之中。

＊　＊　＊

黃昏。

路上行人稀少，偶而會奔過一匹快馬，鐵蹄激起黃泥土路面，揚飛着一股黃濛濛的塵埃。

此刻，那黃土路面上，忽然馳來一輛黑轅烏篷的馬車，趕車的，是一個身體健碩的二十餘歲青年，車把式的帽沿壓得極低，似乎要遮住他的半個臉，但在那帽沿下卻射出兩道湛明的神光，有意無意的掃射着左右兩方。

篷車簾子低垂，在隱隱中，彷彿有個明媚至極的少女端坐在裡面。

另外，還有一個跟班模樣的僕人



，也是二十餘歲，穿着一身灰布長褲，跨着一匹白色銀駒，輕緩的跟在篷車後面。

他那身打扮使人一看便知道是個馴馬的師父，憑他身上那副裝束，實在不配駕駛這樣名貴的神馬。

路上，只聽那篷車轆轆直響。

蹄聲和車聲混雜着……

突然，篷車裡的少女伸出頭來，道：「金大哥，寶橋快到了麼？」

那車把式低聲道：「姑娘，還有二里多路，咱們的稱呼可得改改。」

那少女一笑道：「好，老金，你是我媚娘雇來趕車的，那老胡是我請來馴馬的，哈哈，江湖上如果曉得我媚娘請得起大名滿天下的金雷和胡中玉做家僕，嘿，江湖上怕不都拿我爲武林盟主了。」

車把式低沉的道：「當心給人聽見。」

那馴馬師低聲笑道：「媚娘說的並不差，咱倆眞成了跟班的……」

「噓！」

車把式突然噓了一聲，道：「有人來了。」

果然，在遠遠的路邊上，有兩個配刀掛劍的漢子，正不停的望着他們，車把式吆喝一聲，揮着長鞭，趕着篷車直奔而去。

「停！」

那兩個漢子突然喝了一聲，揮手要那篷車停下。

車把式怒聲道：「幹什麼？」

面上雖然帶着怒意，篷車依然停了下來。

那兩個漢子望了車把式一眼，面上帶着一絲冷笑，其中一個朝前跨了半步，嘴唇一咧，大聲道：「前面道上，我百毒門在那裡辦點事，任何旅客全得繞道，你們也不例外，請另找路走。」

車把式冷冷地道：「如果我家小姐硬要走這條路呢？」

那兩個漢子似是楞了一下，沒料到這車把式會突然說出這種話，難道他不怕「百毒門」麼？

那先前發話的漢子怒聲道：「那只有一條路可走。」

車把式道：「什麼路？」

那漢子道：「死路一條。」

車把式呸了一聲道：「憑你們兩塊料？」

那兩個漢子一震，心中同時忖道：「難道他是來找麻煩的？」

那說話的一個跺了跺腳，道：「趕車的，說話可得當心。」

車把式冷冷地道：「如何當心？」

那漢子道：「今日如果不是有事，我先宰了你。」

車把式道：「不是看主人的面，我現在就宰了你。」

那兩個漢子直瞪眼，立刻就要發作。

突然篷車的垂簾一分，那少女緩緩伸出頭來。

她低聲問道：「老金，什麼事呀？」

車把式道：「這兩個小子居然敢攔小姐的車。」

那少女道：「他們憑什麼呀？」

車把式道：「憑他們是百毒門的。」

那少女輕笑道：「原來是這個。」

她緩緩的又縮了回去，彷彿十分意外的樣子。

那兩個百毒門的高手登時顯得有一股子得意之狀，心裡暗自想道：「百毒門可將你嚇住了吧！」

車把式問道：「小姐，咱們是走還是繞道？」

那少女笑道：「你難道忘了我的脾氣。」

車把式道：「這……」

他在車上一吆喝，揮起那長長的鞭子。

那個百毒門高手道：「繞道可保住一命。」

車把式喝道：「給我滾開！」

篷車倏地朝前衝去，直逼得那兩個毒門高手躍身急閃，他們氣得雙雙大吼，揮刀朝篷車上砍去。

只聽一個吼道：「不識相，找死！」

車把式冷笑道：「滾你的！」

他大手一揮，竟將那兩個漢子給直直的劈了下去。

那少女道：「不要傷了他們。」

車把式笑道：「鬧着玩的。」

篷車登時又停了下來，車把式朝那兩個毒門高手招招手，那兩個毒門高手楞楞地奔了過來。

那少女伸出頭來道：「你們兩個對本姑娘太沒禮貌，所以給你們點教訓。」

頓時，將那兩個毒門弟子給弄糊塗了，楞楞地不知道這個少女到底是何許人，居然敢不將毒門放在眼裡。

那左邊的漢子哼了一聲道：「姑娘太瞧不起毒門了。」

「呼——」地一聲，車把式一揚手中長鞭，照着那說話的漢子臉上抽了過來，啪地一聲輕脆聲響，那漢子臉上登時被抽了一道血痕。

痛得這漢子大吼道：「媽的，老子宰了你。」

躍身直上，照着車把式當頭一刀。

車把式身子微偏，長鞭一抽而落，道：「居然還敢對我們小姐這樣說話，該打！」

車把式那一鞭巧妙的將劈來的長刀一捲，飛向了半空。

少女倏地輕聲道：「阮戟是叫你們這樣對待客人麼？」

這兩個漢子一聽她說出「阮戟」兩個字，頓時嚇得混身一顫，彷如遇上了煞星似的，楞楞的僵立在地上。

右邊漢子顫聲道：「姑娘是……」

篷車少女哼了一聲道：「快叫阮戟來見我。」

那漢子猶疑地道：「姑娘大名？」

車把式怒聲道：「憑你也配知道我家小姐的大名。」

那漢子飛身道：「是，是，不過……」

車把式怒冲冲的道：「不過什麼？」

那漢子顫聲道：「阮師叔有諭，不論何人若不通名，不准走寶橋這條路，在下雖然知道姑娘是阮師叔的朋友，可是……」

車把式吼道：「去，我家小姐不耐煩等在這裡。」

那漢子楞楞地道：「這……」

車把式道：「你不去是麼？好，待回兒阮戟問下來，那時你要想賴亦賴不掉，話也已說明，你看着辦吧！」

那少女低聲道：「老金呀，咱們回去吧，人家毒門既然不歡迎我天魔女，我天魔女難道還會去巴結，走，咱們回去，阮戟見着我時，我再告訴他，他門下弟子太不像話了。」

車把式嗯了一聲道：「好，咱們回去，要不是看在小姐的份上，我才不來這裡呢，憑小姐那塊牌子，那兒不能混口飯吃。」

這兩人一搭一檔的，可給那兩個毒門小子聽個眞切，對方便是自己要接待的人，可慌了手脚，直急得混身淌着冷汗。

他倆心中同時忖道：「我的祖奶奶，眞他媽的有眼無珠，偏偏是碰上了她，今日我倆這一擋駕，可擋掉了半條命，要給阮師叔知道，嘿，非挨宰不可。」

他倆急忙恭聲道：「姑娘，慢點。」

車把式緩緩的一揚鞭子，道：「再見。」

那右邊漢子揚聲道：「老大哥，你高抬貴手，我倆實是有眼無珠，不識得大哥，我現在就去通報，你只管往裡面請。」

說着，拔腿奔去。

那少女輕幽幽地道：「老金，看在阮戟的面子上，你就饒了這兩個可憐虫，咱們只管走，看看還有誰敢攔着我們。」

車把式一揮鞭子道：「好！」

篷車在那長鞭的揮舞下，立時響起一連串車輪咿呀聲，車把式目中無人般的趕着篷車而去。

* * *

寶橋已遙遙在望。

路上，果然沒有再受到任何人的干擾。

寶橋之所以爲名，只因這兒有一座用大理石砌成的長橋，傳說此橋皇帝曾經在這裡觀覽景色，後人以此橋爲榮，故名之。

過了寶橋，便是個相當繁華的市鎮，這鎮說大不大，千八百戶人家，但却相當富庶，街上商店林立，百貨雜陳，頗是熱鬧。

篷車緩緩過了這道名傳千里的石橋。

在那橋的盡頭，霍然出現一排人影，這些人俱是江湖人物，守候在橋尾的兩邊，像是在等待着什麼人似的。

車把式心中暗呼道：「果然都是毒門的人物。」

那羣江湖人物的目光集中在篷車之上，車把式若無其事的趕着車子，對這些江湖人物視若無睹。

可是，那些人却對他相當注意，無數道目光全投落在車把式的身上，像是欲在他身上看出點什麼苗頭一樣。

突然，一個粗獷的聲音道：「這位朋友可是百毒門的朋友？」

車把式哼了一聲道：「誰和你是朋友！」

一個粗獷的漢子聞言後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你雖然不是我們的朋友，貴小姐却和本門有點關係呢！」他目光如炬，不停的在車把式身上探視。

車把式却哼了一聲，道：「說話也得說清楚點。」

那漢子笑道：「貴小姐可好。」

篷車裡傳來一聲輕笑道：「顏老三，你少在我面前賣關子啦！」

顏老三大笑道：「我還以爲你天魔女不認識俺啦！」

那媚娘冷冷地道：「阮戟呢？」

顏老三道：「在『綠地老店』恭候大駕！」

媚娘道：「帶路。」

顏老三道：「跟我來！」

他身子微晃，直朝那遠遠的鎮甸奔去。

篷車緩緩跟在後面，傳來轆轆的車轔聲……

路上，媚娘低聲道：「金兄，這顏老三你可得注意。」

車把式道：「怎麼？」

媚娘道：「他雖身爲毒門弟子，人却極爲正派，因此在毒門中甚得人心，與人對敵，絕不使用毒技，但那身功力，相當令人頭痛。」

車把式道：「這種人，我倒想結交結交。」

媚娘道：「這要看你的辦法了。」

沒有多久，這輛篷車已停在一間插有杏黃旗幟的客店前，只見門口站着一個白面配劍的漢子，他目光仿如鷹目般的凌厲，使人望而生畏。

他見到媚娘下車，一拱手道：「媚娘！妳好。」

媚娘冷冷地道：「阮戟，你還眞有架子。」

阮戟笑道：「妳休要生氣，這次爲攔截那『書扇公子』，本門已設下天羅地網，諒他插翅也難飛出寶橋。」

媚娘冷冷地道：「這麼說，你已有制敵之策了？」



阮戟道：「你儘可放心，我確實有十足把握。」

媚娘問道：「你準備在那裡動手？」

阮戟朝遠遠的橋影一指，道：「就在那橋上。」

媚娘哈哈一笑道：「你果然是智力過人，想的那麼週到。」

阮戟一楞道：「怎麼？」

媚娘道：「百密尚有一疏。」

阮戟哼了一哼道：「不見得！」

媚娘隨手一指道：「你雖能守着橋的兩端，却難防對方躍下水去，斯時他門不過你，他可以跳下水去逃走。」

阮戟聞言哈哈大笑道：「這個你盡可放心，我已在那河中放下無數專吸人血的苗疆大水蛭，只要一下水裡，不出盞茶工夫，他便全身潰爛而死，最後只剩下一堆白骨。」

媚娘心弦一震，忖道：「果然狠毒！」

但她面上決不露出絲毫痕跡，淡淡的道：「那橋下河流湍急，你雖然放下苗疆毒水蛭，也難免不被河水冲失，恐怕你的一番苦心白費了。」

阮戟搖頭道：「這你便不懂了，苗疆毒水蛭不管在任何急流裡，牠都是浮在水裏，逆流而行，水流一丈，牠便游上一丈，始終保持原位……」

媚娘輕聲道：「果然厲害！」

阮戟道：「現在咱們先歇歇，晚上那『書扇公子』便要來了。」

媚娘下車，車把式陪着進了屋內，道：「阮戟，我在那裡歇息？」

阮戟道：「我已給你安排在頭等房間，你請。」

媚娘道：「這是我雇來趕車的，另一個是馴馬師。」

阮戟道：「沒問題吧？」

媚娘冷冷地道：「有什麼問題？」

阮戟道：「我是怕……」

媚娘道：「我的人你都懷疑，那還談什麼合作，阮戟，既然大家這麼不信任，我看咱們的合作便到此爲止。」

阮戟苦笑道：「那裡，不要誤會，不要誤會，告罪，告罪。」

說着便欲轉身而去。

媚娘不悅的道：「你連我的僕人都不信任，我不知你存的是什麼心？」

阮戟搖頭道：「媚娘你千萬不要誤會，我是奉命行事而已，你知道那『書扇』公子在我毒門說來，實在是無比重要，此人如果不除，我們……」

媚娘冷冷地道：「毒門爲什麼要置他於死地呢？」

阮戟一震，道：「這……」

媚娘晃身而去，輕笑道：「你不說，我亦知道，只是……」

阮戟急聲道：「你知道什麼？你知道什麼？」

利那間，媚娘已去遠了，僅留下許多疑團存在阮戟心中，也因此使他萌下了無限殺機。

這鎮上，夜深得像是罩上一件黑色的大氅。

黑得使人伸手不見五指，潑墨般漆黑。

那沉寂的小鎮似乎已沉睡了，像是熟睡的少婦，罩着黑裳，靜靜躺臥在那裡，偶而，她舒展一下柔臂，使這平靜的夜顯得更不平凡了。

一縷燈光，自那遠遠的黑暗中透射了過來。

一個打更的更伕持着風燈，草鞋輕脆的踏在黃土路上，發出沙沙之聲，然後隔着一定的時間，敲着更鑼。

「噹！噹！」

這是二更時分，還有一個更次，便是三更天了。

此刻，自那鎮甸的「綠地老店」巷道裡，倏忽間，躍閃着數十道人影，直朝寶橋附近的黑暗中奔去。

利那間，他們俱消逝在黑暗中。

寶橋，像個孤獨的老人，躺臥在河面上，屹立不動。

突然，「綠地老店」樓頭上，一扇窗戶輕輕的被推開了。

兩道仿如紫色冷電般的明眸朝着黑暗中透着，彷彿在尋覓着什麼東西似的，不停的溜轉着。

那眸珠是圓潤的，却帶着一股冷煞。

只聽一個冷漠的聲音，道：「他們已開始行動了。」

另一個女子聲音道：「不錯，只等那『書扇公子』一到，毒門便會動員所有的高手，把他逼死在寶橋上。」

雙方又沉默了，沒有再說話。

過了一會兒，那女的低聲道：「金兄和胡兄如何通知『書扇公子』？」

只聽金雷道：「通知是來不及了，我們只有伺機下手！」

胡中玉道：「咱們得設法毀了毒門那羣埋伏高手，使他們的人無法集中，然後，再和阮戟動硬的。」

媚娘嗯了一聲道：「主意的確不錯，乘阮戟還沒發現咱們的身份前，先將那埋伏的毒門弩劍手毀去。」

她瞥胡中玉一眼，道：「這個任務交給胡兄了！」

胡中玉淡淡的道：「好，我來辦。」

媚娘道：「還有一個重要的地方。」

金雷道：「你是指山坳裡的伏兵？」

媚娘點頭道：「不錯，這山坳裡的人雖然不多，却都是施毒高手，如果不先毀掉那些毒物，對我們行動……」

金雷道：「這個由我去解決掉！」

媚娘道：「好，咱們分頭辦事，我負責對付阮戟，這個人表面上雖然怕我，心裡却沒將我放在眼裡，好在雙方還沒眞正鬧翻，我自信尚能應付得了！」

金雷道：「還有一個更次，我們得先展開行動了。」

利那間，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

揮手，各自展開自己的行動，消逝在沉沉的黑夜中了。

* * *

遠處響着一連串蹄聲，得得的傳了過來。

一縷騎影有若飛揚的風梢，迅快的奔過寶橋。

黑暗中，一個沉重的喝聲道：「是老李？」

那個跨騎而行的騎士低聲道：「不錯，是我，通知阮師叔，那人兒來啦……」

「啦」字的尾音拖在空中許久沒有消逝，當那字音隱滅在黑暗中，那個騎士已迅快的奔過長橋，隱逝在看不見的黑暗之中。

四處閃晃的人影急忙都隱起了身子。

「朋友，今夜相當黑……」

山坳裡，驀然間飄過來這幾個字，使幾個守候在黑暗裡的毒門弟子一楞，俱同時回過頭去。

黑暗中，只見一個青年冷峻的朝他們走來，他們的身子同時一震，目光同時聚落在這青年人的身上。

其中一個毒門弟子問道：「你是……」

那青年淡淡的道：「阮戟沒告訴你們，我是誰麼？」

口氣不善，敵意頗深。

這幾個毒門弟子心中發寒，不自覺的將手輕輕按在自己的刀柄上。

「噢！」先前那個毒門弟子，低笑道：「原來是車把式。」

那青年嗯了一聲道：「不錯，我是個趕車的……」

他已靠近了他們，使他們圍攏了上去。

毒門弟子道：「今夜你也有公差？」

那青年點頭道：「不錯，我正是出公差……」

「那麼坐吧，這裡都是自己人……」他們的敵意已消，很自然的又分開了，各自坐了下去。

那青年笑一笑道：「誰說是自己人？」

那個毒門弟子一怔，道：「怎麼？」

那青年道：「你說錯了。」

那毒門弟子一震，道：「說錯了？」

那青年沉沉的道：「你說的自己人是什麼意思？」

這幾個毒弟子楞了，不知該怎麼回答。

那青年冷冷地道：「你所謂的自己人，實在是高抬了自己，我沒有你們這班子的朋友，亦不會和你們這種人交朋友！」

毒門弟子霍然變色，齊聲道：「你……」

那青年冷笑道：「我是你們的煞星！」

他的身子突然晃了一晃，像一縷輕煙似的，閃移在這羣人之間，他們還沒有來得及動手，身子已各中了一下重拳的，俱躺在地上了。

那青年拍拍手道：「朋友，這就是自己人的代價。」

他沒有憐憫的昂首夜空，只見那黑雲密佈的空中，沒有一絲星光，更沒有一絲兒月影，他輕輕的嘆息：「我的恩仇何時了……」

當他落寞的嘆息，還沒有消逝的時候，倏忽間飄來一陣清朗的曼吟聲，强勁有力的飄傳過來……

他精神一振，道：「他們來了。」

黑暗的黃土路上，兩道騎影斜斜的投落在地上，只見一個書生模樣的青年持着一柄長劍，和一個斜披斗篷的少女緩緩行來。

那書生不停的吟着千古絕詩，而那少女則隨聲相和，兩人情趣相投，綿綿情意，由他們的聲音中已可表現出來。

吟聲一停，兩人相視一笑。

那少女道：「咱們連夜趕路倒蠻有意思的。」

那書生嗯嗯兩聲道：「這種情趣，豈是一般俗人所能領會？」

少女羞澀的道：「前面有座橋。」

書生道：「那就是有名的寶橋！」

他那如電的目光，倏地在黑夜中閃了閃，嘴角上刹那間掠過一絲冷煞的笑意，笑得那麼令人恐怖。

那少女顫聲道：「你！」

書生溫柔的道：「小喬，怎麼？」

那少女道：「我是看見你那樣笑……」

那書生淡淡地道：「我這樣笑不好麼？」

少女淒楚的道：「每當我看見你這樣笑，我心裡就害怕。」

書生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少女哀聲的道：「因爲你又要殺人。」

書生低柔的道：「妳不喜歡？」

少女道：「我不喜歡你殺人。」

書生嗯了一聲道：「小喬，有許多事妳不懂，江湖上有許多事絕非言語所能解決的，就拿這段日子說吧，我們和毒門無仇，他們……」

少女搖頭道：「不要說了！」

「我要說！」他怒聲道：「他們在『新會』鎮下毒，在『駱家莊』偷襲，如果不是我發現得早，你我還有命在，這些能怪我麼？」

少女道：「我知道你很委曲，不過……」

書生道：「不過甚麼？」

少女道：「最好不要殺人。」

書生搖頭道：「那要看他們的了。」

少女突然道：「咱們去橋上看看。」

書生長嘆一聲道：「但願今夜沒事。」



突然，一縷低低的話聲道：「朋友，接着！」

那書生一個反手，一個紙團已落在他的手中，而那少女却連甚麼也沒看見，她還是不知不覺的朝寶橋行去。

寶橋上，安靜得沒有一點動靜。

僅有橋下的流水，潺潺的流着……

書生目光朝山坳裡瞥了一下，輕輕舒展開那團紙條。

他渾身一顫，低聲道：「莫上橋——死路。」

他急聲道：「小喬！」

那少女回頭道：「甚麼事？」

書生道：「咱們又遇上好朋友了。」

那少女嚇得面色蒼白，道：「這怎麼辦？」

書生道：「不要怕，這麼多路都過了，還在乎這一點？」

他高聲道：「朋友們，可以亮亮相了！」

朗朗的話聲，刹那間傳遍了半里之遙，聲音傳進每個藏於暗中的毒門高手耳中。

可是毒門的人還眞沉得住氣，竟然沒有一個人現身。

書生大笑道：「怎麼？對待老朋友還客氣麼？」

他讓小喬留在草地邊，一個人持着劍準備躍馬而去。

那少女拉住他的衣袖，顫聲道：「你不要離開我，咱們死也得死在一塊。」

書生道：「小喬，拿出勇氣來，我們還要上路呢！」

「哼！」突然，半空間，響起一聲冷哼，使大地之間陡然捲起一股子冷風。

只聽一個聲音道：「書扇公子，咱們等你多時了！」

書生、少女兩人依偎在黑夜裏，那少女嚇得嘴唇發白，手脚冰冷，但在那書生健碩的懷裏，却又給了她無限的溫暖。

這亦是力的保證，的確，女人需要男人的保護。

他溫柔的道：「不要怕。」

少女苦笑道：「有你同在，我便不怕了。」

嘴裏說是不怕，身子還在發抖。

書生長嘆一聲道：「我是不該帶你出來受苦。」

那少女搖頭道：「你快別說這個，能和你在一起，就是死了也無憾。」

那書生彷彿被這句話激起了無限的豪情，眉宇間流露出一股豪邁之色，輕輕拍了那少女一下，手中多了一柄鐵骨摺扇。

他輕笑道：「好，咱們向前闖！」

他覺得自己生命在這一刹那，突然間又充實了不少，手中長扇一翻，牽着那少女的玉手，緩緩往橋上行去。

但當他距離橋頭尚有數尺之遙時，他霍地記起那無名的警語，不是很明白的告訴他麼？此橋萬萬不可上去。

他目光一瞥，沉聲道：「朋友，該露露臉了！」

沉鬱的話聲直傳數里之外，清晰有力。

黑暗中只聽一聲大喝道：「朋友，百毒門的弟兄在這兒等你多時了！」

那書生冷笑道：「在下不是來了麼？」

說着，朝前大步踏去，絲毫沒有畏懼之色。

「嘿嘿！」

在這一連串的笑聲之後，無數的人影已隱隱浮現在橋的那一邊。

阮戟首當而立，目光直瞪着那書生。

顏老三眉頭直皺，彷彿相當爲難似的。

媚娘却面帶微笑，心中似已胸有成竹，絲毫沒將這事放在心上。

那書生大笑道：「想不到爲了我姓林的一個人，居然勞動了這麼多大英雄。」

阮戟道：「這是你姓林的面子！」

書扇公子大笑道：「阮朋友這麼瞧得起兄弟，眞使我受寵若驚！」

他一整衣衫，道：「我與貴門沒有過節，不知何故你們一路上……」

阮戟道：「朋友，這得問問你自己！」

書扇公子微笑道：「我不明白。」

阮戟冷冷地道：「閣下不是不明白，只怕是在女友面前不敢說。」

書扇公子變色道：「胡說！有甚麼見不得人的？」

阮戟一拍手道：「好，果然英雄本色！」

他朝前行了幾步，道：「大理國的陳娘娘，閣下總認識吧？」

書扇公子變色道：「淫婦！」

阮戟怒叱道：「胡說！」

書扇公子冷冷地道：「怎麼？這又冒犯你了？」

阮戟道：「她是本門的恩人，不准你羞辱她！」

書扇公子嗯了一聲道：「怪不得……」

阮戟一怔道：「怪不得甚麼？」

書扇公子道：「一路上，我始終想不透甚麼，會開罪了貴門，惹得貴門不惜施毒、放火、偷襲，欲將我倆置於死地，原來是爲了她。」

阮戟哼地一聲道：「現在你明白了？」

書扇公子道：「她現在在甚麼地方？」

阮戟道：「陳娘娘的行踪豈是一般人所能知道，今夜只要拿下你的腦袋，她自然會出現，朋友，你還有甚麼話說？」

（未完・廿三）



國際
希爾頓




好嘢自然受歡迎

香港政府忠告市民:吸煙危害健康
焦油含量中